**莖草集（四）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目錄**

[壹、前言 3](#_Toc10882)

[貳、筆記原文 5](#_Toc23603)

[一、蓮公大士開示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（黃上師摘自陳居士筆記） 5](#_Toc18259)

[二、蓮公大士開示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（黃上師摘自陳居士筆記） 7](#_Toc28493)

[三、蓮公大士開示《心經》及念佛 （黃老筆記原文） 9](#_Toc15742)

[參、講解蓮公開示筆記 16](#_Toc14846)

[第一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 16](#_Toc8954)

[1、大死大活 打碎另造 16](#_Toc20864)

[2、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 23](#_Toc15022)

[3、《無量壽經》權巧方便 顯第一義諦 25](#_Toc19795)

[4、念頭死事一心，法身活理一心 33](#_Toc25992)

[5、未到家如何辦 36](#_Toc15472)

[6、開悟了為什麼還念經 37](#_Toc26964)

[7、 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 38](#_Toc23871)

[8、引蓮公《自警錄》兩段 （黃老摘選） 41](#_Toc9061)

[第二會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 45](#_Toc30259)

[1、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 45](#_Toc11582)

[2、蓮公開示筆記的概要 47](#_Toc23595)

[3、一則誠，二則偽 48](#_Toc27624)

[3-1、引證省庵大師《勸發菩提心文》 51](#_Toc23829)

[3-2、南能北秀未容偏 58](#_Toc1688)

[4、以般若為導，以淨土為歸 59](#_Toc14431)

[4-1、大勢至菩薩法門 60](#_Toc26570)

[4-2、觀音法門 64](#_Toc23610)

[第三會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 68](#_Toc17412)

[1、談發心的誠敬、真偽 68](#_Toc15322)

[2、念佛的殊勝 71](#_Toc4997)

[3、從《心經》談禪密 74](#_Toc6893)

[3-1、擇要談密法「九乘次第」 76](#_Toc21742)

[3-2 、禪宗是大密宗 78](#_Toc1011)

[3-3、擇要介紹《恒河大手印》 78](#_Toc14009)

[4、眾生如何修行出生死 83](#_Toc6679)

[第四會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講於北京蓮舍 86](#_Toc2905)

[1、談「見」的重要 86](#_Toc31275)

[2、擇要談蓮公開示《心經》筆記 87](#_Toc26590)

[3、引證《心賦註》 91](#_Toc10875)

[3-1、夫般若者，是諸佛之母 92](#_Toc20723)

[3-2、引證《禪源集》—心者是心之名，知者是心之體 96](#_Toc7758)

[3-3、引證《心要牋》—無住心體，靈知不昧 99](#_Toc4327)

[3-4、引證荷澤和尚—心體能知，知即是心 100](#_Toc4691)

[3-5、初心學人，悟入此宗，信解圓通，有何勝力 103](#_Toc1755)

[3-6、引證《大品般若經》—處繁不亂，履險恆安，高而不危，滿而不溢 108](#_Toc29067)

[4、總結—引證徹悟大師：「以深切專勤之心，信願持名」 109](#_Toc145)

[第五會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講於北京蓮舍 118](#_Toc11889)

[1、序談蓮公《自警錄》—無論念佛處事，皆當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 118](#_Toc31593)

[1-1、第一念全是現量 119](#_Toc6764)

[1-2、舉例說明第一念、第二念 122](#_Toc20110)

[2、如何用第一念念佛 126](#_Toc21972)

[2-1、舉例演繹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」 127](#_Toc3950)

[3、何謂流入第二念念佛 129](#_Toc1292)

[3-1、何謂「矜躁卜度」 129](#_Toc19171)

[3-2、何謂「希冀玄妙」 131](#_Toc7037)

[3-3、何謂「計功求速」 133](#_Toc16573)

[3-4、何謂「背境向心」 134](#_Toc21380)

[4、第一念是智，第二念是識 135](#_Toc31887)

[5、事上怎麼是第一念 136](#_Toc25215)

[5-1、演繹「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」 136](#_Toc15850)

[5-2、演繹「事未至勿將迎，事已過勿留滯」 137](#_Toc12966)

[5-3、演繹「坦坦蕩蕩，鑒空衡平」 137](#_Toc29549)

[6、事上怎麼是第二念 138](#_Toc30806)

[6-1、何謂「計較人我，瞻顧得失」 138](#_Toc26449)

[6-2、何謂「牽於感情，或激於意氣」 139](#_Toc26350)

[7、第一念是理，第二念是欲 140](#_Toc29019)

[8、此會總結 141](#_Toc10617)

[第六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講於蓮公故居歡喜念佛齋 144](#_Toc24922)

[1、演繹蓮公開示《心經》經題 144](#_Toc9653)

[2、「觀自在」初下手方法—一切時中不失正念 不離佛法 150](#_Toc11932)

[3、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 157](#_Toc1075)

[4、淺釋《心經》 163](#_Toc7164)

[5、演繹「夏師慈示」念佛筆記 172](#_Toc3752)

[6、介紹夏師偈—堅持正念，相續不斷 177](#_Toc15739)

[肆、後記 183](#_Toc15790)

壹、前言

 黃老的一位同修（陳湘藩老居士）往生後，其子將老居士生前學佛的筆記本交給黃老，黃老看了很高興。此筆記曾記録到一些陳老、黃老與幾位同修當年聆聽夏大士開示的重要內容。黃老根據其中幾則開示，在1982年12月到1983年5月期間，共分五會，於北京蓮舍對在京的一些同修作了殊勝的演繹。

 又黃老當年聆聽夏大士開示時，自己也做了詳細的筆記。在1989年5月，黃老根據聆聽夏大士講《心經》及念佛的筆記，在夏府（北京帽兒胡同），特為在京的一些同修開演其中的內容。

 此書是根據當時的錄音整理而成的。兩位大德的精闢開示，相繼輝映，光光相照。但盼有緣者遇此開示，皆蒙光曉，並如黃老開示中所說：「法是廣大呀，我們要發大願，把這無上光明的法炬照亮法界，救度眾生！要發起這個大願，那他們就有機會聽到這些，能信受這些，能理解這些，能奉行這些，都能成就這些。不光是自己成就，最後是一切眾生一起成就。」

 此開示中的「大死大活，打碎另造」，以及「第一念、第二念」，愚初聞時相當震憾，膽寒心驚，如照明鏡，諸多短處畢露無遺。又聞此開示中，談及心要的精闢之處，每每踴躍歡喜不已。唯有感恩再感恩，自己受了益，也就希望有縁者能受益。黃老於此開示中曾言：「大家只有燈燈相續，光光相照。古德能把我照亮了，我就把這個燈光保存下去，使大家也都亮起來。咱們再往下照，也就是這麼一件事。」愚等遵師所言，唯有盡己之力，將此寶貴開示弘揚於法界，以作供養。

 在此並感恩在京的同修，將當時的開示作了録音，並將其整理保留下來。

 本書為非賣品，出版後歡迎翻印流通。若有疑慮不明之處，敬請不吝指教，但請勿任意增減內容。若有轉載，請註明出處。

 整理： 妙圓

 校對： 圓菩、果圓、蔡素琴、蔡素華、淨明、宗恒、華真、 粟含、噶瑪正覺、宋新、黃永欣、田園、高雄淨宗學會

​ 2017年 觀音聖誕
​ 妙圓 老念法音工作組 shufo33@gmail.com

# 貳、筆記原文

## 一、蓮公大士開示 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（黃上師摘自陳居士筆記）

**辛丑三月十八日，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，反復誦《心經》，觀照觀照，最要最要。認爲得力，錯了錯了。趕快回頭，打碎再造。下午赴夏宅（帽兒胡同），在座黃、齊、劉。**

**夏老開示：**

**問李：諸大祖師開悟後，爲什麽念經？**

**棒頭死去方能活 詐死佯活最不堪 生歡喜心，生報恩心。 如起反擊心，為什麽有能 受不能受，自己不碎**

**磨出秦時舊鏡子 藉人照己膽先寒**

**臨機豈得避刀槍 不是兒童戲一場**

**我有願王作法鎧 饒他棒折愈生光**

**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。**

**根器不同，因緣不同，佛應機說法，智者大師念《法華經》得辯才無礙、法華三昧（藥王本事品）。**

**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爲各經原則。**

**經從佛口出，熏習爲成佛正因。一字一句，深信如此。**

**《華嚴》不等於《法華》。最後滅《無量壽經》。**

**○○老念佛不得力。**

**《法華》各章不連貫。唯《無量壽經》，從初發心到成佛，最後說娑婆苦，再說禮佛現光，殊勝希有，連宗帶教，都攝其中。前後銜接。報身看見也不得了，法身八地才見。十六觀很難。如黃金山出于海面，太殊勝，從此篇發心會經，夢蓮池大師。夢示三次，看見菩提樹，喝了甘露。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。**

**盡說相與金剛矛盾。**

**黃：實相無相。錯會在無字。落在四句內就不行了。**

**經無高下，根機有高下，悟與未悟都念。**

**念頭死事一心，法身活理一心。**

**未到家如何辦。亦經亦佛，一卷經一千佛。念佛不收心，念經能收。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，久之不知不覺，能所根塵合流，能達到寂滅境界，如觀世音，聞熏聞修證金剛三昧。**

**開悟爲什麽念經？佛佛相念。極樂境界，爲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。**

**非止。如止，知其所止。處處對比。**

**初六允升大吉**

**上九視履考祥**

**君子順德，積小以高大，內剛外柔。**

**虛心，回頭看，考驗吉祥。**

**先無我相才無其它相。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，可躍進一步。**

## **二、蓮公大士開示 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（黃上師摘自陳居士筆記）**

 **庚子十一月十五日，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，黃、齊、賈、蔡、王、李、劉在座。**

**下午夏老開示：**

**一則誠，二則僞。**

**誠則一，僞則二，爲自己受用。**

**有夾雜則不誠，發真實心即誠。**

**有惡念，有善念，不誠，真的誠心無東西，有一心不亂，即不能一心不亂。**

**心居佛號中，即得佛受用。**

**動靜常一如，永處那伽定。（無出無入那伽定）**

**以果覺爲因心，以果地覺爲因地心。**

**佛號即阿彌陀佛無量劫來成就覺的果。**

**一句佛號無邊妙德，攪入識心。**

**由解起行，行起解絕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。**

**一句圓萬德，六字括三乘。**

**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。**

**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。**

**後必具前，前不具後。**

**心經以般若爲體，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。**

**沒有不從法界流，沒有不流歸法界。**

**觀自在**

**自己在不在，觀自在，則自己自在。能觀自在才是菩薩。**

**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，照字不思索。般若就是大神咒，無等等咒。大明咒、無上咒指的是般若。**

**瞋爲三毒，有事有理。**

**佛最高點爲證。**

## **三、蓮公大士開示《心經》及念佛 （黃老筆記原文）**

**夏師講心經** **龍尊筆記**

 **佛說阿含十二年，繼說方等八年，然後說般若廿二年。**

 **《心經》三百字，包括《大般若經》全部。**

 **《心經》譯本，在清以前可考者有七種。常讀是玄奘大師所譯。玄奘大師取經時從玉門關出，有三百餘人。歸時僅一二人。玄奘出玉門後困難重重，無法前進。有老人口授此經，乃克服困難，到達印度。**

 **玄奘大師所譯最完善，文字少而攝義多。**

 **今日講述是經，當前之法會，實甚希有啊。**

 **般若波羅密多心經，經題這幾個字可包括一大藏教。若能明得，即明得大教。**

 **般若是體，波羅密是用。若非波羅密，則般若何用。**

 **般若有三： 一、文字般若**

 **二、觀照般若**

 **三、實相般若**

 **波羅密有六，曰，布施、持戒、精進、忍辱、襌定、及般若，亦可分為十。**

 **般若譯爲勝妙智慧，人人本有不從外來。名爲自性、真如、菩提、圓覺，方便均可。乘般若船才能度生死海。**

 **波羅密是到彼岸。此岸是生死，彼岸是涅槃，中流是煩惱。**

 **般若的反面是無明、愚癡。**

 **般若既是本有，爲什麽當前是無明？這是由于：背覺合塵即無明，轉識成智即般若。**

 **能參加今日道場皆多生因緣。善根、福德、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此道場。此真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。**

 **觀自在即觀世音**

**慈觀、悲觀、智慧觀；梵音、妙音、海潮音。觀音讚（大師所撰）如能體會很好。**

 **最要注意者是般若，如何下手？實相是體，文字是相，觀照是用。由文字而觀照而實相。**

 **六度皆能到彼岸。但均不能離般若。**

 **例如布施，施小孩以刀，以有毒菌食物則不可。**

 **布施如三輪體空，則可到彼岸。餘度例此。**

 **怎麽能一門深入到彼岸，非般若不可。**

 **云何般若？曰，觀自在。**

 **佛法可以少文而得多解。**

 **觀自在，觀用目，可以用耳。指慈觀、悲觀、智慧觀。**

 **觀什麽？曰觀自。什麽是自？身體是自否？那是假的。**

**要緊的是觀自己在不在？一切時中不失正念 不離佛法則在。觀汝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方法。常常在則一根還原，六根解脫。**

 **如不知觀自己，不知自己在不在，則不能算入門。**

 **修行人須經過多少困難，失敗，流淚，才能進門。六祖是一超便入門。**

 **行者第一步以觀自在入手，觀自己念頭在不在，有哪些毛病和習氣。**

**°°°°°°°°°°°°°**

生歡喜心**，**生報恩心**。**如起反擊心**，**

為什麽有能受不能受**，**自己不碎**。**

**最要緊是破我執，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，成就自己。**

**不能護疼，哪裡疼，哪裡下針。**

 **度煩惱必須般若。**

 **觀自己在一切時中有無把握。**

 **菩薩鍊心如礦師鍊礦，礦石成金後，不復成礦。**

 **菩薩，具名菩提薩埵，覺有情義。**

 **不能觀自己，不能自覺，則不能覺他，則不名菩薩。**

 **深般若的深字應注意。衆生淺思。不深則不能入門。不圓發三心則不是佛教徒。**

 **三心者：㈠、直心。**

 **直中也有方便，不得其直也造業。無般若也不行。**

 **㈡、深心。**

 **不能停在表面，深心也離不開般若。**

 **㈢、大悲心。**

 **無般若不能解決問題。**

 **「三心未發信非深」，故不能稱爲佛教徒。**

 **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。**

 **能行深般若，則照見五蘊皆空。應知是用「照」，不能用「想」，照是智慧，不起分別如鏡。**

 **如何用照？**

 **太末蟲能緣一切，唯除火焰。妄想無孔不入，獨不能緣般若。起心即錯，動念即乖，故不能用想。**

 **這些話等于佛說。**

 **經中：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均指般若。**

 **黃念祖我敢保險他永逺福慧雙修。**

 **（大師說法突有這麽一句，必有機緣。故照原記抄冩，以存其真）**

 **觀自在，就是看這句在不在。時時有佛號，便得大自在。**

 **彼佛何故，名觀自在？以忘我故，到處無礙。**

 **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。這是最秘的核心，是剝芭蕉所見的心。**

 **這句佛號須平平妥妥才算，如與妄想混合則不算。**

 **分別是業識，識是染。**

 **照是淨，照才能知五蘊皆空。五蘊中，色是色法，受等是心法。**

 **色即是空，是對凡夫說。**

 **空即是色，是對二乘說。**

 **空不異色，色不異空，是大乘菩薩境界。**

 **能照見五蘊皆空，即能除一切苦。**

 **《心經》是一切衆生出苦慈航。**

 **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可精錬爲一部《金剛經》，**

 **《金剛經》又可精錬爲《心經》，**

 **全部《心經》可歸入一句——觀自在菩薩。**

 **這一句再歸納爲一個字——照。**

 **衆生有兩條路：入苦或出苦，也即是成就自己或毀滅自己。兩條道路分明甚，何去何從？**

**各自勉旃。**

**盼大家，**

 **常將有日思無日，莫待無時想有時。檢點起來，自己幾十年光陰究竟花到哪裏去了，取得了什麽？每付之一歎。**

**註：蓮公此開示講于一九六三年二月四日，農曆癸卯立春日正月十一于北京蓮舍。**

**夏師慈示**

**乙未元月十三日在我家開示：**

**今天感想甚多：**

**⑴過去每周一次，現在道場難遇，今天是殊勝又殊勝。**

**有一道塲，香花供養，同修聚會，其中有殊勝因果。一人念，自念自聽。同修時音聲互熏互攝。此處常作道塲，常修密法，此地已成金剛地。**

**⑵一句佛號即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。**

**但能不忘，即是功夫。**

**如認爲沒有地方，不能修，即是將佛法世法打成兩截。淨土法門佛不問自說，就因爲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。一句佛號稱爲顯亦可，密亦可。淨土法門是密宗顯說。只要佛號不斷，在煩惱、苦痛、歡喜中不忘，即是功夫。只要肯念，成佛一半。要搶救，搶一句是一句。**

**念到成片，一心不亂，理一心，事一心，都是證。一般說來，不忘即是證。苦樂忙閑老有這一句即是證。即是證明，即是憑據。不證這個，不能證正覺。**

**第一步證就是要從這裏證起。**

**不一心不亂，也能往生。不一向專念，不能往生。**

**要老念，苦也念樂也念。不必一句頂一句。心中老有這一句即是一向專念。**

**一向專念是因，一心不亂是果。一向專念，人人能辦。**

**⑶道塲難遇。**

**經過動盪而道塲仍如是莊嚴，在今天仍把佛法當作重要事，真是人間芬陀利花。今天有特殊又特殊的感覺。**

**總之，今生不了就慘了。能體會到這一點也不容易。一種從教理知道，一種則不學教也知道。**

**故云，不識一字，不礙成佛**

 **謗大般若，必墮地獄**

**應知，因緣願力，出生善根，**

 **佛法時時現前**

 **塵勞處處解脫**

**一句佛號當下即是常寂光。**

 **正念相續即是常。**

 **湛然不動即是寂。**

 **光明遍照之謂光。**

**起心即錯，動念即乖。**

 **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。**

 **常思淨土在目前，日用頭頭無缺欠。**

**「不于其中起分別，是故此處最吉祥」。**

**又，**

**最末，夏師說偈云：**

 **堅持正念，相續不斷。**

 **常寂光中，時時相見。**

 **雖隔萬里，無異對面。**

 **如人飲水，自己體驗。**

**「此偈乃大師實際受用，本地風光，决非庸流之說食數寶也」**

蓮公大士《自警錄》（黃老摘選 於第一會講授）

**須先打破自欺一關，始有商量處。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，功夫始有著手處。此二關不破，任你談玄說妙終是門外打之繞。**

**天錫之福，先開其慧。天降之罰，先奪其魄。慚愧奮發改過，皆天開其慧者也。悠忽昏惰自欺飾非，皆天奪其魄者也。**

蓮公大士《自警錄》（黃老摘選 於第五會講授）

**無論念佛處事，皆當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。**

**念佛時，一切莫管，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，即所謂第一念也。若矜躁卜度，希冀玄妙，或計功求速，或背境向心，即流入第二念矣。第一念是智，第二念是識，隨識即染，依智則淨。**

**處事時，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，事未至勿將迎，事已過勿留滯，坦坦蕩蕩鑒空衡平即第一念也。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，或牽於感情，或激於意氣，則流入第二念矣。第一念是理，第二念是欲，徇欲即闇，循理則明。**

參、講解蓮公開示筆記

第一會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五日

**（講於北京蓮舍）**

**【夏太老師開示 （黃老摘自陳居士筆記）**

**辛丑三月十八日，一九六一年五月二日，反復誦《心經》，觀照觀照，最要最要。認為得力，錯了錯了。趕快回頭，打碎再造。下午赴夏宅（帽兒胡同），在座黃、齊、劉。**】

 那麼這一次呢，是從談夏老師的開示（陳大師兄的一段筆記），另外結合著《自警錄》，也配合著一段。這筆記上頭已經說了，這是六一年的五月，陳大師兄在這一天的上午，自己反覆地把《心經》一遍一遍念了多少遍之後，底下是他自己寫的一段，讀了多少次經之後寫了這一段：「觀照觀照，最要最要。認為得力，錯了錯了。趕快回頭，打碎再造」。

###  1、大死大活 打碎另造

 這是陳大師兄總結了一下，他讀經之後首先提醒自己，就是要「觀照觀照」。「觀」字呢，就是「觀自在」的「觀」，「照」就是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「照」。

 般若有三般若：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、實相般若。這一切經典是文字般若，自己從文字般若的體會，在日用中去這麼看，就叫做觀照，這是粗淺的說法。觀照是很重要的，就是從佛經所體會的道理，把它實現在日用裏頭，就是觀照。觀照就是這樣去觀照。「最要最要」，他體會這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了。

 「認為得力，錯了錯了」，這是他對於上次說過的那個問題說的。因為陳大師兄這個人自己很有涵養，待人接物、處事，很能容讓，很謙遜，大家都是很稱讚的，他自己也認為很是他自己的得力之處。那麼偏偏碰見我這麼個人，就把他這個得力之處，做了一個他很難以接受的批評，把他這個說是「德之賊」，是「鄉愿」哪！他是讀古書的人，所以他當時很生氣，他說：「這個『鄉愿』我懂啊，你這個話我懂啊！」一直不很服，後來他居然認識過來了。因為他認識過來了，這兒他自己來說了：「認為得力」，我過去認為我那個得力的東西，是「錯了錯了」。這一點哪，所以陳大師兄他供在家裡的諾那祖師頭髮，後來長出很大的舍利，最後也得到了（往生）。很吉祥，一直在佛上，這樣往生啊，和這個是很有密切的關係。因為他能把自己得力之處也否定了，那麼其它也就沒有什麼可以肯定的了。因此，夏老師後頭就說了：要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，可躍進一步啊！後頭還說：「這是一個開始的東西呀。」回頭我們再把夏老師的話結合進去。這一段跟陳大師兄過去也很有關係，所以他後來認識到這個問題，替我們倆人念咒，給我們回向，他是感激的意思。

 「趕快回頭，打碎再造。」這個不能再耽擱了，我趕快要回頭了，不能是按過去那個得力之處，欣賞自己的那一套。它難就難在自己認為最拿手、最好的地方，我的經驗、我的哲學，我這麼做的話，一切都是又保持了自己的清白，又不得罪人，怎麼著都還是不錯啊！這樣所以就好人也說好，壞人也說好。那麼你這個不好不壞，事實上還不是個不好不壞，這裏就有假呀！這裏頭就是「德之賊」呀！一有一點假，你這個東西就不是真東西了。所以他就「趕快回頭，打碎再造」，夏老師的話，「打碎再造」。這是這一天他自己的一個總結。那麼帶著這樣的思想，就到夏老師那兒去了，下午就到了夏府。這是在夏府的開示。

 那一天呢，大師兄在座，我在座，還有那個劉某，所以（當時）在座的人大家現在很多人都是熟的。劉某嘛，現在是廣播學院的一位教授，在無線電上很有造詣。

**【夏老開示：**

 **問李：諸大祖師開悟後，為什麽念經？】**

 那麼頭一句話是夏老師說的，就跟大家說了一下。因為陳大師兄談這些問題，所以夏老師就給大家說了說這個事，說曾經問過某老：「諸大祖師都開悟了，開悟之後為什麼還念經呢？」他不都解決問題了嗎？幹嘛還念經呢？問了某老。當然某老有回答，但回答沒有記。看來呢，這個回答就不圓滿，因為後頭有「○○老念佛不得力」，這一段的後頭有很長一大段都談某老的問題。這個事兒將來哪次專門談一次，擱在後頭一點兒。

 某老真正是一個很廉潔、很剛直，在現在來說，就是一個行為很稀有的人，讀經之多是目前沒有第二個。現在咱們目前找，再找這麼一個人，沒有。人好也好極了，讀經也是非常深入，讀得非常之廣。但是，最後幾分鐘沒上去，他就是這一類。這裏頭還是有原因的，不是偶然的。就有這些事，所以我們值得專題的再研究一些人。這個問題沒有答，而夏老師有答案在後頭。現在我們按照這個說下去。那麼某老呢，為什麼聯繫在這兒說呢？也就是打不碎。打不碎的話，你再有怎麼怎麼樣的一種行動都正確，你再懂得很多很多經論，不能徹底解決問題！你打不碎呀，問題是在哪兒？「我相」不淨！既然有了「我」了，什麼問題都不好談了。就這個問題上，我的體會是這樣。

**【棒頭死去方能活 詐死佯活最不堪 生歡喜心，生報恩心。如起反擊心，為什麽有能受不能受，自己不碎。**】

 底下夏老師就舉了一些事兒，舉這個所謂「打棒子」，我上次說「打棒子」了。首先兩句是「棒頭死去方能活，詐死佯活最不堪」，這一棒打下來，真把你打得死掉了，這你才能夠真的活；就是在這個棒子底下沒有把你打死，你也就不能真的活。我們總覺得打不死我才能活呢，打死了我怎麼活呀？所以宗門就說「大死大活」，沒有個大死就絕沒有大活；沒有個小死也就沒有小活；你不死一回，就活不了！

 再說一句呢，「詐死佯活」就「最不堪」了。你這個死不是真死，詐死！詐死有自覺的、有不自覺的；佯活，我又說我活了，這個就最不堪了。「不堪」呢，我們說不堪造就、不堪救藥、不堪設想，就用「不堪」這兩個字。有時候我們說到某一個人，就說這個人簡直是不堪了，就不再往下說了。一個是不忍再往下說了， 這個不好出口了；而再要說嘛，好像也就要髒了我的嘴，髒了我的牙了。這要說到這個人不堪，那就是到頭了，這樣的人是最不堪了，這是古德的話。所以「棒頭死去方能活」，「詐死佯活」就「最不堪」。

 那麼這個「棒」呢，就超出了所謂給你提個意見那樣的「棒」字。所以禪宗就是「棒喝」。那德山祖師，這個人進了門之後，沒有話說，當頭就是棒，就是打，這個是「棒」；這個「棒」字底下那個「喝」，大喝一聲把你喝出去。北京話說「哈（hǎ）」出去，就是這個「喝」字，「喝」字大家念變了音了。高聲的呵斥，沒有什麼商量。在這個「棒」跟「喝」之下，你如果真的死去了，才能夠活。

 這個咱們可以提兩個小的例子，怎麼死？怎麼活？大家也都知道這個事兒，在我二十二歲的時候，我畢業得比較早，就到開灤工作。我一直是在家裏頭走讀的學生，一直是跟母親、跟兄弟姊妹非常好，所以一個人住在那個地方就很思家，晚上就做夢，夢見回家。我母親住這間房子，我就到了這間屋子，屋子裏的人比這還多，人都扒拉不動，但是我就是看不見我母親。我就說：「我母親在哪兒？我母親在哪兒？」所有屋子裏的人都沒有人回答我的話。大家都是姊妹、同學什麼的，都在這個屋子裏擠滿了，一個一個扒拉著找也找不著。虛空說話了：「你母親到你家裡來看你去了。」奇怪了，我想「我從唐山回到我家看我母親，我母親到我家去看我去了，哪兒是我的家呀？」剛那麼一想，所以那個緊就是要這麼緊哪，它不給你留縫兒。就上次說的那個「箭鋒相拄」，它不給你留縫兒；一留縫兒，你這個思想一來就全完了。「我問你，哪裡是你的家？」這句我就沒法想。我到了這兒，到我家看我母親，我母親到我家去了！那哪兒是我的家？這個思想就沒有路走了，這時候這個思路就死了，死了之後那就是活了。不但我做夢的那個夢醒了，就連現在咱們這個夢我也醒了。這麼很長一段時間，在這個時間之後，不覺就慢慢開始了，就開始在領略，很微妙啊，這個念就開始一點一點動了，很微妙，嗯，先就感覺，先就連這個身都沒有，只是覺得這個空和樂，底下就覺得很妙…，這一下就全有了；「我」也出來了，房子也出來，床也出來了。哈哈哈…！這裏是舉一個例，怎麼叫死，怎麼叫活。就因為有這麼一個經過，所以再讀經，看禪宗的東西，就比較能夠體會，不是那麼胡猜胡想。都是這麼一條路子，你得死！它不過就是叫你死，死了之後也不是就一定活；死去「方能」活！你才能活，不是你死去一定活，你死去還要能活。當然我那算是小死小活，但我總之體驗過一次，就是在這間屋子裏，夢中的事。

 再有，咱們再說近的一個例子。有一次，某老（當然也就是因為他跟咱們親切一點兒嘛），我們在談論問題，我開始用一點禪宗的路數，那就不是講情面了，我就大拍一下桌子，他某老嚇壞啦！他這個人是很循規蹈矩的，大家在談話，他沒有想到我居然出現這樣的態度，他就大吃了一驚。（之後），待一會兒他就一定要給我磕頭。我說你怎麼在這磕頭，沒有這個事呀。他第二次來還要給我磕頭，第三次來還是磕了，我就回他頭。我向來是不管是誰，我都回。他就說：「我當時渾身的汗都出來了！」那麼彷彿他就好像這是《壇經》什麼這樣的一種味道啦。同時呢，他還是走他的熟路，他眼睛能看，他那綠度母陪著他，給他治病一個多禮拜，他還是那個熟路，所以又看見什麼了。那麼他也不能說是悟啊，但總是說在他思維跟不上的時候，有個突然的變化，你想一個人在這種普通天氣能渾身汗出來了。所以為什麼說禪宗一言之下能悟啊。他比這個再進一步呢，再進兩步呢，再進三步呢，這也可能就悟了。這就是屬於有這個氣氛，總之給你自己一個很大的變化。為什麼有這個變化呢？他那個念頭也是驚訝得下不去了，完全沒想到，很驚愕，不是那個循規蹈矩，一步步想，一步步思維這樣的一些東西，這一套使不上了。出現了新局面，要真正宗門的話，大死呀，所以絕後更生（甦）啊！你真是死絕了之後再活，那就真正是禪宗所謂的悟了。你得死去了之後才有活的希望，這是一個真的事情。

 有的人呢，就是彷彷彿彿知道這個公案，就往上湊得（個）數，所謂「詐死佯活」，自己以為是死了，自己以為又領略了，以為是活了；還有的人根本是造假，那就更不堪了。「詐死佯活」就「最不堪」了。聯繫到這，旁邊的小註也是結合這個問題說的。所以對於批評，人家來打，共同學道的人指出自己的一些錯誤、一些什麼，應當生歡喜心，進一步就應該生報恩的心，這都是正確的。如果你還反擊，又討厭他、恨他，（你就沒辦法了）。有的人就是喜歡往旁邊想，最初一個想法很容易這樣想：「哎！他不了解我。」哈哈哈哈…，「他不了解我或他程度低，他不懂！」或者「他錯會，這個朋友他低！」這個你就沒辦法了。比這再嚴重一點，就是生反擊的心了，「噢，你這麼掃我的面子，哪天我得掃你一回！」種種的。

 為什麼有能接受跟不能接受？分別就是對於自己這個「我」，到底碎了沒有？所以我們老說「打碎！打碎！」就好像成了一個口頭的、一種普通的這種俗套子的話了。結合經典說，就是你那個「我見」它破了沒有？你這老有一個「我」，所以聽見不順耳的，一批評這個「我」就不高興。你自己有個「我見」，一聽見說某某人不好，這某某人就是「我」，「我」就是批評不得的，是不是？這就不高興了吧。所以，前頭一次我們同學聚會，那天在聚會裏，我們一個老同學習某，他說他聽見我們郵電學院告訴他我好些在運動中的事兒，他們當笑話說。他說，我有一天在那兒看那批我的大字報，看了之後在那兒欣賞，說：「啊，這一篇寫得不錯。」寫得不錯！他在那兒罵我呢，我說他這一篇寫得不錯。哈哈哈…，就是這一些，你這個跟「我」黏得太緊，你就會難受啊！

 在住牛棚的時候，多少人睡不著覺，就聽見我打呼嚕。起先我不知道，他們說：「唉呀，你把我們都氣壞了。大家都睡不著覺，我們越睡不著覺，你呼嚕打得越響。」一般不讓回家，大家還無所謂；到了禮拜六不讓回家，大家就睡不著覺了。先就說是想家，想來想去，後來想睡覺了，就聽見我的呼嚕。大家都知道，我是一粘枕頭就打呼了。等到他們想睡覺的時候，我這個打呼就妨礙他們睡覺了。所以就是說你這個「我」放得下放不下，這個影響也很大，因此有的人就在運動中過不來，有的人在運動中得後遺症等等的。你「打不碎」有什麼好處呢？我並不是說我打碎了，不過就是我這個「打」，都是通過歷屆運動就打了，作檢查裏頭就都打了。我並不要另外閉個什麼關打一打自己。就是這歷次的運動，什麼教師思想改造，什麼各大思想總結，就都打了。

**【磨出秦時舊鏡子 藉人照己膽先寒】**

 接下來兩句不大好懂，「磨出秦時舊鏡子 藉人照己膽先寒」。這個舊鏡子說的是什麼呢？說的是咱們的自心哪。這個鏡子相當舊了，舊到什麼程度？是秦朝的舊鏡子。這是打個比方，秦朝當然說的是古代，就是說從無始以來的那個你自己，你的本來，你把這個鏡子給它磨出來了。怎麼叫磨出來呢？比如一個念佛珠，你使出來了，就是我這個使熟、使亮了。那鏡子怎麼叫磨出來呢？鏡子亮了，能照東西了，這叫磨出來了。你把秦代的這個舊鏡子給磨出來了，這又是說什麼呢？就是說見到了自己本來面目，明心見性啊，這句話是這個意思。所以那個睦州也說「秦時轢鑽」，你拿一種秦時的鑽，都用秦代代表一個上古，比較老啊。這就代表無始，無始以來這個鏡子磨出來了。

 底下一句話怎麼講呢？怎麼叫「借人照己膽先寒」呢？當把這個鏡子磨了以後，通過旁人就反照了自己啦！因為你磨出了鏡子，你就看出別人的鏡子沒磨出來，他就在這種顛倒妄想之中，也很想學道啊，但就碰過來碰過去，撞過來撞過去沒有辦法。借這些人一照，哎呀，我多少劫以前，鏡子沒磨出來以前，也這樣！不然不認識這問題。我還是最近才慢慢認識。我從天津回來，我不認識這問題，覺得這事兒很容易，個個都是這樣，這有什麼奇怪，都可以開悟。經過這麼多年，看見一個個就是這麼困難，這個時候才痛定思痛，膽寒哪！膽寒哪！所以今生要「不了」就不得了，還得這麼轉哪！所以「借人照己」，看見一個一個這麼的，他沒有辦法，也是很誠懇，也是很努力，就碰來碰去，鼻青臉腫，沒有轍啊！就看到自己了，那我過去一定也是這樣。再要恢復這樣就不得了了，就是「膽先寒」哪，「借人照己膽先寒」哪。

**【臨機豈得避刀槍 不是兒童戲一場】**

 所以修行這個事兒，底下就寫了，「臨機豈得避刀槍」，你哪裏能怕刀怕槍啊。「不是兒童戲一場」，修行這是大丈夫事，這明心見性是大丈夫事，非將相之所能為，不是大家小孩兒過家家兒。我最近打個比方，有很多人很著急，我說你不能像小孩兒玩積木。玩積木很快樓就搭起來了，有的時候手指頭一點這樓就塌了；有時候你不點，一晃它也倒了。所以基礎很要緊，基礎要鞏固，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個基礎打好。

**【我有願王做法鎧 饒他棒折愈生光】**

當然不見得每個「打棒子」的都是大德，也不一定，但是你不要管他嘛。「我有願王做法鎧」，是法的鎧甲，我有我的願王做我的鎧甲。即使不是善意的、種種的，你看像通願法師，她那兒說著法呢，來人就罵她，罵完她就去摸她臉，說：「你這個人，你的臉皮多厚啊，你看看。」摸通願法師的臉，那就不是善意的了。你看圓瑛法師也是，他在那講著經，底下就散傳單，罵他，還給他一份兒。這兩位大德都表現得不錯。通願法師無動於衷；圓瑛法師就是停了，待了那麼十多分鐘，接著講，一句話不說，這個很不錯，大家要知道。他為什麼要停十幾分鐘？這很自然，你這兒來這些東西，這個心不能再沉定下去講經了。但是不久就定下來了，他不做任何解釋，就跟沒有發生這件事情一樣，剛才說到哪兒接著再說，這個是水平。我們這也是看，有的是假的，有時候「詐死佯活」，表現我很高，那個他說不定是想什麼。他也許是那麼想了：「你看，我這兒說法，我要不做點兒樣子給大夥兒看看，人家說我多不好啊，因此我毫不在乎，我接著往下講。」這假的，他的動機是什麼？他表演。這（註：指通願法師、圓瑛法師他們的表現。）是真實的，所以我們就要看真看假，你不能只看現象，很不容易。

 所以這一段是關於什麼呢，也是聯繫了禪宗的「大死大活」，也結合了所謂「打碎另造」。那麼底下關於「死活」呢，還有一個淨土宗的「死活」，「念頭死，法身活」，回頭我們再說。另外，關於「打碎另造」底下也有，《自警錄》還有，所以這兩個問題咱們都保留下去，再發展。這裏就提了一個禪宗的「大死大活」，「磨出鏡子」的問題，也提出了一個「打碎了另造」的問題，這是今天這裏的主要內容。

### 2、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

**【念佛念咒念經是否一樣。 根器不同，因緣不同，佛應機說法，智者大師念《法華經》得辯才無礙、法華三昧（藥王本事品）。**

**開示悟入佛之知見為各經原則。】**

 底下內容就回到上頭了。上頭不是問李中老嗎，「諸大祖師為什麼念經啊？」所以夏老師這雖然是這麼談，他這個自然的體系，脈絡是很分明的。「為什麼念經呢？」他底下就要回答這些問題了，就再用提問題的方式提出來：那麼你念佛、念咒和念經有什麼分別呢？是不是一樣？這個地方筆記，夏老師是不是作了正式的回答，或者是筆記沒記清，我們都不要管了，總之，這個還是很清楚的。是不是一樣呢？那本體當然是一樣，但是由於聽的人的根器不一樣，因緣不一樣，佛就應機給他說。說了密，你就要去念咒；說了淨土宗就去念佛；記載佛所說的這些內容就是經典，有種種的根器、種種的因緣，所以出現了種種的經典，也出現了種種的法門。

總之，這一切經典都是為了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」。這是《法華經》上的話，一切如來只是為了一件大事因緣故，為了這麼一個大的事情的因緣的緣故，所以才「出興於世」，才在世間出現。不然佛幹嘛跑到世間上出現呢？為什麼跑到印度中來降生呢？佛都在兜率內院嘛，那也跟佛都相等了，到人世間來這麼示現做什麼呢？是為了一個大事情、大的因緣啊！什麼大的事情？就是「開示悟入佛之知見」。是「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」，把佛的知見開出來，示現出來，顯示出來；讓聽的人來「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」。都是為了這麼一個大事情，而佛之出現於世，而說經。

 這是一切經的原則，但是各個經由於根器不同，由於因緣的不同，而有種種的內容，因此讀經的功德就很殊勝。這舉了一個例，隋朝的智者大師讀《法華經》，讀到《藥王菩薩本事品》，這個藥王菩薩就捨了兩臂，焚了自己的身。那後人體會以為必須要燒掉身體才是真的，這就體會錯了，是表示捨掉了「斷見」和「常見」。這兩條胳膊，就代表一個是「斷見」，一個是「常見」。所以我們學佛的過程就是這一件事，就是「捨見」！捨你現在原有的「見」。你抱著你原有的見不放，那進步得很慢哪！就像某人說的話，「我這個瓶子裏有細菌，我怎麼辦呢？那就慢慢去沖，慢慢去沖就越沖越淡，越沖越淡。」這個慢慢去沖呢，當然也可以解決問題，慢啊，是不是？你要是肯刷，肯消毒，這麼著它就快。但是還有人抱著不放，那就不好辦了，就是這個，所以捨「斷常」二見。

 智者大師讀到這兒的時候，他就看見「靈山一會儼然未散」。靈山就是靈鷲山，佛說法的地方，王舍城山上那個精舍就在那兒，多少經都在那兒說的，那個法會它儼然未散；諸佛、諸菩薩、諸大四衆弟子都在那兒聽法哪，沒有散會。那麼他就告訴南嶽思，南嶽思大師呀。思大師讚歎說：你這個是一旋陀羅尼，是「非子莫證，非我莫識」，不是你，證不到這兒；不是我，也沒有人能識、能給你證明啊。智者大師是咱們佛教上第一次作一個大總結的人。因為（佛教）從漢朝來了以後，有各種經典、各種翻譯種種種種的，智者大師在他那作了一個大的總結，所以就成了「天臺宗」。日本對於智者大師也是尊敬極了，國清寺，智者大師的道場，也是念佛往生。

 這就說明什麼呢？夏老師舉這個例子什麼意思呢？說念經的功德嘛！我現在跟過去又有一點不一樣，我從前就不願意勸人說你修這個不好，勸你換另一樣兒；現在我更是這樣。只要你這裏得力就行，這個其實都一樣。你願意念經就念經，你總得是真的。這個虛假的，有的人就是表演，有的人是走過場，完成任務，今兒我定了個功課，我不完成不行，那這個就得力很慢。而真的，那是「如旃檀，片片皆香」，所以是念經也好嘛。

**【經從佛口出，薰習為成佛正因。一字一句，深信如此。】**

 底下夏老師讚歎經。經是從佛口所出，佛之所說。佛教給我們的就是這些。我們主要是要跟佛學，那佛教我們就是這些經典，所以你念經就是薰習。「薰」嘛，就是拿東西薰，薰衣裳可以拿香來薰。「習」嘛，《四書》裏面頭一句話：「學而時習之」，那「習」字的註解是什麼呢？麻雀跟那兒飛就叫做「習」。你看咱們念經，也就是小麻雀跟那兒飛，慢慢就越飛越好，這就叫做「習」。你看「習」字上頭是個「羽」字，那就是「習」字的意思。所謂練習，這好像人為的分量就重了；麻雀自己飛，這個事就有點兒自然。所以這個地方，我們要體會，還要體會點兒自然。薰也是自然，你看包香的紙它就是香的，它不就是薰來的嘛。那個盒也香，你擱別的包它也香了。念經就是拿這個經，佛的話，佛親口所出，來薰習我們的心。這樣的薰習就是成佛的正因。這《無量壽經》的成佛正因品（往生正因品），第一句就是念《無量壽經》。《無量壽經》的功德今天這裏頭要講。一個字一個句咱們都這麼去薰習進來，都是成佛的正因，應當深信如此，就應該這麼信；對於持經，對於經的重要，應該是這麼信。

### 3、《無量壽經》權巧方便 顯第一義諦

**【《華嚴》不等于《法華》。最後滅《無量壽經》。】**

 圓教兩部經，一部是《華嚴》，一部是《法華》，這成了十宗裏的兩宗：一個華嚴宗，一個法華宗。既然是兩個經稱了兩個宗，這兩個經就不是正相等啊，要是相等的話就成了一個了。真正說到圓宗，那就是說到「事事無礙」，就是《華嚴》所獨有的。「理事無礙」大乘經典都有；顯出「事事無礙」的唯獨是《華嚴經》。所以我們就是不站在一個所謂屬於哪一宗、哪一個門，沒有這個門戶的概念來說，那《華嚴》是突出啊，就是特別顯出「事事無礙」。淨土法門最主要就在這個「事事無礙」上。

 密宗是最難信的法，所以我也不敢勸人信密宗，他根器不夠啊。我常常說，你去買鞋，一定要看跟你的腳號碼合不合適，你不能看見是出口轉內銷，價廉物美就買，這道理很簡單。學密你要持戒，要尊師。你真要懂得了《華嚴》的道理，懂得密宗的道理去學密，那再去閉關就沒有事情了。

 那麽談到各經，《法華》當然是圓教，是殊勝的。可是《無量壽經》是什麽呢，就是中本的《華嚴》。但是我們為什麽讚《華嚴》呢？《無量壽經》就是中本的《華嚴》，《阿彌陀經》是小本的《華嚴》，它所顯示的都是「事事無礙」境界；一中有多，多中又出現種種的一，一中又出現種種多，彼此是一套一套沒有窮盡的。

 你看《無量壽經》，那國中遍地是蓮花，那麽多的蓮花，每一個蓮花有三十六百千億光，隨便其中一朵就這麽殊勝；一一光中又出三十六百千億佛。一個佛國中有這麽多蓮花，一個蓮花中要出這麽多光，一個光中又出現這麽些佛，你看這個就超乎你的思量境界了吧！你告訴人，黃某某頭上有這麽幾根頭髮，每一根頭髮尖兒上又有頭髮這麽多的黃某某，你說有這個事兒沒有？這不跟那個話一樣嗎。一個佛國有這麽多蓮花，一個蓮花有那麽多光，每一個光中又出那麽多佛，那不就等於說是，我有這麼多頭髮，我每一個頭髮尖兒上又出現頭髮這麼多的黃某某嘛。這個就是說，我們情見之中沒有這個事兒。而這種在極樂世界就是很自然的事情，它「事事無礙」了嘛，沒有這個礙。

 而且一一佛，它不是就（只）示現一個佛呀，大家這個地方，我們看經千萬不要看得那麽粗啊，每一個佛都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！你說一個東西示現出很多佛像來，這個事兒，那是個死的，是個像；但這每一個佛都安立無量眾生於佛正道，它那兒有實際作用啊！而這樣一個無量無邊的作用就是在那麼一朵蓮花之中，就是一朵蓮花，就是如此。這不是《華嚴經》是什麽？什麽別的經講這個？沒有！講「事事無礙」的那就是《華嚴》。當然《維摩》裏頭有帶一些。而這些在《無量壽經》裏頭，我這次作註解，就比過去進一步。上次拿給夏老師看，我的一個提綱，夏老師一看說：「好，《無量壽經》的工作以後隨你去搞。」所以我得到這個證明，我也就比較大膽。這次我就把《華嚴》這個十玄，這十種不可思議的，都在《無量壽經》裏找到了，這個是哪一玄，這個是哪一玄。你反駁不掉，這事實嘛！《華嚴經》是這個境界，《無量壽經》也是這境界；《華嚴經》有這個玄，《無量壽經》也有這個玄。《華嚴經》有十個玄，《無量壽經》一一相符合，你說它不是中本的《華嚴》行嗎？

**【○○老念佛不得力。】**

 底下這兒岔了一句，「○○老念佛不得力」，也就是在這些地方上。他也老聽夏老師講呀，但他不能真實地接受這些。他自己總還有個主張，他總是根據自己的主張來聽你說的，你跟我相同的，我也同意；你跟我不同的，那我還是我，那有什麽辦法！相同的嘛，那不就還是你也跟我一樣，咱們就同了；那不同的，我還是我。那麽我見一次善知識，那善知識對我起什麽作用？不起作用啊！所以問題就在這兒，他這個不得力就在這兒。所以我說我們一年之後，恐怕咱們這個隊伍就要拉開了，看各人體會，體會快的人就可以飛啊！沒有體會的人，你就只好繼續爬。那飛跟爬經過幾年之後就不一樣了，隊伍就拉開了。就不是一團人在一塊兒，就有跑到很前很前的，就有很後很後的了。

**【《法華》各章不連貫。】**

 這底下就談到了《無量壽經》了。說《華嚴》是這樣子，談《無量壽經》這是一段。說這個《法華》嘛，還有一個問題：各章不很連貫。《法華》說法是很特殊，你看都是佛說了多少年的，所以這個也是極圓、極妙，我們也很得恩哪。我的內人完全是得《法華》的恩哪！這也很不可思議，也是在這個屋子的事兒。我就從久昌師父那兒聽到，正在錄，圓滿了。久昌師父那兒講的，聽到他們有《法華》，我就讓孫某給我借。他就很高興，說要借。另外他的侍者說：「我們還得念。」久昌法師說：「哎，先借給人家。」我聽到這話，人家還得念嘛，我就一口氣，大概一天一夜多，把這一部《法華》就看完了。看完之後，我說很好嘛，我就給我愛人講，就是這麽依著文，這麽消義（註：消釋，消除經文之難義，解釋義理之蘊結也。）的講一遍。講到一半的時候，她就放聲大哭。哎呀，那是從來她死父親、死母親都沒這麽哭過，放聲大哭啊，她說：「你們真笨哪！我過去是錯了，你們可是也真笨哪，你們早給我這麽講，我不早就明白了嗎。」我說：「那你很難得，我沒想到你是這樣。」我說完就出去了，站在廊子裏。一會兒他們就叫我進來。這個時間並不很長，說：「你們看看怎麽回事兒？」大概我出來之後，她就起來小解，小解之後，自己不知道，回頭一看，嚇一跳，這個便盆裏頭出現這麽大個東西，自己不知道！就從身體裏排出這麽大一個圓的球，有排球那麽大。我小女兒就拿了擱在簸箕裏，一剖開，這麽厚，裏邊都是血，摞這麽老高。你說，一個人從身體裏頭排瀉出這麽個東西不知道，回頭一看才嚇一跳。那麽她本來肚子裏已經都沒地方了，大小便都漲，這個之後她又爭取活了半年多，這才得到往生。所以《法華》的功德是很殊勝的。但是《華嚴》那就是十玄哪，這個「事事無礙」最詳細了，而我們現在這個《無量壽經》呢，是中本的《華嚴》。

 《無量壽經》的殊勝是什麽呢？首先就是這個經將來是最後滅的，就是佛是最慈悲的嘛，大家要知道。最後滅的時候，你們想，那時候人是什麽樣的？要比我們又差得多了。從咱們讀書起，我們往往都是說：「哎呀，這些不如古了，這個世道越來越壞了，人心越來越壞了。」一直是這麽埋怨。埋怨到現在這時候，我們也還是這麽說。從前在我小時侯，從來沒有說街上的人隨便就拔出三棱刮刀來給一刀，沒有這事兒。現在為什麽人這麽殘暴，而將來正是這麽發展。你要知道佛經的話，將來就正是這個劫，就是人跟人互相殺，不管你是誰，以至於把人殺光。咱們就是這個劫，以後下去，人類之消滅就是這麽消滅的。不是水火，而是刀兵；這個刀兵就是人和人之間互相殺，誰跟誰都不相信。殺掉你我活，他又殺掉我，這麽著就快了，你多少人口也不行。所以你看看，現在正是向這兒發展哪，那他就更不信禮義，更什麽都不搞了，什麽也都不懂了，所以就越到後頭越難了。而這個經到那個時候，到了幾千年以後，人越來越不行了，它還能教化。到那個時候，你只要會念「阿彌陀佛」就是法師，他根器就只有那麽大的根器。他壽命也短了，他還沒有成熟就要死了。你看，沒有多少時間來給他，所以那就難哪。《無量壽經》還可以存在，就等於說，這種藥它能夠治那個（最深）的病。對於病人來說，這個病就是最深了、不好治了，而這個藥能治最深的病、最難治的病，那豈不是說這個藥最殊勝？這也說明這個《無量壽經》的重要性。

**【唯《無量壽經》，從初發心到成佛，最後說娑婆苦，再說禮佛現光，殊勝希有，連宗帶教，都攝其中。】**

 而它的本身就是從阿彌陀佛初發心，怎麽見佛，怎麽出家，怎麽後來發願，怎麽後來會發四十八願，怎麽使這個願成就，一直到成佛；極樂世界種種的殊勝莊嚴；這都說完之後，說怎麽才能夠往生，最後又說娑婆世界是如何五惡、五痛、五燒，五濁，對比嘛，欣厭嘛；你才知道厭離這個娑婆世界，你才一心嚮往極樂世界；而且再三教導，你要做人哪，你要忠信，你要行善，你要避免這個五惡、五痛、五燒。很少有一部經這麽全面。

 所以那位王某，前兩天來了。他就是看了這部經，他現在接受了我的意見，不是什麽經都要翻，他只翻兩部經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和《金剛經》。他從元徹師那兒借到了大辭典，他再一部一部去註解。這個人還可以，文字很不錯。他見到正果法師，他覺得苦惱極了，人都勾心鬥角很難應付，種種種種的。正果法師告訴他，讓他「去煩惱」。他自己就體會，他說我這個去煩惱，也就是要知道這個煩惱不好，但也不能去壓它，你要去壓它的話，壓壓壓，現在好像沒有煩惱了，將來有一天這個煩惱要是爆炸一下，那不得了，更壞呀。他這一些個自己體會的觀點還都是不錯的；也有心願想弘揚《無量壽經》。他就是看到這個《無量壽經》是最應機，既說了極樂世界最上殊勝的第一義諦，同時也沒有離開世間的這一切覺悟。我們所謂人，一個為人，應當是儒家所說的「五常」這個道理。這部經是最全面，一部經包括了很多經。

 那麽夏老師特別提到「禮佛現光」，說這個「禮佛現光」是殊勝稀有啊；再有就是說「禮佛現光」大家都親眼見，這是個證明。極樂世界咱們沒看見，當時無量壽法會上是兩萬人，大家都看見極樂世界了，這不就是個歷史的事實嘛。就跟古時候人看見拿破侖，我們沒看見拿破侖，拿破侖有沒有啊，是不是？中國人都沒看見拿破侖，但是古時候外國人看見了，那也不就是一樣，這不就是古時候印度人看見了嘛，看見極樂世界，看見阿彌陀佛，大家親眼見嘛。所以「禮佛現光」。

**【前後銜接。報身看見也不得了，法身八地才見。十六觀很難。如黃金山出于海面，太殊勝。】**

 再有，這個稀有啊，就是底下說的，它從觀想說是最容易的。《觀經》十六觀大家修習很難哪。至於佛來說，報身的佛大家看不見，那法身佛更不容易見了。開悟之所以可貴，就是他能見一見法身。佛的報身能看見也不得了。法身真正要常見，得八地菩薩才能常見，所以所謂開悟，為什麼說迷就是凡夫，悟就是佛。你在這個地方，八地菩薩才能見的，你凡夫也見。而且到了九地、十地、佛之所見也還是這，不過就是他見得更透就是了。所以這個法、報、化三身，我們不要說是親眼見了，就是觀想來說，按《觀經》就是很難觀得成功，不容易啊；那麽按《無量壽經》，隨著文入觀就比較容易。《觀經》裡那多少由旬，多麽大，要求很細緻；你觀一個白毫，白毫又轉了幾圈，又是八棱的，又中間是空的，這個都是很具體的一些相，咱們凡夫觀不成啊。所謂「境妙心粗」，佛的境界很妙，咱們的心很粗，凡夫觀不成，只有定下來才能觀，但凡夫一般還不能定。可是觀《無量壽經》這一段，大家就都可以從這個隨文入觀，念到這兒的時候，阿彌陀佛顯現，在這個清淨大海之中現出佛，佛身光明無等倫，隨你的心量大小……。

**【從此篇發心會經，夢蓮池大師。夢示三次，看見菩提樹，喝了甘露。】**

 夏老師就夢見到極樂世界見蓮池大師，這裏頭提到是三次夢見蓮池大師。在這個夢中看見了菩提樹，飲了八功德水，飲了甘露，親自跟蓮池大師討論。你們府上那張像，就跟夏老師所見到的極樂世界的蓮池大師的像是一個樣。夏老師不肯多說，後來我問他，夏老師告訴我就是這樣，哈哈哈…，很年輕很年輕，是密宗的一個祖師像。一般說蓮池大師八十多歲了，一往生之後跟那個是一個樣。這都是得到加持啊，所以這一本，夏老師會的本，決不是任何一個凡夫的力量所能完成的，佛力。一方面夏老師本身就超凡，再有呢，夏老師得到加被。事實上我們真正要在佛教裏做一點事情，都離不開佛的加被。能做成一點點事情，離開了佛的加被，專靠自己，可以說是無能為力啊。

 這裏頭提到一句，《無量壽經》的好處是「連宗帶教，都攝其中」。《無量壽經》不但是教，而且是宗。《無量壽經》這會本的殊勝，這次我在裏頭發現了「三個真實」。一上來說，這些大菩薩都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」，你們背《無量壽經》，你們看見沒有？這兒都有這個。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」，一個真實，「真實之際」；佛一放光，阿難一問，佛就回答，說佛之出興於世，就是要給眾生「惠以真實之利」，又一個真實。「開化顯示真實之際」，給大家夥兒什麽？給大家夥兒是「真實之利」；怎麽出現的極樂世界呢？是法藏比丘「住真實慧，勇猛精進，一向專志莊嚴妙土」。這個「妙土」是「真實慧」所現出來的，他是住這個「慧」才莊嚴這個「土」，這個土不就是「真實慧」所莊嚴的嗎？所以《無量壽經》這「三真實」，這是我第一個人這麽說的，這意義很深了。所以夏老師這會集，他把好的都挑到一塊兒了，所以就為任何單獨的一本所未有；它這「三個真實」是好幾本湊到一塊兒的，湊出來的。「真實之際」就是法身；「真實慧」就是般若，「慧」不就是般若嗎；「真實之利」是解脫嘛，你還有什麽叫做「利」啊。所以你看「涅槃三德」，什麽是「涅槃三德」？就是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。到咱們《無量壽經》就是真實之際、真實之慧、真實之利。由於開化了「真實之際」，所以能給大家「真實之利」。為什麽有極樂世界？是「真實之際」的顯化，是住於「真實慧」之所莊嚴，因此能給大家以「真實之利」；你之所以能得「真實之利」者，因為這個法是「真實之際」，是佛的「真實之慧」。那天我跟明真長老說，他說：「你這個單寫一篇文章。」現在不打算寫，哈哈哈…。它本來是活的，就是往往我們的心量就把它割裂了。

 這個天親菩薩，所以我說他能懺悔啊！他不是說小乘嗎，後來說要來懺悔，就作這個《往生論》。《往生論》有一句話，他說「極樂世界三種莊嚴」，「國土莊嚴、佛莊嚴、菩薩莊嚴」，這三種莊嚴入「一法句」，入到一個法句裏頭，這不就是禪宗了嗎？所以連宗帶教。一法句是什麽呢？一法句就是清淨句，就是禪宗老說的「末後句」，就這麽一句。這極樂世界三種莊嚴就是一法句，一法句就是清淨句，說到這兒不再說了，那就完全是宗，禪宗，你自己參去吧。那麽天親菩薩他就說下去了，這一法句是清淨句，是什麼？「真實智慧無為法身」。所以就是說，咱們這個法是「連宗帶教」。

 我們不是一個執著的，所以後頭也有解決這問題啊，這阿彌陀佛給大夥說的法，「覺了一切法，猶如夢幻響」，要知道一切法都如夢如幻如響；那麽你「滿足諸妙願，必成如是刹」。所以成就極樂刹土是怎麽成就的？是你覺一切法如夢如幻哪，不是拿這個極樂世界當成一個真的，當做一個什麽什麽，一個像咱們自己家裏頭打個櫃子那個思想去莊嚴的。底下說「知土如影像」，知道國土如影子，「恒發弘誓心」，就受記可以作佛嘛，「通達諸法性，一切空無我。專求淨佛土,必成如是刹」。所以「理」跟「事」是圓融的。不是「理」是一邊兒，「事」是一邊兒。一說到空，沒有了，就沒有極樂世界了；一說到有極樂世界，就沒有那個理了，那它就是兩邊的。「理」、「事」是無礙的，是圓融的。所以宗、教一切一切，都說明這個淨土宗《無量壽經》殊勝啊，顯出「宗」、「教」都在裏頭。

**【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。】**

 底下又說到這個經是權巧方便顯第一義諦。這個經是非常之權巧，種種的方便，把第一義諦都顯出來了。所以顯的這一切，講的理、說的事，這一切一切都是說的第一義諦。第一義諦，咱們眾生都是落在「二」上，就沒有這個「第一」了。第一義諦就是勝義諦，真諦，也即是真如實相。

**【盡說相與金剛矛盾。**

**黃：實相無相。錯會在無字。落在四句內就不行了。】**

可是底下這記得是差了一點，說是「盡說相與金剛矛盾。」就是說，看來有人認為《無量壽經》盡說的是事相，就跟《金剛經》矛盾了。這個就連法源寺的某法師還是這樣認為，他就跟我說：「淨土宗好是好，就是著相一點。」我不好意思跟他說，這個淨土宗都原本是不著相。我把夏老師這個會集的說了一說，我說：「看，這還著相嗎？」他說：「這就不著相了。」一般是這看法。夏老師就說到這兒，說到有人就覺得好像盡講這些事相，跟《金剛經》說的「無所住」、「無我相，無人相，無眾生相，無壽者相」這一切，好像是矛盾。這個話記得沒有十分清楚，不過擱在這兒我們還看得很明白，那看我這個插話也就看明白了。

 我這兒插了一句話，因為《金剛經》說的都是實相，一般人就認為實相是無相，而咱們《無量壽經》說了這麼些相。《般若經》說的實相是無相，咱們經說了這麼多相，所以在這個「有」跟「無」之間就發現矛盾了。這樣一個認識是一種錯會，錯誤的，可以說是誤會。誤會在什麼地方呢？就誤會在「實相無相」的這個「無」字上。

 實際上說的這個「實相無相」，到底是有、是無啊？這個不落在「四句」之內。什麼叫「四句」呢？說「有」是一句，東西這是有的，極樂世界是有的，咱們這個世界是有的，這說「有」是一句。說「無」、說「空」是一句，沒有，都虛妄，這是一句。當然都不對，說「有」也不對，說「沒有」也不對。再說呢，「也有也沒有」，就是「亦有亦空」，「亦有亦無」，這是第三句了，還是不對。再一句呢，「不是沒有不是有」，兩個都排除，還是不對，這叫四句。所以說法要離「四句」，我們體會也得離「四句」。

 上次那個法源寺講歷史的某某某，現在被大家趕走，他就講「沒有極樂世界」。他跑來問我，他說：「你說極樂世界到底是有？是沒有？是怎麼個有？是真有？還是什麼什麼有？」我說：「極樂世界的『有』，不在四句裏頭。」他就沒法再跟我辯論了，哈哈哈哈…，不在這四句裏頭。

 但是我們一起心動念就在這四句裏頭，你落在四句裏頭就錯了。不落在四句裏頭，請問如何想啊？目前呢，你先別管，你先暫時承認下來，四句裏頭這不對。這麼樣的話嘛，就是說，你所體會的「實相無相」就是沒有，不是那麼講，那麼《金剛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並無矛盾。你現在暫時這麼接受下來，就很好。一落在四句之內就會發生些錯誤，就會發現這跟這有矛盾。這個四句是不對；你要倒過來，你要對了之後，四句都對。所以就不是那麼簡單的你能理解的，這個是極為微妙，說有也可以，說沒有也可以，說也有也沒有也可以，說不是有不是沒有也可以。你要不對，你怎麼說都不對；你要對，你怎麼說都對，所以「是則總是，不是則總不是」。你沒有悟之前，你怎麼說都不是；你悟了之後，你怎麼說都是。這不是不講理了嗎？他悟了的人，他怎麼怎麼說，他心裏不是你所體會的那個「有」、「無」，也不是你體會的那四句裏頭。

 所以良遂有一句話：「眾人知處良遂總知，良遂知處眾人不知。」大眾所能知道的那個知處，知道的那些地方，良遂我都知道；我良遂知道的那個地方，眾人、一切人你們不知道。所以上次跟C某某說了一下，我說：「你知道的那個我都知道，我知道的你不知道。」他就是炸了，他就跑去跟L某某研究，L某說這恐怕是人家的三昧，咱們也不知道他什麼境界。其實這不是什麼三昧不三昧，就是良遂的這個話。良遂直說了，他就範圍廣了，他說眾人那就包括一切人了，那這我只說個C某某嘛，我說：「你知道的我都知道，我知道的你不知道。」怎麼解釋啊？大家所知道的都是在生滅裏頭。你們所知道的不總是在生滅裏頭的嗎？所以良遂總知；良遂所知道的那個東西，離開生滅，所以眾人不知。就是這個，眾人呢，不是就總不是；這良遂，他是就總是，就差這一點。這就把所謂《金剛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這一些矛盾，我這個插話…，這個不再說了。

**【經無高下，根機有高下，悟與未悟都念。】**

 底下呢，夏老師就說，經都是沒有高下的。我們剛才說了這個《華嚴》最高，實際上說是沒有高下的，到了圓人就法法都圓了；到了圓，那一切都圓了。要執定就是《華嚴》最高，別的就低，這就不叫做圓人了；圓人就沒有一個不圓了。但是根機有高下，修行的人根機是各個不同，但不管你怎麼樣，你悟也罷不悟也罷，你都要念經啊。

### 4、念頭死事一心，法身活理一心

**【念頭死事一心，法身活理一心。】**

 底下就談到一個「死」、一個「活」。這就是咱們淨土宗的死跟活，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聲佛；打得念頭死，許汝法身活。」這大家常常都熟悉的。咱們念佛念到事一心，進一步念到理一心，這個就把這些話匯合到一塊兒了。「打得念頭死」是事一心；「許汝法身活」，大家注意啊！念頭死不是說必定法身活，許你法身活，在這之後才有法身活，法身活是理一心。這也是一個死和活的問題，你沒有個念頭死，哪後頭有個法身活呢？

 這個事一心、理一心，咱們稍微把它舉一點近代的事情來說一下。這個作《佛說摩訶阿彌陀經衷論》的王耕心，是正定人，清朝末年他寫了一部書。這個人和他的師父都證到了事一心。事一心不是那麼容易，不是像某某說的，那一心不亂，好像念佛就應該這樣。哪兒那麼容易啊！他知道什麼叫事一心？事一心是什麼境界？

王耕心的師父是個比丘，很用功，修淨土，兩次閉關。第一次閉了一百二十天。現在咱們眾生的根器，想七天解決問題就不大夠，那是佛當時的時候。大家越來垢障越多，障越深就慧越淺，只有比古時候要加倍用功才行，所以要得到這些境界是不容易啊。這第一個一百二十天沒有到一心，第二個一百二十天達到了事一心。到了這個時候，他的境界全不一樣了，就是極樂世界現前，自己本人這一句就這麼念下去了，自己就完全不吃飯、不睡覺。所以在第二個一百二十天之中後期達到這個境界，但他只到事一心，沒有到理一心，沒有悟。那這是什麼呢？這就是說念佛的這兩個，也可以說是兩關吧，進入事一心沒有達到理一心。

 那麼他的弟子是個在家人。這個弟子呢，他那很講究，他是講得很詳細，那房子應該是什麼樣，門應該怎麼樣，什麼人招呼，那護關得很嚴格，吃什麼什麼東西很講究，他那具體的閉關方法都說了，一百二十天一個關。弟子就差一點兒了，弟子到第三個關，第三個關的末了才進入一心，時間也比較短了。他自己都以為是不行了，後來還是不管，堅決、堅持，到了第三個關出現了他師父的那些個境界，但是比他師父的境界又低一點。所以，知道事一心不是那麼簡單，不是說你就是念的這樣子，這就念到事一心了。到事一心的話，見惑、思惑就要落了。

 我這個猜測，夏老師在天津當時是進入理一心了。王耕心和他師父兩人，他們自己承認沒有到理一心；理一心，那般若就現前了。所以在禪宗方面，我這個得力，主要得力於夏老師。當然別的大德，我的師父開悟的也有，禪宗也有，密宗也有；但是關於禪的方面，夏老師對我的利益是最大的。就剛才我給大家說的那個夢，那很多人都是贊成的，有的人笑，有的人是不說話，有的人是很表揚一番，只有夏老師下了一句：「還須轉一轉」。他不是過來人，哪有這個話呀？還得轉一轉。天津回來，夏老師一方面是證明，一方面是肯定，一方面又（指出不足之處。那王上師給我證明，就說「如是如是」，就是這樣，就是這樣；「汝如是，我亦如是」，你是這樣，我也是這樣，「善自保任」。所以這個上師對我也是很深的恩哪，這一點給我很大的勇氣。那夏老師呢，夏老師還給指出你不足之處，告訴你「還大有事在，大有理在」。這真實，真實有時候就是不容易認，就是這個。所以在夏老師八十歲過生日的時候，我寫了幾句讚，我說大家都是聞名、慕名而來的，都來天天見面；雖然天天見面，不知道老師是什麼樣兒啊。他也稱讚，他是矮子看戲。大家懂這話嗎，「矮子看戲」？從前這戲臺都是站著看戲的，矮子看戲，就是人家叫好，你跟著叫「好！」你其實啥也沒看見。所以說，讚歎夏老師的人都是矮子看戲，你不知道好在哪兒。但是你雖然不認識，只要見一見，聽一聽都得很多很多好處。

 而且還有這樣，這他是一個三昧境界。三昧境界之後他是心相應法，你入這個三昧之中就是如此。你不入這個三昧之中，那這一切見佛見光、不吃飯、不睡覺都不行了；你得入在這個三昧之後，這些境界就現前，這個叫心相應法。得了陀羅尼就不這樣了，你這在貪瞋癡，你在罵人，你在搞什麼什麼，這一切它都現前。所以陀羅尼和三昧不一樣。得三昧，你要入了這個三昧，這個三昧之中所有特殊的東西就出現。

 所以念頭死是事一心，法身活是理一心。咱們如果要達到念頭死，就「少說一句話，多念一聲佛」；「多說一句廢一句，多念一句是一句」，那麼把法就得到了。就得到了事一心，那就是方便有餘土了；到了理一心就是實報莊嚴土了，就是菩薩。菩薩是一位一切位，就是成佛。

 我就問過貢噶上師，我說密宗講即身成佛，我問說往生淨土是不是即身成佛？貢噶上師說：「你說往生哪個淨土啊？」所以這個上師都了不起啊！貢噶上師了不起啊，不是一般的活佛。我的師父有好些，我不是都普遍一樣的讚歎，我得根據具體的情況來讚歎。「你是說哪個淨土？」我說：「西方極樂世界。」「噢，那就是即身成佛。」你達到理一心之後，破一分無明，顯一分法身，你就是實報莊嚴土，圓教一地就一切地。而且按《觀經》說，你就不得了了，你當時可以分身一切世界見一切佛，就可以得一切陀羅尼，就可以在一切世界跟佛這樣去度眾生，分身無量，你說這跟佛還差多少？哈哈哈…，這按《觀經》說嘛。所以這個法門它是很殊勝，很殊勝啊。

### 5、未到家如何辦

**【未到家如何辦。亦經亦佛，一卷經一千佛。念佛不收心，念經能收。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，久之不知不覺，能所根塵合流，能達到寂滅境界，如觀世音，聞薰聞修證金剛三昧。】**

 那麼底下夏老師給我們設想，你們沒有到家的人怎麼辦呢？既沒有事一心也沒理一心，怎麼辦呢？你也就又念經又念佛，所以這就很具體了。念一卷經，念一千佛，給大家開出了具體的數來了。底下還有很重要的話，念佛不容易收心，所以大家常常說，「我這個念佛怎麼老容易打妄想啊。」念佛不容易收心，正因為念佛的時候妄想容易進來，所以在打妄想的時候，我們念佛也容易進去，這事情都是有來有去的。你必須要懂得這個道理。就在你貪瞋癡時，你還可以念佛，這不是念佛可以到妄想裏頭去嗎。那倒過來，你念佛的時候妄想也容易進來，這才是合理的事情嘛，所以念佛就不容易收心。但是念佛，在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念。這個念經，你不坐下來，不清淨，不收收心，你怎麼能念經呢，是不是？各個法門都有它特殊的殊勝之處。所以「念佛不收心，念經能收心」，齊大師兄說過：「我念經倒好像比念佛的時候好。」這跟夏老師是一樣的意思。念經他容易收心，因為什麼？你隨著經文這麼念，你心就在這上頭。

 「在大範圍內能經內保」，這個「保」字我是費了好久時間才看出來，陳大師兄記了一個吃飽了那個「飽」，這個「能經內飽」是什麼？後來我琢磨琢磨，恐怕是記錯了字，這是「保」字，就是在大範圍之內，能夠在念經的時候來保持住收心。一般人能做到這一步，也不是絕對的。你老念了，久之你不知不覺能所就合流了，根塵也合流了，你能念所念不知不覺就忘了。「根塵」，「塵」是外面的這些色、聲、香、味等等；「根」是咱們眼、耳、鼻、舌等等的，這個也就合一了，合流了，那就能夠達到寂滅的境界。所以念的時候就是這樣，不知不覺，不知不覺啊。念經念佛，能收心不能收心，總之老念老念就能這樣，就像觀世音「聞薰聞修證金剛三昧」。所以就開出一個數，念經一卷，念佛一千，兩個都念。

### 6、開悟了為什麼還念經

**【開悟為什麼念經？佛佛相念。極樂境界，為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。】**

 這個底下就答覆了，開悟了為什麼還念經啊？就是「佛佛相念」。佛不是一種寂然無知，什麼都沒有，那樣就錯了。六祖也說，我的法門是「無念為宗」，「無」是無一切相，「念」是念真如。所以阿難問的問題，他就知道佛今兒為什麼這麼殊勝，現這個光明，那麼一定是佛佛相念，今兒佛一定念佛了。佛和佛是相念的，他心是通的，是一個。這就是開悟後為什麼念經，悟也就是佛，佛佛相念，所以悟人照常念經。

 「極樂境界，為妙明真心所應有的東西」，極樂世界雖然是事相，但也就是妙明真心本來所有的東西。經中所講的都是些極樂世界的境界，《阿彌陀經》和《無量壽經》講的很多。開悟的人不就是明心見性，見了這個本心嗎，那極樂這一些現象就是本心嘛，所以開悟的人還是念佛，還是念經。

**【非止。如止，知其所止。處處對比。】**

 底下就提到「非止」。念佛不僅僅說是一個「止」。這也是很多人的一個錯覺，好像念佛就是念到我什麼都不生了，止。所謂「止」和「觀」，「止」就是入定不動了，「止」嘛；「觀」是觀照。念佛不是個「止」，而是什麼呢？如若說是「止」，就是「知其所止」，念佛的時候我知道我心之所住。所以這兒提出來不是個「止」字，是個「知」字。當然這個文字中恐怕還沒有十分把夏老師的文句記錄清楚，但這裏頭念佛不僅僅是個「止」，這個完全是對的。但是底下提出一個「知」字，「如止，知其所止」，「知」！所以就整個說起來就是一個「寂知」。「寂」是寂默，寂而常照那個「寂」，寂而知，說到根本這個心就是一個「寂知」。咱們就是得苦思苦想，都是動，起心動念，動才知，那就是妄動，就是妄想；這如來的境界是「寂知」，不動而知。你光說個「不動」就錯了，不動而「知」！關鍵在這兒，「止，知其所止」，清清楚楚。

 剛才我們就是把《無量壽經》介紹了；兩個念佛的「一心」介紹了；又提出這個法門，也回答了上次的那個問題了：念佛、念經，這個開悟了幹嘛還念經啊；底下就再說到了《無量壽經》的好處，處處對比，極樂世界和我們對比，讓眾生生欣厭心，這個就是前頭這一部分，都討論得很深入了。

### 7、 初六允升大吉 上九視履考祥

 **【初六允升大吉   上九視履考祥】**

最後就是一副對子，就掛在你們客廳的，「初六允升大吉，上九 視履考祥。」《易經》的一副對子，就是講這副對子，這副對子對我們 還是很有用的。「允升」呢，這個《易經》是講的升卦，升卦呢，上面 是坤；底下是巽，「地風升」。「地風升」，升卦。這個「初六」是升卦的第一爻(注 一)；地風，底下是個陰爻，所以初爻是陰爻，叫允升大吉。「地風 升」這個卦象是什麼呢？上頭是個坤卦就是地，巽是為風又是為木， 是木，是植物，植物在地底下，它就要生長，取這個象就是一種自然 生長的意思。所以這個《象》就說了，說「地中生木」，就是地底下長 出植物來了，這叫做「升」。

**【君子順德，積小以高大，內剛外柔。】**

 「君子順德」，夏老師《易經》很熟啊，「君子順德」，這是《象》的話：「君子順德，積小以高大。」底下不是說嘛，「積小以高大」，《易經》的原文是積累的積，小的東西積累起來就高大了。就是說樹木增長是一點一點的，積累起來成大樹，所以是「升」。這一卦還有一個特點，它就是「順」，有沒有體會這個？天的德是剛，乾剛啊；地之德，坤卦就是順；巽卦又是順，巽的意思就是順，所以上頭一爻，下頭一爻都是順，所以告訴我們要順，順乎自然，這裏頭不是什麼勉強做安排。所以我老是說你別橫使勁，橫使勁就是不順。你推車上山，順勁就對了，你要不順那還翻車呢！所以這個卦，上下兩卦，內外兩卦都是順，所以以這個為象，是這個地中有木。

 初爻「允升大吉」，允是什麼意思，允是信。這個非常非常有意思，不然夏老為什麼講起來就講到這個《易經》呢。初爻的時候，剛剛開始，底下那還沒長出來呢，這個問題剛開始嘛，可是下頭的那個東西在地底下長的，它必然要長嘛，雖然還沒有長出來，你可以相信它必定長出來，就是這一爻。大家都可以相信，你們每人、每人、每人的佛性都可以長出來，這就是「允升」，這就「大吉」。要順著勁，順乎自然，所以我們就是順，而不是橫做安排，這就是大吉。這是這一卦，升卦。

**【虛心，回頭看，考驗吉祥。】**

底下那一個對聯呢，這對聯對得很好，履卦。履卦的最末一爻，履卦是「天澤履」，上頭是乾卦，底下是兌卦。「天澤履」，天在上，澤在下，這是禮節，有尊卑呀，所以禮也就是「履」，這個「履」就是咱們這個步履的「履」，這是禮節。這整個的卦來說，就是「履虎尾，不咥人」，這不念不「至」人，不「咥」（音蝶）人，「亨」。它這個卦，就是咱們這個環境來說這都是…，用劉某的話來說，（這是這一個大學派，研究《易經》的，確實是很有實際的修養的人。）他說，人世無非是危機呀，所以就是「履虎尾」，像這個乾卦非常剛啊，處處都是危險，你只有和順小心，這才可以吉。因為這個兌卦是代表，兌為悅，是歡喜，也是很愉悅；你雖然所遇的是很剛強，但是由於你很愉悅，而你所行者，所奉者是道，所以文王就說這個卦「似危實安」，看著好像危，而安，如履這個虎尾，你跟在這個老虎尾巴後頭，但是老虎不咬人，所以還是好，這是整個卦之象。「天澤履」，這個「履」呢，也就是說，你跟著這個虎尾巴後你要實踐，實際這個「履」就是實踐。等到最上一爻了，第六爻了，你都登峰造極了，你就沒有可做的了，你都到了頭，爬梯子你都爬到頂上去了，你不能再往前進了，所以「上九」就「視履」，看這個「履」，「考祥」。

 這都是《易經》的原文，所以這個對子對得很好，兩句都是。那個是升卦的初爻，這是履卦的末爻，他就把這個集合起來對，所以這種集聯，就在對子說也是難度很大的，而且對於我們修身養真都很有幫助。

 「視履考祥」，就是你已經沒有可往前走的了，你就回頭看看你以前走的。這意思就拿我的話說，我常常跟大家說，大家要善於總結，你做了之後總結一下。我們這做的還可以大一點，我老跟大家說，你看一看，我們這些人誰是好一點，進步一點，誰失敗了，誰怎麼失敗的，自己怎麼做的，這一切一切你回顧回顧，總結總結。底下這原句就是：一個就是你現在一點點在取得進步，順乎自然，順著這個勁，都叫他自然而然的生長，這個事咱們就是從這兒開始了；但是不斷之中要回顧一下。我常常這麼說，我每天都有個安排，到了晚上考慮這個安排我完成了沒有？完成的好壞？就是回顧一下，所以這兩句也就把…，而這個就很吉了，所以是這個象「元吉在上，大有慶也。」原來這個只說了一半，後頭底下還有一個「其旋元吉」。

 「視履考祥」咱們把它解釋為總結，還是不錯。「其旋元吉」，「旋」，旋轉的那個旋。「其旋元吉」，有人把這個「旋」解釋為周折，折旋之意思，就是反復之意思，反復這樣就很好。這是我從河南回來，我看了這書，我就下了小批，我說他這個「旋」字的解釋，還沒有盡《易經》的意思。這個「旋」字這麼講，當然還是對了，但是就是說，因為夏老師這副對子沒引到這裏，夏老師沒往下頭說。這底下是我的話了，這個 「旋」就是什麼呢？怎麼叫「旋」呢？我們做事一切都是跟外面有接觸，我們從外面這個事兒返回來，這是「旋」。你比方「聞」，那就是一般的聞，我返聞，就是「旋」。所以我把這個「視履」，「其旋元吉」解釋為什麼？是「觀心行處」，觀你自心所行的地方。再說起來就是「觀心」嘛。你不是跟著色聲香味觸法，而是這個「旋」，返轉過來，這一返轉過來就「元吉」，最大之吉也。這是我對《易經》的這個解釋。所以夏老師也是說，這個「視履」是什麼？就是虛心哪，回頭看自己，自己這一生，自己這一天，自己這一年，回頭看。回頭看，大有好處！自己還是能夠知道，只要你真正虛心，好好地回頭看，怎麼走過來的？哪對？哪不對？這個很重要，拿這個來考驗吉祥。你對了就吉祥，所以《易經》是講「吉」，「吉」就是說你這個對不對，對就吉啊。

 那麼這個就是夏老師把當時掛著的對子，給我們講了。也是我們這些學佛的人，一個就是說要有信心，相信我本具一切，我就這麼薰習，它必然增長，雖然還沒出來，必然增長，要具有這個信心。而同時「戒慎恐懼」，「視履考祥」，我這一天怎麼樣？我總結總結，我得力不得力？也不是就說，我自然就增長，我相信這個，我就睡大覺了，我也不管了。自己總結總結看看，檢查檢查，檢查發現問題，你還是很自自然然的嘛。不好的東西，有妨礙的把它扔掉；好的就鞏固。這還是很自然，還是順著這個勁兒嘛。你拔苗助長就是橫勁，那是不行的。你整個不管，也不澆水了，也不灌溉了，一年都不去看一看，這個種的林子能成活啊？不行吧，是不是？所以就是這，這也是辯證的。

**【先無我相才無其它相。】**

 最後就提到，先得沒有「我相」。就是剛才我說的，為什麼打不碎？為什麼種種障礙？為什麼修行上出種種問題？實際上這個根就在這個「我相」上。總是有個「我」字在這兒，不知不覺在這兒啊，種種地方，不管是程度高程度低的，有各種不同的「我」呀！到了《圓覺經》那是說，你認為你自己是悟了，認為你自己證了，還都是我相，還都是四相裏頭。這個是要很深入啊，我們沒有誰能逃出這個問題。你只有沒有了我相才沒有其他的相。所以現在不要去管別的，我這又是法相，又是執著不執著了，你只要先不要老突出你個人，不要老從你個人出發，老是你個人那個成見，老是考慮個人的榮譽、地位，我自己的愛。我不是說了嘛，這個我相包括我的愛好，我的見解，我的生活習慣，我的這個什麼個性，這一切總之都是我相。什麼叫我的個性？你那個性，「我」都成了性了！還發揮我的個性。你發揮你什麼個性，發揮你的我相！你要是沒有我相，還有什麼叫我的個性？都以為我要強，還覺得很光榮很正確呢，我有我的個性。什麼個性？我相！

**【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，可躍進一步。】**

 底下說，「從打碎另造真下功夫，可躍進一步」，都很懇切。你不打碎，你就慢慢這麼薰習，你好好下功夫也可以有進步。但是說，一種就是可能不知不覺有的就走上錯路了。假定不走上那些錯路，你就是不「打碎另造」，你也在那兒用功，那只能就像剛才我說的，只能爬，就不是能飛躍。你如果真能打碎另造，破了我相，能夠常常「觀照」，不讓這個「我」字去當家做主，真能打碎另造，真要下番功夫，你就可以躍進。這個進就是一個質變，就不是那個漸變，不然怎麼叫躍進呢？所以大家要想質變也就是這樣，要想躍進也是這樣，這個道路就是這個道路。你又想躍進又不想「打碎」，那就不行，這個話說得很清楚。那我怎麼辦？那你就這麼著也可以，你現在就是先這麼做下去，先慢慢薰習吧，慢一點嘛。

### 8、引蓮公《自警錄》兩段 （黃老摘選）

**【須先打破自欺一關，始有商量處。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，功夫始有著手處。此二關不破，任你談玄說妙終是門外打之繞。】**

再引《自警錄》的兩段，從這就說明夏老師對於這個問題，要求自己要求得很嚴格呀！自警就不是勸別人的，是自己警誡自己的，這話就很嚴格，這都是夏老師的成就，要求自己很嚴。「須先打破自欺一關，始有商量處。」不要自己糊弄自己，不要把自己擺在一個不正確的地位。有一天我跟齊大師兄說，我說現在人的通病就是把自己擺高了，你把你自己擺高了就是自欺嘛。你必須打破自欺這一關，始有商量處，才能商量問題。

 「須灼然見得自己滿身過失，功夫始有著手處。」要談功夫，從哪兒著手啊？你得灼然見得，清清楚楚，跟火似的那麼清清楚楚地見到自己的滿身的過失，你這之下才談功夫，你功夫才有著手處，在哪兒著手；你沒有這一關，你去談功夫，自欺！欺人！這都是夏老師的話。

 「此二關不破」，這兩個關不破，「任你談玄說妙，終是門外打之繞。」在門外，「之」字就這麼著，「之」字草字不是這麼寫嗎，你在門外之字繞，你進不了門。你談玄說妙，不在這個地方下工夫，你說得再深，什麼什麼大乘經典，背得爛熟，這都是自欺之談。你雖然說的是玄妙，你是在門外頭那兒轉呢，沒進門！就是深刻。

**【天錫之福，先開其慧。天降之罰，先奪其魄。慚愧奮發改過，皆天開其慧者也。悠忽昏惰自欺飾非，皆天奪其魄者也。】**

 這一段，「天錫」，這個「錫」就是降福，天要給他降福就開他的智慧，有智慧才有福，所謂「福至心靈」。那是俗話，很好嘛，福氣來了怎麼著，先使你心靈了。所以俗話中也有道理，那就為什麼它能存在呢。「天降之罰」，就「先奪其魄」，這夏老師有個對子說是「運去心昏」。運氣沒了你心就昏了，你自己運氣要沒了，要倒楣了，先使你糊塗，盡做糊塗事。

 說個笑話吧，我就遇見這麼一位糊塗人，他這人很精明，他會看相。有的人傳說我看相看得好，我那兒也瞎說的，年紀輕嘛，還沒有真信佛呢。那個人就跑了多少里地來，當過校長這麼個人，他自己也會看相，跑來找我來了。談了談，他就說他是倒楣啊，校長他不當了，後來到了重慶，別人舉薦他去見陳立夫，二陳哪，陳立夫。見了陳立夫，陳立夫那時候是教育部長。一談很投契，陳立夫就跟他說，「我還希望你幫幫忙，還請你，你還是來，再出來當校長。」他回答一句：「嗯，可以是可以，但是公立的我不當，我要當，要當私立的。」他說：「你說我糊塗不糊塗，你說我找陳立夫幹什麼去了？我不是想找個事兒嘛，我去罵大街了，他那教育部長不都管公立的嗎，我說我公立的不要，我要個私立的。你說我是『運去心昏』不是『運去心昏』，是不是？」你這跑去見教育部長，他不能管私立的。「那公立的我不要，私立的我才幹」，這就好像你公立的一塌糊塗，那我不就等於指著鼻子罵這教育部長。我幹嘛找他呢，我想讓他給我個事兒。所以「運去心昏」，這人很精明能幹，這個咱們是說個笑話。

 真正的「運去心昏」就是「天奪其魄」，就是這個人已經喪魂失魄，這個字都用得很有份量，「奪其魄」。什麼叫「奪其魄」？什麼叫「開智慧」？你能夠慚愧，能夠奮發去改過，這個就是天給你開智慧了；知道慚愧，知道要改，這就是天要給你降福了。你悠悠忽忽，昏昏懈怠，自欺飾非，自己就那麼糊弄自己，把自己擺得很高，自己那些個缺點都把它擦粉，粉飾起來，這是幹什麼呢，「皆天奪其魄者也」，這就是天奪了你的魄。

 所以老師這《自警錄》就比跟我們談的深刻了。老師要求自己很嚴哪，所以夏老師的成就和這都不可分。那個考驗他是說過，雷天覺的父親雷道亨，九十天哪！他的兒子前兩天我們還見面呢，我們同年級的同學。他的父親雷道亨也跟夏老師他們兩個都在山東做官，天天到了吃中飯的時候就來，來了就要酒要菜，點盡好的白蘭地、威士忌，什麼中國酒、外國酒，點著名要。要了酒要炒菜，什麼海參、什麼蝦仁，什麼什麼，喝著酒吃著菜，吃得差不多了，肚子也不餓了，酒也差不多了，就開始罵。就批評夏老師，罵完了之後就走了。第二天來了之後還吃、還罵。所有的秘書、科長都說他，管他叫混帳渾球加三級，跟夏老師說：「你不好意思，我們把他罵出去不讓他來了。」夏老師說：「他來罵你們沒有？沒有啊，他罵的是我呀。他罵的是我，你們搞什麼？你們不要管。」罵了九十天。後來就不一樣了，後來就變為讚歎了，真實的。所以就是要經得起啊！

 上次說的省元師也是這樣，見了夏老師也是，跟梁漱溟一塊兒去的。所以梁漱溟知道這件事，日本人承認中國近代的成就的人只承認兩個和尚，其中有一個就是省元。那天夏老師去了，梁漱溟也去了，兩人去了。去了之後，省元師罵梁漱溟。梁漱溟把著作給省元師，省元師說：「你通通是胡說八道！」全給他否定了，「梁漱溟你這個東西通通是胡說八道」，他老人家沒什麼客氣。夏老師來了，就拍著桌子這麼罵。罵的時候，那個侍者就太難為情了，這都是大師，很有地位的人，那梁漱溟是北大教授，佛學家，夏老師這都是眾望所歸的人，侍者就說：「哎，老法師你慈悲慈悲。」省元師一拍桌子，「我這就是慈悲，還有什麼慈悲！」大德難認哪，我跟你說。你要用自己的眼光，你就認為這叫什麼和尚啊？大德就是難認哪，都得換一副眼睛才行，不然你們看見大德也不認識。那夏老師第二天去了，就談得非常相契了，彼此作詩。就是沒有什麼客套，什麼那些東西，就看你受得了受不了。所以你真正是能夠打碎的人，對於這一切，為什麼他有能接受不能接受的？一考驗就考驗出來了，為什麼能接受不能接受？就是你自己碎不碎。

 再說一個公案咱們就結束了。大家知道魚朝恩吧，唐朝的一個太監，非常有權的魚朝恩，在皇上那兒非常得寵。那是請忠國師來談論，皇帝介紹：「這個他還小，小太監，他倒還很懂得佛法。」好像就是說，國師你給慈悲慈悲（開示）。魚朝恩就問：「如何是黑風吹其船舫，飄墮羅刹鬼國？」這是《普門品》裏的話，黑風吹船舫，吹到黑鬼國去了。就什麼叫這個？這也是個禪機，什麼叫「黑風吹其船舫，飄墮羅剎鬼國？」大概原句是這樣。國師說：「你是什麼人？你也配問這問題！」當著皇帝呀，呵斥他。他一下臉就紅了，「這個佛法是平等，你怎麼說我是什麼人，而且我現在在皇帝面前也是很不錯嘛，皇帝也認為我是信佛。」「你是什麼東西，你是什麼人，你配問這樣的問題！」臉就紅了，就生了氣了。「這就是黑風吹其船舫，飄墮羅刹鬼國。」你問那幹什麼？你這就是！你說你這…，哈哈哈…，所以說這些國師，是了不起的啊。今天咱們就到這兒。

注一：編按：「初六」、「上九」皆為易經基本術語。易經六十四卦，每一卦有六爻。易經將這六爻一個一個從下往上解讀，一開始最底下的是為「初爻」，最上面的最後一爻是為「上爻」。爻又分為「陰爻」、「陽爻」，而易經用「六、九」來表述爻的「陰、陽」屬性。所以第一爻若是陰爻就稱為「初六」，第一爻若是陽爻就稱為「初九」；第六爻若是陰爻就稱為「上六」，第六爻若是陽爻就稱為「上九」。

第二會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

###  1、發菩提心 一向專念

**【庚子十一月十五日，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，黃、齊、賈、蔡、王、李、劉在座。】**

 今天這個是夏老師一九六一年一月一日，我們去拜新年，他所做的開示。那麽除陳伯伯以外，裏頭還有七個人，這「齊」，齊伯伯；這個賈承章，是一個博士；「蔡」，蔡無忌，又是一個博士；「王」是王慎軒，一個老大夫，人大代表；「李」是李以祉；「劉」是劉銘信，是留學生，還有我，這麽些人在座，人到得比較多。

 看來這次老師也很高興，談的內容十分深刻。也就是依我看，學佛這個問題，我們到底想不想成就？要想成就，這些問題就是根本問題。你要是只想結結緣，研究研究，那就算了。真要想解決問題，真要想出生死，真要想覺悟，真要想度衆生，那這個內容就必須得很清楚，所以這個就十分重要。因此這個內容我們就可以至少再繼續一次，甚至於再繼續更多一兩次，直到大家真是真是「這我體會了」。我們反覆的，有問題提出來，非得把自己心裏頭的問題，通過聽了夏老師的開示以後，自個兒是怎麽想的，對這樣一些問題深入的思索，要把新聽到的這些個寶貴開示，去替代、排除我們舊有的思想，這就是真聽了。如果聽了，而這些新來的也有，我的老思想還有，＂（皆）和平共處，這效果就不高了。那麽，剛才我說的這個例子，這種情況的人就比較多，和平共處，我老的還是我老的一套，新的也有新的一套，都大家你好我也好，就是這樣，這就沒解決問題啊。當然這個問題是可以開始了，因為你有了新東西了，但是始終只是個和平共處，假定說一點點也沒有改變，那就不行了，那絕對不行了，加個「絕對」。多少得有改變，改變得越多就越好。所以我們這一次，不僅僅說是大家聽了之後，腦子裏有些新的內容了，這是一個初步。這次咱們就要提高一步，這個新的內容要産生新的作用。不是像我們買書似的，我原來書架上有二十本書，我又買了二十本書，於是我書架有了四十本書了，都擺在那兒，這個就不夠了。所以這就是這次的主要目的。

 為什麼這回這麽重視這個問題呢？就是《無量壽經》說了，一切要往生的人，三輩往生，就是不管你是上輩、中輩、下輩，都需要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這兩個條件是缺一不可。所以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這個是《無量壽經》的宗，跟《阿彌陀經》的宗「信願持名」是一致的。蕅益大師說的「信願」就相當於《無量壽經》的「發菩提心」；蕅益大師說的「持名」就是相當於《無量壽經》裏頭的「一向專念」。不同的經，《阿彌陀經》更扼要一些，所以宗提得也就更扼要一些，「信願持名」。《無量壽經》就廣一些，所以宗提得也廣一些，也深刻一些，提出了「發菩提心」，這就比「信願」兩個字要求深刻。所以夏老師這個開示的內容純粹是《無量壽經》的精神，就是要發心啊。

 發心不是就一個空洞的發心，還要有具體的修持，所以就是「信願行」啊。蕅益大師提的「信願行」稱為三資糧，這個是修行的人三樣資糧。今天咱們要去旅遊，就必須帶錢票，必須帶糧票，才能到地方吃飯，沒有就不行了。錢，人民幣就是資，糧票就是糧，你沒有這個寸步難行啊。所以要往生的人，你是修淨土法門的，就是以「信願行」為三種資糧，這是缺一不可的。有的人不解決「信願」，他單抓一個「行」。這次我在整理我的稿子裏頭就有這個話，我當時在廣化寺講的，我說那三條腿的香爐你就剩一條腿了，只是「行」，就是念。蕅益大師說，你念得風吹不入，雨打不透也往生不了。何以故啊？三條腿你折了兩條腿了，你一條腿的香爐不翻哪？這個道理就是這個事。「信願持名」跟我們這個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是相結合的，是一致的。

 今天這個開示，前頭一段就是「發菩提心」，講什麽叫「誠」，什麽叫「偽」；底下還特別提出要發真實心，所以這一段是發心，也談得很深入。有的大家聽起來還不是咱們的常情，我們覺得要善哪什麽就好。這個就說，你有了善念倒是不誠了。所以要提高一步！是不是？要提高一步。你看，這不就是在第四行嗎？只要「有惡念，有善念，不誠」。把前頭不管，你就從第二句念起，不是有了善念就不誠嘛。要大大的提高，我們要大變活人，不是老的那個人天路的思想。你那人天路的思想，你還始終是人天路嘛，你雖然修行了半天還是個人天路，你這個何苦來呢？所以不夠啊，這很不夠。這是很深入的問題，很重要的問題。

 在《無量壽經》裏就提了兩句話，一個就是「發菩提心」，這個為因。種瓜得瓜，種豆得豆，你要求覺悟，你就種覺悟。怎麽種覺悟？我發了這個心就是種覺悟，菩提心嘛，你發了覺悟的心，就等於種了菩提，將來你就收菩提的果實，就證菩提的果位。所以這個前頭一段很重要。

 我今天先把夏老師沒有談到的這些問題（說一說），因為什麼？因為大家都（聽）夏老師講過多少次了，所以就不把這些話再說了，我就給補一補，就直接告訴你什麽是「誠」，什麽叫「偽」。你發心，你是真的啊？你是假的啊？那是深入一步了。發心的必要條件這裏沒有說，所以現在咱們補一補。這是兩個必要條件之一，大學考試必須考這兩門，你一門交白卷，第二門考得再好也不能取。有一門交白卷就是不行，而且只考兩門功課，又一門交白卷，那決定不能取的。所以這個問題很重要，就把這個重要性說一說，夏老師為什麼開示這些內容，重要的！不是談談理論什麽的。

 下頭講念佛，講觀自在菩薩的法，怎麽觀心、觀自在，就是具體的行啊。持名是妙行，首先講持名的妙行。底下接著講西方極樂世界三大士，彌陀是中央，第二位就是觀世音菩薩，第三位是大勢至菩薩。專講念佛的是大勢至菩薩，觀音菩薩就是耳根法門，這三位是一體的，大家要知道。那觀世音菩薩就是觀自在菩薩，就是般若，就是「返聞聞自性」，就是禪宗的脈絡，所以底下就提出來觀音菩薩的法門。前頭念佛是大勢至菩薩的法門，後頭是觀音菩薩的法門，大勢至菩薩的法門加上觀世音菩薩的法門，那是什麽呀？阿彌陀的法門，對不對？西方三聖嘛，都是彌陀的化現，所以這化現的兩位就是這樣，那麼這個之和，咱們就可以知道是彌陀嘛。彌陀化出觀音這樣一個法門，底下一個大勢至的法門，都是從彌陀那兒流出來的。而一切修行之中，就再沒有其他能夠跟這個相比了。所以我們說「一向專念」，就指的是大勢至菩薩的法門。但是含義也可以廣一點，實在大勢至菩薩的法門也包括了觀音的法門，跟觀音的法門也不是兩個。所以我們可以橫著看，就是把這兩門一說，就一切法門最好的都說盡了，都攝在裏頭了；再直著看呢，圓融著看呢，這兩個本來不是分裂的。所以底下講到「行」的時候，提了念佛，就提觀世音菩薩的法門。（筆記）裏頭這一段開示就這個內容，就這三個內容。

### 2、蓮公開示筆記的概要

 我們之所以在這一句一句解說之前，先這麼總的把太老師的這個開示體會一下，有好處，然後再分段的看，知道它的重要性和它的關係。那麽這個《自警錄》後頭就更深入一步了。因為這上頭說了「一」，說了「二」，後頭《自警錄》又談到「第一念」、「第二念」，所以我們就把這個《自警錄》，夏老師自己要求自己的，也抄在後面。我們這一次，就不是用一次的時間很粗粗草草地、泛泛地研究一遍。所以深入的關於「第一念」、「第二念」等等的問題呢，留到下一次。還有這兩個法門（念佛法門與觀心法門）之間圓融的地方、不同的地方，他們各個有各個特殊的殊勝，又各有各的圓融，又互相含攝，這些個深入的內容也留到下一次。

 今天咱們主要是先把這幾個內容說一說。第一段是發心，什麽叫「誠」，什麽叫「偽」？這個發心很重要。第二段，念佛為什麼這麽殊勝？下面粗粗地把觀世音菩薩的法，按照這個文說一說。今天咱們打一個基礎，下一次逐步再深入。總要到什麽呢？就是說這次對於這樣一個基本問題，大家真是「我這心裏頭有數了」，就好了，「我踏實了」，這就是收穫。你說收穫什麽？你也說不出什麽來，你說出什麽來，倒不見得對了，不是寫一個什麽心得報告能表示的。真感覺我這就是安心了，踏實了；「覺今是而昨非」，大大看見「哎呀，我過去，非呀！」甚至於說「我過去是偽啊！」

### 3、一則誠，二則偽

**【一則誠，二則偽。**

**誠則一，偽則二，為自己受用。**

**有夾雜則不誠，發真實心即誠。**

**有惡念，有善念，不誠，真的誠心無東西，有一心不亂，即不能一心不亂。】**

 「偽」是什麽？偽就是假的。我也常這麽說，有時候我不敢十分說，有時候你自個兒的看，是真的是假的呀？這個提得很嚴格，你看這裏頭，你是「一」就是誠，「二」就是偽。底下說「誠則一，偽則二」，就倒過來了。真誠那是真的，真誠嘛，真的。偽就是假的，偽它就是沒用啊。我給大家舉一個很好的偽的例子：

 一個女的，非常想要孩子。後來她發現了這個情況，就覺得自己有懷孕的現象，請了醫生檢查，也肯定是。又每次都檢查，三個月了，四個月了，肚子也逐漸逐漸大起來了，後來再聽，聽到的都很正常，甚至連胎兒心臟的跳動都聽到了。到了預産期，告訴她了，也住了院了。結果在産房生，就生不下來，怎麽生也生不下來。多少婦産科大夫都來了，無計可施。怎麽回事兒？這明明一次一次的病歷檢查都挺好，怎麽這個孩子生不出來呢？來了一個最有經驗的老大夫。一觀察，他一看，他找了一個抽氣抽水的設備，就好像抽氣機、抽水機這種東西。他一抽肚子癟了，沒有，只是點兒血水。在檢查過程之中還拍過照啊，照出了孩子的情況。這不就說明這是個假的嘛，所以假的你再逼真是沒用的！

 她怎麽是假的呢？她太想要孩子了，成天就那麽想，醫生也說她是，她就更往那麽想，想來想去一切現象都出來了。照相也有，什麽東西都對，一切現象都對，甚至於胎兒的心臟聲音也都檢查出來了。這些個假的有這些假象哪，就連科學儀器，連大夫都查不出來。但是假的到底還是假的，大家要知道，假的究竟是假的嘛，最後還不是落了空。所以有真有假啊，她自己也不知道。她就由於那個執著的心太深了，就這麽想，就想出這麽一個東西，也就成了一個影子，成了一個什麽東西。最後一抽，什麽都不是，這個就是前兩天報上看見的。所以有真有假。

 那麽這裏頭呢，這個真和假就提得挺嚴格的，這「一」才是真，「二」就是假。「一」，用佛教答法就是「不二」。咱們現在先簡單說「一」，什麽是「一」？我們可以說是全心全意，一條心嘛。你這個事情就是一條心，你全心全意，就是初步的「一」，這就是誠。你是三心二意的，半心半意的，這個裏頭有種種許多其他的打算，這頭不就多了嘛，不是一個頭了，不是一條心了，就兩條心了，就是「二」。所以「一」和「二」咱們初步的也可以有這個體會。

 你說我沒有什麼，我就是很簡單，這就是一條心。我們有個老親戚，她青年守節，打坐的功夫很好。她一打坐，人就離開墊子了，你手可以從她身體底下挪過去。有人就問她：「你是憑什麽能做到這個功夫？別人都一塊兒跟你坐也這麽多年，都達不到這個境界。」「我沒有什麽，我吃飯的時候就是吃飯，喝茶的時候就是喝茶。」你不要小看她呀，她吃飯就是吃飯，她那兒她就「一」啊；她喝茶就是喝茶，就沒有別的了。這個「一」就是很單純的。所以密教常常這麽說，貢師常這麽開示說，你要像那個「乳足嬰兒」，像那個吃飽了奶的小娃娃，拿這個當老師啊。他腦子根本就很簡單，他就知道餓，什麽都沒有，奶一吃飽了心裏就很愉快，什麽事也沒有。咱們大乘經也講「嬰兒行」。

 所以人是越學越壞啊，要知道，後天的這種染哪，就常有這說。那不是蘇東坡嗎，他跑去看司馬光。司馬光有一個老傭人，他不管司馬光叫相爺，人家是宰相，他還叫他君實相公。蘇東坡說：「你這個稱呼很不禮貌，怎麽還用這個稱呼？」就教他。等司馬光回來之後，這個傭人就告訴他說又改了新稱呼了。司馬光就問他：「你今兒怎麽改了？」他說：「是蘇軾教給我的。」「哎呀，你被他教壞了。」哈哈哈…，所以我們知道，這裏頭好多好多東西啊。「一」，就是一種所謂赤子之心，這跟「一」就近了，沒有好多囉囉嗦嗦。

 夾雜了就是「二」了。一切事情裏頭，做一件好事，你有些個人考慮。比方說捐筆錢吧，你就想「這個我別太…，某人捐了三十塊，我要出十塊不好意思，我就寫二十吧。」你這個二十塊錢當然是做了功德了，但是這個考慮裏頭，那就是夾雜了，就是「二」。你是怕丟面子，是吧？這個做好事裏頭夾雜了個面子，自個兒的面子，這叫假！那麽大夥也說，我究竟是做了好事啊，為什麼說是假？假的，剛才我說了，始終是不成功的，大家要知道，必須得知道。你假的，冒牌的怎麽能成功呢？剛才我舉的那個坐胎，就是連醫生、儀器都混過去了，你還是不行啊，生不出來的，沒有啊！比方說，要用翡翠做個東西，你拿一個玻璃去弄，你做得再像也不中用。這個材料是假的，你不能當翡翠賣；就是賣了之後你也犯法，你是騙人哪，你假的嘛。所以這個假的上頭不要去加工了。既然還是假，就趕快要放掉這個假，在假的上頭不能去加工啊！所以要改，就是在這兒，就是要改啊！不是在這兒加工。我很辛苦學了很多技藝，雕刻，結果雕刻得好極了，跟那個真的一模一樣。但是你材料是假的，你不能當真的賣，也不能當真的用。你當真的賣了之後是犯法，所謂非法的牟利。所以一就誠，二就偽。

 進一步說，這很高深了，那真正說到最後，你要真正的出生死，要覺悟啊！所以在開悟的那個境界，「二」是絕對不可能了！甚至於一切得感應的時候，都是在不二的情況之下。當然，不二裏有深有淺。拿「三量」來說，「現量」才真正是「一」，「現量」它離開了分別，一分別就有了「二」了。不然在「一」有什麽叫分別呢？而一分別，它就有了對比。一對比就是倆了，對比者是一對嘛，一對就是「二」了。所以衆生一起念，就好像某大師兄說的，像蝸牛的兩個犄角，蝸牛那個犄角一出來就是倆；它腦袋不出來則已，一出來就是倆，所以凡夫要動念，一動就是倆。所以要是真正做到進一步一些，深刻的說，要做到這個「不二」，那是很難哪，也就是說不容易真實的「真」，真實的「真」就是很難得。

 「一」就是誠，「二」就是假，就是偽。底下他又說，「誠則一，偽則二。」你自己是誠不誠啊？你只要是誠，那就是「一」。所以你一管它就不「一」了，就在你最專誠的時候，什麽都不管的時候，你「一」了。所以為什麼我說，有些老修行，也不懂多少學問，他就是這麽念，有的時候他暗合道妙，他誠誠懇懇那麽念，他「一」了。所以就是自己的受用嘛。你如果這裏有夾雜，有好多別的打算，那就是偽，你偽就一定「二」，而且給你決定了你只能是「二」！這點必須大家得知道，不離開這個「偽」，你去加工的話，它就是「偽」，它就是「二」，偽就「二」。

3-1、引證省庵大師《勸發菩提心文》

 這個「偽」裏頭，最大的「偽」是什麽，底下我們再引證。這都是講發心。我們引證一下省庵大師的話。這些大德的話都一個鼻孔通氣，我跟你說，現在我的感覺啊，一個鼻孔通氣，它沒有兩樣的。有的出問題，就出在是他本人有問題；對於這些沒有問題的人，那這些東西就是一致的。這個省庵大師是咱們蓮宗第十一祖，蓮池大師是八祖，蕅益大師是九祖，截流是十祖，就是《勸發真信文》的這個，在廣化寺我提了一提。《勸發真信文》的是第十祖，《勸發菩提心文》的是省庵大師，就稱為十一祖，有的這兒寫十祖。這個祖師不是一定的，反正是祖師了，這兒他是十祖，截流是十一祖，這兩個人時間差不多。

 這個省庵大師有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他在阿育王寺看見舍利放光。阿育王寺的舍利是殊勝啊。某某人專程去的時候沒看著，沒有恢復，被工廠佔了。那麽後來發現，那個舍利被一個老修行冒了生命危險給藏起來了，並沒有丟，並沒有被紅衛兵給弄走。那是一個寶啊，從地底下涌出來的，釋迦牟尼佛的舍利；不是哪個誰帶來的，從地下自個兒涌出來的，連那個塔都是從地下涌出來的。那個塔不是人間物質做的，當時我看了我不…，後來看見書才知道。我說這個塔是什麽做的？後來才看見那個記載，說這個塔也是從地底下涌出來的，所以這個很殊勝，很殊勝，舍利跟塔都是從地底下自己涌出來的。我當時去看舍利，這個舍利渾身就是光啊。他們和尚也很驚訝，說：「哎呀！我們真是出家人不如你們居士啊。」哈哈哈…，我看見就是光，而且光是變化的。

**《勸發菩提心文》**

**【嘗聞入道要門，發心為首；修行急務，立願居先。願立，則眾生可度；心發，則佛道堪成。苟不發廣大心，立堅固願；則縱經塵劫，依然還在輪迴；雖有修行，總是徒勞辛苦。故《華嚴經》云：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」忘失尚爾，況未發乎？故知欲學如來乘，必先具發菩薩願，不可緩也。】**

 省庵大師看見舍利發光就很感動，就燃指，就作這個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結道場。所以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他也先就告訴咱們，入道的要門就是發心為首，你要入道的頭一句話就是這個。他的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，他說，嘗聞入道的重要之門，發心是頭一件事。所以這個發心就是重要嘛，引了《華嚴經》的話，「忘失菩提心，修諸善法，是名魔業。」密宗拿這個為戒，「不許忘失菩提心」，這就跟《華嚴》是一致的。你把菩提心忘了，你修一切善法，是魔的事兒。那菩提心重要不重要啊？你光知道「善」行嗎？所以菩提心非常重要。

**【然心願差別，其相乃多；若不指陳，如何趨向？今為大眾略而言之。相有其八，所謂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是也。云何名為邪、正、真、偽、大、小、偏、圓耶？】**

 菩提心，省庵大師說就有八個對比，首先是兩對，就是邪與正，真跟偽。這兒老師只提了兩方面，他這個開得細一點，實際是一致的。省庵大師說的什麽叫邪，我們聽了恐怕也得嚇一跳。

**【世有行人，一向修行，不究自心，但知外務：或求利養，或好名聞，或貪現世欲樂，或望未來果報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「邪」。】**

 你看他頭一句話，說「世有行人」，世間上有這樣的修行人，「一向修行」，一直在修行，老是在修行。「不究自心」，不去究明自個兒的心。「但知外務」，除心以外的事兒都叫外務，他就知道外頭這些事兒，辦道場啊、修廟啊、講經說法啊，種種種種的，這都叫外務，因為這與你心無關。你不究你的本心就去忙這些，這叫邪！這話就尖銳到了…，你說這祖師能夠危言聳聽嗎？真實是這樣啊，大家要知道。這句話就很叫人驚心動魄呀。這麼看看，不邪的人就不多了。所以省庵大師後頭他是痛哭流涕啊，他對當時的佛教，他痛哭流涕啊！佛法衰到今天，其實清朝初年是佛教最盛的時候，你看有多少廟、多少和尚、多少道場、多少人念佛，最盛的時候，可是省庵大師痛哭流涕啊。佛教衰敗到今天了，為什麼這麽些廟、這麽些塔，這麽著他要說衰敗？有教無人哪！教是存在的，都熱鬧，真正能究明自心的這種人就少了。都是不究自心，就忙忙熱鬧會，到頭大家胡亂一場。就像我舉的那個例子一樣，那個人坐的那個胎。你就坐了那麽個胎，你自個兒也覺得我是坐了個胎，不是那麽回事兒！所以這叫做邪呀。這句話的分量好重，但是一開頭就這一句話。所以對於祖師的話我們就不能隨便忽視。我們不明白不要緊，起碼得重視。這麽一個祖師，他這麽說，起碼要予以重視，不能否定。

 底下就好懂了，這樣的我們也知道是邪了，或者是求利養，得到些好處；或者喜歡名聞，喜歡出名，自個兒就說是博士，到處有人講什麽什麽，很多人都讚歎，這名滿四海，喜歡這個名聞；或者是希望現世欲樂，生活享受很好；或者是希望來世很好，這樣修行的人統統叫邪！現在好些就是這樣，所以這可怕啊，這種想法的人很多。

**【既不求利養名聞，又不貪欲樂果報；唯為生死，為菩提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「正」。】**

 那怎麽才是不邪呢？「既不求利養名聞，又不貪欲樂果報；唯為生死」，唯物唯心的那個「唯」，單獨就是為了要解決生死問題；唯獨是為了覺悟、為了菩提。這個發心叫做正。前頭那個發心就是邪。

**【有罪不懺，有過不除，內濁外清，始勤終怠。雖有好心，多為名利之所夾雜。】**

 再看什麽叫做「偽」呢？「偽」就是「有罪不懺，有過不除，內濁外清」，裏頭很濁，可是外頭很清。怎麽叫「內濁外清」呢？對修行人，這都一向修行的人，我們不是講世間那些什麼詐騙犯那種的，那跟我們沒有關係，我們不討論那些，咱們還是說一向修行人裏頭的事兒。一向修行人怎麽叫「內濁外清」呢？什麽是濁呢？濁就是「疑」，懷疑的疑。這個話是根據誰說的呢？根據善導大師的話。他把「信」跟「疑」做為一對。信就是清淨，所謂一念淨信、一念淨心。「一念淨信」跟「一念淨心」是一回事兒，這一念清淨的信就是一念清淨的心，所以信跟清淨是一回事。疑就跟髒是一回事。善導大師說，疑心就譬如是最髒的東西，這個最髒的東西不但它自個兒髒，它碰著什麽東西什麽東西髒。再好的東西，你極好的衣裳碰了一些大糞，今天一碗燕窩羹端上來，裏頭有一滴耗子屎，這一滴耗子屎就打壞一鍋羹啊，這一鍋羹就不想吃了嘛，它使別的也髒啊。所以假定你一有了個疑，你去行善，你去修行，你去念佛，這些都被這個髒東西給連累了，都粘得髒了。

 所以為什麼蕅益大師說，假定你沒有信願，你缺了信願（你為什麼不信不願，就是疑嘛），疑的話，你念佛念得風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也絕無往生之理！這個話好堅決啊。你沒有能夠往生的道理，天下沒有這個道理，這句話就是這個意思。你念的沒有真信、沒有切願，你就是念得再好，你肯念，風吹不入，雨打不透，念到這個程度，那就是雜念不能來侵犯你了，這是什麽情況呢？是絕沒有能夠往生的道理。換句話，就跟這兒的話是一致的，裏頭是髒的。這就叫偽，偽就是假的。假的就是假的嘛，你看，假的就是假的嘛，就沒有別的可說了。

 因此我們怎麽樣呢，現在聽了這一些，我們就把省庵大師的《勸發菩提心文》跟夏老師的《勸發菩提心文》（夏老師也是勸我們發菩提心），結合起來，深刻一些，這個地方就是要有進一步的瞭解。你說我一聽之後我就完全是「真」了，完全是「正」了，也不是十分容易。但是你得知道怎麽叫「真」，怎麽叫「正」；自己還有哪一些是跟這個「邪」、跟這個「偽」是沾邊的，就逐漸去轉換。所以說轉換就好嘛，我們講這個就是你得知道。轉換最要緊的還是你往哪邊換，這個就是最要緊的。因為我們要能理解，要行解相資，要解就是在這些地方，要能發現問題。你不發現問題，老把這個問題帶著，那很不好嘛。你發現問題就靠你理解，再進一步是解決問題。所以不能很急呀，有的人很急，就一聽說，好像一提有問題，當時就得解決。就好像大夫剛給查出來這是癌症，這查出來就很好嘛，給確診了。他好像就希望馬上這個癌症就得治好，那還得一個過程呢，首先我們得明確這些問題。

 那麽再把省庵大師的話咱們念一念。他這也講「偽」，他講的「偽」，我們跟夏老師講的「偽」比較比較，看這兩位大德經過三百年，夏老師也沒有先看他的東西，說出來，精神一致。

「有罪不懺，有過不除，內濁外清」，你裏頭是很懷疑、很不定，可是外表看你就是非常的恭敬，這就叫內濁外清。再一種，心裏頭還是很多很多的個人打算，但是所表現的、談的都是大道理，看著很了不起，這也是內濁外清。

 「始勤終怠」，一開始積極性很高，就是常常所說的五分鐘熱氣，慢慢慢慢就不行了，這也是假的。應當是越修越研究越積極才對，怎麽搞著搞著…。當然中間可以有起伏，衆生份上嘛，但是結論就是這個，那可就不行了。你這一輩子最初是勤的，最後你洩了氣了，那就不能說明你整個這一生前前後後…，當然中間的起伏是有的。你要練賽跑，練跳高，那個成績也是有起有伏的，這個我們原諒。但是說，你這越來越不行了，對於修行這個還不是體力的問題，因為人到老了當然一定是不行，你這是一個發心的問題，你先很勤，後來就懈怠了，那你最初那個發心的勤也欠真實。

 那麽「雖有好心」，你也能生出點兒好心，可是這個好心裏頭都有點求名求利，這叫夾雜，他是「為名利之所夾雜」。我也想到哪兒去參加一個什麽，辦一點什麽什麽事情，但是總要藉這個機會，比方說要去圖利，假定說現在來了一個什麽代表團，你可以陪著他到什麽地方去轉一轉。可是你這一考慮，「這次都住中國最高級的旅館，都是幾百塊錢一天的，那陪著人轉一轉，也不壞嘛！」這不就是為利了？「這麽轉一轉嘛，大家國內國外都知道有我誰誰誰其人哪。」你這不就是圖名嗎？那這個是佛教的活動，你當然也還是為了佛教，這算是好心，可是你考慮到住那第一等旅館，你要想這個就不行了。

**【雖有善法，復為罪業之所染污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「偽」。】**

 「雖有善法，復為罪業之所染污。」你也在行善法，可是你在善法中有罪業。這個我們也常見，很多修行人就是犯了這個毛病，研究了很多，學習了很多，懂得了很多之後，就要謗法。就說這個不行，那個不行；這個經典怎麽樣，那個經典怎麽樣；這個經是真的，那個經是假的；這一宗好，那一宗不好。咱們最眼前的例子，某某人，只要看見誰一提禪宗，「哎呀，二門俱破。」這個念佛的人一談禪哪，二門俱破。他只知道這個事，老這麽說，一提禪就是錯誤，他這樣就不免妨礙人家去研究禪。這很多啊，還互相攻擊！「你那個禪哪，是…」，「十人九蹉跎」他改成「九錯路」，十個人九個人走錯路了。人家是「蹉跎」，他改成「錯路」，永明大師沒這麽說。是「蹉跎」了，是說有時候你反而不能快，你還沒那個往生見了彌陀的快，一往生之後就花開見佛、開悟了。你這一生一生轉，雖晚了，還是可以。真正參了禪，不要是假的，假的可不行，那他這個般若力量還是很大，就是蹉跎一點兒，時間耽誤一些，不是錯路，你改成錯路就是謗法。

 有的人就誹謗密法，這種人很多呀。那某某人就說我，「那《楞嚴經》講得多明白了，你還糊塗！」《楞嚴》按他那個體會，那「你這個密法，你就是魔。《楞嚴經》給你說得多明白了，你還不清楚。」夏老師就不是這觀點，要是這觀點，夏老師早提出來了。所以你是做了很多很多事，你也研究了很多很多經典，但是你就在這些個善的裏頭，好的裏頭，你就要造罪。為什麼他要造罪？有一個自以為是，不虛心哪！好多人都有這問題。所以你再做功德，你抵不上，頂不住這個謗法的罪。

 所以十念都能生，就是除了五逆十惡，誹謗正法。五逆十惡本來是能生，《觀經》說了五逆十惡都能生，《觀經》第十六觀，那下品下生就是五逆十惡。五逆十惡能生，怎麽這個《無量壽經》說五逆十惡不生呢？加了一個罪，加了一個誹謗正法。有人就解釋說，因為這樣一來罪就更重了，你本來只是一個五逆十惡，再加上個誹謗正法，所以就不能去了。這個理解得還不深。是道綽還是曇鸞，大概是道綽，他分析了這個問題。他舉例說（他有經典根據的），他說兩個人（咱們不是說有兩個罪，兩個當然是去不成），一個只是五逆十惡沒有謗法，一個只是謗法沒有五逆十惡，哪個能去？哪個不能去？道綽大師說，五逆十惡不謗法的人可以去，謗法不五逆十惡的人不能去，這才把謗法這個問題明白說出來。

 所以我就奉勸在座任何一位，年歲大的、年歲小的，你沒有十分把握之前，在法上不要隨便說話，不要說某個不行，某個不行，因為你多少功德頂不住你這幾句話。你說這個問題我不懂，在密法方面我不懂，我沒研究，我不明白，這個完全可以嘛。你多說幾個「我不懂」有什麽問題呀？幹嘛自個兒什麽什麽我都是狀元，我都能批評，我都知道。只有佛才可以！「我為法王，於法自在。」咱們這剛剛知道一點點，你哪有這麽些權衡、力量，千萬不可以。所以我說你做功德是可以，千萬不要搞到謗法上，很難哪。只有把我真實認為對的，我讚嘆。

 世親菩薩不是一直信小乘嗎，他小乘作了很多書，佛學院還在念哪。俱舍宗就是他的，俱舍成為一宗，就是世親菩薩的著作，《俱舍論》現在還在念哪。他後來不就覺悟了嗎，他說：「我只讚嘆小乘，我反對了大乘，我這個罪太大了，我得割舌頭啊。」說這些話。他哥哥是大乘，他說：「你割舌頭，你有幾個舌頭，你夠嗎？你割舌頭就能懺悔你那個罪了？你有幾百個、幾千個、幾萬個舌頭啊？」你要知道這個不是那麽容易懺哪。他說：「那我怎麽辦呢？」「那你讚歎大乘啊！」所以這個世親菩薩就掉過頭來，反戈一擊，掉過頭來就讚嘆了。讚嘆之後就作了五百多部論，大家稱之為千部論主，這是了不起的一位大菩薩。所以知道謗法不是那麽…，你讚嘆某一宗，也是佛法，你讚嘆小乘，反對大乘，你割舌頭，割舌頭有什麽用！所以我們要做佛教徒就要做個真的，是不是？咱們要做個真的，真誠的，不要鬧了半天還是個邪偽的，這個我看大家誰也不願意。

**【念念上求佛道，心心下化眾生。聞佛道長遠，不生退怯；觀眾生難度，不生厭倦。如登萬仞之山，必窮其頂；如上九層之塔，必造其顛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「真」。】**

 那怎麽叫「真」呢？是「念念上求佛道」，不為別的；「心心下化衆生」，不是個人打算，為自個兒名、自個兒利，是自己想度衆生。「聞佛道長遠」，也沒有退心，「哎呀，這不是個容易事啊」；「哎呀，這麽難哪，我不幹了」，這就是假，沒有這種心。「觀衆生難度，不生厭倦」，衆生這麽難度，所以諾那祖師在母親肚子裏就哭。後來人家就問他：「你怎麽在媽媽肚子裏哭什麽？」「哎，我哭衆生難度。」哭衆生難度，可他還是來嘛。他知道難度，不生厭倦。你看，他在肚子裏就知道，來了你看他這一生多少挫折啊，就是難度，但他還是來嘛。

 「如登萬仞之山，必窮其頂；如上九層之塔，必造其顛。如是發心，名之為真。」那麽這個「顛」，這個「塔」是什麽呢？就是要得到究竟的覺悟，讓一切衆生得到究竟的覺悟，這才能給衆生真實的、長遠的、永久的、徹底的利益。咱們不是要讓衆生得到好處嗎？怎麽才能給衆生好處？只有你自己徹底覺悟。

 所以這麽來看，跟夏老師這兒說的就一致了。一有夾雜就不誠了，要發真實心就是誠啊，咱們剛才不是講了什麽是「真」，那個心就是誠懇的。底下就是說「有惡念、有善念，就不誠。」還不光是說這惡念之中有了善念不誠，不管你是有惡念還是有善念，你沒有惡念只是善念還是不誠。你看底下不是說了嗎，「真的誠，心無東西。」這不就是我這個意思了嗎？底下一附帶就是這個意思。你單是有善念，還是有東西，你不是誠嘛，你有善念也是不誠呀。真的誠，心裏無東西，這是夏老師說的。你心裏要有了一心不亂，就永遠不能一心不亂了。

#### 3-2、南能北秀未容偏

 這再說一樁公案，這是王陽明，王陽明是本來要出家的，當時他遇見那個高僧跟他說「現在佛教人才很多」，因為那時候人才確實是很鼎盛。明朝的四大高僧，憨山、蓮池、蕅益、紫柏都在那個時候，所以人才很多，儒家沒有人哪，他是這麽一個思想去研究儒的。想出家，佛教人很多，說你可以甭來了。我在莫干山的時候，天池寺那兒有個碑，那是個老方丈的，是早年的清朝人，他就看王陽明的著作開悟的。王陽明有最重要的兩個弟子，一個也姓王，叫王龍溪，還有一個我記不十分準了，可能是姓錢（註一）。這兩個人有一天就在那兒交流心得體會，就老師的這個教化自己是怎麽體會的。講那個「致知格物，正心誠意」，這是儒家基本的道理。

 姓錢的那位就說了，他說：「無善無惡是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。」「正心誠意」，一個「心」一個「意」。心的體是沒有善沒有惡的，你思想一動了，意之一動，就有善有惡了，就分了，就動了念了，所以有善有惡是意之動。「知善知惡是良知」，你知道什麽叫善、知道什麽是惡，這個是良知。所以王陽明講「致良知」，我們就是要有良知，你就得分辨得清清楚楚啊，不是越來越糊塗，心中無東西不是糊塗，大家要知道，清清楚楚啊，知善知惡是良知。什麽叫「格物」呢，講得最好了，「止惡行善是格物」。惡，我停止了，我去行善，這個叫「格物」。不是去研究外頭那個烟囪是怎麽做的，樹是怎麽長的，不是研究那個。他這個完全是王陽明講學的精華，他總結了這四句。王龍溪就說：「不對，不對！我完全不是你這個觀點。」他跟老師不一樣啊。「那你說。」

 王龍溪就說了：「心，無善無惡。」這跟他那句一樣，所謂「無善無惡心之體」。第二句呢，姓錢是：「有善有惡是意之動」，王龍溪：「意，無善無惡」；「知，無善無惡」；「物（格物），無善無惡」。這兩個人意見不一致了，王龍溪是這一切都沒有什麽叫善惡。就到了王陽明那兒去了。王陽明一聽很高興，「我很高興，我很早想給大家這麽講，我不敢講啊，怕大家根器不夠接不上，所以只講前頭那四句：『無善無惡心之體，有善有惡意之動，知善知惡是良知，止惡行善是格物。』只能講這幾句，現在你們自己能體會到這裏，我很高興啊。」

 所以這八段話，那個有善有惡有分別的就相當於神秀，這個王龍溪的一切無善無惡就相當於六祖，就是這個比喻。現在我們怎麽著呢，我們可以這八句一塊兒用，也就是夏老師的話：「南能北秀未容偏」，對南邊的六祖慧能，南能；北秀是神秀，這兩個你不能偏到哪一邊去，所以這兩個一塊兒重視，不矛盾。

 真正說到在究竟上，這個「一」、這個「誠」，那就是一絲一毫都不掛。所以從前貢師老說，「赤裸裸，一絲不掛」，就是這個意思。為什麼密宗有的像一件衣服不穿呢，那幹什麽呀？啓發你啊，你的心應該這樣，都是表法。有的人不懂，以為是表現人體美呢，他們把我們庸俗化了，以為我們也是人體美、健康美。我們表的是心，一絲不掛！所以，一絲不掛，有個一心不亂，掛這一絲，你就一心不亂不了了。這就是極殊勝的話。

 所以，一上來你自己怎麽開始用功，那還就是前頭那一些，就是說知道善、知道惡，不要再造惡，去行善，這個下手就得這樣，勸人也得是這樣。可是你還得知道，說到究竟，心、意、知、物，都無善無惡，一切是無分別的，一切是本來究竟清淨的。你看貢師不是說「這一切是本來清淨的」，有什麽叫善惡，有什麽叫分別啊！本來是清淨的，哪裏有清淨、有髒啊？你心裏頭有髒，它就髒。到了這些地方，這些法就高了。所以說，自覺也需要有這兩方面，覺他更需要。

 夏老師這個話，咱們把它作一些補充，我們就是要知道什麽是誠、什麽是真，什麽是偽，什麽是假、什麽是邪。而且往生必須得發心，你們要發心就是要發真實的菩提心，這是一個先決條件。這個問題我們今天就介紹到這兒。今天可能只解決兩個問題，底下就是念佛了。

4、以般若為導，以淨土為歸

 念佛呢，談了好多次了，大家覺得好像沒有什麽可談的了。可是我最近在整理的時候，我又有些很新的體會。因為這次在廣化寺因緣很巧，四天，第一天是蓮華生祖師聖誕，第末一天呢，七月十三，大勢至菩薩聖誕。既然是大勢至菩薩聖誕，我在那兒給大家做報告，圓滿，我當然要結合一下大勢至菩薩的開示，所以把大勢至菩薩的內容在那兒介紹了一下。那麽再整理一下，這確實是殊勝啊，這是念佛法門，他就是「以衆生心」哪！

 別的法門，拿觀音法門說吧，那二十五圓通，文殊菩薩的總結是最好了。這觀音菩薩的聞思修，他是先於聞中，「從聞思修，入三摩地」。先得在「聞」裏頭，「入流亡所」。第一步就是在聞裏頭入流亡所，這個「聞」是什麽？聞是「聞性」，是自性。凡夫知道什麽叫自性啊？你只知道這倆字。什麽叫聞性？你怎麽能下手？「初於聞中」，「聞」都不知道，你在哪兒去「中」，怎麽在「聞中」？什麽叫聞，哪是聞，什麼是聞，哪是中啊，你「聞中」？「初於聞中」，第一步你就沒辦法了。那好是好，現在要是直接那麽樣去照觀世音菩薩走那條路，凡夫很難哪。那楞嚴會上多少大菩薩在座，他們多少大開悟的人在座，他早知道聞性，那觀音法門就是最殊勝了。還有就是，觀音耳根法門可以知「圓通常」，你可以從「聞」之中知道這個自性是「圓」、是「通」、是「常」。能夠把自性相信下來，先信下來，然後再修行，有契會之後，真正有個解悟，至少你有個解悟，你才知道什麽叫聞，知道聞你才能夠開始。你這難不難哪？我看找這麽個人現在就很難找吧，很稀有，不能說絕對沒有，反正很稀有，出家在家中都很稀有。

4-1、大勢至菩薩法門

 但大勢至菩薩這個法門就不一樣了。他是「若衆生心，憶佛念佛」，咱們不都是衆生嗎？就你這心，誰不行啊？這話說得很清楚嘛。就是以「衆生心，憶佛念佛」，衆生的時候就「憶佛念佛」，後頭「我本因地」，就是以這個念佛心就入了無生忍了。我就是眾生的時候就「憶佛念佛」,後頭就是以這個念佛心就入無生忍了，結果就是這麽殊勝。到了「無生法忍」是八地菩薩，登了地了，是八地才真證無生法忍。就是你衆生的心就這麽念佛，就八地菩薩。而這個舉例舉得太好了，這誰都能懂。母親想你，你不想母親；你心想母親，像母親想你那麽想，你就這麽念佛，這誰不會啊？你只是不想就是了。你本來叫「媽媽」，你就「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」，就是這心。你只要肯想，你是感母親的恩，起了孝心了就行；你忤逆不孝這就不行。你起了孝心，你有什麽叫不會呀？你們小孩一歲兩歲的都會念，這有誰不會？這也沒要求你什麽高深，跟你講什麽大道理。要是真正做到相憶了，真正是「如母憶時」，那就行了，那就是「若衆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。」這幾句大家要好好的體會體會，我覺得《楞嚴》中的精華就在這兒。現在有的人說「淨土五經」，現在淨土的人稱「五經」，上次南方印來的，就把這個擺進去，（五經：）《阿彌陀經》、《無量壽經》、《觀經》、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、《普賢行願品》。所以《楞嚴》、《華嚴》都說的是淨土法門，可以這麽說。

 至於這個（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）跟觀世音菩薩那個（耳根圓通），哪個是第一不第一的問題，我們下一次再說，這裏頭有很多很深入的。那麼先把這個體會了，這也不是很難，就是衆生的心你憶念佛，「憶佛念佛」，這個憶佛裏就有信願。「念」字你就是念，「憶」字就是憶佛這些功德。佛這四十八願之殊勝，成就這個大願，第十八願：若有衆生聞我名號，至心信樂…，願生我國。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我不成佛。都生啊！這是佛的功德。佛的功德最大就在這一個願。

 日本人現在淨土宗有四、五千萬人，他們就是由於善導大師把這個法傳到那邊去了，善導大師把佛法傳到日本人那兒去了，日本人接受了。善導大師就强調《無量壽經》，就强調第十八願，這是核心，這個超過一切經典。一切衆生你就是聽了之後，你至心信樂，願來我國，你只要有十念，念十句你就來了，你說辦得到辦不到？這兒就說的是「衆生心」你「憶佛」，「憶佛」是什麽呢？你知道佛的這個功德，你就感，你就有信、有願，你又再念佛，那你就「現前當來必定見佛」，現前就可以見佛呀！

 夏老師恐怕不知見多少次了。我的舅父告訴我，初一上來，那看見佛、看見佛光、看見極樂世界，這都是可說的，後來更殊勝的就不可說了。那不就是咱們這個世界現在的人？我這不好寫，不好引哪，咱們這兒引不要緊。現在咱們這個世界上的人，今生見佛的那不就是嗎？恐怕還不止吧，像我們知道的還不止啊，像覺明菩薩，阿彌陀佛說法，他證了無生法忍，現前就可以見，就可以證無生法忍。以「衆生心」哪！大家要知道。「當來」就更是沒話說了，你臨終之後一定見佛嘛。

 而且是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所以殊勝是殊勝極了。你不要再靠其他任何的方便了，還要參禪，還要修密，還要去研究這、研究那，還要打多少時間的坐，不需要再假借其他方便了，自然而然你的本心就開明，就開悟了。就是像衆生心，開始像想媽媽似的那麽念佛，這麽念下去。能像想媽媽那麽念佛，那當然就具有信願，不信他哪能這麽念呢，要知道，具有信願嘛。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」，這個心開就是說你就「開明」了。而且這個是什麽呢，「如染香人，身有香氣。」香盒裏的紙就是香的，它自己哪兒會香呢，某人他有經驗，他在香廠待過，你老在那兒弄，你就很香嘛。那賣魚的售貨員，挺遠就聞到了他那魚腥味兒，他自然而然就帶著了。念佛就這樣，你老念老念，你就是帶了這個香氣。

 「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」，母憶子是很專的，沒有別的打算；子憶母，也像母親想孩子的時候，也是一！母憶子是一，母親對於兒子沒再有其他什麼想法，「我要愛我的兒子，這麽別人就會稱讚我是賢母」。恐怕母親不是這麽想的，對不對？那就是愛嘛，她就是一。你孝順你媽媽就不一定，有的人就是為博個名。漢朝不是有個大孝子嗎，給他很多很多封號。他怎麽孝順？他在他父親墓的旁邊挖了個地洞，就在那兒不出來，多少年在裏頭。後來發現，他老婆生了好幾個孩子，他這個老婆到了一定時間就到他地道裏去了。她後來生孩子，這就否定了。你為什麼在地道裏老不出來，因為你的孝心，你思念父親，而你思念父親怎麽又生了孩子呢？就給撤消了。所以他這個孝就是夾雜的，因為想得名，就不一，就是假。所以我們只要是真一的念，就是「子若憶母，如母憶時」，這很簡單嘛，這母憶子也是衆生心，子憶母也就這麽憶，也是衆生心，是可以的嘛。

 而且這裏頭是「暗合道妙」。這次註解《無量壽經》，解釋一些問題時，才發現蓮池大師的這個話。這五逆十惡，臨終十念，每念一句消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，什麽道理啊？你不是普通罪，是生死的罪，而且是八十億，八十億個什麽？八十億個劫，那麽多的劫，那麽多生死，那麽多重罪，就「南無阿彌陀佛」就消了。為什麼呢？蓮池大師的解釋是最好了，因為這個時候，這個人念的這個，他就是理一心了。所以有的時候，就是所謂「道在自然中」，在自然之中啊，大家得知道這個。你頭緒越多、越繁瑣，越抓不著要領。

 那怎麽說他會理一心呢？理一心是什麽程度啊，破了無明才是理一心，這五逆十惡怎麽會理一心呢？這我就根據經典給下了個註解。蓮池大師這話還不能隨便說，他說這個五逆十惡最後這念是理一心，是為什麼？因為理一心功德不可思議，所以他每一念消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；事一心還不行，這蓮池大師的話，要是事一心那還消不了呢。這個五逆十惡到最後這十句他就理一心了，這個可以很好體會。我就加以解釋那是因為什麼，《觀經》講了，這種人在他最後的時候，地獄的相現出來了，看見地獄了。他一輩子沒聽見人給他說過法，也不相信有地獄；有人給他說法，他也不見得能信。真到臨終的時候他看見了，「啊！那兒炸人跟炸油餅一樣，那個刀山，那些種種的可怕，我馬上就是那裏頭的對象呀！」這才怕呀，這個怕是真了，這真了！所以將來咱們就是要真，一真就理一心了，我跟你說。你老含含糊糊，老嘀嘀咕咕，這個東西就不好辦。這個它就沒有什麼理論，你看見了，你怕不怕？還有什麽可留戀的？趕緊得解決問題。人家告訴你有個念阿彌陀佛的極樂世界，你去就能解決問題。那不管怎麽樣，到了最後你就是不管能不能真正接受，你反正病急了亂投醫，最後你也唯一靠這個來救命。總之那個是不能去，這還有一個法子可以讓我不去，那這個法子用起來他也真心，也是一條心。因為沒有別的指望了，就求，就是這個了，那就念，這個念就是理一心哪。

 這個龍樹菩薩有類似的比方，所以我們不要高求玄妙，琢磨來琢磨去，把自個兒繞得頭昏腦暈。怎麽叫一心？他這個一心，現在都講念佛要是「一念」能夠成功，什麽叫「一念」呢？這龍樹菩薩有個比方。他說你碰見一個你的冤家債主，仇人見面，他拿著刀要宰你，你趕緊跑，因為這個仇沒有別的辦法，他非殺你不可。那麽跑的時候，知道前頭有一條河，這時候就盤算「前面有條河，我是穿著衣裳過去下河，還是脫衣裳？我要穿著衣裳，這個不好浮水，困難呀，恐怕過不去呀！這麽些衣裳妨礙我過；我要脫呢，正脫的時候他追上我怎麽辦？」所以在這個時候腦子裏所想的就只有這個事兒，「我是穿衣裳我是脫衣裳？我是穿衣裳我是脫衣裳？………」你看是不是這種情況？你們想想看，是不是？這個時候你不會再想我銀行還有二十萬塊錢。你那兒再有錢也沒有用，你這都要被殺了，你告訴誰也不行。你誰也不會想了，你什麽也想不了，都沒用，你就是想跑！你的出離生死是這個心就行了。你就是想跑、要跑，怎麽跑？我是穿衣裳？我是脫衣裳？實際是想這些東西，不可能想別的，這就叫「一念」。這種比方咱們可以好好的體會體會，這就叫一念，這集中了。

 所以我就說，這都是太陽光，為什麼放大鏡一來，就是一聚焦，就燒火，就點著，這東西就給燒了？光線集中啊。這個念頭他集中啊！而且不只是這樣子，就是說很多東西是自己在那兒否定自己的，那就不行了。不光是分散，而且好些東西是牴觸的、抵消的，那有什麽用呀？那就沒有什麽用。剛還沒念呢，疑就來了，疑跟那個念是抵消的，不光是分心，它就給你抵消了，這是負數。

【**心居佛號中，即得佛受用。動靜常一如，永處那伽定。（無出無入那伽定）**

**以果覺為因心，以果地覺為因地心。佛號即阿彌陀佛無量劫來成就覺的果。**

**一句佛號無邊妙德，攪入識心。由解起行，行起解絕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。**

**一句圓萬德，六字括三乘。**】

 念佛法門，夏老師說這是「以果覺入我們的因心」。佛是無量劫的功德成就這一句佛號，因此我們念佛就是「名召萬德」，一切的德都來了。一切佛的德，由於我念的緣故，這一切德都到了我的心裏頭了。就這裏頭所說的，把這一切功德就融化到咱們的八識心田裏去，所以稱為「攪入識心」。這個裏頭內容很豐富，我們不一次把它說完。這一句就是「圓萬德」，剛才我說的萬德在這一句中都圓滿，你念這一句你也就圓了萬德。希望大家注意這一點，「阿彌陀佛」這句是萬德洪名，你念這一句的時候，你心中也圓了萬德。「六字括三乘」，這六個字裏頭，佛教所說的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都包括在裏頭。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淨土法門，大勢至菩薩的法門。

4-2、觀音法門

 同時呢，底下又說到觀音，所以般若很重要啊！在居士林印經的時候，我在序裏說，我們就是「以般若為導，以淨土為歸」。修行恐怕都是得走這一條路，用般若這個智慧來領路；「導」，嚮導嘛，用般若的智慧來給我們領路，領到哪兒去呀？領到淨土。我看這個恐怕是最穩妥，也最妙的修行了。因為「以般若為導」，這個路就是正確的，你走的都是直路，平安的路，你才能夠不至於掉到萬丈深淵裏頭去。你到哪兒去呀？你走，你得歸家啊。真正這個歸家，「歸元無二路」，現在我們凡夫尤其到了末法，要出生死，都得回極樂世界這個老家。所以「以淨土為歸」是我們的歸宿，要達到這個歸宿，我們就得念佛才能達到。在這個念佛之中，我們要把路認得很清楚，那我們還是不能離開智慧，所以要以「般若為導」。

【**心經以般若為體，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。沒有不從法界流，沒有不流歸法界。**

 **觀自在**

 **自己在不在，觀自在，則自己自在。能觀自在才是菩薩。**

 **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，照字不思索。般若就是大神咒，無等等咒。大明咒、無上咒指的是般若。**】

 底下夏老師就談到般若，談到觀世音菩薩，談到觀自在。這兒談到觀自在，就跟剛才省庵大師第一句話談「自心」合起來了。所以你看大德他就是大德。他說不行在哪兒呢？不行就是「世有行人，一向修行，不究自心」。你這是個假的嘛，假的始終就不是真的，你得換。這假的裏頭銅摻得太多了，真要成金子，你就得慢慢的把這個銅淘汰了，然後把金子兌在裏頭這才行。這個假貨怎麽去靠雕刻、靠什麽修飾、什麽鍍，那始終還是假貨，你「不究自心」嘛。

 所以底下夏老師又談了嘛，下面這個觀世音，觀自在菩薩「觀」什麽呢？你看它是一致的，好就好在是一致的。觀自在菩薩就是「觀」自己在不在；觀自在，他自己自在嘛，這個自己就是自性。所以觀自在菩薩，觀世音菩薩，就是般若，最主要就是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。這夏老師說的，一部《心經》可以用這幾個字概括，「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《心經》就是可以用這幾個字概括了。那麽這一部《心經》就代表了全部《金剛經》，一部《金剛經》就概括了六百卷的《大般若經》。而一部《心經》二百多字，又可以用前頭這幾句概括了。而前頭這幾句又可以用一個「觀自在菩薩」就概括了。你老看自個兒在不在，你這就是究自心哪。「觀」跟「究」還不是一回事？「觀」是觀察，「究」是體究、研究。研究什麼？自心，就是觀世音菩薩，所以以此為名號，這就是深般若，這就是行深般若。「行深般若」，就「照見五蘊皆空」了，那這就完了，沒事了，度一切苦厄。苦厄都沒了，是不是？這也是很直接啊，但是下手難一點兒，不過總之我們這裏就要…。

 所以這個菩提心裡頭，就是大悲、大智、大願三個大的結合。所以發菩提心中就是要有智慧。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，大家都回頭又看，你念佛就念佛，為什麼底下又提了智慧？你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哪，菩提心是什麽心？是大智慧的心、大慈悲的心、大願力的心，這三種結合；也有說為直心、深心、大悲心。直心那就是直起直用，就老「正念真如法一」，那更深了，那比大智慧還不好體會了，那就是你老在真如法一之中了，才是直心呢！所以就是這菩提心內容很深入啊！

 那我們怎麼辦呢？現在咱們說，我沒有這個大智慧怎麽辦呢？這是道綽大師的話，你發這樣的心就算你是發菩提心了。所以我剛才說發菩提心有好多種，「發」就跟發芽兒似的，你有一個桃核，你要發芽，一種就是在那個桃仁裏頭有一個小綠點兒了，這也是發動嘛，你要沒有水、沒有土那個小綠點就不長了。它有了小綠點兒了，但是還沒出那個仁兒呢，再長就長出了那個軟皮兒。再有像杏仁吧，杏仁兒（咱們常常有這經驗），出了那個杏仁，然後再出那個軟皮兒；出了軟皮兒外頭還有杏核，再出了杏核了；出了杏核再長，那最後就出了土了，所以這個「發」也有幾個過程。

 所以咱們最初的「發」就可以用道綽大師這個話，這個話咱們都是有份的。就是要發願往生極樂世界，為了度衆生故，要求往生極樂世界；往生極樂世界才能廣度一切衆生都往生極樂世界，都早日成佛。真實發了這個心，你就算發了菩提心了，也就是發了菩提心了。當然就是前頭那個，就是說你這個心真正是有了，開始發了，所以我們還是有份哪，但是要真，真是有這個心。怎麽叫不真？剛剛這麽一想，待會兒別的事一來，我幹的那個事跟這個都是矛盾的，那就不是，那就不行。我這剛剛有點兒芽，回頭澆一勺胰子（註：肥皂）水，這個芽兒就回去了，這也就沒用，發了又退。

 發菩提心也可能退呀，舍利弗就是退了。咱們要知道，舍利弗他已經修到六住了，再升一級就不退了，到七住就叫不退住。後來，來個人（這是個考驗）跟他說：「你看看，我這個病啊，大夫說非得人眼不能治，聽說你修行很好，你很肯布施，你能把你的眼睛布施給我，救活我的命？」舍利弗一想，「我已經發了這樣大心，他既然來求我，那麽我就滿他的願吧。我有倆眼睛呢，（剩）一個眼睛我還是能辦事兒。」就挖了一個給他。他接在手裏說：「你看，你看你怎麽這麽性急呢，你怎麽這麽性急呢，你也不把問題聽清楚，我大夫說的是左眼，你挖個右眼，我有什麽用？」舍利弗一想，你看我挖了眼還沒救他，一想，「哎呀，我這雖沒有眼睛，但救他命要緊。」既然救他命要緊嘛，「那好，這個眼睛也給你。」把這個眼睛也挖了給他。他拿了之後一聞，「唔，不行，臭的不能入藥！」拿腳一踩。這個舍利弗，「唉，這個衆生真難度，我不行了，我不度了，不能度。」退了！所以我們要往生極樂世界，要緊就在這兒，它那兒不退呀，要知道，這又是一個關鍵。

 我們這種菩提心還是容易起的，這種心也就很難得了。要真正是，我真實要去極樂世界是為了普度衆生，不是貪圖那兒怎麽怎麽好，我要不去那兒多可怕，種種的；而是那兒不退，那兒可以聞法，可以早日成就，能實現、兌現、落實我這個大願，這樣我願意去往生，往生之後我就要廣度衆生，讓一切衆生都往生。你真實有這個心， 你就是有了菩提心。那底下再加上「念」，再加上你還能夠不斷地熏修般若，參究自心，那你就不但是往生，而且往生品位很高啊。所以夏老師這一段很切要。今天還只是開個頭，這裏頭內容還很多，都等下回，太多了，就到這兒吧。

註一：錢德洪（1496年－1574年），初[名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0%8D)寬，[字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AD%97)洪甫，號緒山，因避先世諱，以字行。嘗讀《易》於靈緒山中，故人稱緒山先生。[浙江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B5%99%E6%B1%9F)[餘姚縣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9%A4%98%E5%A7%9A%E7%B8%A3)人。[明朝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8%8E%E6%9C%9D)中後期[哲學家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93%B2%E5%AD%A6%E5%AE%B6)，[思想家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80%9D%E6%83%B3%E5%AE%B6)，[教育家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6%95%99%E8%82%B2%E5%AE%B6)。錢德洪是[王陽明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E%8B%E9%98%B3%E6%98%8E)的學生，是王陽明之後[儒家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84%92%E5%AE%B6)[心學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5%BF%83%E5%AD%A6)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，與同時期的哲學家、思想家[王龍溪](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7%8E%8B%E9%BE%99%E6%BA%AA)齊名。

第三會 一九八三年三月六日 講於北京蓮舍

### 1、談發心的誠敬、真偽

 這是夏老師在一九六一年元旦的開示。上次已經一起學習過一次了，今天咱們繼續還學習；下一次還是這，可能再下一次還是這，因為十分重要。這個問題，我們大家都等到眼明心亮以後，這一段就告一段落了。就是消化一下，當然以後咱們再開始。上次把「發菩提心」跟「一向專念」的重要性說了一下，因為這是《無量壽經》裏頭的三輩往生，每一輩都需要有的條件，所以十分重要。當然這個「一向專念」是廣義的，一般解釋是狹義的，如果是狹義的，那就只能是念阿彌陀佛了。可是實際我們看《往生傳》，這裏頭的例子就多了，各種都有，有念《阿彌陀經》的、念往生咒的，蕅益大師閉關就閉的是往生咒的關，還有念觀世音聖號的，念《普門品》的，念《金剛經》的，甚至於念穢迹金剛咒的，都得往生。所以現在這「一向專念」我們就是廣義一點。上次咱們已經把這個重要內容學習過一次了，今天我們就按著夏老師原來的開示，順著每一句走一下，上次沒有每句走一下。而且底下到《心經》這個地方，咱們（把它）做為一個重點。今天把這個「心」字的地方，重點地說一說，那以後的留在再下一次。

**【一則誠，二則偽。誠則一，偽則二，為自己受用。】**

 我們發心，那是（往生的）兩個條件（註：「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」）之一，但是要注意到這裏頭有真有假，可千萬不要是有名無實，所以就提了「真」跟「偽」。「真」就是真誠，那就「一」。什麼是真誠，什麼是虛偽？「一就誠，二就偽」。俗話說，這個人是一心一意的，全心全意的，專一的，這是「一」字最粗淺的解釋。說到「二」，那最粗淺的，就是說這個人心口不一，這不就是「二」了嗎？嘴裏說的跟所做的不一樣，這種是兩條心，他表裏也不一樣，等等的，這都是「二」。所以就不光是佛法，世法上也是「一」好，「二」不好。

 而這個「一」和「二」深入到很高很高的佛學境界，「一」就是無分別，「二」就是分別，這就很深很深了。所以這個話，都有無量的含義。我們對於一句話的體會，往往體會到某一個深度，這是反映自己的水平，至於那句的意思，那就不止這麼些了。所以「真如法一就「一」了；真如的法都是如如，它不「二」嘛。《維摩詰經》講不二法門。那就「一」才真是真誠，不在那個形式上。你心中是真如法一，你就是誠。

 衆生為什麼成為衆生？為什麼有了無明？就是「不如實知真如法一故」。不如那個實際一樣，不知道真如法一，那就有了對待了，就有了矛盾了。一有了矛盾，矛盾論的這些道理就都出來了，這就形成個虛妄的一切。「偽」這個話就是虛妄的一切。所以大地山河就都出來了，其實大地山河何嘗有啊？這是偽，虛妄的。這就是「一則誠，二則偽」的進一步解釋。

 倒過來說，夏老師體會「誠就一，偽則二」。你怎麼做到「一」？你真正心裏誠誠懇懇，專誠，自然而然就「一」了。你心裏頭不是那麼真實的，有些做作的，那就「二」，必然是「二」。

**【有夾雜則不誠，發真實心即誠。】**

 再有就是說，有夾雜就不誠，不是誠心。上午我們跟某人還討論，就說到有些人的發心是有些夾雜的，我說有夾雜也原諒，難免，誰又那麼沒有夾雜呢。但是有的人連那一點兒真的也沒有。他那信佛，就是為了破壞佛教來的，我說這個就沒辦法了。這種人有啊，大大有名的人有啊，他就是這個，那你沒辦法。有夾雜就是不純，不純還好辦。比方說，有這麼一位他想在佛教做些事，又想在佛教找個職業，那麼幹嘛呢？「我找了這個職業，是因為我不願意看我愛人跟我離婚，跟別人結婚，那樣看著很不愉快。」這不就夾雜了嗎？那不要緊哪，如果他那一點兒想為佛教做點事的心是真的，那這個我們還是歡迎的。我們對別人的要求，不要求那麼高，所以有夾雜我們是原諒的。但是我們對於自己，對於我們自己人，要求就要很高。那就是說，有夾雜就不是誠，就不真，就偽啊。這是兩種，所以對別人要求別那麼高，對於自己要求要高。那麼真實發了心，那就是誠心，有夾雜在裏頭就不是真誠。

**【 有惡念，有善念，不誠，真的誠心無東西，**

**有一心不亂，即不能一心不亂。】**

 底下的話就更深一步了。有惡念當然是有了夾雜了，有善念也是有夾雜，也是不誠。這個道理很深，這就是我們要升班了。那天那個某某來，他做夢，夢見他父親跟他說：「你去考大學去。」讓他考大學去。他就不懂，「我都七十歲了，我考什麼大學呀？」第二個夢，他父親就告訴他說：「你這個佛像擺得不對，你去看看。」那個傭人告訴他說是擺得不對。他爸爸就提著他耳朵打。他說：「我理解不了我這個夢」。後來我就問他說：「你的佛像到底是怎麼擺的？」他說他的佛堂，中央供的是天地君親師、祖先，這邊是呂仙等等的神仙，再過去是大仙，那兒有點佛像，然後是祖宗，這是他們家這一支所傳的佛堂。我說：「是呀，就是你這沒擱對嘛。小學、中學這樣是可以，現在叫你進大學就不能老這樣了，你得劃清這些界線，你要是個大學功課，不能這樣子啊，核心跟外圍的關係你不弄清楚。當然這些儒家、道家是外圍，你不能這樣嘛。」他聽了之後，覺得這個夢圓得還可以。

 所以我們就是要升班，要升大學啊。一般的，就勸說你要發心，信佛，你要行善，這頂多是中學水平，你要進大學這就不夠了。儒家也有這種情況，就是檢查自個兒的心念，看我的心念到底想什麼，起個惡念就記個黑豆，起個善念就記個黃豆。後來一查，「哎呀，怎麼盡是黑豆！」這麼日久天長，黑豆就少了，黃豆就多了。到了最後就是黃豆黑豆都少了，這是儒家的功夫。不是說就把黑豆都變成黃豆了，那個並不代表進步，所以有善念照樣是不誠。

 為什麼有善念照樣是不誠呢？這善惡不就是對待的法，不就是分別嗎？分別不就是在「二」裏頭了嗎？那就不是「真如法一」嘛。所以真的誠，心無東西，就是六祖那個「本來無一物」。為什麼我老主張要放啊？你抓個東西，就老有一個東西，你就不誠了，這個大家要注意。所以我老說，大家不要抓個東西啊！大家總還不覺得，理解得還沒有這麼夠。以為不抓個東西的話，對於這一句話就理解得不深了。你抓個東西就是不誠，不誠就是偽！這個邏輯很清楚，心中沒有東西才是誠。所以什麼叫恭敬？清淨心才是恭敬，這真誠的心。

 所以心裏有個一心不亂，就不能一心不亂了；心裏有一個何日開悟，就開悟不了了。還有，有的人就想得點兒感應，得點兒什麼什麼；那這不得還好，得了之後有的時候還要出毛病。真的誠的話，就是要「不二」，不在乎表面上是如何如何。那個磕頭，磕得是外頭都聽見；我一個表親，他的磕頭是外頭都聽見了，知道他在磕頭，後來被火車撞死了。所以是真正內心的事，不是磕響頭的事。你說他真磕響頭，他不敬佛啊？他拿腦袋都犧牲了，嘭嘭跟石頭碰，外頭都聽得見。三次車禍，第三次被火車撞死，當時就死在現場。

 這就把發心的「誠」、「敬」，「真實」、「不真實」，這一點總的再提一次。

### 2、念佛的殊勝

**【心居佛號中，即得佛受用。動靜常一如，永處那伽定。（無出無入那伽定）】**

那麼念佛呢，這是一個極殊勝的法，所以這四句話就把念佛的妙用說得很清楚。「南無阿彌陀佛」的「阿」字很重要，要念準。南方人讀「哦」，我們要讀「阿」，「阿」是正音，很有關係，所以通願法師寫了一篇長文章，要教念「阿」。「心居佛號中，即得佛受用」，你要把心放到佛號裏頭，就得到佛的受用。「即得」，大家要看見，這個沒有什麼拐彎啊，不是說你以後得，或者怎麼怎麼，再怎麼怎麼樣才得，還加上點兒條件，沒有啊。「心居佛號中，即得佛受用」！就得到佛受用！只要把你心放到佛號裏去，你所得到的就是佛的受用。「動靜常一如，永處那伽定」，動中靜中老是那麼心居佛號中，就永遠在於那伽大定。你還要入什麼定啊？所以不一定要像某某法師，盤腿坐在那兒五小時入定。只要老念佛，就是東轉西轉，你這是那伽大定，不是一個普通的禪定，是無出無入的大定。這就在大定之中，你所得的受用是佛的受用。這個是引古代的一個偈語。為什麼你「心居佛號中，即得佛受用」呢？

**【以果覺為因心，以果地覺為因地心。佛號即阿彌陀佛無量劫來成就覺的果。】**

 因為念佛法門是把佛得的果實，佛得到的那個覺悟的果實，做為咱們還在因地中，種因的人修的這個心。把他的果實做為咱們現在開始修行的這個初心，開始發的這個心。這樣的話，佛的果覺做為我的因心，底下我的因心豈不頓然同於果覺嗎？我把金子做成了我的心了，那我的心不就是金的嗎？把佛的果覺做為我的因心，那我的因心不就是果覺嗎？直截了當！就是怕信不及。所以大家不要怕重復，聽一萬遍也不多。到了極樂世界，我敢說，大家去了之後，阿彌陀佛還是講這個。這個信心是沒有止盡的，今天信一點，那信得還很不夠呢，不信就更遠了，要不斷的增加。最近看《恒河大手印》，在文革以前我也還跟人講，現在再一看，那過去懂得很膚淺哪，它這是無止盡的。現在我有一個很高興的事，雖然在生病，我真把禪宗跟大手印結合起來了，真正是一回事！不是個口號的一回事，真正地是一回事。這也是這樣，這個果覺就做為我們的因地心嘛。

**【一句佛號無邊妙德，攪入識心。由解起行，行起解絕，心包太虛，量周沙界。】**

 底下夏老師再給我們解釋，說阿彌陀佛無量劫來修行成了這麼一個佛，佛號為阿彌陀佛；如果不是萬德莊嚴，萬德成就，他就不能成佛；不能成佛哪有這個佛號啊？那麼這個佛號就是萬德所成的，所以這一句佛號就有無邊的妙德在裏頭。把這個攪到我們的識心裏頭，跟我們的心成了一塊兒了，在我們的八識心田裏，這些妙德就都來了，所以說「心居佛號中，即得佛受用」。無量劫的功德成就這個佛號，這個佛號之中，它就是無邊的妙德，現在入了我的識心，那麼我就得到佛的受用了。這「德」都在我心裏頭了，就入了我的心了嘛！都入了我的心裡頭了，那還是別人的東西啊？是我心中物了！

 這樣理解就由「解」起「行」。所以《華嚴》就講「信解行證」，「信」，你先得信，不信什麼都不能談。它不像別的學問說我不信，我可以研究，我可以懂，我可以去批，什麼什麼；這個他再（研究）也不能懂，批都批的是街坊，不信你永遠不能懂。其他學問你可以不信去研究，把學問搞得很深入；對佛教不行，你不信不能理解。所以信了之後才能理解，理解之後才能正確地行，才不是盲修瞎練。多少人還在盲修瞎練之中，多少人還是在「一盲引衆盲，相將入火坑」的情況之下：一個瞎子領隊，後頭一大堆瞎子跟著，大夥一塊兒慢慢往火炕裏進。他沒有正信、正解，他也就沒有正修行。所以這上面的解是正解，從這個解起行，你去念佛去，這麼好你還不念嗎？

 念的時候，這些全沒有。念著，又說這是果覺了，又是因心了，又什麼什麼了，你要有這些，就是常常說的「扛梯子上房」。離開梯子不能上房，你不理解怎麼行呢；扛著梯子怎麼上房啊？所以就是要放。既然都這樣的話，一切放光，就你一句佛號，這才是「心居佛號中」！沒有說夾雜著一大堆東西在一塊，什麼都有，那就不能得佛受用，那就什麼受用都有，哈哈哈…，因為你零碎兒太多。你就是這麼就上去了。所以「行起解絕」，這裏頭沒有解。

 這麼念就「心包太虛」，自然而然你的心就包含了十方虛空。你這一句念，你當在這屋子裏就你一個人念哪？因為這句佛號是包括虛空的，所以你這個心就包括虛空，一切法界都普遍。也就是說「一聲佛號一聲心」，「念佛即是自心現」哪！這麼從這個「解」起「行」，「行」起，不要再拖著這些「解」了。你敢放！現在淨土法門不叫你放光，它這是方便中的方便；禪宗叫你放光啊。有一句佛號你還念了嘛，哈哈哈……，你還念你就敢放嘛，這個還不敢哪？

**【一句圓萬德，六字括三乘。】**

這樣念去，當時就是自心現。所以「一句圓萬德」，這一句裏頭萬德都圓滿了。有的人就總不踏實，總想找點這兒，找點那兒，這兒翻翻，那兒翻翻。總想今天等著這兒，明天等著那兒，盼來個什麼人給我傳個什麼法。他就不相信「這一句就圓一切萬德」的話，一切聲聞、緣覺、菩薩、佛的德都在裏頭，這叫萬德。不是世間上一萬件好事的德，十方如來的一切德都在裏頭，這就叫萬德。不是一萬樣好事，一萬樣好事講得太庸俗了。這你才知道這一句佛號不可思議。所以「六字括三乘」，這六個字裏頭就把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一切的法都括在裏頭了；六度萬行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般若都在裏頭。那麼這說的是什麼？這就是佛的知見。所以底下夏老師就跟大家說這個「開佛知見」。

**【 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。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。後必具前，前不具後。】**

 這不是衆生知見，衆生不會想到這兒。有的人聽見這個很反對，這跟他的思想牴觸，就說你們淨土宗就會標榜自己。他會懷疑，他不相信。為什麼呢？因為他的知見，見不及此啊。這是佛的知見，說這些話是佛的知見。所以夏老師引了這四句話：「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，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」，這是《華嚴經》(注:《華嚴經．性起品》)裏的話。一切佛的出興於世，佛為什麼到世間出現，要示現有個佛出來？就是由於有一個大事因緣，不是個普通事，是個大的事情。什麼大事？就是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，悟佛知見，入佛知見。佛菩薩出來把這個佛的知見打開了，世尊顯示給大家，大家看見這個就能悟，能悟了就明白了。悟裏頭包括「解悟」、「證悟」。悟了之後才能入，入就證入了，就更深一步了。所以夏老師說：「後必具前，前不具後。」你開佛知見，示佛知見；到了示佛知見，你一定是可以開佛知見了，你能顯示出來了，那當然是開了，你不開怎麼顯示？你能入佛知見了，當然你已經悟佛知見了，不然你怎麼入，怎麼能證？前就不具後，你光「悟」就不見得「入」，光「開」就不見得能「示」。

 這就把發心、念佛、念佛的殊勝（談了）。這個「解」，修行的重要之處，是從「解」起「行」，「行」起「解」要絕。有的人說，我念的時候還要嘀咕點兒什麼，只有在你妄想紛飛的時候，沒法辦的時候，你整頓整頓，觀察觀察，思維思維。你能念了之後，就老老實實，這個「解」得「絕」！在你捲到妄想堆裏頭，簡直沒法辦了，從前我看見有個老修行，她有時候還拿著念佛珠呢，氣得就要殺兒媳婦去，（當她看到自己手中念佛珠時，才壓住這顆殺人的心）（註：故事見於《心聲錄》）。到了這時候你得整一整，你還不整呀！那就要思維思維，我這個念佛，怎麼念著佛呢，還想去殺人哪？那你該整一整了。不是這個嘛，你就老老實實去念。

3、從《心經》談禪密

**【心經以般若為體，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。】**

 談著念佛之後，底下「心經」兩個字這兒出現了。《心經》大家都知道是般若經，而且是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啊！這個「心」字很重要，這就說明夏老師跟諾那祖師都是一個鼻孔通氣的。有人問諾那祖師：「人家說密宗成佛快，你們密宗最快的成佛方法是什麼呀？」諾那祖師就說：那就是兩個，就是「彌陀大法」、「明白自心」。所以夏老師這兒也一樣，這說的淨土法門就相當於諾那祖師的彌陀大法；底下就要談「心」了。這兩個都是成佛極快的法。

 這個淨土法門，在咱們末法衆生，如果離開這個法要出生死就很難了，所以極其重要。但是明白自心這個事，就是不管你用什麼法門都行，用淨土也行，用參禪也行，去習教也行，修觀也行，八萬四千法門，門門都可以修，但是不管怎麼修，你最後成佛的時候，你總是明白自心。所以為什麼二十五圓通，在楞嚴會上二十五個大聖各個講了自個兒修行成功的經驗，大勢至菩薩就是「念佛法門」，觀世音菩薩就是「返聞自性」，心跟性的事，說的是明心見性，都是談的心跟性。那文殊單獨是選中觀音，在這二十五圓通中觀音得選，就是由於不管怎麼修行，成佛畢竟是這個！離開明心見性，那還有什麼？那就沒有佛法了，所以重要。所以夏老師同樣的，說完發菩提心，說完了念佛法門，持名念佛，接著就談《心經》，談般若，這是一味的，衆生要成佛就是這。現在你可以不明白這問題，可是你往生之後還是憑這個問題入無生法忍，你才真正解決問題。「花開見佛悟無生」，你得悟無生嘛！你光花開見佛幹什麼？見了佛又怎麼著？見了佛的目的是什麼？為什麼非要見見佛呀？是要悟無生啊，目的不是要見著某一位或哪一位什麼什麼啊。它主要是因為彌陀的方便，你可以早悟無生，往生到極樂世界就是為了悟無生啊。悟無生就是明白這心，知道這個心本來無生無滅，真正認識到自心。所以這個「心」就非常重要。

 而且我們修行中，做功德是一方面，另一方面不能破戒。你起善念，當然我們嚴格來說還是不好；但是起惡念就更不好了，以至到破戒，那就不行啊。所以「帶業往生」者，用現在的語言說，是允許你帶歷史問題，不允許你帶現行問題。我發心念佛以前有好些罪過，那是歷史問題了，那你懺，你認識以前是不對，你不再做就是了，阿彌陀佛允許你帶著往生。但是像那位老居士一邊念著佛，一邊想殺兒媳婦，這是現行問題，那她怎麼能往生啊！所以那一頭也得護住。

 那一頭最嚴重的是什麼？大家往往忽略這個問題。因為五逆十惡都可以往生，而五逆十惡的殺父殺母我總不會做吧，出佛身血、殺阿羅漢我總不會做吧，但不知道有一個比這個還重的罪，可是你很容易做，就是謗法啊，而且那個罪比殺父殺母嚴重。這個淨土宗祖師道綽他引經據典講過，比如說五逆十惡又謗法當然是不能往生，怎麼也往生不了了。不五逆十惡不謗法當然是可以往生了。舉一個例，一個五逆十惡不謗法，一個謗法不五逆十惡，這倆人到底是能往生不能往生啊？答覆是：五逆十惡不謗法能往生，謗法不五逆十惡不能往生，因為謗法的罪極重。這個謗法看你謗什麼法，你謗的是個普通的？謗的是那個真正佛傳心的最重要的？比如說，反對某一個政策，你可以反對，你說那個婚姻法我反對，但你反對憲法那是什麼性質？所以說，你反對一個普通的法沒什麼問題，你反對佛傳心的法，那是什麼性質啊？有很多人就是這麼反對，就是對於禪宗、對於密宗、對於密宗紅白教的大圓滿、大手印這一方面，就有許許多多不正確的說法。

 所以，我們雖然已經安心念佛，可以不管這一些了，為什麼還老想著來提一提這些問題呢？就是要讓大家知道。而另一方面，焉知咱們這裏頭沒有帶角虎？「有禪有淨土」就「猶如帶角虎」，咱們希望能出帶角虎啊。另一方面，咱們就是沒有帶角虎，大家也不要掉到謗法的坑裏頭去。像某居士他一天念三萬佛號，看那麼多經，最後並不怎麼好。他這謗法，是怎麼個謗法呢？就是凡是低的跟高的對比的時候，他總是贊成低的，反對那個高的；一本經有兩個人註解，他要看了那兩個註解，他就同意那個低的，反對那個高的；而且誰要一信禪宗、信了密宗，他就很反對，諸如此類，舉這麼一個例吧。因為他跟我們關係還是很深哪，別人就不說了，這種人還多得是，我們就不能隨便什麼啊。所以就是這兒為什麼要談心談什麼，目的就在這。

 真正要談明心見性，大家首先都知道是禪宗，禪宗就是開悟，開悟就是明心見性。但是，另外大家要知道密法啊，最高的密法也就是這麼回事兒。因為以前傳到中國來的、傳到日本去的密法，沒有最高的密法，所以中國過去對密法也不大認識。在北方由於一直是清朝的勢力，清朝信奉黃教，也都是一些黃教的觀點，所以對於密法高的東西就不理解了。現在也是我們這個時候人的一個特殊的幸運，過去所謂漢地是不聞這樣的法的。那日本密宗很盛，日本也不聞這個法。

3-1、擇要談密法「九乘次第」

 密法有「九乘次第」，可以分成九類。我們不也是說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等等的分乘嗎。密法可以分成九乘，就是外密有三個，內密有三個，無上密有三個，最高的部分是無上密。這個無上密始終沒有到過漢地來，漢地沒接觸過。地方中這個密是來了，人民沒有接觸過。元朝是貴族、僧侶、喇嘛，那他喇嘛信、貴族信，漢人不能信。清朝也是如此，你去看那個養心殿，過去你趴窗戶裏一看，都是密宗佛像；雨花閣都是壇城，就是大威德金剛壇城、上樂金剛壇城、密迹金剛壇城，都是壇城，皇帝修，民間沒有。民間哪有密法呀？這民國以後才變化了，所以高的密法跟漢地廣泛的人民沒有結過緣，這是在諾那祖師來了以後才有。所以這是一個新生事物，這是有一個很大的因緣，大家要知道。為什麼這個時候來呢？為什麼《無量壽經》這個時候會集成了呢？這兩個事要好好看哪！生在這個時代不是很容易，大家要知道，生在這個時代碰見這兩件事。而且我們現在都跟這個有緣，還都在這兒引起大家注意啊，大家要去發心哪，將來這個佛法是要中興的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法運，很重要的法運。

 九乘次第是什麼呢？外密是什麼呢？外密就是顯教的聲聞乘、緣覺乘、菩薩乘，那就是密教的外密。

 內密有三個：事業密，行持密，相應密。事業密就是燒護摩，修息法、增法、懷法、誅法等等，修這些事業。這個在藏經裏頭，密部的經典多了，那細緻極了，修什麼法、用什麼供、燒什麼東西、壇城什麼什麼樣，講得很多很多，這都屬於事業密，很有規矩。燒的東西有時候也很特別，有的可以理解，有的也不可理解，那看你是修什麼法，講的很多。像采佛珠那都很有規矩，要用什麼盤子接，要用什麼什麼人，要用什麼絲的絲線穿，都有規定，這都屬於事業密。在日本還是很考究，所以日本這裏講好多好多壇城事相。

 第二就是行持密，就是初步的觀行，就是修法。咱們現在不是還有很多儀軌嗎，這個無量壽儀軌，念大悲咒，大悲咒的儀軌，屬於行持密。這個儀軌，它一般就比較簡單，就是發心、懺悔、上供，然後念咒就完了，跟我們現在的這個儀軌不一樣。初步的行持有種種的儀軌，也非常殊勝，其中以準提、穢迹金剛這兩個最靈驗。像夏老師後來還閉準提關，得很大的感應，就閉著閉著關，關於準提菩薩拿的這些法器，每個法器有什麼用，都自個兒就知道了，不用看書，這得到加被嘛。那念穢迹金剛，我認識一個某某人的，他說是試驗性質。我怎麼認識他呢？他在重慶的時候，在重慶中央大學講佛經。那聽的幾個人很有意思，一個理學院的院長，一個是華嚴寺的方丈，到時候坐轎子下來了；有兩個學生；還有兩個人就是我跟一個李某。那是我舅父介紹的，可是我聽了幾次我也不再聽了。夏老師我是一直親近的，有很多人我見了，像某某人，你別看他名聲大，聽過兩次我不去了。這個李就念穢迹金剛，念著穢迹金剛現身了，一嚇！嚇得鑽桌子底下了，藏桌子底下。穢迹金剛「啊」一聲走了之後，他嚇昏死過去了。這都是極靈驗的，這都是唐密。

 第三是相應瑜伽，也稱為瑜伽密。密法就是要相應，某居士不是抄了嘛，東密講三密相應，衆生的三業頓同佛的三密，這個相應就成佛，肉身就成佛，講到這兒。這個屬於什麼？這叫做什麼？叫做內密，過去到咱們這兒來的、唐朝到日本的，修的都是這些內容。

 無上部呢，就是大相應。上頭說的內密是報身佛說的。釋迦牟尼佛說的很多經典是化身佛說的。說《華嚴》、說密法的時候是現報身佛相說的，所以這個內密，剛才說的這三種法，是報身佛說的。東密也說，這是毗盧遮那報身佛所說，所以殊勝啊。至於咱們現在說的這個無上部，這是法身說的。有人說法身怎麼還說法？法身不說怎麼辦呢？「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」，報化不是真佛，這《金剛經》上的話嘛(註一)，你又不信了。大家有時候經上的話他就是不信，有人膽子大極了！經上的話他就敢跟經上頂牛。經上說的「報化非真佛，亦非說法者」，他就不信，咱們現在這話有人就不信。報化不是說法者，那誰說的？不是法身佛說那怎麼辦呢？所以這個無上密是法身佛說的。

 這麼一說大家一聽不得了，我得學密了，我這顯教不學了，佛不念了。念佛法門是「密教顯說」啊！大家安安心，給你們安安心，密教顯說呀！這（無上密）裏又分外、內、密三種，整個密法有外內密，這無上密是法身所說的，又分有外有內有密。修儀軌的、修生起次第的、修觀想念咒的，大家一般修的這個儀軌叫做外密；修氣脈明點的，修身體裏這些的，這叫內密；修心的叫「阿的」，這個就是大圓滿。這個就是所謂密中的密，無上密中的密，就是修心的法。

註一：《楞伽經》曰:「世尊。 變化如來所說二義。 非根本佛說者。 謂報化非真佛。 亦非說法者。」

3-2 、禪宗是大密宗

 這個大手印、大圓滿跟禪宗是怎麼回事呢？這兒有諾那祖師的話：「禪宗是大密宗」，不是普通密宗。現在就有好多人謗禪宗，那個C某是一個；再有那個W某，誰說禪宗，他氣得拿棍兒杵地板咚咚咚咚。咱們現在還有一位居士也反對禪宗，我也不說他名了。你這個還行啊？對於紅白教的他也不信，你不能根據低的去反對高的啊。貢噶上師說過：「達摩祖師的口訣就是大密宗的口訣。」諾那祖師說：「禪宗是大密宗。」王上師說：「禪宗是達摩祖師來傳的。」事實上這都是不二的，在印度是不分這麼些的。馬鳴、龍樹都是禪宗，都是傳佛心印的祖師，也都是密宗祖師。「禪宗就是密宗裏頭直趨無上部，直趨阿的這個法」，就是直趨大手印、大圓滿，不經過這些過程，不經過密宗前面的過程，一下子直入，一超直入就到大圓滿、大手印，這個是王上師說的。這些話都說得非常好。

3-3、擇要介紹《恒河大手印》

 正好《恒河大手印》〔這本書〕最近得到了，這是二十年前哪，現在又得到了，這是佛力加被。這都是成佛的法，而且這大圓滿裏頭講到，如遇見這個法，就表明說這個人快要成佛了，你已經多劫修才能遇到。這個遇到當然包括你得信，遇著了你不信那等於沒有遇著。這個地方我們從紅白教的觀點看一看。

**恒河大手印，岡波巴大師：【為廣事導引攝受弟子故，說有二種：  一、于具普通根性者，令由菩提道次第，漸次趣入大手印。此謂《中論》等學而漸入者，謂之實住大手印。  二、于具勝上根性者，令依密法得受灌頂，修氣脈明點六法（那諾六法）等道，以了達取證于本覺智，契合於大手印。然此二者，為非上上。 三、最上之大手印，則並亦無須乎灌頂等修，但當恭敬禮拜，承事親近于其上師，或僅觀于上師微妙身相，即能立得證悟，為此由於無上恭敬順信之心力，以依止于上師，更不假外物言詮，而能究竟了悟，以證取之大手印。方是大手印之最勝義心傳也。以故上師觀察弟子根機成熟，一鳴指間，令其通達法爾，彼所通達即是真正之大手印。】**

 這是岡波巴大師的著作裏說到的，貢噶上師引的，他說大手印有很多，只有紅白教第四灌頂所傳的光明大手印，才是真正的大手印。

另外有兩種。一、普通根器的人，讓他從「菩提道次第，漸次趣入。」這是對於普通根性的人說的，所以並沒有否定，說你這個不對。普通根器從這兒可以進，也就是從《中論》這一些而漸漸入的，這個叫做「實住大手印」，實在住在那兒的大手印。但這不是真正的大手印，這是對於根器普通的。這是一種。

 二、具有較勝上根性的人，就叫他依照密法，讓他受灌頂，修氣脈明點，讓他了達取證於本覺智。通過一些修法，那就不是一定要經由那麼多次第了。大家看見沒有，通過修法怎麼樣呢，讓他取證於本覺智，本覺的智慧。不是人人都有個本覺嗎，證於本覺的智慧，這麼契合大手印的，這又是一種。

 後者比前者好一點。「然此二者尚非上上」，不是上上大手印。最上上的大手印，就是一刹那、一鳴指間就通達法爾，通達法性。但是就要求什麼呢，在密法中就是不同一點，就是要求對於上師具有真實的信心。我們看看原句吧，由於對於上師「無上恭敬順信之心力」，不需要靠外面的這種言詮，這些個語言文字都不要，能夠「究竟了悟」，這麼的才是大手印最勝的心傳。就是一鳴指間弟子就，啊，這個意思就是通達了，這才是大手印，但必須是淨信，清淨恭順的信心。

 我們看禪宗吧，你看二祖對於達摩，這些事是極殊勝，但是這個因緣、根器就極不容易啊。達摩看見中國有大乘氣象，拿著衣鉢就到中國來了，那時正好是梁武帝的時候，宋齊梁陳。見到梁武帝談，梁武帝不認識。梁武帝雖然講經說法，自個兒也當過和尚，看到達摩不認識，聽達摩說話他無動於衷，那達摩就走了。走了之後，他就問誌公，誌公說：「你這太可惜了。」梁武帝說：「派人追。」誌公說：「你把全國人發動去追，也追不回來了。」那走了就是走了，所以梁武帝不認識。而且達摩他是被人「打落當門齒」啊，什麼人打他當門齒？那都是佛教徒嘛，不會說是售貨員打他一拳，不可能！多次中毒啊，誰給他毒藥吃啊？佛教徒嘛。不認識！那個梁武帝就是不認識！那個要打他的人就認為他該打，給他毒藥吃的就認為他該死，那不就這個嗎？把牙都打掉了，這不就認為你該打？給你毒藥吃，不就認為你該死？就是用這種手段來對待嘛，都是「見」的問題。在那些人的見法，就認為這個達摩該走，該打，最後該死，是不是？

 而偏有一個慧可，這個人就怪了，他不敢驚動達摩，他就在那兒立雪，立得雪把小腿都漫過去了，大冷天山洞裏頭沒有火，恭恭敬敬在那站著。等達摩回頭一看，問他説：「你這幹什麼呀？」他說：「我來求法。」「噢，這個法你能這麼輕慢嗎？」慧可一劍就把自己胳臂砍了。你看他，他為什麼自殘？那個打達摩的人是拿拳頭打達摩，這個砍胳臂是砍自己的胳臂，你說出入多大啊！他幹嘛要砍胳臂？那他不就是發現，這真正是遇見了應當求法的人，能給他法的人嘛，所以是一種極度的信心。

 而且這個信心包括什麼呢？就是剛才所說的真和偽的問題。一般學佛都是要想自個兒得到一些好處，我要學佛就能逢凶化吉，我要學佛之後就可以抵抗煩惱，就可以聰明，身體就可以好。我看見我們從前電臺很多人學佛，「我們倆台長信佛，我要學佛將來裁員就不被裁」，種種的這些想法。還有的人學佛就想得好處，我活著也要得好處，來生也要好，到極樂世界更好，死了也要好。我要求法，我就要做佛教的學者，做佛教的活動家，我要有一些資本、有些學問。這個都學不成！你就再怎麼去培養，去教育他，都是白費心機，他不是材料。他慧可胳臂都不要了，他這裏還有什麼夾雜？這個《恒河大手印》是諦洛巴大師說的，是由白教的二祖傳授給白教的三祖。諦洛巴一開口就是這麼跟他說的，說：「大手印法雖無表示」，沒法表示。「然於上師具苦行」，然而要是有人能夠在上師面前行種種苦行、難行。「具忍具慧那諾者」，可是要遇見有像那諾這樣的人。他是什麼樣的人呢？他對於上師能行種種苦行，能忍種種難忍的事，而且有智慧，那麼他能夠「具種」，他心裏就有這個種子，他能夠照著這個法行，那就表示我們也可以說「大手印」，開口就是這四句。

 這那諾巴在他的上師面前死過二十四次，舉其中一次。從前聽過這個，人沒記得，現在是人記出來了，這是諦洛巴跟那諾巴。兩個人在很高的建築上，諦洛巴忽然說一句：「誰要是從這上跳下去，那對於師父是真實信哪。」那諾巴就下去了，摔得一塌糊塗。諦洛巴就慢慢地走下去，就把他弄醒過來，問他：「你疼嗎？」「疼啊，疼啊。」當然這個師父有神通。諦洛巴這個情形很像中國的誌公和尚，誌公和尚不是吃了兔子之後一吐出來，兔子活了，蹦走了。諦洛巴也是這樣，他把鳥烤了，把魚烤了吃，一吐魚都活了，鳥又飛了。大家都認為他瘋瘋癲癲。那諾巴倒也不是驚異他的神通，就是看出這是一個特殊的上師。這就表示什麼呢？他純粹是為法，不是為個人。只有真正沒有個人打算這樣求法的人，才能承受大手印，這一點是我們所要知道的。

 大手印是什麼呢，我們不去多說，其實就是禪宗所謂的「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」。這密法就是上師加持你，你開悟。「直指」當然是師父指啊，這不就是加持嗎？「直指」這個法子嘛，說打你一棒子是直指；一關門把你脚壓折了也是直指；世尊拈花也是直指。所以各有一套，淨土宗就教你信這個法門，相信念佛往生，不要再懷疑了，你才能真正老實去念。密法就告訴你要信上師。你不能像淨土宗信法門這樣的去信上師，老去琢磨他，「他這個人不見得成功啊，這個人不見得是成就的，這個人還有好些毛病。」那你千萬別學密，學也無益。

 慧可就是厲害了，他那一見就肯斷胳臂；那諾巴多少年之後，他死了二十四次，所以這就等於上師給你一加持，也就是給我們一直指。那直指，釋迦牟尼佛不就是拈起一支花嘛，給大夥兒一看，誰都不明白，迦葉就一笑。一笑，佛就說：「吾有正法眼藏，涅槃妙心，付囑摩訶迦葉。」有的人看經看得少，他說這個事是禪宗的人編出來的，經上沒有。查出來了，有！圓瑛法師的講義裏就把這個經的名字查出來了，這我們就很肯定。從《涅槃經》也可以看出來，將來法上你們大家有弄不清的地方，你們都問迦葉去。因為什麼？因為他開悟，他印心哪。問迦葉去，因此，現在你就執著次第法，執著那個《中論》，要去反對禪宗，那你跟釋迦牟尼佛是一致不一致？釋迦牟尼佛說：你們這一切一切都問迦葉去，迦葉給你決定。單獨於這個直接傳心的，這樣的紅白教大圓滿大手印、禪宗，這就是迦葉的，他所傳的就是這，而你對於這個否定？所以我說的就是這個事，學佛是很不容易啊！你不能夠所謂隨隨便便跟著大夥兒，，好像都是這麼說、這麼行，都差不太多。差得很多呀，毫釐有差，天地懸隔。

 所以這些地方，這是諾那祖師說的，有兩個成就得快，那就是彌陀大法和明白自心。夏老師也提到，剛剛講完念佛，就講《心經》講般若。因為講到心嘛，我们就把這個…。「心」裏頭都是哪些法門呢？那就是觀音菩薩的「返聞聞自性」，咱們過去說過啊，禪宗。今天是把密宗說了一說，密宗我們慢慢也得要跟大夥兒說 (一點不說也不要緊)，因為密宗，當然也有人有這個機緣，有這個根器。密宗你真要想得到師父的加持，你必須找到一位是大手印成就的上師。上師多得很，上師成就有種種不一樣，你一個學人怎麼能夠看得出這是一個大手印成就的上師呢？他可以傳法、可以有神通、可以種種種種、可以有禪定，那他都可以有，但大手印不成就，他就不能夠給你加持。所以這裏頭就有一個條件，你先得多少對於大手印要有一個很粗粗的理解，而且你有殊勝的眼光，你能看，知人。所以知人是很重要。

 所以達摩，有人就打嘛，有人就給他毒藥吃嘛，各人的眼光就是不一樣。二祖不就是遇見了之後，他就得法了嗎，幾句話就完了。砍了胳膊，疼，「師父我的心不安。」「將心來，老僧與汝安。」你把心拿來，讓我給你安哪。你不是心不安嗎？你把心拿來我給你安。「心」，拿什麼心哪？找不著。這個也不是啊，覓心，叫我拿心？我剛才說的心不安，那才叫我找心，而我的心又「了不可得」，我找不著我的心，「覓心了不可得」；「與汝安心竟」，我給你安心安好了。開悟了！所以你把這說成是上師的加持也可以嘛，是不是？哈哈哈哈……，這就沒有矛盾了。所以就是說，這個多快呀，開悟了。而且他這個開悟，大家要知道，這是在什麼時候開悟的？是在極端痛苦之中開悟的。不是說你必須首先得清淨，清淨了又清淨，這兒開悟了，不一定是這樣啊。所以什麼時候都可以開悟，這是在一個極端痛苦的情形開悟的。

還有一個人，他是外頭碰見一個仇人，仇人見面分外眼紅，「拿著刀就要殺他，他嚇得就跑，就跑到師父這兒，師父正在說法，一下跑到師父桌子底下，呼呼呼在這兒喘氣。師父就給他一指，「這就是你的心。」開悟了。在他極度恐慌、緊張之中開悟的。一點兒法不能留，所以赤裸裸！ 師父一直指，他在平常有恭順，有種種的修持，種種種種…，上師的加持就進得去才開悟的。

 所以有這樣一些殊勝的法門，我們應當讚歎，自己也應當在這方面看看自個兒的因緣、根器。如果有禪有淨土，便是帶角虎，現在為人師，將來成佛祖，那就必定成佛祖的，這還是顯教的話了。另外呢，我們要知道這個事，就是要知道它的殊勝。我們只能說，我的根器不夠我不能修，我還不十分理解，不能夠誹謗，不能說它不好。要切切地把這個頭堵住，不然你做了好多好多功德，平衡不過來那個罪，這最可惜了。因為你不怎麼理解，不理解還是罪，不理解也是罪啊，所以這一頭大家要注意。

### 4、眾生如何修行出生死

 另外，大家為什麼老是修行，還老是在生死之中出不去？有四個原因，這也是《恒河大手印》講的。《恒河大手印》的具體內容今天咱們不能介紹了，總之這裏頭談得很直截。所以顯教是密宗，密宗是顯教。禪宗不許你明說，你要避諱，夏老師也告訴你得「語忌十成」。大家都認為好像是這些你不懂得，就密起來了，所以顯教倒成了密宗。真正到了密宗裡頭，上師真給你進行灌頂的時候，他就說得很直截了當、很明白，所以這一點密宗倒成了顯教了。那麼他在有了這個水平之後，當然他也就能接受。不然的話，你有一個很大的毛病，聽了之後，將來自己稍微有一點進展，自己以為就是了，就是這麼回事了，我已經都悟了或者什麼。所以一定要師父給你證明，你以後是怎麼回事，師父給你證明。

 那麼這裏頭講，人有四種不行，是哪四個原因不行呢？為什麼老在生死出不去？最根本的一個就是「無明」，因為「無明」，所以就有十二因緣，無明就老死，無明盡就老死盡。當然到了大圓滿、大手印就沒有無明，也沒有老死了，那就完了，就出去了。你帶著還有衆生、還有「二」的時候，那這個無明就是根本，第一個是「無明」。第二個是「見」，就是你的見解。誰腦袋裏都有個見解，你在六道中所以出不去，就是你腦袋裏現在的這個見解（不管正不正），就是你這個見解成了一個原因，成了一個障。第三個就是「貪」，第四個就是「愛」，這四個原因（講得）很好。

 第一個是「無明」，無明咱們現在沒辦法。可是你念佛、參禪、讀經，都是用這種佛的無上的、無漏的東西來加持，來薰咱們的無明，無明就可以薄。你無明破一點兒，你就證一分法身，那你就不是凡夫了，你就是賢聖，那就是到了四十二個位次裏的一個位次了。一般破這無明是不大容易，但是我們叫它薄一些。

 「貪愛」呢，「貪」，貪著，咱們不都貪著嗎，什麼都貪戀；愛有種種的愛，這兩個擱在一塊最根本的是什麼呢？就是所謂的情愛，男歡女愛。「一切衆生皆因淫欲而正性命」，衆生的性命怎麼來的？是從淫欲而出生的，這是一個根本。所以佛都說了，說這個世間幸虧只有一件事是這麼難辦，就是這個情欲，如果另外還有一件事情跟情欲是一般分量的話，一切衆生都沒法出離。所以就知道，衆生之所以在六道中老輪轉，今天這兒投胎，明天那兒投胎，有的還要驢胎馬腹轉來轉去。驢胎馬腹怎麼進去的？也是情欲啊，動了情欲之念，你要不動那個欲念你進不去，都是動了欲念才進去。

 所以這四個根本很重要：無明、見、貪、愛。那麼可以從哪兒下手呢？我覺得是從「見」上下手。你要去斷貪愛你也得有「見」，不然你硬斷怎麼斷哪。我從來對人都不主張，人都得出家，甭結婚。我的孩子也都結了婚了，硬的是不行的。所以怎麼著呢，那就只有從「見」上逐漸淡，一點點淡起來，有智慧。你沒有替代的東西是不行啊，沒有東西替代之後，它要出婁子，出更大的婁子，你有個替代的東西，智慧來了就好辦了。

 那麼「見」在這一頭是這麼重要。另外在修行路上四個要門就是見、修、行、果。所以我們老提「見」，這個「見」的重要就在此。生死根本也是因為這個「見」；要修行進要門的話，首先進哪個要門？進這個「見」的要門。你先有了大手印見，就進了一個門了。然後是大手印的修，那也不是咱們這樣的修，這有行有證的修，那不是大手印的修。當然要是真正像夏老師說的那樣念佛，暗合道妙，那也是，但能做到那一步的人也還不是很多。大手印正規的定義，它的說法，講「明合」不講「暗合」的話，那大手印的修，總之說，你要離開一切計較執著，這才是「見」；要沒有散亂才是「修」；要無所求，真正無所求才是「行」；真正無所得才是「證」，所以都到這！

 所以《心經》講「無所得故」。《心經》不是講「以無所得故，菩提薩埵」嗎？可是修行人偏偏他來個有所得，總想得點什麼。有想得一點的那個心叫做什麼心？就叫「偷心」！沒有什麼好聽的，就是小偷那個心。小偷他不是老想得點兒東西嗎，他總不是想把他的東西給你吧。所以「偷心不死」，一個出家人如果偷心不死，滴水難消。你偷心不死，人家供養一滴水，你將來都得披毛戴角去還，就這麼嚴重。

 禪宗有個公案，開悟是像什麼？像「賊入空室」。哎呀！想進來哪，撬門撬鎖，這裏頭要進來之後不定得什麼。好不容易，嘩！一下門開了，進來了，忽然很高興，這就相當於開悟的時候那個驚喜的境界。進來了一看，什麼都沒有，空！這個想偷的心就一點兒也沒有了。你偷什麼？沒有！哈哈哈哈……。這也是開悟的一個比方，「賊入空室」，就死盡了偷心了，這就悟了。

 所以不悟之前，總是偷心在用事。「必須除盡有所得心」，必須要把一個有所得的心除乾淨，必須要把這個除得乾淨，「方能行至行不到處。」密宗所講的大手印大圓滿、禪宗的明心見性，這一切是個行不到處，是你所謂的修行，種種行，所行不到的地方。你說禪定許你得，神通許你得，那有一定的嘛，你去行就得到這個果。這個不是，這是個行不到處。你怎麼能夠行到了那個行不到的地方呢？你必須除盡了有所得心，方能行至行不到處。

 實際上我看了一看，我也就比較放心哪。這些年跟大家所堅持的，大家好像還有很多覺得很彆扭，很接受不了，我常常又給大家指出一些問題，有時還跟一些老修有些辯論。現在看來我這一些還確確是接受了貢師的，是師父傳授下來的東西，沒有違背。我這幾個老師，夏老師、貢噶上師、王上師都是大成就的人，這個因緣也很殊勝。所以有一次我跟某某說：「我要再不用功，就該雷劈了。」這不是從居士林我就退下來了嗎。現在又可以再說一句，現在今天這個情形之下，我不真實用功，再取得一點真實的進展，也該雷劈。就是這麼糊糊弄弄的，去年是這樣，今年還是這樣，那怎麼能對得起這些老師啊！

那麼我們下次還有，還是這個，我們不要太多，慢慢消化。我們底下還是這，下次來還是這。底下還有第一念、第二念，這個精彩之處很多。我們最近想打算看兩次能不能夠告一段落，再舉行兩次。

第四會 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七日 講於北京蓮舍

### 1、談「見」的重要

 上次談到了密教的《恒河大手印》，裏頭講了這麼一個問題，說衆生之所以不能出生死，就是有四個原因，第一是「無明」、第二是「見」、第三是「貪」、第四是「愛」。這個「貪」、「愛」是屬於淫欲方面的事情，主要以淫欲為主，當然面很廣。談完之後牛老很認真，他說：「我的體會，這最麻煩的是淫欲了。把無明擱在它的上頭，這是很自然，但怎麼還有一個『見』擱在它的前頭呢？」他對於這個不是很清楚。其實這個問題我們仔細一想，一比較就能看出來。這牛老的話是真理，是絕對的，這淫欲是難辦極了。所以釋迦牟尼佛說，如果在衆生裏頭，再另外還有一件事跟這個事是同等的，一切衆生都沒法成功了。好在只有一個，所以你全力去解決呀。「一切衆生皆以淫欲而正性命」，就在三途六道中輪轉。在六道中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淫欲，這話是對的，重要啊。

 可是大家要知道，斷了淫欲之後才可以出欲界。所謂「三界無安」，三界是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。到了色界就是梵天了，請釋迦牟尼佛說法的是梵天，不是欲界天。梵是什麼意思？清淨啊，沒有淫欲，因為他沒有身了，就只是色，沒有欲。不像欲界天，這俗話說的有王母娘娘、太子、公主、什麼的，就他還是有家庭，有這一套欲界的東西。所以天也有欲界的天，那比我們高不了多少，俗話說的三十三天玉皇大帝，都是欲界。所以不斷淫欲的話你怎麼修，最多修到玉皇大帝那個地方就完了。斷了淫欲再要修，你可以到色界。再修得更精深一些，可以到無色界。總之沒出三界，沒出生死輪迴。怎麼才能出生死輪迴？首先要斷見惑。這你就看得出來，那個淫是好辦一點的，是吧？

 斷了淫出欲界，斷了見惑才是初果，把思惑也斷盡了才證阿羅漢，再不入三界了。所以「見」就擺在「貪愛」之上。把見思惑都斷了，你僅僅是阿羅漢，離菩薩、佛還遠哪。你得破了無明才是菩薩，所以無明再在這上頭，更難破。所以古德在這個東西上，層次是井然！佛法是謹嚴，是科學，超科學；科學沒有這麼謹嚴哪，那是絕對的，不容你懷疑。有的人看了就總覺得跟我這個不對的，就想改一改它。你錯了，只有用它改自己，絕不能自己改它，這一點千萬大家要注意！這就叫善學，用佛教的東西改我。所以這就是以某老的問題，我們對以前的問題再補充一下，這是很重要的一個問題，提出來今天普作供養。所以我們再三說這個「見」的重要就在此。

 而且在咱們這個世界的外道斷淫，六十幾種苦行外道，跟狗一樣的過日子，他哪有淫哪？他斷淫很容易。但是叫他放棄外道苦行的那個見，他不幹。種種修行的人很多，你看這個斷淫好多人做得到。咱們這個世界的人，斷淫的本事比較大，比天界，比欲界天還高，欲界天還有這個。所以佛為什麼到咱們這兒來說法？不是偶然哪。咱們這兒有人是很壞啊，可是我們這兒有很特殊的兩個有利條件：一個是比較能斷淫，超過天界；再一個是還比較能理解。所以南瞻部洲，是屬於人類中難生的一個地方。為什麼說「中國難生」呢？這個地方衆生罪惡很多，「剛強難化」，但是也有它較好的地方。所以佛佛都常在這個地方來成佛說法，大家要知道。所以說「中國難生」，這個地方有它的特點。這就是把上次的問題回答一下。

### 2、擇要談蓮公開示《心經》筆記

 我們再回顧全部夏老師談的內容，主要是從「發菩提心」談到了「念佛法門」，再底下談出，要有般若。所以這個原文就說，沒有般若不能到彼岸。《心經》就是以般若做為它的本體，所以提出《心經》，提出般若。從這個問題，我們上次就把它更推廣了一下，沒有專談《心經》，談了點禪宗、密宗。因為正在看《恒河大手印》，就把密宗的大圓滿大手印，這種直指人心，見性成佛的這一些，做個介紹。為什麼呢？因為這也是容易犯的一個毛病。一種人就是迷信「密」，亂投師父，變成了魔子魔孫，這種人近幾十年多的不得了。另一種人就覺得密跟顯教不大一樣，就說這是魔，這就是異端邪法，反對，那還得了，「若欲不招無間業，莫謗如來大法輪」！這個大法輪你謗，是無間業呀。所以我們這麼說說，讓大家知道知道，你不信，不理解，不接觸不要緊，不能謗啊！不是說大家都要去學《恒河大手印》。同時也證明《恒河大手印》跟咱們中國的禪宗完全是一味的。現在有人連禪宗也不信，這個也就是不好辦。有的這麼一比，他也就同意了，有的人連禪宗也不信。那你由他去不信，不能勉强，是吧？我們信不信還是不敢勉強啊，但我們千萬不要謗，也不要輕易去信，更不可輕易去修，但是千萬不要謗，這個就穩了。所以除了主要目的之外，還有這個目的。

 今天我們就要回到夏老師的本文上來，講夏老師的，看看夏老師給我們的開示。我們就按陳大師兄所記的夏老師的話（來講）。

**【心經以般若為體，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。】**

 「心經以般若為體」，一切法都有「體」，所以講五重玄義，一部經它以什麼為「體」，以什麼為「宗」，以什麼為「用」，你先把這個弄明白後再去看經。好多人連這都不弄明白就看，那你沒什麼收穫。不知道它以什麼為「體」，以什麼為「宗」，以什麼為「用」，它是屬於哪一「教」，這一種看經就只能是枝枝節節的，零零碎碎的，一句兩句的，斷章取義的。所以《心經》是以「般若」做為它的「體」。

 底下夏老師說：「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。」六度中，持戒、忍辱、禪定等等前五度，前五度光是持戒、忍辱…，那就是持戒、忍辱…，必須持戒中有般若才是持戒波羅蜜，布施中有般若才是布施波羅蜜…。你要沒有般若，只是布施，就不能到彼岸，足見般若的重要。所以前五度如盲，像瞎子一樣，有了般若才有眼睛。又有說前五度如足，像腿可以走路，般若才是眼睛，般若如目啊。（但也）不可以無足，現在某某法師足不行，他就不能下床，足很重要，所以我們沒有絲毫輕視，就只說般若，別的都不重要，那就是魔說。你得有足，但是更不可無目。你無目，尤其是當了領導，你一盲引衆盲，那就真是地獄業了。你自己把自己帶到火坑裏去，那你自己負責；人家好好的，你把別人也領到火坑裏去，你就是造罪了。所以沒有般若，沒有眼睛不行。般若就是這個作用，就是夏老師這句話，「須有般若才能到彼岸。」

**【沒有不從法界流，沒有不流歸法界。】**

 沒有不從這個法界流出，沒有不流歸此法界。沒有不從這個般若為因，才能夠從這流出來；最後的歸宿還是回到般若上去，因和果是一致的。初發心發的是菩提心，最後證果證的是菩提果。沒有不從這菩提中流出，也沒有不流回到這菩提去，這一個道理。

**【觀自在】**

 底下就提到了《心經》頭三個字「觀自在」。我聽過夏老師講過多少次《心經》，我這還冒了生死危險，把我記錄夏老師講《心經》的這些東西，從紅衛兵那兒給弄回來了，將來有機緣這也可以給大家介紹一下。我的筆記記得很詳細。專講《心經》的有一次，在我這西屋講的，或者將來寫個小冊子也都可以，很殊勝，今天我就不太多說了。法是廣大呀，我們要發大願，要把這無上光明的法炬照亮法界，救度衆生啊！發起這個大願，那他們就有機會來聽到這些，能信受、理解、奉行這些，都能成就這些。不光是自己成就，最後是一切衆生一起成就。

 （《心經》）先指出「觀自在」。所以夏老師說，一部《大般若經》六百卷，可以歸納到一部《金剛經》裏頭。《金剛經》本來就是《大般若經》的一品，《金剛經》有五千字。那五千字的《金剛經》可以歸攝在二百多字的一部《心經》裏頭。所以大家不一定要貪多，有的人就看了這兒也不行，那兒也不行，東找西找，你就苦啊。要能相信這個話，六百卷的《般若經》就在這二百字的《心經》裏頭，那你研究這二百多字不就等於研究那六百卷嗎？所以都有個直接的、省事的，有個不那麼難、不那麼費勁的。我就沒有來得及看六百卷的《般若經》，因為咱們過去都有個正式工作崗位，佛教算是業餘。現在退休了，這才真正是唯一的專業了，不叫業餘了，時間在那兒哪。你看雍正連《華嚴》都沒看，沒時間，但是開悟了，他也不一定必須要看那個，這麼高一摞一摞的。

 現在夏老師就說，這已經二百多字了，二百多字還可以歸納，就在前頭這幾句話，講這個講得極精，就是「觀自在菩薩，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」你看看，六百卷的經就在這幾個字裏頭了。這可不就是這樣嗎！一切苦厄都度了，這是結果。方法呢？就是照見五蘊皆空，這就是行深的般若。理論、修法都有了，果也都在裏頭了。所以一部佛法也就是這個，就這幾個字就完了。再要歸納呢，「觀自在菩薩」，剩五個字了。

 這就在西屋，你們大概那天都在座。這就離文化大革命不遠了。這兒法會都完了，我母親都過去了，夏老師是春節來的，臨時把他們都約來，我騎了車出去跑。這老師來了，我怎麼也得讓大夥兒聞法，我自個兒騎了個車出去轉，讓家人陪老師。吩咐我兒子請他、陪他來。

 「觀自在菩薩」，菩薩是什麼呢？是覺有情，要救度一切有情，這是大悲心。菩薩就是菩提薩埵，菩提薩埵就是覺有情，讓有情都覺悟，悲心哪。「觀自在」就是智慧，悲智並運。

**【自己在不在。觀自在，則自己自在。能觀自在才是菩薩。】**

 觀你那個「自己」在不在啊，這是大智慧。「自」是什麼？自心。咱們不是始終講真心、妄心嗎，這就是你這個真心。所以底下夏老師就說，這觀自在就是觀自己「自」在嘛，就是要看自己是不是「自」在，能觀自在才是菩薩，此其一。不能觀自在，不知道「自」，就是整個都是妄心，那你不是菩薩了。你得能觀到這個「自」。現在大家不能觀到這個「自」，不認識這個「自」，但相信有個「自」，那就很殊勝啊。你只要能信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。我們現在也不能一下就說，我已經跟觀世音一樣是菩薩，要說菩薩最多也是初發心菩薩，初心菩薩。因為你那個「自」，你還不清楚，能觀自在才是菩薩。所以根據我剛才說的，這都是直指人心，是一件事情。

 「自」是什麼？就是自心、自性、本有的妙心、咱們的真心；不是分別緣慮的，老要抓一個什麼，妄心就是老要抓一個什麼。真心就是靈知寂照（這個回頭我要講）；妄心就是緣慮分別，攀緣一個什麼東西，老要抓一個什麼，靠一個什麼。所以現在對於老還要抓一個什麼，我是沒有什麼客氣的。因為你抓來抓去，還是那個老毛病，你毛病就出在這個「抓」字上了，那何有了期，你哪一天算完！所以就是說，觀自在啊。這個真心和妄心就是不同，妄心就是攀緣，老要攀個東西，緣個東西；真心是靈知寂照，是無念而知，回頭根據《心賦註》咱們再說。什麼叫寂？常寂光、常寂照，是無念而知而照，關鍵就在於一個是有念，一個是無念。

**【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，照字不思索。】**

 接著夏老師說：「行深般若照見五蘊皆空」。夏老師那天在我這兒講經這麼說的，說把這六百卷的經最後歸在「觀自在菩薩」；還要想歸納，這五個字還可以歸納，歸在什麼？歸在一個「照」字上，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的「照」字上。妙就妙在這了。所以夏老師了不起啊！了不起啊！就一個「照」字就把六百卷的《般若經》全部包括了，就是一個「照」啊。「照」字，無心的叫做「照」，一起心動念就是「想」。「想」者是所謂妄想，妄想就顛倒、虛妄。所以就是「照」字，夏老師當時講的，「不思索」。「不思索」，「見五蘊皆空」，就「度一切苦厄」，就解決問題了。所以你也看出這個很直接，沒有多少囉嗦。你能夠照見五蘊皆空，就度一切苦厄，就沒事了。極頓的法！有的人他不相信這個頓，不承認有這個事，天下哪有這個道理啊？非得困難了又困難，鑽來鑽去，這我才能說些許是差不多了。那釋迦牟尼佛沒辦法給你安排這個道了，實在由於你太愚痴了。真正大乘經典，處處說的是頓法。

**【般若就是大神咒，無等等咒。大明咒、無上咒指的是般若。】**

 底下夏老師再又提出了三的一點（註：第三點），就是般若。後頭說：「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。」有的人就是說，好像這又談到咒上去了。事實上夏老師說，說的這些咒，咒是最尊、最貴，無以復加，就拿這個咒來形容般若，所以這些咒說的就是般若，不是專指後面的那個「阿的阿的」。現在大家念「揭諦揭諦」，原來的音念「阿的阿的」，這都無所謂，念什麼都可以，也不用分別了。咱們習慣這麼念「揭諦揭諦」就是「揭諦揭諦」。那麼這個說的大神咒，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並不是要專指著後頭那個咒才殊勝，就是說整個般若就是這個，是大神，大明，而是咒。

 這也就是說，顯密沒有什麼分哪。不要自個兒總是喜歡分别，有人總是喜歡生分別，「顯教總是不大過癮，我要修了密才過癮」，這也是一種想法。另一種，「密不見經傳，這個就是很不可信，很危險」，甚至說這就是外道。它這不就是一回事嗎，這是一回事嘛，手心手背嘛！手背就是顯，這麼攥著拳，手心就是密，一體嘛！哪有沒有手心的手背，那叫什麼東西啊？那不是一張皮？同時也沒有沒有手背的手心。顯密其實就是這麼一回事，就是你妄生分別。所以這裏夏老師對於《心經》略微提了一下，要大家重視這個般若。

### 3、引證《心賦註》

 那麼我們有這個機緣，在一起研究學習夏老師的東西，所以這也再進一步的引證一些。現在引證的就是《心賦註》，夏老師再三讚歎這個《心賦註》。在文化大革命之前還講了一次，但我沒有參加，夏老師講了《心賦註》，很強調這個《心賦註》，這確實是永明大師的著作。

 咱們十一月十七日是阿彌陀聖誕。《觀經》還是《阿彌陀經》，是哪部經說了阿彌陀佛生日啊？只是講阿彌陀父叫什麼，母叫什麼，這倒有，但是在另外一部經，不在這兩部經裏頭。阿彌陀當時叫世饒王，後來出家叫法藏比丘，這都有；生日沒有，那怎麼來的？永明大師生日。可見大家對於永明大師是尊崇到什麼地步，永明大師的生日就是彌陀的生日，彌陀化身。他在禪宗是法眼宗的祖師。在淨土宗，一天十萬佛號，是淨土宗的祖師，沒有誰反對。你排表，不管怎麼排，裏頭都有永明大師。這就兩宗了。從前龍樹是八宗的祖師。在咱們中國國內像永明大師這樣的也很少。禪宗他是法眼的嫡孫，六祖之後一花開五葉，雲門、法眼、臨濟、潙仰、曹洞這五宗，法眼是其中之一。他是第三代祖師，第一代就是法眼，中間有個第二代，第三就是他，那是硬梆梆了。淨土宗是祖師，這是公認的。而且他把整個的教總結為一百卷的《宗鏡錄》。《宗鏡錄》是沒有任何人可以還價的，這是夏老師說的，一提永明大師沒有人能還價。周叔迦說要讀三個一百卷，也有這個《宗鏡錄》一百卷。沒有誰還價，你就是想還價也不能還，你要還價就證明你無知。所以是這樣的大德！這很殊勝，所以將來大家還有機緣，可以自己選讀，來研究。

 我最近做這個卡片，上次我是讓小女兒幫著做，做的還粗一點，這回我自己做，摘哪一句我都是慢慢挑的。這些東西不要叫它有主要的，還有次要的。不精不大醒目，要叫它十分精鍊。摘，真摘，得一句一句的摘，不是一段一段的摘。我也不知道我活到哪一天，我這種做法好像我要活好多年。照大夫的看法，你這是瞎鬧，你還搞它幹嘛呀？一息尚存嘛，為了法，做一點算一點。總之，這樣若不能饒益別人，起碼別人還可以有這一種工作方法。我覺得這種工作方法是比較好的，這是利用科學裏頭好的方法，把它介紹到研究佛法來。底下將來咱們再編目、整理、分類，遇到什麼問題，各種卡片一抽，就把他這裏頭的問題拿出來討論。我寫東西，我要幫助人，就有根有據，自個兒也清清楚楚，放心哪。這是一個研究佛學新的方法。一息尚存嘛，我這幾天又再搞點兒，明天還再做，明天過了之後，後天還要搞。

3-1、夫般若者，是諸佛之母

**《心賦註》：【恒作群賢之母，可謂幽玄。夫般若者，是諸佛之母。】**

 這個就講到般若了，這永明大師的話，他說般若是恒為「群賢之母」，一切聖賢之母。「夫般若者」，般若是什麼呢？「是諸佛之母。」一切佛都從般若出生，沒有般若，哪來的佛？所以佛母一般總是體會密宗有個女性的佛，這體會得太庸俗。可以這麼說，現象是如此，你這麼體會也可以，但體會得太膚淺。實際就都是象徵，它是出生諸佛的，諸佛得從般若出生。

**【故淨名經頌云：智度菩薩母，能生一切導師。】**

 「故淨名經頌云」，《淨名經》就是《維摩詰經》。上次不是說過嗎，咱們這個世界也跟佛土一樣，這最主要就出現於《維摩詰經》，《楞嚴經》也提到。所以那天我在廣化寺講了這個內容，某居士還問我，好像說：「我也沒見過，不知道出處。」希望我來註一註。這個出處今天這兒可以說一說，就在《維摩詰經》（《淨名經》）裏。

 佛說：「心淨就佛土淨」，舍利弗就動了念：「咱們釋迦牟尼佛的心淨不淨啊？釋迦牟尼佛那個心要是淨，那我們這個國土怎麼這兒不淨呢？」心裏有這個疑。這個梵天，就是剛才說的梵天，色界天。梵是清淨、離欲的，所謂梵行就是沒有男女之欲的。一個人要出欲界也不容易，做為一個人在這一生之中只要有過一次男女的關係，就不能出欲界；你要不修往生法門就不能出欲界了！所以你要知道這欲界難出就在這兒。梵天就跟他說：「舍利弗，你不要這麼想。你看見的是這個樣，我看的不是這樣的。我看這個世界跟我們梵天是一樣的清淨。」就是這個，很要緊，這個話！你不要以為就是這個樣子，各個不同啊！梵天就說：「你不要這麼想，你看的是丘陵坑坎，而我看見你們這兒跟我梵天的情形，完全沒有任何分別。」而釋迦牟尼佛用足指按地，一切佛土的莊嚴就與這兒毫無分別，而且一切佛國的莊嚴，咱們這個世界也都可以看得見。這個事實就出在《維摩詰經》，咱們都要知道根源啊。

 在《楞嚴經》同樣引了這個話：「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」，我這個脚一按地，「海印發光」，這個世界就跟一切佛國一樣的清淨。「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」，你心這一動，就塵勞都起來了，塵勞在你的動之前就起了。我如果說：「你一動念，塵勞跟著就起了」，這就不是佛的話了，你塵勞先起了。所以說衆生看為什麼就變成這樣啊，梵天看就不是這樣了；到了佛菩薩看，就當然更不是這樣了。這捎帶著把上次的問題也再解釋一下。

 那麼《淨名經》的話就是「智度菩薩母」，智慧度是般若波羅蜜，是菩薩的母親，一切菩薩都是從般若波羅蜜出生出來的，也就是說沒有般若波羅蜜就沒有菩薩。「能生一切導師」，智慧這一度，般若波羅蜜能出生一切導師，不僅是菩薩，連佛都在內，所以稱為佛母。這底下是永明大師的話。

**【所言般若者，即一切眾生自心靈知之性耳。】**

 所以說般若是什麼呢，就是一切衆生本來靈知的性。你不要推到佛菩薩那邊。靈知就說的是咱們的心。「靈知」兩個字，底下還要作解釋，現在暫不解釋它。所以夏老師談到般若、般若之殊勝，這是永明大師跟夏老師相同的見解嘛。這個話有人聽了，就會給我提意見，你不應該說永明大師跟夏老師是相同的意見，你只能說夏老師跟永明大師是相同的意見，哈哈哈……。上次有類似的一次，某人後來批評我。其實這個怎麼都可以嘛。密宗諾那祖師，一個女弟子問他：「我怎麼觀想師父啊？要觀想師父在我頭上。我老想著師父在我頭上，那師父要拉屎撒尿怎麼辦？」他說：「那這行，你就觀想你坐在我頭上。」看見沒有，這才是圓融啊。她說：「師父在我頭上拉屎怎麼辦？」西藏有這種老太太呀。「那你就觀想你坐在我頭上。」她後來又對師父說：「師父啊，你的腦袋這麼光，我怎麼坐？」哈哈哈……，所以說，這衆生知見，跟這些祖師的見解，共同之處不多。

 這談到般若，永明大師讚嘆般若，這把般若說的是什麼呢？衆生靈知的性，就是咱們衆生的心，不是別的，是觀自在。自心自性是誰呀？自心自性是誰的心，誰的性？衆生的心，衆生的性。就是每一個衆生每一個衆生當人自己的，老八就是老八的，老十就是老十的，這才叫自性。光是老十的，對於老八就不能叫自性，老八自己的才是。老八就是老八的那才是自性，老十就是老十的，這才是他的自性。要是巴大夫跟我來說，巴大夫的性那就是他性，不是我的自性。自性就是我的性，當人自己的事。這就是一心，是衆生靈知的性。這個性是人人都具，這麼一個條件你要知道，但是它是自心自性。

**【又若證此一心，則解一切法門。】**

 要是證到這一個心，「則解一切法門」，一切法門你都能理解了。這永明大師也就在讚嘆般若，讚嘆這個自心法門。

**【佛正法正行中，此心為最。】**

 他說，「佛正法正行之中」，「正法」的正的修行裏頭，這個心，「此心為最」。所以無差別之中有差別，什麼法都可以修，都是好的，但是以這一個法，就是以「知自心」這個法為最。所以密宗就是五個字：「如實知自心」。「他們的密宗不定有個什麼竅門，什麼特殊方法」，又跑到雍和宮去看那些個像，「這裏頭不定是怎麼著，就是不肯傳給我呀，我要是會了這一套，那我就成了……。」那你才是做夢呢！真正的密法就是「如實知自心」，如那個實際知道你自己的心，是你自己的事。所以六祖說「密在汝邊」，你學密，密在哪？密在你那邊。你跟我找密，找了那不是你的事兒。真要說到密，密在你那邊，認識你自心去，那是最密呀。所以「此心為最」。底下舉了些例子。

**【如太子生，具王儀相，大臣恭敬，有大聲名。】**

 就如這個人一出生就是太子，太子還在那拉屎撒尿什麼的，還得要人抱，但多少大臣你得磕頭啊。多少才華、多少汗馬功勞、多少學士，你得給這「小把戲」磕頭啊。你的種種修持，修次第法，修這個法，修那個法，種種的道理，只要他是一認識此心的人，你就應當，當然這是打比方說，就應當頂禮呀。

**【如迦陵頻伽鳥，殼中鳴聲已勝諸鳥。此菩提心有大勢力，如師子筋弦，如師子乳，如金剛錘，如那羅延箭。具足眾寶，能除貧苦。如如意珠，雖小懈怠，小失威儀，猶勝二乘功德。】**

 「如迦陵頻伽鳥」，這個鳥特殊，它還沒打破鳥蛋殼的時候，就會有它的聲音，而且它的聲音壓過一切鳥。這就是極讚這個心的法為最。所以為什麼大家去，夏老師講這個，就是把這個最好的告訴你，大慈悲呀，大慈悲呀。底下就是：

**【舉要言之，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，能成三世無上正覺。】**

 「舉要言之，此心即具一切菩薩功德」，這個心，你要能觀這個心，觀自在嘛，你能觀這個心，就是具足了一切菩薩功德。不是要三大阿僧祇劫，六度萬行一點點去修。只要此心在，你就具足一切功德，所以觀自在很要緊。所以說「片刻不在，便同死人」，片刻不在這個真心上頭，你就跟死人一樣。《淨修捷要》也說，「暫爾相違，便墮無明」，暫爾和真心相違，你就墮到無明裏頭去了。所以能夠觀自心就是如此，不能觀自心那你就是另一方面。

 大家說：「自心我又不認識，我回頭怎麼觀哪？」這咱們保留一下這個大問題。今天我給大家收集一些很重要的，今天咱們有個總結，最後把徹悟大師的一段話作個總結，又再匯歸淨土。把這一切知見，講到衆生知見、佛知見，講到一心，這一切再回到淨土，那真正知道不二。

 那麼盛讚此心的功德，什麼是此心呢？當前大家都有這個心，要想著這個。這說要觀自在，觀這個心，這個心我又不認識，這個心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心哪？這個卡片就回答了這個問題：「心到底是什麼？」所以永明大師這個內容，就是用語言文字來回答這個問題到了登峰造極了。衆生沒有開悟之前，要想比量的能夠體會一點，也只有從這裏頭去會通。

 永明大師寫了一部《宗鏡錄》，他說：「你就看吧，看到哪天開悟為止」，你看來看去是可以開悟的。我自個兒的經歷也證明了他這一點，我很得力這個《宗鏡錄》，就是難讀啊，通身是問題。你沒有那麼些問題，它都是問題，累是累極了，好不容易苦思苦想把一句一句弄清了，把這個問題回答了，另一個問題又來了。一百卷通身是問題。所以我跟大家說，大家不提問題，就沒法深入。一百卷通身是問題。那是真累，沒有看任何書比看這個書再累。我也搞拉氏變換，什麼高深的這些亂七八糟東西，什麼新的數學，還有更新的一些東西，都沒有比念這個吃力。這禪宗啊，那這禪宗要能懂，《宗鏡錄》能夠啃得下來，你要去搞科學，那就沒有什麼叫難的了，只要你花工夫就是了。你不花工夫當然不行，不花工夫當然不懂；花工夫了，就沒有什麼為難的。現在所以先讚一下，大家用心聽一聽。就是用語言文字說什麼是心，這到了登峰造極了，而且是最正確的說法。永明大師也不是就說自個兒的，他也引證一些書，一些引錄了經。首先引證《禪源集》。

3-2、引證《禪源集》—心者是心之名，知者是心之體

**【禪源集云：夫言心者是心之名，言知者是心之體。空寂之心，靈知不昧。即此空寂之知，是前達磨所傳清淨心也。】**

 《禪源集》說：「夫言心者」，說什麼是「心」啊，這個「心」字，「是心之名」。咱們說心，「心」這不是個名字嗎；「錄音機」，這不是錄音機的名字嗎。什麼叫心？心是個名字，這個字是個名字。「言知者，是心之體」，說知道不知道的那個「知」字，是心的本體。這就告訴你，你心的本體就是「知」。所以語言它有限制啊，光一個「知」字，大家也就說「見聞覺知」都是毛病；「知」之一字是「衆禍之門」，那怎麼單提個「知」？因為在咱們語言文字中還只有這個「知」字可用，再換別的字，毛病就更大了。既然要用語言來說，用文字來寫，就只有這個「知」字是最恰當了。要去換其它任何的字，就比這個更差。但是光這個「知」，我不是說嘛，這個「知」字還有說是「衆禍之門」，所以這個「知」也得加一點形容。再說的詳細點，就是這「空寂之心，靈知不昧。即此空寂之知，是前達摩所傳清淨心也。」這個說的就詳細一點了。

 前頭的「體」和「名字」，你別把它混到一塊。一說「心」，那是個名，是叫它的名字；它的本體是什麼，就是「知」，這就很簡單扼要。底下咱們再要理解得詳細一點呢，這個心是空，毫無所住，寂然不動的；可是這個毫無所住，寂然不動的心，不是斷滅，不是頑空，是「靈知不昧」。「昧」是愚昧，不愚昧，沒有什麼昏昧；是靈知，加個形容詞，後頭就是用兩個字「靈知」，區別於咱們衆生的這個「知」。

 「靈」，不要把它看成神靈的靈字講，「靈」就說的是空寂的那個「寂」字，寂而常照的那個「寂」，靈明啊！所以蓮池大師這個《彌陀疏鈔》一開口就說：「靈明洞徹，湛寂常恒， …大哉…不可思議」，衆生的本心。他指的「靈明」，「明」就是寂明，是靈明，形容這個「明」。形容這個「知」是靈知，靈明的知。「寂」，清清楚楚，「明」是明明白白。明明白白之中，而超乎咱們一般所謂這種相對的明白，這就稱之為靈明。所以靈知就是靈明的知。

 在空寂的心，這個靈知從不昏昧，常照，寂而常照。真是這樣啊！每人每人的那個心在那常照，在你一切煩惱，極端煩惱之中，沒有一個時候它不照，沒有一個時候它不存在，沒有一個時候它是真正昏昧了，就你自己不知。所以就是還有一個卡片我還沒做，在衆生極煩惱的心中，有如來在那兒結跏趺坐，從來不失。就是這個空寂的知，不是起心動念，那個不空不寂的。有所住就不空，有所動就不寂，不寂淨了。所以空寂的「知」，就是達摩所傳的這個清淨心。這不就是直指人心，給你道破了，用語言文字給你說清楚了，所以說沒法再清楚了。

**【然由迷此知，即起我相。若了此知，刹那成佛。】**

 我們就是由於迷了這個「知」就起我相了。在這個「知」中就沒有「我」呀，離一切相，空寂就沒有一切相了。由於你不認識這個「知」，所以你就起了我相了；起了我相，一切相都起了。你要是「了」了這個「知」呢，照「了」了這個「知」呢，刹那成佛！看見沒有？所以我常說這事容易，我常說如反掌啊，哪有那麼難哪？就在這個地方，就在這個關鍵上，一個「迷」，一個「了」。那天跟某人說這話，《楞嚴》的話，其實《楞嚴》有很多極殊勝的話，但是讀《楞嚴》的人對於這些話不管，他熟視無睹。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知見離見，斯即涅槃真淨。」大乘經典是一味的。那天巴居士問孫居士：「怎麼就說的一樣？」它真正的到法上就是一樣的。它不到這一步，那就是種種說不一樣了，那不一樣的多了。我都按照我說的就有人批評我嘛，它有不一樣的，還有好些不一樣的呢。到了真實，到了實際中那就是一樣的。真實法中就沒有兩說了。

 在「知」，沒有「知」沒有「見」，那不成了木頭石頭了？修了半天要你這個木頭石頭幹什麼？就有人是這麼修的，古的時候書上也說，現在我也聽人親眼見過。你就放下一切，什麼都不想，你入禪入定，就心同槁木死灰，最後最後你人就跟那個坐著的凳子長到一塊兒去了，就入了這種所謂的「枯木禪」。現在真有，就是某人他親眼見，他是我們親戚，他親眼見。

 廣東就有一個，這個已經是跟木頭一樣了，整天就坐在那兒不動。一個人在那兒，也沒死，什麼都沒了，也不吃飯，也不動氣兒，連脈搏也沒了，而一直坐在那兒不能動。後來，人就跟坐的東西長到一塊了，他不知道坐了多少年了，幾百年，多少年下去了，就有這麼一個。

 另外，他還告訴我，棲霞山還有一個，現在的，他住的那個洞離公路不遠，你一進公路，洞裏頭就看見他在那兒坐著呢。有的還說老百姓好事，有的好人給他點東西，餵他吃的，他還能咽；有的小孩淘氣拿石頭打他，衝他，也沒人保護他。反正他也不能動，也不能幹什麼，就這麼待著。你搞成這個，最多是到無色界。什麼都沒有了，不能出三界啊，是一個歧路，錯誤的道路，不解決問題。

所以還是要知要見。要沒知沒見，教你修了半天，修成跟木頭石頭一樣，你跟那木頭長一塊了，跟石頭長一塊了，再也不能動了，所以也沒人去動他。書上這麼說，實際上就有這事，就有這人，這不證實了嘛。就是要「知」呀，但是你不能「立知」，把它抓死建立了這個知見。這個我認為不對，我就要換一句，我來攥住它，這個就是我要奉行的，我要立住這個。這個回頭又不對了，又換一個。要「不知不見」，那我就要「不知不見」，他總是要要一個。那就是無明本！這話就給你說透了，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。」

 所以這個經典，這個佛恩難報啊！像《楞嚴》當年是不許出口的，因為它太寶貴了，古德是把肉剌破了，他背了好些。剌開了肉，又用這種紙不怕潮的，裹著把它塞進去之後縫上，查不出來。到了中國之後，到了廣東，再趕緊開刀把它取出來。是這麼弄來的，你知道這是寶典哪。智者大師聽說印度有《楞嚴》，天天拜求，求能讀到這個《楞嚴經》。因那時還沒能來，因緣有時候也不是那麼容易啊，後來都到了唐朝才來。智者大師是隋朝的，差一個時代。

 「知見立知，即無明本」，反過來呢，「知見離見，斯即涅槃真淨。」知見它又離開見。所以我老告訴你們要「離」啊，你們就是要抓，我們在這個問題上談的次數不知多少次了，希望大家取得些進展。不是沒有知見，知見離見，就是涅槃真淨。這頓到極點了，就是在一立、一離之間。這不是一轉手嗎，你要立、離，這不是一個轉手返手嗎？立就是無明本，離就是涅槃真淨，你看看！一時不能懂不要緊，這話擱在那，慢慢去參去。所以「知見立知」就是無明本，這個「知」就成了衆禍之門了，無明之本嘛。「知見離見」就是涅槃真淨，那就是衆妙之門了。所以這個「知」字不能隨便換，經典都是這麼說的。這個是引了《禪源集》。

3-3、引證《心要牋》—無住心體，靈知不昧

**【故心要牋云：心法本乎無住。無住心體，靈知不昧。】**

 又引一部書叫《心要牋》，心要的這個著作叫《心要牋》。他說：「心法本乎無住。」心地法門以什麼為本？以無住為本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說：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，大家這個事再好好想一想，你必須抓一個什麼，這不是有所住嗎？既然叫你無所住，你偏要有所住，這個事就不好辦了。無住啊，無住啊。這個無住的心體是「靈知不昧」（這兒也是「知」字），是靈明的知道，沒有昏昧，了了常知。

**【又況如一摩尼珠，一靈心也。唯圓明淨，空寂知也，都無一切差別色相，以體明故。對外物時，能現一切差別色相。色相自有差別，明珠不曾變易。】**

 比方像一個摩尼的寶珠，這個摩尼寶珠就像咱們的心。怕咱們不懂，他又打個比方，你看，這個古德永明大師慈悲啊，怕咱們不懂，他又打個比方，像摩尼的寶珠，這個摩尼的寶珠就比方咱們靈知的心。這個寶珠是圓的、是光明的、是乾淨的，珠子那還不是光明、乾淨、圓嗎。這個圓、明、淨，就是打比方咱們空寂的知。咱們空寂的知就是圓的，圓照一切；是明的，明者是光明，能顯現一切；是清淨的，就是咱們的靈知。珠子本身沒有一切顔色的相，珠子不帶黃、綠，但是當著摩尼寶珠，什麼色到它之前，它就現什麼色了。這個色相紅黃藍綠自有差別，這個摩尼寶珠都能顯現它，但是明珠並沒有改變。鏡子嘛，咱們那兒有個綠水壺，這兒有個藍衣服種種的，各種的顔色都在鏡子裏現出來。這就比方咱們的心，它知啊，這一切都顯現。靈知，一點昏昧都沒有，清清楚楚，綠的就是綠的，藍的就是藍的，黃的就是黃的。但是它綠了沒有，黃了沒有？關鍵就在這。你跟著它綠了、黃了，你立知，那你就是無明本。你朗朗常照，你這裏並沒有綠、沒有黃，這就是靈知。

3-4、引證荷澤和尚—心體能知，知即是心

**【如荷澤和尚，於空無相處，指示知見。了了常知，不昧心性。】**

 底下引荷澤神會小師，他在六祖中是最小的弟子。六祖圓寂了，大弟子都痛哭，只有這個神會神色不動，在《壇經》裏有這個記載，所以水平很高啊。大家都知道胡適，胡適寫《中國哲學史》，全世界出名。《中國哲學史》寫了個上集，古代的，後頭的中集再也出不來了。為什麼出不來？他寫到中集的時候就寫到唐朝了，到唐朝就有佛教了。佛教他本來也好寫呀，根據他那個哲學史，那些西洋哲學的學問，他也可以隨便做評論。但到了六祖，他就不好辦了，這個人怎麼辦哪？就超過了他的框框。等再碰見神會，他就決定不寫了，他沒轍了，再寫他就把他自個給否定了。他也不能昧著良心抹殺客觀事實，胡說什麼。有些人在這裏就胡說了，那就不是學者了。所以他的中卷出不來。而且胡適還一個特點，胡適單給神會寫了傳，很特殊啊。

 永明大師也特讚這個神會，稱為神會小師。不是說他成就的小，是他年歲最輕。他見六祖的時候是個童子，所以我們不輕視小孩。六祖死了，他不動聲色。

 他怎麼說？他所說的就是，在空無相處，指示這個知見，就指你衆生這個知見。但不是咱們這個知，要分別一下，「了了常知，不昧心性。」這個就是咱們衆生的靈知，就是本性。底下就說：

**【以喻心常寂是自性體，心常知是自性用。……荷澤直云：心體能知，知即是心。】**

 「心常寂」就是自心的「體」，「心常知」就是自性的「用」。一切事情都有「體」、「用」，有個本體、有個作用，所以哲學裏講體、講用。咱們的心是以什麼為體，以什麼為用？一個鏡子，玻璃才是體，能照是它的用。虛空它照什麼呀？鏡子有個體，心也有個體，心以寂為體，常寂就是體。常知就是用，沒有「用」怎麼能顯「體」？只是「體」沒有「用」那叫什麼體，所以「知」就是關鍵。所以荷澤直接說，這是永明大師的話：「荷澤直云：心體能知」，心的本體能夠知道；「知即是心」，這個「知」就是心。所以大家不要再隨便換字，只有老老實實依照古人的東西，自個好好去體會。這個「知」就是「心」。「心體能知，知即是心」，是神會的話。

**【又荷澤所宗空寂知者，空寂即是無相。以神解之性，雖無形相，而靈知不昧，故云寂知。亦云寂照。亦云無相之智。亦云無知之知。……夫有所知，則有所不知。以聖心無知，故無所不知。不知之知，乃曰一切知。故經云：聖心無知，無所不知。信矣！】**

 底下永明大師說了，說「荷澤」，這是尊稱他，荷澤是地方。我們不敢叫人家名字，叫誰誰誰法號，那不恭敬，就用地名稱他。所以好些都用地名，比如說百丈，百丈那不是人名，他那個地方叫百丈山。咱們只說那個地名，不說他什麼法名法號的，表示恭敬，稱荷澤也是這意思。荷澤所說的，這是永明大師給他再註解了，說空寂的知，「空寂」就是表示「無相」。空寂還有什麼相啊，空寂就說的是無相。可是咱們這個神解的性，咱們這個解，不勞你安排，本來自然自性中就有這個妙用而能解，這叫神解。神解的這個性，它沒有性相，它到底是個什麼？是在內？在外？是長的？是方的？這些形相都沒有，可是它靈知不昧啊。就好像聲音有斷滅，你能聞的性不斷滅，它從來不昧；隨時拍，隨時知道。聲音沒有了，不聽見了，可是我這個能聞的性沒有昩，一拍又知道了。能聞就是能知，靈知不昧嘛，所以就叫寂知。神解之性不昧，也叫做寂照，這個就是無相的知，知是沒有相的知，也叫做無知的知。這就把這個知說清楚了。所以「見聞覺知」的那個知是不對的，可是這兒怎麼大談其知呀？這個是無知的知，有知就有所不知；佛無知，就無所不知。這底下再簡略一點，所以底下就給咱們總結一下。

**【若有念而知，凡夫境界，故云知覺乃眾生。若無念無知，二乘境界。若無念而知，諸佛境界。空寂即是無念，亦云無住之知。】**

 「有念而知」者，就是大家的凡夫啊，你不起心動念就不能知；你有念就知道了，這是凡夫啊，咱們老有念，有念才能知。「無念無知」是阿羅漢緣覺，阿羅漢他離念了，無念了，他也無知。「無念而知」，佛。大家想想，有念才知的就是凡夫；無念了也無知，是阿羅漢二乘；無念還知，佛，這就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了，這是佛的境界啊。

 我們只要知道，現在我們這個「有念才知」就是你自個兒的境界，這就是衆生境界。要到了阿羅漢，就是「無念無知」了。咱們離阿羅漢還一段呢，這麼修就還有一段哪，你還不是阿羅漢呢。咱們現在不學小乘，但是你要知道咱們離阿羅漢還遠去了，跟初果還遠去了。不過我們不以這個為目的，但這並不是說，你的離念，你的定比阿羅漢還强，不是這個；說的就是你能發心，阿羅漢不能發心，是在這一點超過阿羅漢。能到了「無念而知」就是佛呀。所以這就是把所謂「心」字總結一下，真正咱們的真心是「無念而知」。

**【若有所住，如人入闇，則無所見。若無所住，如日月光明，照見種種色。】**

 這又引了經上的話，若人有住，就如人入闇，則無所見；若無所住，則如日月光明，照見種種色。所以《金剛經》講「無住生心」，這講「無念而知」，這就「如日月光明，照見種種色。」

 咱們既然說「一心」有這樣的功德，到底什麼是一心呢？那禪宗就不說破。這個是教，就要教給你，給你講。那麼要用語言文字給你講，這是我的看法，這就到了登峰造極了。這個你要還不懂，另外去找，我就給你保證，你永遠也不能懂，再也沒有比這更清楚的了。當然參禪可以懂，那就不是這個法，那是從宗門入。你還要從語言文字找，那這個就是最清楚了，最正確了。

3-5、初心學人，悟入此宗，信解圓通，有何勝力

 底下大家就問，這個心我們知道了，這有什麼好處呢？我們剛開始學的人，明白了這些事，有什麼好處呢？這又是一個問題了，有什麼好處？這個也是《心賦註》裏頭，有人他就設了這個問。

**【 問：初心學人，悟入此宗，信解圓通，有何勝力？】**

 人家問：「初心學人」，初發心的人，咱們是在學人的地位上，到阿羅漢就叫無學位了，他不用學了。咱們雖能夠發心，可是實際還不如阿羅漢，阿羅漢斷見思惑了，咱們是整個兒在見思惑裏頭，要知道。「初心學人」，「初心」兩個字大家要注意，是初發心的人叫初心，不是剛一皈依就是初心，那不是，你得發了大乘心，才是初心。咱們佛法都是大乘佛法。發了大乘心的學者，「悟入此宗」，能夠悟入到這個《心賦註》裏所講的一心，講的般若這些，你悟入這個宗；如果能夠「信解圓通」有什麼勝力，有什麼殊勝的好處呢？這替咱們問了。

 那個（一心、般若）講了之後，咱們還是很不容易，是不是，這方面我要去努力。我或者能信，或者能解，最後或者能悟，我有什麼好處呢？我得到什麼力量，什麼殊勝力量呢？這就替我們問了這個問題。初心的人就是我們這種人，咱們現在總算發了點大乘心，那麼我們聽到了這一些，在這一些繼續去參究，最後越來越深，越來越明，真正信進去了，得到了一個正確的理解，能得到什麼殊勝的力量和作用，什麼法益啊？底下就是回答，分為兩段。

**【 答：若正解圓明，決定信入，有超劫之功，獲頓成之力。】**

 「若正解圓明，決定信入」，初心的人程度不一樣，不能說一初心你就怎麼怎麼樣，那太空洞了，太籠統了，那也就不對了，那也得有條件嘛。對於這個一心法門，你得要怎麼著呢？有一個正確的理解。現在大家聽了之後，能不能産生一個正確的理解，就不敢保險了，因為到了你心裏頭，你稍微一捏就變了。你得正確的理解，而且這個理解是圓的。所以判教，小始終頓圓，我們這兒有很多熟人，說實話，見著人他都是不肯圓，他總是有所偏，信了這個他就反對那個，他對於圓教的法就格格不入，他就抱定次第法。次第法當然是佛法，小始終頓圓。你們說深了他就反對，這就不圓，他就是不圓，不知道是個圓哪。

 我們說次第法，常常（譬喻）你乘電梯，唰！一下上了屋頂花園了，這是頓法，但沒有離開次第法，哪一層樓你的電梯不經過呀。但是那個沿著樓梯上的人，跟這不可比呀。沿著樓梯上的人每個樓那睡三天，他哪輩子上樓頂去？不一定了。要說次第，乘電梯的也有次第，他每個樓口都經過，不然二樓三樓的人怎麼上？一切次第他都經過，但是中間沒有次第相。你說中間，他不是經過的時候，一個電梯就「噌」上去了，有什麼叫次第相？什麼叫二樓口，三樓口，四樓口？所以這就是我們信解圓明，「圓」，它就是智慧，對一切都是好的。

 「明」，清清楚楚，不是含含糊糊。有好多人到這兒也談，我常常看，你到底明白麼。問他一個問題，有的人剛才還說的很對，全對，你再一問他就糊塗了。有的人能問到三句四句，問到第三句還能說得差不多的人就很有水平了。問到五句，我就沒有碰見一個人，他不是張口結舌，眨巴眼，說不出來了，就是憋了半天，糊裏糊塗，不知所云了，不明。他自個兒以為自己很不錯，你只要問到五句頭上去，他就眨巴眼，結巴嗑，落荒而走，他跟你扯了，逃避了。不明！

 對於這個說法，你的正解是圓的，是明的，「決定信入」。這兩句話就是一個「信」和「解」，「決定信入」是信，前頭一句「正解圓明」是解。所以「信解」很重要，信解後頭才有「行證」，一部《華嚴經》就是講的「信解行證」。「信」也有條件，不是普通的信，是決定的信，是能信進去，不是表面的，是深入的。這個其實也不應該說是很難嘛，是吧。你如果能夠有正確的信，圓信，不要「是一非餘」，信了這個就反對那個。你是圓教的信法，清清楚楚，決定信入，不是含含糊糊，今兒信了，明兒又不信了，決定信！再也不會改了。既然這樣，自然會一步一步深入，大家要知道，我可以給大家保證，真能這麼信了之後，你決定是一步一步自然地深入，妙就妙在這兒。

 這樣能怎麼樣呢？就這個條件，這個條件就殊勝了，你就有「超劫之功」。不是得修三大阿僧祇這些劫嗎，這你就能超過這一切劫的功效，不需要經過這麼些劫；「獲頓成之力」，你就得到頓然成就的力量，就是說刹那成佛。誰叫你坐到石頭上當一塊木頭去啊，那就永遠不能成佛了，老實說，錯路！「頓成之力」。這兩句還好解，底下難，難就難在後頭。

**【雖在生死，常入涅槃。恒處塵勞，長居淨剎。】**

 「雖在生死，常入涅槃。恒處塵勞，常居淨刹。」這四句難信，當然也就更難懂，不能信就不能懂啊。按文字是可以解釋，你看誰能信？雖然還在生死裏頭，可是你就常入在涅槃裏頭了。文字就是這文字，你不能作別的講吧，「雖在生死，常入涅槃」，就只有這麼講吧。你還能作別的講嗎？就在這個生死裏頭，你就常入了涅槃了，不是說你了生死，出了生死入涅槃。不可思議呀！

 「恒處塵勞」，「恒」者是常也，常在塵勞妄想之中。「常居淨刹」，你就常住在清淨的佛刹。這個文字只能這麼講吧，你們誰要說反對，大家就反對反對；不能反對，這個文字我就講清楚了。問題就是能信不能信，不能信不要緊，不要牴觸，這事可以再去參，不可思議就在這兒。而且就有這樣的人，本來說的就是咱們這樣的人，你只要符合前面那些條件，你就是這樣。現在我們可能不信，不信不要緊，慢慢會信。這四句就是這個。他「恒處塵勞，常居淨刹」，在「塵勞」跟「居淨刹」你就覺得是不能相容的事。這個不能相容就是你不圓，就是你自己妄生分別。底下，後頭兩句很殊勝，這兩句大家還可能信。

**【現具肉眼，而開慧眼之光明。】**

 「現具肉眼」，現在你只是個肉眼，沒有什麼奇異功能，也沒有什麼神通，一有神通就不是肉眼了，得天眼通就不是肉眼了，叫天眼了，就是肉眼。「現具肉眼，而開慧眼之光明」，你是肉眼，而慧眼的光明就開了。慧眼是什麼眼？慧眼是見真哪，見真諦。還只是肉眼，他就開了慧眼的光明，所以開悟的人，可以是肉眼當佛眼用。因為他沒有天眼，他也不能說我就等於佛眼，佛眼就更殊勝了，不可思議了。因為什麼？他慧眼開了，法眼他也就具了，等於是這樣，他就可以當作佛眼來用，所以一般開悟的人就都可以這麼說。

 有人說，這世界上哪兒找善知識去？古德的話：「那明心見性的人也就可以當作善知識了。」也就是說他雖然是肉眼，還是凡夫，他開了慧眼的光明，他能看清楚真諦，能知道什麼法是圓，什麼法是頓，什麼說法是佛法，什麼說法是邪法，要能抉擇這些法就是法眼。見著真諦，見著離念的那個叫做真諦，有念就不是真諦，這是慧眼的光明，見著了無住的心體，這屬於慧眼見真，這是第一點。

 所以等到蕅益大師，這古德沒有那些個所謂人情世故，他不謙虛就是不謙虛，用不著那種客套。他就說：「名字位中真佛眼」，我自稱，我在六位中只是「名字位」，可是我是真佛眼。蕅益大師當之無愧啊。你看現在印光大師不就是說，他這個《要解》佛再寫也不能超過他嗎，那不是真佛眼是什麼？所以古人那就是古人，咱們不能隨便。

 近代所屬是特殊因緣。清朝幾百年之衰，到了咱們這上一代，上兩代出現的這些人物，對於諸位說，恐怕就是上兩代，我就說是上一代，又是夏老師、印光大師、虛老、西藏的貢噶上師、諾那祖師，這一代人很特殊啊。一個大的醞釀啊，一個大的醞釀，大家要知道，幾百年不來這樣的人，忽然間來這麼些。中國佛協的也是這麼說，這一代出了很多人，大家共見，共同認識到這一點。居士中像楊仁山、夏老師，像什麼許許多多，都是極突出的人物，這幾百年沒有的。像這樣幾百年所不常見的人，它一時都同時出現了。而且出現了很多東西，密教從來不來，來了；《無量壽經》從來沒有善本，有了善本了。所以說，咱們這年輕一點的人，你們要知道，你們要發心的話，你們很好的來肩擔如來事業呀！也就可以說，這些大德之來就為的是大家啊，大家不要輕看自己。

**【匪易凡心，便同佛心之知見。】**

 「匪易凡心，便同佛心之知見。」不要換這個凡心，不要什麼入定、現出什麼東西，得了什麼東西，或者身體修通了這些東西，不要這些東西，他就開了佛的心的知見了。他說「便同」，這個分量很重啊，不要換這個凡心就同了佛心的知見，同於佛心的所知、佛心之所見。這些話都是什麼呢，就是初心的學人你要能夠信、能夠解，就得這麼樣的好處。

**【則煩惱塵勞，不待斷而自滅。菩提妙果，弗假修而自圓。】**

 還有，「煩惱塵勞，不待斷而自滅。」事實就是這樣，所以不是光從書本上得東西，得有實際體驗。這個煩惱塵勞你不用去斷，它自個兒就滅。這個「菩提妙果，弗假修而自圓。」菩提妙果，不用你去修，「假」是假借，用；不用修自己就圓滿。真實如是，不能懷疑。要懷疑就說明你那個衆生知見根深蒂固，就反映這個。我跟大家下個決定，你就要這樣的看；你有一點懷疑，就是你那個知見很根深蒂固。自個兒要認識這問題：「敢情我是這麼根深蒂固。」不懂不要緊，你認識自個兒這個問題，慢慢一點一點好好去修，好好去發心，好好去體會這個，有願必滿，總有一天，就能夠逐漸逐漸不一樣。

 這個還比較難，又是要「信解」，還要「圓明」，還要「決定」，還是比較難哪。這底下還有，所以說不可思議。大家也就是很有因緣，很有福啊，今天咱們凑在一起，把這些個殊勝的咱們來……，很有福啊。

**【若於一心，有圓信圓修，乃至見聞隨喜，一念發心者。無不除八萬塵勞，三障二死之病。】**

 底下，「若於一心」這個法門，「有圓信圓修」，你能夠「圓信」，圓的相信，圓的去修。這個我們覺得還是挺難的，「圓信圓修」自個兒就不敢當啊。底下呢，「乃至見聞隨喜，一念發心者」，對於這個法，你能夠見能夠聽到，你發了一念的心，「見聞隨喜」，我聽了之後很喜，隨喜呀，這麼殊勝。對於這個法門，若是乃至能見、能聞、能夠隨喜，一念發心呢，像這樣我發了，這心如此殊勝啊，對於這個有所信，有所歡喜，我也因此，也要因此於此門中自覺覺他，這麼好嘛！我就拿這個去救度衆生，多直截了當，這就是一念發心。你說這個這麼好，趕緊我就這麼來，我就快了，這個心發的還小啊。「如此殊勝，我拿這個來救度衆生」，你起這一念就是一念發心。

 怎麼樣啊？「無不除」，沒有不除，沒有例外，大家注意這個古人的文字，這就給你決定了，沒有一個例外，沒有一個不「除八萬塵勞」啊！你八萬四千塵勞，沒有不給你除掉的。除「三障」，咱們廣濟寺讓居士林念「願消三障諸煩惱」，消我這個三障。三障是什麼？第一個是煩惱障。你煩惱就造業，第二個就是業障。造了業就受報，第三個就是報障。銅床鐵柱都是報，有的人今生眷屬不和，這是報，他有報障啊。沒有不消三障的，八萬煩惱塵勞能消，三障能消。

 「無不除八萬塵勞，三障二死之病。」「二死」是什麼死？兩個死，一個是分段生死，咱們衆生死了又活，死了又活，這叫分段生死。阿羅漢就出了分段生死，出了三界了。阿羅漢沒全出生死啊，只出了一個分段生死，沒有出變異生死。菩薩有四十幾個位次，從低的位次升到高的位次，當然不是現在所謂的升級，這個「升」字也是勉強說的。就是從低的位次他就自然進入於後頭高的一個位次，這就有個變異。前一個位次那個身就滅了，更高一個位次的身就出現了。每一個位次差得很遠，所以初地菩薩就不知道二地菩薩的舉足下足之處。二地菩薩在哪個地方舉足下足，初地菩薩不知道。所以也把它看成一個生死，這叫做變異生死。這兩種生死。

 所以這句話就不得了了，能夠有這麼一念發心的，沒有一個不除掉八萬塵勞，三種障：煩惱障、業障、報障，兩種生死的病。真實如是，古德還有什麼大放談，大宣傳，拉攏主顧的嗎？沒有一個字不真實。說過了一點兒叫做增益謗，沒有這麼好，說這麼好叫增益謗；有這麼好，不說這麼好叫減損謗。所以說法很難，不是你隨便說的，不落減損便落增益。所以大家知道這個裏頭沒有一點浮誇啊，種種都是講浮誇，世間法都是浮誇，宣傳，這裏頭沒有宣傳。宣傳幹嘛，我把你們招來幹什麼？永明大師把大家招來幹什麼？釋迦牟尼佛把大家邀來幹什麼？古人常說「不要你一大文錢」，釋迦牟尼佛不要你一文錢。我現在再補充一句，「釋迦牟尼佛不要你一張選票」，拉攏你幹什麼？只是為了救度你嘛，把最好的東西給你，最真實的給你。所以這個就很不容易相信哪，信最難。今天聽了之後，大家含含糊糊，將信將疑的恐怕不少，你只要有一點將信就是殊勝功德。這底下又引《大品般若經》講。

#### 3-6、引證《大品般若經》—處繁不亂，履險恆安，高而不危，滿而不溢

**【大品經云：如摩尼珠，所在住處，一切非人不得其便。以珠著身，闇中得明，熱時得涼，寒時得溫。若在水中，隨物現色。即況識此自心如意靈珠，圓信堅固，一切時處，不為無明塵勞非人之所侵害。則處繁不亂，履險恆安，高而不危，滿而不溢。】**

 說這個「心」就如摩尼珠，如意寶珠。這個寶珠在一切地方，一切非人，種種妖魔鬼怪不能侵害你。那個珠要碰到你身體的話，你身上要帶了這個珠子，黑暗中就得光明；熱的時候它就涼快，冷的時候它就暖和；在水中它就可以現種種的顔色。這就打個比方，這是永明大師的話，就比方你認識你這個心，這個心就是如如意寶珠，如果你對這個心能夠圓信堅固，那你就是一切的時處，在一切時、一切地方，無明、塵勞、非人都不能侵害你。

 給咱們搗亂的就是這幾個東西，一個是無明，你糊塗嘛，這是根本，無明就出了貪嗔痴三毒；塵勞，這塵勞妄想，就是咱們這個煩惱，就是障；非人就是妖魔鬼怪。這魔障它就是有，咱們得承認這個，所以修法要修的不好，大家要警惕，要在這個（問題）很小的時候就要注意，有的時候他就被魔障纏繞了。因為缺少般若，你如果有點般若就絕對不會。在一切時處就不會被無明，被塵勞，被這些個非人、妖魔鬼怪一切的東西，天魔，它們的侵害。那你就是金剛了。所以密宗老說「金剛」啊，金剛般若，什麼是金剛？那金剛不就是指智慧嘛。所以無明也不能害你，塵勞也不能害你，一切妖魔鬼怪，天魔、夜叉都不能夠侵害你。這就回答了。這些剛才說的心是什麼，對於這個你如果能夠信解，乃至能夠一念發心，得這麼些好處。

### 4、總結—引證徹悟大師：「以深切專勤之心，信願持名」

 那這一來大家就又有點兒說，「我念著佛，這個時候是不是又叫我參心去了？到底怎麼辦呢？」現在我用徹悟大師的一段話作一個總結。今天多花一點時間不要緊，因為今天這個很精啊，這些都是古德的一個精華。徹悟大師的這一段正好，就好像把夏老師這一段，用徹悟大師這一段的東西正好作一個總結；談到這個「見」，談到這個「心」，談到咱們「信願持名」。大家稍微喝一口水，先喝喝水嘛。咱們這個時候也就是來聽這個總結，而這個總結大家也就有理論，有辦法。我們不是讓大家最後落了一個含含糊糊，不知道怎麼辦好。這就告訴你一個怎麼辦，不是說我都沒轍了，不知道怎麼辦好。這裏有，會告訴你怎麼辦。

 咱們先說徹悟大師是誰，這是在乾隆、嘉慶年間的大德，也就是公認的淨土宗最後的一位大德，第十二位祖師。這是他語錄的一段。他臨終的時候先告訴大家：「我今天就要走了。」臨走的時候，親自看見佛來接，而且大家都聞見異香。他是禪宗、淨土宗雙方面都有成就的人，這是他的一段開示。為什麼我們老談「見」？這裏也給大家做一個回答。同時底下也說明咱們這個心，這個靈知，心就是靈知。靈知的這個「知」字，古德都是同用這個字，這個字就不能隨便輕易的否定。這裏頭他講的很好，咱們先一段一段來。

**《徹悟禪師語錄》：【一切眾生，為利鈍十使所使。久經長劫，流轉生死，受大苦惱，不能出離。可悲也！十使者何，即身邊邪見戒，此五為利使，以發動輕便故；貪瞋癡慢疑，此五為鈍使，由利使所生。對利說鈍故。】**

 我這稍微改了，不要用他的原話，咱們反正照他的意思，我串著順成白話，省點時間，反正大家相信我不會造謠，所以我不一定一個字一個字跟他一樣。

 一切衆生被利和鈍的十種使所使，大家常常說使命的「使」。這「十使」是個名詞，「十使」是個什麼，回頭我再解釋。衆生就被這十個「使」指使得怎麼樣呢？指使得久經多少劫，流浪在生死裏頭，受了大的苦惱，不能出離，可悲呀！指明咱們的這個根本，有十個使。

 這十個使我們並不生，就是咱們所說的見思二惑。常常有一個事叫好幾個名字，真如、實相、佛性、妙明真心等等，它就是一個事好些名字。見惑思惑又叫「十使」，有利使、鈍使，這個地方用十使這個名詞。十使者，就咱們所說的見惑，就是「身見、邊見、邪見、見取、戒取」，這五個叫利使，利就是鋒利的利，它使喚你很靈啊；而且後頭，「貪瞋癡慢疑」這是五個鈍使。我們只知道「貪瞋痴慢疑」不好，不知道前頭的五個（利使）不好，這是衆生顛倒見。那個是利使，這個是鈍使，而這個鈍使是利使生出來的。這個徹悟大師沒講的，我給大家補充一點。

 你有個「身見」就認為這是自己，就貪這個身，就養活它，叫它長生，這不就出了「貪」了？你要侵害我的身體，我為了要保護這個身體，我就生了氣，這不就是「瞋」嗎？明明這個身是虛妄的，你却認為實際是你自個兒的，不就是「癡」嗎？所以某某人請明真長老開示，明真長老頭一句話就說：「你需要消除身見。」這都是大德的話。一個身見就産生貪瞋癡，就覺得我比別人强，就我慢。對於佛的知見你就懷疑。疑不是說對於別的疑，是對於佛的知見、佛說的話懷疑，「有這回事嗎？是這樣嗎？」

 「邊見」也是一樣。「身見」，現在所謂的氣功師、養生家，我們不管他叫什麼，就說他是外道。實際好多人就是什麼氣功師、養生家，他就鍊他的身，就是「身見」。再進一步，他要出來一個小人，小人再一修，再出個小人，還是身哪，元神哪，元神那還是身，不出「身見」。

 還有「邊見」，不是「常」就是「斷」。成大羅金仙了，永遠不死是常見；科學家，人死如燈滅是斷見。邊見，不落「常」就落「斷」；不落「有」就落「空」，不能中道，只能在一邊。就是咱們所說的那個形式邏輯，對了就不能不對，不對就不能對，不知道「對中有不對」，「不對中有對」，這是邊見，更粗的邊見。

 底下還有「邪見」，凡跟佛說的不一致的都叫邪見。大家總以為要叫人去邪淫，叫人去做壞事才是邪見，你跟佛說的不一樣就是邪見。佛說往西，你說往東，那當然是邪見；你說往南、往北也是邪見。你和佛說的不一致嘛！有邪見的人就很多了，他那些東西都是他自己杜撰的，杜撰的那些見解，不是古德經論中原來有的，經是那個意思，他一解釋就變了，那他就不是去西了，他要去南了。

 「見取」、「戒取」。見取，你看那個外道，他就認為吃苦就消罪，不是因當作因，你吃苦，以這個作因。我殺了張三，張三非殺了我不能了這筆賬，我自個兒跳河跟他無關，非得他把我宰了，那你等何年才能消這個罪呀，不是因當作因。而出了元神，他就認為最後到了這就證果了，不是果當作果，你還沒有出三界啊。

 所以前頭這五個就都是這，現在外頭很流行啊。這五個叫五利使，它很厲害。貪嗔癡慢疑咱們不用說了，這大家都清楚了，貪瞋癡慢疑都是鈍使，它沒有那麼利，而前頭五個（利使）是很難得離開的。你剛才說的，那個「見」和這個「淫」，淫還好除，見很難除啊。

**【此之十使，眾生或多或少，各有偏重。若帶之修道，但唯增長邪見煩惱，決無相應分。】**

 這句話應當是原話。「此之十使」，這十個使，「衆生或多或少，各有偏重。」某人在這方面重，某人在那方面重，反正既然是個衆生，你有的多一點，有的少一點，都沒有能離開這十個使的。或者你沒有十個，只有兩三個，反正你離不開。

 「若帶之修道」，帶著這個東西去修道的話，注意了啊，所以有的人就是「我就是得修，我修就成功啦。」這才是胡說呢。怎麼修？你要知必須是正修行，哪裏全修就能成正道的。你這個東西不解決，帶之修道，「但唯」，你看這兩個字，「但」字、「唯」字，就是雙重的關係，「唯」就是唯一，「但」就是但是，就只是這樣了，「但唯」，雙料的語氣。什麼呀，「增長邪見煩惱」。你修道，修什麼道？修魔道。「決無相應分。」你看，祖師的語言就這個語言。所以大家要好好聞法呀，不高興聽，「我反正知道一點」，就自己覺得挺高明，「我就去修去，我總有一天成功。」這樣不行啊，這不能離開善知識，不能離開經教，不能離開聖言量。這句話就很重要，希望大家常記，這十個使，「若帶之修道，但唯增長邪見煩惱，決無相應分。」

**【如欲斷之實難。……但斷見惑，如斷四十里流，況思惑乎！若見思二惑毫髮未盡，分段生死不能出離。此所謂豎出三界也。甚難！甚難！】**

那麼我們就起了個心想去斷它，這個這麼不好，我們就得斷，而斷之又實在是難。所以為什麼說：「修道者如牛毛，得道者如麟角」，為什麼《大集經》說：「末法衆生億萬人修道，罕一得道」，就在這兒。你帶著這個修道，決無成功之望。要斷，斷是真難哪，所以《大集經》說了，億萬人修道，很少有一個能得道的。這屬於難行道，這裏說的難行道就是這麼來的。

 斷見惑就像斷四十里的水流一樣，何況斷思惑呢。那麼見思兩惑如果有一毫一髮沒有消除乾淨，這個分段的生死，就是前頭衆生一生一死的這個生死，就不能出離，不能出離那你就沒法出三界。要斷了見思惑出三界，叫豎出三界，就是難行道，這難的很哪。

 看見沒有，你光斷個見惑就像斷個四十里流一樣。不斷，你帶之修道是決無相應分，所以是難哪！大家可見其難哪。那怎麼辦？這底下辦法就來了。就是一方面要知道這個問題的嚴重性，另一方面對這個辦法才真正能心悅誠服。不然你總不心悅誠服，總不安心，總不踏實。

**【然此十使，總名眾生知見。古德謂眾生知見，須以佛知見治之。】**

 這個十使，總的名字叫什麼呢？說是十樣，總的名字就叫做「衆生知見」。這就為什麼我們抓個「見」字。衆生知見怎麼辦呢？古德就說了，眾生的知見，拿佛知見來治。咱們全都知道自己的病根是什麼了，所以這幾年我盡跟大家說「見」，這個是它的根。那怎麼治？以佛知見來治。什麼是佛知見呢？

**【佛知見者，即現前離念靈知也。然此靈知，不能孑然自立，必隨緣起。不隨佛界之緣，便隨九界緣起。離十界外，無別緣起故。】**

 這一層繫一層，佛知見就是剛剛說的離念的靈知。你知道自己有個離念的靈知，這就是佛知見；而這個離念的靈知就是全部的佛知見。但現在咱們都有，為什麼你照樣還是衆生知見？那你還得問哪。怎麼辦呢？底下徹悟大師就說了，這個靈知在衆生份上怎麼能顯呢？要有個緣起，從因緣顯起來，在用中才見，所以你必須得有作用，有緣。緣起者，這個十法界，這個法界不過就是十個種類，佛、菩薩、緣覺、聲聞，底下就是六道，這不十個嗎？總不出這十法界，你不屬這法界，就屬那法界。你雖然是有這個心，但這個心它是隨緣而起，不隨佛界的緣，就隨其他九界的緣。你要去隨著佛的緣起，這不就是《觀經》的話，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」了，那你就是佛了。你本來靈知嘛，隨著佛界的緣起，那就顯現佛界的這一切了。

**【欲隨佛界緣起，無如以信願心，持佛名號。但信貴深，願貴切，持名貴專勤。】**

 那麼要怎麼去隨佛界的緣起？修行的方法就很多了，但是其中「無如以信願心，持佛名號」，沒有一個再比這個更强的了。為什麼在廣化寺我講了個「信願持名」？大家慢慢就可以看出來，這都是為了一個目的。說來說去，慢慢慢慢大家就能把它成為一個總體了，這麼看也是它，橫看成嶺，側看成峰，這就有個廬山了。

 衆生帶著這個衆生知見修行是沒有用啊，那麼就用佛知見來治。什麼是佛知見？就是你本來靈知的心。靈知的心是緣起才顯現，這十個緣起我們當然要佛緣起。佛界緣起無如是以信願心，持佛名號，就是「信願持名」。可是也得加點條件，光說個「信願持名」，我也有點信，有點願，也念兩句佛，行不行啊？信就貴要深信，願就貴要切。這不是一直多少年我所跟大家說的，要深信切願。所以，我之所說，我不敢隨便說，都是繼承了先德的遺教。

 大家只有燈燈相續，光光相照。古德能把我照亮了，我就把這個燈光保存下去，使大家也都亮起來。咱們再往下照，也就是這麼一件事。活著為什麼，還有什麼其他的事可做呢？說請你吃飯，這飯也沒什麼好吃，有什麼好吃？吃飯不就是肚子餓了嘛，你說有什麼好吃？所以「咽下三寸成何物？」三寸這兒當時還覺得有點滋味，咽下去之後再一吐出來，你看還肯吃不肯吃？你自個兒的事情。所以就是這麼一件事。

 所以要深信切願，持名就貴專勤。不要今天持名，明天參禪，後天又搞這個，心裏頭老不安，要專，不要老變；要勤，有時間就念，不要三天打漁，兩天曬網。

**【果以深切專勤之心，信願持名，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。亦即是念念中，以佛知見，治眾生知見也。】**

 底下就給大家肯定，果然「以深切專勤之心」，以深的信、切的願、專勤的念佛，拿這樣一個「深切專勤的心，信願持名」。大家聽啊，這句好好聽啊！你果然是以「深切專勤的心」來信願持名，你「即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」。這個就給大家保了證了，你就是把佛的知見當作你的知見了。咱們稍微停頓一下，想一想。這裏頭沒有什麼難懂，就是看信得及還是信不及。信得及你就是佛知見；信不及嘛，那原來的東西還在那兒有點勁兒。所以果然以「深切專勤之心，信願持名」，就是「以佛知見而為知見」，你就不是衆生知見了。衆生知見要斷是那麼難哪，你看見沒有，這個你看容易不容易？

 為什麼必須說三大阿僧祇祇劫？為什麼說刹那？這不也就看出來了嘛。清清楚楚的事，明明白白的事，大家要在這兒亂哪，就亂哪，清清楚楚的事。也就是念念中，以佛知見治衆生知見。你一念一念地念佛，這一念一念中就是拿佛的知見治你的衆生知見。這兩個（註：頭一個是以佛知見而為知見，另一個是以佛知見治眾生知見）可以同時並存的，當然頭一個更直接了，你就是佛知見！這個怕你信不及，所以不是說拿佛知見來治嗎？這就是治！這個已經為根器稍微低一點的人說法了。這再不信，好好懺悔，多拜佛懺悔，千萬不要自以為是。這個別人怎麼能信，我怎麼不能信？多禮拜、多懺悔、多求佛力加被。

**【熾然十使心中，但置一信願持名之心，即轉生界緣起，為佛界緣起。】**

 在「熾然十使心中」，這大德說話是殊勝啊。「熾然」，如火那麼燒，「十使」就是見惑思惑，如火燒的這樣的心。在這種心裏頭，「但置」，只要你安了一個信願持名的心，即把生界緣起變成佛界緣起了。你本來要流轉六道的這種緣起，轉成佛道的緣起，所以頓成！跟你們說話，你們認為「不是這個事，不是我的事」，好像我就是想爭一點長短是非，我講這個，你們有的不這麼同意，我這非得給你……。不是呀，這是關係衆生慧命，這要受到障礙就太可惜了。這個道理很清楚，方法就是如此。所以今天的說（註：談話），道理擺出來了，方法有了，就是你肯信不肯信？肯行不肯行？信了之後，願不願？願了之後，行不行？

**【此於修道門中，乃點鐵成金極妙之法。只須赤體擔當。】**

 「此於修道門中」，在我們修道的門中，剛才不是說「億萬人修道，罕一得道」嗎？《大集經》後頭還有兩句跟這個是一致的，「唯有是念佛法門可以得道。」這個「念佛」，也就是咱們信願持名這個念佛。這乃是「點鐵成金極妙之法。只須赤體承當。」「赤體承當」，赤裸裸的，沒有一絲掛，沒有一點兒囉囉嗦嗦的。就把它承當，就是信，就是這麼回事！

 這個「赤體承當」，我給你們舉個例子，鳩摩羅什七歲的時候，看見一個很大的鉢，看見很好，有好幾百斤沉，他恭敬這個鉢，就把它頂在頭上，頂起來了。後來一想，我這麼個小孩，怎麼頂這麼重的東西？就頂不住了，就擱下了。所以要赤體就是這。没那些…，我恭敬它，我就頂住了。後來一想，這麼沉的東西，我怎麼頂得起來？就頂不住了。

 這我就經歷過，我有好多舍利，我那還是去山西，我要帶一個舍利瓶，要帶幾顆舍利到那兒，我還要修法。我說請哪顆出來呢？我就說「這麼吧，我拿個針去吸，哪一顆舍利被我吸出來，我就請這顆舍利跟我一塊到山西。」我就這兒一個瓶，那兒一個舍利瓶，我拿一根針去吸，某人在旁邊也看見了。吸了一個進來，又吸一個進來，吸了第三個進來了。第四個我一想，我說怎麼會吸呢？這個針又不是吸鐵石，舍利也不是鐵，這個針和舍利之間為什麼會發生吸力？這科學的腦袋來了，再吸沒有了。他們當時看的人也覺得很自然，這個針就是能吸舍利，這就叫「赤然」，「赤體」。後來住在對門的一個郝老太太，她的兒子聽我說了，他也吸，也吸了幾個。這就叫赤體承當。一回頭轉腦，大家就是在這回頭轉腦之中，複雜呀，這它就困難。你只要是赤體承當，老實念佛就是赤體承當。

 這個法聖最近念佛念的很好，他就記得夏老師一句話：「直念當前這一句。」這就是最直接，點鐵成金，畫龍點睛的話。你就念這一句，哪有那麼些囉嗦，我念的是好、念的是壞、相繼不相繼，這囉嗦太多了。就念這一句，哪有這麼些囉嗦，還有什麼相繼不相繼，容易起來就這麼容易。

**【久久勿替，管取金臺可以坐待，寶蓮不日來迎。】**

 還是要「久久勿替」，盡這一報身，盡這個形壽，一息尚存就都不要鬆懈。這就給你保證了，一定是「金台可以坐待」，佛來接你是用金蓮花來接你。金蓮花來接你是什麼意思？上品生啊。大家知道上品生是個什麼地位？上品上生當時你就生，生了之後，當時就可以到一切佛國去見佛、可以聞一切法，當下就可以得一切陀羅尼，當下你就可以分身到一切世界去度衆生，這才是上品上生。這還不就是即生成佛嗎？這些事不就是嘛。咱們衆生你要這麼做，就能得到這個，就可以這麼來救度衆生。所以金台是可以坐待，坐著等啊，寶蓮就不日來迎，阿彌陀佛拿著寶蓮花來迎啊。

**【是為從此同居，生彼同居，橫出三界。較之豎出者，不亦省力也哉。】**

 這就是從這個穢土的同居生到淨土的同居，咱們這兒是穢土，髒啊。這個巧妙是這樣，我們是同居變同居，所以容易了，這叫橫出三界。竪出三界，是從同居土生到方便有餘土，方便有餘土生到實報莊嚴土，實報莊嚴土生到常寂光土，這是豎出，是難行道，很難，你是上樓了。這個橫出，橫著移當然省勁了，「較之竪出者」，豈不「省力也哉」。

 所以知見的重要，我們這裏得到肯定。這一心法門，就是佛的知見，就是咱們靈知的心。今天就把這個心，心是個什麼，咱們也說了，知道了這個心是怎麼的殊勝。最後咱們又結合到淨土法門，這個眾生知見這麼麻煩，咱們就是以佛知見來治咱們衆生知見。怎麼治？你只要是「深信切願、持佛名號」，當下你已經就是佛知見了，這就是頓法。你沒有這麼頓，那你還是念念之中，佛就是拿這個佛的知見治你的衆生知見。

 你果然就這麼念的話，你就是金台可保，坐而待，橫出三界啊。這麼一來，這個理論，這些個道理都在裡頭了，這個「一心」的殊勝，這個「見」的重要。所以你入三途就是由於見，你怎麼修也不能成功也是由於你的見，你一修要修三大阿僧祇祇劫才能成功也是你的見，你刹那成佛也是由於你的見，全在你本人。而這裏給你提供一個最好的點鐵成金的法子。本來是塊頑鐵，一點你就成了金子。這個就是徹悟大師跟夏老師整個的結合起來，這一切一切就是點鐵成金啊！就以這個作為供養。

## **第五會 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 講於北京蓮舍**

 **自警錄 （黃老摘選）**

 **【無論念佛處事，皆當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。**

**念佛時，一切莫管，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，即所謂第一念 也。若矜躁卜度，希冀玄妙，或計功求速，或背境向心，即流入第二念矣。第一念是智，第二念是識，隨識即染，依智則淨。**

**處事時，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，事未至勿將迎，事已過勿留滯， 坦坦蕩蕩鑑空衡平即第一念也。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，或牽於感情，或激於意氣，則流入第二念矣。第一念是理，第二念是欲，徇欲即暗，循理則明。】**

### 1、序談蓮公《自警錄》—無論念佛處事，皆當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

 密法講究師恩，剛才我提的，要把蓮華精舍的這些密軌都恢復，這是報師恩，這是文化大革命之後的第一個工作。第二個工作大家也都知道，就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註解，還是報師恩哪。這個師、善知識的恩，超過父母。

 現在我們把夏老師的開示，陳大師兄的記錄，再來學習，還是為了報師恩。因為這是師的願望，他為什麼給我們講這些？他就是希望我們從這個開示裡頭，真正來解決問題。所以什麼叫做「孝」？就是能夠繼承師的志、師的願，這才是孝。所以我常常跟夏老師說：「接力賽跑嘛」，夏老師很欣賞，喜歡我這個提法。打著法炬，底下得有人接著這個法炬，再跑上一段。大家將來更多人的時候，可以分著點一點，這不就更多了嘛，接著跑。

 那麼這一段裏頭，引夏老師對於大衆的那個開示，在前幾次都說完了，很重要啊。那天是個元旦，到的人很多。今天所要介紹的這一段，是在夏師的《自警錄》裏頭。這個就不是對大衆說的，是夏老師自己要求自己的。

 正因為那一段對我們說的裏頭，一上來就談了個「一」跟「二」，說「一」就誠，「二」就偽；「誠」就一，偽就「二」。這一段跟那個就有關係，這也是談「一」和「二」。那一段的內容嘛，咱們是前幾次談了那個內容，今天所要說的是《自警錄》裏面的，就是自己警惕自己的話，這個提了一個「第一念」、「第二念」。

 **【無論念佛處事，皆當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。】**

 頭一句，「無論念佛處事，皆當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。」就是說，念佛也罷，做一些事也罷，這就世法、出世法都有了。佛法不離世法，很多人都把它變成兩套。我說變成兩套的人，就看看「白毛女」去。這個黃世仁的母親就是兩套，她不就是兩套嗎？進了佛堂，她是佛教徒；出了佛堂了，就是一個惡霸地主。這個不行啊！不要說是佛法了，就是儒教也說，讀了《論語》之後，你讀跟沒讀還是一樣，還是你這麼一個人，那你就是《論語》沒念好。你念了之後就應該有變化。所以不光是念佛裏頭要清淨，一切遇緣、應人、接物，一舉一動都應當是一個轍兒。當然有的時候可以有點善巧方便，因為現在在工作機關上做事，這是一種善巧方便。這說的是你內心裏頭，如果你下了座之後，和那個普通人沒有任何兩樣，或者跟你過去沒有什麼兩樣，那就說明你這個修持不得力。

 所以夏老師就說，「念佛要用第一念」，這咱們都很容易懂；「做事也是一樣」，在這個地方就廣了。不僅僅上座、點香、拜佛是修持，一切事都是修持。所以，自己到底是個什麼情況，要在境上去檢驗。遇見了境，遇見了事是什麼情況？尤其是自己怕的那個東西，你怎麼樣？過不去的那個東西，怎麼樣？都在這些問題上。所以大家老講功夫，功夫在哪兒？「力道須從境上煉」。你到底有沒有功夫，就看真正問題來了，你怎麼樣。你完全打敗仗了，就沒有功夫，功夫等於零，那有什麼功夫啊！你能跟它戰鬥個幾合，打了勝仗，這才開始可以談功夫。所以說我們念佛了之後，千萬不可以變成像黃世仁的母親，什麼壞事做完了，一進佛堂，這個功德殊勝，什麼罪都給我懺掉了，我明天照常做惡，那這個就是不行啊。

1-1、第一念全是現量

 「第一念」、「第二念」，這個在老師的境界上很深哪。在一般人來說，根本就沒有個「第一」，整個是在「第二」裏頭。這裏不能夠錯會。錯會了，比方說，在電車上他踩了我的腳了，還很不禮貌，我就罵他了，很自然我就很有氣。這個很自然就很有氣，這個千萬不要錯認，這不是第一念，這早不知是第幾念了。那麼先還很有氣，後來一想，「哎呀，我不應該跟他一般見識，不應該跟他吵」，或者「這兒流氓很多，他回頭可能掏出刀子捅我一下，我別跟他吵」。那麼這把那個要吵當作第一，這個不吵當作第二，其實都不是第一第二，整個都不知道到第幾去了。

 這話怎麼說呢？不是《楞嚴經》講了嗎，這個世界就是淨土。這在《維摩詰經》裏也講得很詳細。《楞嚴經》說：「如我按指，海印發光」，我指頭一按地，這個海印發光，這都是海印哪，等同諸佛的淨土，沒有什麼差別。那比天宮就不知殊勝多少萬萬萬萬倍了。「汝暫舉心，塵勞先起」，你剛一起心動念，塵勞先起來了。根據釋迦牟尼佛的這個話，「塵勞先起」，那麼大家第一念的情況就不存在了，這個不要錯。有時候我就直起直用，想幹什麼就這麼幹，不用管自己，這就叫第一念，那就錯會了。有的時候還是要克制，就是說你那個「第一」早不是「第一」了，這一點是要聲明的。

 真正說到第一念，第一念全是現量。衆生也整天在現量裏頭，就是那個時間過得太快了。見色聞聲一切的事，比如我一看見東西，看見這個當然是眼根，眼根就等於照相機的鏡頭，有這麼一個物質的東西在這兒；還有一個眼識。眼根、眼識咱們衆生很難分。眼根是個什麼？眼識是個什麼？眼根可以說是純物質的，眼識就跟咱們生命，跟咱們這個人有關係，活的。人死了還可以挖他的眼球來移植，那是別人的眼根，但是移植不能把他的眼識移過來，對不對？這個大家就比較清楚。一看東西，眼根先看了，先通過照相機這個鏡頭，它馬上就眼識。眼識大家要知道，眼識是現量的，不但眼識是現量的，耳識、鼻識、身識都是。所以「五八」識沒有問題，問題出在「六七」識，所以「六七因中轉，五八果上圓」。「五八」識現在是這麼回事，將來也是這麼回事，沒有什麼叫要對它用什麼功。我們所要用功的就是第六、第七識。第六、第七識咱們在因中把它轉了，「五八」識本來就是圓滿的，它自然在果上就圓滿了。它本來是現量。阿賴耶識也一樣，什麼來了之後，第七識一傳，傳到阿賴耶識，阿賴耶識就收藏了，也沒有分別，也沒有歪曲。有歪曲就壞啦，它是現量，清清楚楚。所以轉識成智，你只要把第六、第七識一轉，第五、第八識自然就轉了，前頭是成所作智，後頭就是大圓境智，大圓境智無所不照，無所不包。

 問題就在第六、七識上，第六是意識，分別；第七是執我。我們的毛病就在這四個字上：一個是「分別」,一個是「執我」。分別是虛妄分別、顛倒分別，無分別中你要去分別它；還有很多顛倒見，總是在虛妄顛倒之中。第七識就「執我」，我們之所以老有個「我」老在這兒運轉，就是第七識。問題就出在這兩個識上。

 我們見色的時候，眼根（先看了），馬上就是眼識。眼根就是個機器，它沒有什麼問題，機器這還是好的，快門一按，照相機這個地方光線就進來了。眼識就是活的了，眼識就接觸了這個。這個眼識一來，意識跟著就來了，意識就分別了，一分別就成這一堆了，一分別就成了「遍計執」，它就是執著、計較。所以我們現在都在遍計執裏頭。第六識起作用了，它是虛妄分別，顛倒分別。

 所以說老實話，就是現在我看見的這一屋子人，大地山河這一切，都是在遍計執中，你們看見我也是一樣，這一切都是在遍計執中的事情。為什麼有這個？因為有一個第六識，意識，在那兒起作用。所以從現量的眼識，到遍計執的意識之間，沒有時間停留。沒有修行的衆生，這一切就是這麼快，不等你還知道你這個現量是什麼境界，你已經（是遍計執了）。就好像一條麻繩，它本來是麻，你一看見以為是個長蟲。實際是那個麻進到你眼睛裏來，而你看見是個長蟲，它本體不過是個麻，這個東西不就是那個麻嘛！但是自己那個時候就因為遍計執一來，意識一分別，一看見你就說這是一條蛇，你就嚇跑了。能夠認它是個繩，就不會跑走了。你要看見是麻，那你就知道它的本體了，那實際是整個暴露給你了，你要知道。

 你看見是個蛇的時候，看見大地山河的時候，看見這一切的時候，你看見我，我看見你的時候，這個妙明真心就整個無遺的都顯示給你了。麻嘛！它為什麼會有這條蛇？不就是麻跟那兒了嗎。你看見的這一切，整個就是妙明真心，可是你意識來得太快，就是那個「第二念」。第二念來得太快，那就成了長蟲了。但是在你看到是長蟲的時候，你不會相信它是麻繩，「我看的是長蟲，誰說是麻繩？」當告訴你連麻繩也沒有，就是麻，你根本不相信，就說：「你胡說八道」。所以我告訴你：「這都是你的心。」你說：「這是怎麼回事？怎麼這是我的心哪？」所以「當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」。

 所以色跟聲哪有什麼壞，迦葉不就是看見拈花嘛，佛拈起了一枝花，他不就是看見這個花就微笑開悟了。後來中國的靈雲，看見桃花盛開的時候，一看見桃花，開悟了。那個香嚴掃地，撿起一個石頭子一扔（這個很自然嘛，在廟裏掃地，有一個石頭子），這石頭子正好碰到竹子上，「嘣」一響，開悟了。聲音嘛，所以見色聞聲哪裏有壞，根本沒有什麽。古人禪宗的話，「見色聞聲不用聾」，只要是不起分別。但是不起分別不是一般人的境界。他在那個時候為什麼聽見竹子一響，石頭扔出去打竹子一響，他就開悟了？為什麼靈雲一看見桃花盛開他開悟了？人家看多福，找多福去，多福在河那邊，他在河這邊，多福看見他，拿扇子一搖，招呼他，他開悟了。這個人還看見多福本人呢，還有一個人看見多福廟裏那個旗杆上的幡，一看那個幡就開悟了，不需要跟你談什麼。所以「見色聞聲不用聾」啊。

 這一點，夏老師說的「當用第一念，勿用第二念」，在這個境界之上，我們也只能夠說這是老師的境界，目前不是每個人容易用上的「我要用第一念，我現在就是怎麽使這個第一念」，從前常常聽說，一聽講之後，他趕緊就「我怎麼使這第一念哪」？這是老師的境界，那我們講了有什麼用？底下有，底下這個「第二念」是什麼，有些內容。念佛中什麼叫做第二念，我們要把那些東西去避免，這方法我們每個人都用得上。「當用第一念」，恐怕現在根本不見得容易用，還有咱們舉的說法，天天見色聞聲都有現量，這個太深了。不要有計較分別，單單純純的起這一念，你這也就很有不同啊。

1-2、舉例說明第一念、第二念

 我們舉幾個例子，頭一個就是鳩摩羅什的，他是小孩的時候，一點點高，到廟裏去，看見一個古代的缽，非常莊嚴，他看了覺得美啊，為了表示他的恭敬，表示他的讚美，「我應該把它頂在頭上」，他就把這個缽頂在頭上。他這一頂，別人就覺得奇怪，「哎呀，你這個小孩，怎麼能頂得住這麼重的東西啊？」他那一想，「我這麼個小孩，這個是很沉啊，我怎麼能頂得動？」哎，馬上就頂不動了。這也是個說明，咱們剛才說的那個不大好體會，這個就好體會一點。就是從自心清清淨淨的這麼一念，這一念就是超乎尋常的作用。等到世間咱們這老一套的玩意兒來了，「我還很小，我沒這個力氣，它應該很沉，我應該頂不動。」這些東西一來，你就頂不動了。

 這是古代的，咱們不說這麼遠了，說近代的。我們要知道這些事兒，現在實際上說，這些東西都是第二念造成的。有的人就不大肯信，所以我們要講一點例子的原因就在這，這道理是很難信哪。青島有個湛山寺這湛山寺有一個人閉關，大家傳說他閉關之中，他關房都是上了鎖的，那很嚴格，那比我們這兒嚴格，都不出來的，上了鎖想出來也不行。吃東西有人給你送；大便小便，盆兒拿出去，有別人護持你的關，不能出來，也不能有人來跟你聊天。可是這個人在閉關之中，有一天他想了想，「今兒我要去大殿拜佛。」心裏頭清清淨淨忽然起了這一念，就到了大殿上拜佛。拜了佛之後，他就說，「我還在閉關，我回我關房」，就回他關房了。走到關房進不去，鎖著門呢，就跟那兒等。等到廟裏和尚來了，就說：「師兄啊，你給我開鎖，讓我進去。」師兄說：「我給你開鎖叫你進去，你怎麼出來的？」「噯？不知道。」就轟動全廟啊。這個事就是很重要的一個事，當年我聽了之後，覺得這個事說明好多問題啊，大家要知道，不能輕視。我就問夏老師說：「夏老師，你知道不知道有這個事？」他說：「我怎麼不知道，這人就是我親戚。」是外甥輩的，是夏老師外甥輩的這麼一個人，就是他在那兒閉關，真有其事。這不是一個證明嗎？

 這一個證明咱們說還不夠，我再有一個證明。那時候倓老去南方以前，從北京路過，快解放了。我們電臺請他，那時候我在電臺，我請他到電臺來。我親自招待他，我就問他說：「老法師啊，你是湛山寺的方丈，當年聽說湛山寺有這麼一個事，是不是真的？老法師知道不知道這個事？」「我怎麼不知道，我當時就是方丈！」所以確證，確證！那是夏老師的親戚，在那個廟，廟裏那個方丈就是倓老，他當面告訴我，「我就是那廟的方丈」。所以我們都要知道，不要被這個東西騙住。

 所以人，你哪裡就是三度空間哪？你因為妄想執著，所以你才是三度空間，這個牆壁它就擋住你了。在你第一念的時候，什麼叫牆壁？什麼叫肉體？就是無礙的！要到大殿就到大殿，這是第一念。回來的時候，看見關房有鎖，進不來了，這是第二念了，就差這麼多。這個事情大家都把它記住，很說明問題。你說這個《心經》，「色即是空」啊，你就盡喜歡講道理，講道理總不如像這個故事這麼深刻。它怎麼不空啊！

 就是你們現在說的張某某，什麼阿某，一下把皮包，把錄音機…，這奇異功能啊。這錄音機唱著錄音的時候，他一下子就叫這個錄音機進入保險櫃了，還這兒在唱呢，那兒進去了還唱。那電線怎麼辦呢？保險櫃不是有個縫嗎，電線還在那個縫連著，跟插銷插著呢。他一拍桌子，這就進去了。據他說是有個人幫他忙。這個大家要用科學去研究，就好難辦。這到底是怎麼回事？它本來空，這都是你的妄想，你認為有這麼個東西堵著不能進；（實際）沒這麼回事。所以那個阿某其實也並不很高，好像是個什麼，老拿鼻子去聞，水平不高嘛，好去聞東西，他說是狗，也可能還是別的，動物喜歡聞的很多。就有這種法，這種所謂他們的通，這種所謂妖通吧。不管什麼通，總之說為什麼能夠如此，就是利用「術」也罷，總之它有一個根本的東西，而這些東西根本是不存在的，很多是障眼法。

 這個障眼法順便說一說，那個東風市場從前沒拆之前，裏頭有表演，有雜耍攤，也有變戲法的，你們不行了（註：指在座一些年歲小的沒趕上) ；你們幾位都還行。那喝茶的茶樓很高，裏面看底下變著戲法，看到大家非常入神，有個人他就覺得很平淡。待一會兒，看魔術的人也來了，「啊，今兒這個精彩啊！」怎麼怎麼大家那兒議論著。他就問：「你們看見什麼了，這麼精彩？」「今兒個，這個太奇怪了，把一個大牛拉到罎子裏去了。」「哪有這麼回事兒？我在上頭看得清清楚楚，我看見的是往裏擱了個蛤蟆。」因為他在樓上看，不在催眠範圍之內，他沒有被催眠哪。底下看的人被催眠了，就看見把個大牛拉到罎子裏去了，所以他們就看得精彩得不得了。他在上面，這平淡無奇，「這些人幹嘛這麼發愣啊？」這都是些障眼法。

 日本人打仗了，我在北京那時本來是想出國。出國不成了，我也不願意給日本人做事，就在北京念念英文。一個英國老太太，就聊天，讀了一個話劇本，裏頭講得很神。她問我說：「你信不信？」我說：「我不信，這都是編著好玩的。」她說：「我信，印度真有這回事情，他們就是打坐什麼的，出這些事。」她說有的就跟咱們《聊齋》裏的《偷桃》是一樣的，把個繩一扔，扔到天上去，這個人爬著繩子上天了，經常可以這麼表演。後來就給他照電影，等到電影照出來之後，這個人始終坐那兒沒動。因為電影機不受催眠，它沒有意識；我們就是一看見什麼，眼識一來，意識跟著就來了，人家一說你就被催眠了，他催眠你就看著上天了，實際上他跟那兒坐著沒動。所以有許多是所謂的障眼法，我們有時候看到許多東西，都是所謂共業，很多是沒有看到那個實際。

 這個「第一念」、「第二念」，我自個兒也有這個經歷。那時候解放了，到山西大學去教書，自己也要有個小型的佛堂，我就想請幾顆舍利。我這舍利很多，有幾十顆。我就想哪一尊願意去山西呀？我說拿針來請吧，哪尊願意去，這針就把它吸過來。把鐵針拿棉花擦一擦，就拿這個針到舍利瓶裏去粘舍利去。那麼幾十顆裏頭，一粘粘上一顆，就把它從舍利瓶裏拿出來，到我這個瓶子口一扒拉，這個舍利就到我這瓶子裏頭了。然後又粘第二個，又粘第三個。粘第三個時我又動念了，我說，「這個針跟舍利之間沒有吸引力呀，既不是磁，也不是電，這一粘之後它為什麼能吸呢？」就這一想，再怎麼粘也不吸了。當時某人在旁邊看，好些人在看，他們當時就認為這針就是能粘的，哈哈哈哈…。所以這一類，我們也可以說，沒有任何雜念的時候，只起這麼一個念，這個念不被別的雜的東西攪在一塊，這麼孤伶伶的一念，他要去拜佛呀；這要舉這個缽呀；你用針可以去粘舍利呀等等的，在這個時候有時是很特殊的。

 我從幹校回來，那是很高興。以前說這回家是回不來了，問題太嚴重了，天天告訴你等著進監獄，哈哈哈哈…。這什麼事都沒有了，都恢復了，教授也恢復了，錢也恢復了，回北京了，當然很高興。派了一個車子送我們到車站，我們離那車站還有幾十里路。我跟著也就上去了，那個車後頭不是有塊板嗎，那個板已經裝上，推上去了，不是放下來的。不然東西上車就很容易了，但車後頭那個板已經立上了，地上還有些別人要帶的東西。我一時也就是幫幫忙，兩個鐵爐子挺大個兒的，我幫他搬一個，就過去搬了一個擱車上。當時我就覺得輕，我說：「哎，這個倒挺痛快的，輕得像個樹葉子似的。」這旁邊一個人就說：「哎呀！你可真了不起，回北京我非跟你學氣功不可。」我說：「我不會什麼氣功，這有什麼？這是什麼事兒？你說的是什麼？」他說：「你沒看見？」往旁邊一看，車上有一個開車的，還有兩個跟車的，都是二十多歲的小夥子。那兩個跟車的在後頭舉這個爐子，兩個爐子我已搬上一個了。那倆人舉這個爐子，這車後頭不是有板嗎，那爐子的上邊剛齊到這個口就舉不上去了，倆人就在那兒費勁呢。後來那個司機過來，從底下仨人托著，才越過這個板拿過去。說：「你看見沒有？」到這個時候我才感覺到還是挺沉的。在無心之中，就沒有覺得，沒有這種思想說「它很沉，我的力量不夠」，我就覺得很輕，我說這怎麼像個樹葉兒的，就這麼就過去了。不過要說氣功，我是一點氣功都沒有，這不是氣功。這就是什麼？就是第一念。就好像那個人念著念著佛出去一樣。

 所以這一類說明什麼原因？不是談奇異功能了，這就談所謂的「第一念」、「第二念」了，我們這一切都由於妄想執著。為什麼我們今天是這麼著沒有什麼能力，沒有可能？就是由於自己的妄想執著啊。這一點對於我們也是個證明。

### 2、如何用第一念念佛

 **【念佛時，一切莫管，字句分明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，即所謂 第一念也。】**

 底下這我們就很有用了。事實上念佛這個第一念，這幾句話也是大家可以做的。念佛怎麼用第一念呢？「念佛時，一切莫管」。所以我老說讓大夥兒放下，要放呀，「一切莫管」，就是一切你都放，不放是不行的。你一切都別管，佛來也別管，魔來也別管，念得好也別管，念得壞也別管，這一切莫管。只是「字句分明」，這是夏老師一貫的，「一句佛號內只貴字句分明」，念得清清楚楚。你說我什麼都不管，就是睡著呼嚕呼嚕念念念，也不知念的是什麼，這就不行。這不叫念佛了，就叫放任，放逸不行。

 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，即所謂第一念也。」你看這「平平常常」，有什麼難哪。要是說今天你需要打一個跟斗，打一千零八十度，就是在空中轉三個圈兒，那這個是難。「平平常常」，平常你是這麼坐著，你就平平常常這麼坐著，這有什麼難呢？如果現在叫你做一個表演，要叫你一千零八十度在虛空中轉三個圈，那當然就是難了。只要你平平常常，現在你這麼坐著就這麼坐著；他這麼著就這麼待著，這個沒有難哪。就是不肯信，回頭咱們再做解釋，就是不肯信，我跟你说。這幾句話就是這麼簡單。「老實念」，別作怪，你就老老實實念，這就所謂第一念也。

 剛才我們把第一念說得那麼樣子特殊，可是這兒念佛的內容，這個第一念，好像這個事沒有什麼難。它之所以特殊就是在不難，這是難信易行之法，大家必須得注意這個問題。既然是容易，為什麼往生的人也不多？就是難信！你真要去做，不是很難啊。這四句話哪句話難？我說你一切都扛起來，你就難了吧！你要跟國家的領導一樣，管國家的事；你要到前線去打仗；你要科學上給我拿出成果來；你到佛學院給我講課；你去給我接待外賓；你去給我表演奇異功能，你什麼都得管，你就難了吧。這個是叫你都不管，這有什麼難哪？叫你耍個幾千斤的刀，你說我耍不動；叫你刀放下，這有什麼難呢？這不是個難的事，是叫你放嘛！扔啊！你就扔了嘛，越扔得猛越好，扔下就完了。一撒手就扔，撒手還不會嗎？但我跟你说，就是極難哪，為什麼？他就是不信哪，他不信哪。

 「字句分明」，字句分明小孩就會念嘛，很多小孩念得很清楚。可是真正要念下去，一天念幾萬遍，還能保持字句分明，也不是很容易。但總之說，和別的方法比較，這是個易行法。你只要把這幾個字念清楚，小孩都會，大人更沒有問題了。

2-1、舉例演繹「平平常常，老實念去」

 「平平常常」這四個字，很多人就不信，他就不感興趣。一百個，九十九個半就不甘心於這個「平常」，其實「平常」有什麼難哪，他就不甘心于這個「平常」，不理解這個「平常」就是最奇特。一切的奇特都沒有這個「平常」奇特。這「平常心是道」，佛經上的話，「什麼是道？平常心是道」。

 有人問趙州：「什麼是道？」「牆外邊兒。」出了牆外不就有個道路嗎，有個道嘛。「哎，我不問這個道，我問的是大道。」「大道，大道透長安。」也就是大道通天安門，長安街是大道，就是通天安門那個大道。有人就問他：「什麼是道？」「平常心是道。」所以說「下士聞道，大笑之」，這老子的話。下士聽見你給他講道，他大笑，覺得你這是可笑、荒唐、荒謬，就是這個意思，這個非下士所能理解的。「我來學了半天就學個『平常』啊！」他就大笑之。所以夏老師也說：「道在平常中，惜君未曉此。」道就在平常裏頭，可惜你不懂得這個。就是難懂，這話你別說，雖都是中國話，但就是很難懂，這個「平常」很難懂。

 所以等到高峰大徹大悟以後，（高峰是個了不起的祖師，他等於是中國的米勒日巴），在天目山，自己就在半山上，就是個鳥窩，搭了幾塊木頭，跟鳥巢一樣，一半就是山洞，一半就掛在外頭，沒有整個的房子，都是漏的，風吹雨打。四季就一件衣裳；就一個破盆，揀一點柴火在破盆裏煮點東西吃，這就是他的食；也不剃髮，也不洗澡。他是已經開悟的人了，二十歲出家，他說我三年之內一定要開悟。開悟也沒有那麼容易呀，後來別人告訴他說：「塔那兒有位老和尚很關心你，你去見見他吧。」他就拿著香很如法的去見這位老和尚，把香點完之後就磕頭，老和尚拿棍子給打出來了。這一路就哭，可是第二天他還去，還去就給他講法了。所以說怕打是不行啊，第一次什麼話沒說就給打出來，而且是哭著回來的，第二天他還去。

 夏老師見省老也是一樣。省老就拍桌子大罵，那天梁漱溟在，梁漱溟給人講這件事就講前半截，我說後頭還有啊。梁老說是，省老大罵，後來侍者看不過去了，就跟老法師說：「老法師，您也慈悲慈悲。」省老說：「我這就是慈悲！」第二天夏老師還去，去了之後就非常融洽了，就談了。一點這種都不能什麽的，那就不好辦了，那就不是有真心哪。

 高峰第二天去了之後，老和尚就告訴他：「你現在天天來，我就告訴你怎麼做功夫，不談別的。」就指點他，慢慢他功夫就上路了。又過了那麼二十幾天，老和尚就提了個問題，一進門就問：「誰叫你拖著死屍來？」誰叫你拖著這麼個死屍來呀？剛想回答，棍子就打上了，就打走了。等他再一去，一進門還是這句話，「誰叫你拖著死屍來？」問完了就打。幾個月就這個，沒有別的。

 後來老和尚到別處去了，別的廟請去了，他想跟著去，所以就想跟俗家父母辭別。他是浙江人，到了俗家之後，俗家一看，他還太小啊，就把他的戒牒偷了。這和尚沒有戒牒就沒有地方掛單了，哪兒也去不了，就走不了。他就在附近一個地方待著，另外又參這個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。有一次，修著修著突然間他動了疑情了，所以「參禪難於起疑」呀，開悟都是在無心三昧中的事。為什麼聽見竹子啪一響、見一枝花就開悟了？他已經在無心三昧之中了。

 那麼他就疑情發了，就這一念了。看著別的和尚在做佛事，大家就要到祖堂了，他也糊裏糊塗的跟在後頭。他心中沒什麼分別，就沒有什麼第二念了，其實他並不是被安排在這個活動裏頭的，但他就跟著大家上了祖堂了。上了祖堂，看見祖師的那個像，自己的讚子裏有這麼一句，「一生三萬六千日」，人一輩子活一百年，不過就是三萬六千天，「反復原來是這漢。」雖然三萬六千日，反反復復，原來就是這個漢子。他參著參到了「萬法歸一，一歸何處」，可是一看見這個，他就想起來「誰拖著死屍來」；「反復原來是這漢」，所以想到那「誰拖著死屍來」，那個公案破了，開悟了。

 他就找打他的那個師父，給他證明是開悟了。師父又給他提了個問題：「你現在怎麼樣啊？你這白天忙亂之中，能做得了主嗎？」「能做得了主。」所以不是兩截啊，你就要在這個裏頭做得了主才算，兩截那叫什麼？那就是黃世仁的媽。「你夜晚睡覺，夢中能做得了主嗎？」「做得了主。」這個水平就高了，所以古德，你看他這麼樣說，後來那段是在這個之後呀。「那你晚上睡著了，又沒有夢的時候，你主人翁在哪兒呢？」白天能做主，晚上睡覺我也做得了主，晚上你睡覺你沒做夢的時候，你主人翁在哪兒呢？這答不出。他說我豁出去這輩子當個呆漢，就參這個公案去了。那又經過幾年哪，是別人睡覺，枕頭掉地上了，啪嗒一響，他真開悟了，這才真接法，這是高峰。

 所以高峰第二次開悟之後，他就說，回到平常心。你看這兩段的開悟，白天能做主、晚上睡夢中能做主，這還不行，還參，再破。他的兩句詩是什麼？「歸來仍是舊時人，仍是舊時行履處。」是真正的平常。一般都是說，「歸來仍是舊時人，不是舊時行履處。」這個是初步的悟。比方說，我從天津回來，我還是原來那個人，可是我行履的地方不是過去那個行履的地方，這麼說是可以。再有說，「歸來不是舊時人，仍是舊時行履處。」我舊時穿衣吃飯，現在還是穿衣吃飯，可是我這個人變了。過去我迷，現在我不迷了，這個東西在平常之中還有點兒不平常。等到高峰，他就「歸來仍是舊時人，仍是舊時行履處。」大家也可以都這麼說，你們回家之後，「我回來還是舊時人，還是舊時行履處。」這個跟高峰是同是別呀？哈哈哈…。就是這個，所以平常心是道，不要小看這個「平常」啊。

 我們現在就是不要生求奇特的心，真正「平常」還不大容易做得到，說老實話。你不要去求奇特，壞就壞在這個求奇特上。老實念佛啊，就是這麼一句。法聖最近體會了夏老師的開示，「直念當前這一句」。就念現在這一句，別扯囉嗦。你總要扯囉嗦，「我又不能相續了，我又什麼這個那個了…。」你哪有那麼些囉嗦，你就念這一句。什麼叫相續不相續啊，相續就是囉嗦，念過去就過去了，沒念的還沒來。「阿彌陀佛」，就念這一句，底下又「阿彌陀佛」這一句，什麼事也沒有了，這就是第一念。你說誰不會？你說這有什麼難？就是不肯哪。

### 3、何謂流入第二念念佛

 **【若矜躁卜度，希冀玄妙，或計功求速，或背境向心，即流 入第 二念矣。】**

3-1、何謂「矜躁卜度」

 底下就是第二念了。「若矜躁卜度」，「矜」，矜持，再說得不好點，自矜就是自傲。再有，所謂「矜其功，尊其位」，「矜」就是誇耀。當然這個自矜，覺得自己比別人強，這當然是不行，這很容易懂，顯擺自己，誇耀自己。這個「矜」字當然是不好，就「矜持」就不好，這個地方很細。「矜持」是怎麼著呢？這個人就好像是，我老覺得要注意著一點，老得怎麼著，我要有一點威儀，我要表現得是個修行人，我要表現得我應該是有修養，不一樣一些。

 「矜持」不等於「善護己念」，「善護己念」就是好的，所以大家不要這麼矜持。我不是說放任，放任更錯了。菩薩善護己念是在念上，在心裏頭。矜持是在儀表上，表現上，顯得很有威儀，很端莊，一切一切都很如法。所以一切表現流露在外頭的就叫「矜持」，自己老要克制著點，保持著點，就好像端著那麼個架子，或者說有點兒做作。「善護己念」是在心裏頭，菩薩還善護己念呢，不是都叫你隨什麼，但他不是流露在外頭，（有時候）外頭看著這個人好像還很不什麼，很多缺劣，很多什麼東西。

 比方有個詞牌子不是叫「菩薩蠻」嗎，填詞調寄「菩薩蠻」。那個「蠻」字是白了，是菩薩漫（音）。什麼叫菩薩漫？像度母那個像，還有許多自在觀音像，南海觀音像，斜靠著，而且手這麼著，或者腿還有一個這麼一放，不是雙跏趺坐那麼端坐，這就是所謂菩薩漫。後來弄白了，變成菩薩蠻。他不是那麼矜持，一定老隨時隨地保持著，憋著一個架子，但是他心裏頭善護己念。二祖他不是淫坊酒肆嗎？「你這個出家人怎麼往這兒跑啊？」「我自調心，非關汝事。」那就沒什麼叫矜持了，我調我的心，不關你的事兒。這個他就是有兩種做法：一種做法就是做的讓大夥看你這人是不錯的；一種就是我真正裏頭是怎麼回事。這個別把它搞混了，不是一說我就可以什麼都不管了；「矜」要不好嘛，自個兒還這麼著，這個就…。

 「躁」，就是急躁。咱們過去都見過，這兩位老居士都過去了。他一會兒就拿著佛珠念，嘩啦啦，急呀急呀急呀，躁！還有一位老居士，有一次說你看看我念，他就照著自己實際是怎麼修的，表演一次給我看。念著念著後來他這個人身體就搖晃起來了，佛珠在手裏嘩啦嘩啦。所以他一天念三萬，不夠三萬，他那佛珠嘩啦嘩啦，一嘩啦就好些過去了，嘩啦一下又過去了，自己也不能自控，這都屬於躁，他就是要使這個勁兒。這個躁和急躁情緒分不開，就是想很快的成功，急躁情緒連世間法都不行。他這就是不能老實念，所以我們就在這些地方要注意。

 咱們今天聽了之後，都去用功去。你說我就到第一念了，這個很難；你說我平常，我也平常不下來。這些問題先去避免，我們總要一步一步來，總不能一口吃一桌酒席嘛。這裏頭哪一句，我這個地方很明顯，我就立刻治這個病去。快也不一定急。做這麽一個樣兒，顯得我很恭敬什麽什麽，這是「矜」；「躁 」，急躁，想速成，狠使勁，這是使橫勁，會把車推翻。車子只能順勁推，使橫勁不就翻了嗎？現在好多人都喜歡使橫勁，橫推車，這個勁兒就不行，不順。

 「卜度」，老琢磨，「我怎麼樣啊？」看經也是，「這個是什麼位次？這到什麼位次了？我這兒怎麼著啦？」老卜度，老琢磨，剛念得好一點兒，「哎呀，我是不是…，我這個是要如何如何啦」，老琢磨。這個都是分別。

 「散亂固成病」，夏老師的詩。念佛念得很散亂，亂七八糟，當然是毛病，你「分別」就「引魔軍」！你瞧這個話就是這個，大家要切磋夏老師的東西啊！這是菩薩，我跟你們說，要是不這麼看，對於這話你就不會很好地重視，那是肉身菩薩！我們就是不懂得這平常，就非得奇特，他放光了，哈哈哈…，這才是菩薩；這肉身菩薩，他就是平常，你就不認識。「散亂固成病」，念佛念得散亂當然是病，固然是病；可是你要去「分別」去，你就引來魔軍哪。「哎呦，我這念得是好？念得是不好？」你這就把八萬四千魔軍都引來了。那散亂也不過是點兒病，你再去分別，就把魔軍都找來了。這兩個份量大不一樣。

 你就這麼念，好也是這麼念，不好也是這麼念。這念著裏頭總有幾句是第一念，自然暗合道妙了，總有那麼一句兩句是近於現量。到了這時候，這一句兩句就比那個散亂的千句萬句不一樣了，因為這時候你在第一念中的一切，它是個無限大。其他你總有點兒琢磨我用功夫怎麼怎麼樣去變化。那個數字你可以說是多少億億，億的億次方，而亿的亿次方那也有個數吧，但億的億次方和無限大比較，這億的億次方等於零了，忽略不計了。你有數，億的億次方再跟無限大比，也是忽略不計了。

3-2、何謂「希冀玄妙」

 「希冀玄妙」，總惦記著開悟。還有的人說：「我這兒念著，不還有這個聲嗎，這個聲不還是塵哪？」「我這兒念著一句佛號，佛號不還是有念嗎？我沒有離念哪。」就在那兒瞎琢磨。用「離」幹什麼？那就多了這個「要離」啊。底下還要說，你這個「背境向心」，這些境有什麽問題呀？所以求開悟是一個「希冀玄妙」，再有很多人希望見佛見光啊。

 那時候日本轟炸，親增活佛修了法之後，接著是虛老修法，之後重慶就沒有轟炸了，那很立竿見影。那時候重慶炸隧道，一死死一兩萬，那苦啊。炸隧道之後大家出不來，憋氣死的，不是說日本人炸彈炸死了那麼多。炸彈的威風我也領教過，炸彈在頂上爆炸的時候，人在裏頭就蹦起來。就是我住的那個地方，從防空洞出來，有的時候一看四面都是火，都燒起來了。

 我們不要「希冀玄妙」，不要求通，不要求什麼。總之，一種是想開悟，求玄妙，得到一心不亂，總是先有「盼著」的這種思想；再有，就是想見佛、見光、得到殊勝。

 那不就親增活佛來嘛，當時就是炸得這麼厲害。有一個人問了一個問題：「修密的人如果修到能看見本尊，跟本尊說話，這咱们修密的是大成就吧？」親增活佛說：「這只是剛剛的開始。」所以有很多人就覺得密宗感應很快、很兌現，就在這個地方上，其實這個不算什麼。

 真正的密宗是第十三地的佛。「十住心」的第十個心超過華嚴，是「秘密莊嚴心」。在妙覺之上還有啊，《楞伽經》裏就有這話，所以達摩拿《楞伽》印心。所以對於經，別死心眼，我就這本經，只有這個是絕對的，別的跟這個不一致的就是不行。不一定，它另外還有經啊，某部經是對某一班人說的法，都有一個對機的問題。《楞伽》就講妙覺之上還有大覺聖智，還有一位，妙覺之上那就是第十三地了。初地、二地到十地，這十地；等覺、妙覺兩地，十二地；再高，十三地。大覺聖智是什麼？就是密宗說的「如實知自心」。

 禪宗的開悟不能小看，但是禪宗的開悟在密宗裏頭排在第八個位次上，華嚴是第九個位次上，密宗的「秘密莊嚴心」是第十個位次。這個心深厚到什麼情形也不一樣。你看這月亮，大雲大霧的時候看的月亮是個什麼樣？萬里無雲的時候看的月亮是什麼樣？等覺菩薩見佛性還如霧裏看花，在霧裏頭看見那個花，看見那個佛性。只有佛真正是萬里無雲，一點雲霧也沒有了，真正的十二地、十三地都是。所以到了地上菩薩，就是破一分無明，顯一分本心，也就是見一分法身，不過就都在這個問題上透徹的程度不一樣。但這都不是你去希望求來而求得來的，只要有一點想求得的心，就得不了了，這個話大家必須得注意，你老想得著這個，你就得不了啦。夏老師下頭就說，你要想一心不亂，你就不會一心不亂了，都是一樣的道理。你要想開悟，你就開悟不了了。

 要想見佛，那就壞了，印光法師講過這個話。我把印光法師(這個話)在這個廣化寺一說，當時一個女居士來找我，她說：「我就犯這個病啦」。那真是兌現哪，我估計有人會有這問題，我就在那兒說了說，那還是估計，沒想到就真有這個情形。她說：「我就念觀世音菩薩一輩子，我就想看見觀世音菩薩，我就看見了觀世音菩薩，誰知從此就不得了啦，成天這個東西、這個怪像都來了。就沒法辦哪，成天這滿屋子都是，那請坐一屋子人也不行，也是滿的，晚上我也不能睡覺。」憔悴，形容憔悴。她說：「我沒跟人說，我只跟兩個出家人說過，跟您這是第三個人。」說這話的時候，圍了一圈兒人，大夥兒也都知道了。她說：「別人告訴我說，讓我念念大悲咒，您看行不行？」 我說:「你別念咒，你用念咒去壓它，還是跟它作對兒呀。」我說:「從前一個老和尚，種種給他變現，這個野鬼呀。他說: 『野鬼伎倆千般有盡，老僧不聞不睹無窮』，就是一個不管它」。那麼後來小女把這個東西抄了給她之後，她真是…，後來她給我道謝，她說：「沒有啦」，就安了。這個希冀心就這麼壞。那個印光大師就說：「你沒有得一心之前，千萬不要求看見這個看見那個。」那這個就是一個很眼前的人，就是咱們現在的人。她說我想念觀音，想看觀音，很自然看見了觀音，誰知道從此天下大亂了。所以說，沒有正修行啊…。

 後來我告訴她這個公案，從前一個和尚，他就在一個野地上就立了座廟，這個地方本來有妖魔鬼怪的，這些妖魔鬼怪就不甘心人跟那兒住，它不安。我們有鬼跟這兒我們不安，鬼有人住在它的地方它也不安，它就想趕你走，有的時候現佛，有的時候現菩薩，有的時候現獅子，有的時候現豺狼虎豹，有的時候現成妖魔鬼怪。大家全廟都驚擾了，「咱們搬家吧」，老和尚不理，就這麼，就不動。三年之後，就什麼事兒也沒有，看不見了。大家說現在都安定了，老和尚就總結了，「哎呀，野鬼伎倆千般是有盡」，它總有一天它完啦，「老僧不聞不睹就無窮嘛」。它就是在這些地方，所以我們是要知道些第一義諦啊。

 現在大家就是容易犯這些毛病，「希冀玄妙」，想開悟，想得一心不亂，想見佛見光，想得感應，還有人想得點奇異功能，或身體得到什麼通達，這都流入第二念，就不是第一念了。

3-3、何謂「計功求速」

 所以頭一個是「矜躁卜度」，第二個是「希冀玄妙」，第三個這毛病更多，「計功」，老那兒計算著功夫，我的功夫怎麼樣了，計算我這些工程到了什麼程度了。老在那兒計算，不安心。「一聲佛號一聲心」，當體即是。「念佛時即是見佛時，見佛時即是成佛時」，因此你念佛時即是成佛時，這多麼直截了當，還有什麼要在那兒盤算的？他就要顛倒，就對於這個信不及，就非得把金剛鑽去和人換根冰棍兒吃。他就不知道這是顆鑽石，是個寶；寶在手裏頭，他楞著看見別人冰棍兒好。由於信不及，金剛鑽沒有換它還是個金剛鑽，但是佛號可就不是，你這麼念的時候，你不是這麼安安心心的念，就變成第二念了，而第二念就是識。第一念是智，第二念就是識。

 「計功求速」，總想快，這想快的心就是個不安份的心，不是個悲心。悲心那要是想快就不一樣，他就會表現在一切處是悲心。只是修持上想快，那就是突出自己嘛，想比別人早成功。想快，也是不耐煩，不安於長期的艱苦修習，就想很快成功就行。你「不經一番寒徹骨，爭得梅花撲鼻香」，總是只想梅花撲鼻香，不願寒徹骨。總是想快，快了還要快。淨土法門已經快得不可思議了，密法都快得不可思議了，還覺得還不夠快，求快。

 前頭這些毛病大家也都是很普遍。它是個毛病我們都還好懂，一提，咱們都認為這是毛病，總沒有人說是優點，我看我們在座的人還沒有。這個「希冀玄妙」，沒講可能認為不是什麼毛病，現在我們都知道這都屬於第二念了。

3-4、何謂「背境向心」

 底下這個「背境向心」，一般不大容易認識。都覺得這個對，我不去追那個境去，我背著那個境，向我自己的心，這不是很好嗎？（這個話是夏老師說的，所謂「自警」，要求高啊，所以見的也尖銳。）一般人都會認為這恐怕就是好事了。我追逐境去，迷了心了，當然這個更壞；而我這已經是「背境向心」了，但這還是在第二念裏頭，你要知道。

 「背境向心」，你不是要捨掉那個境，取這個心，向這個心嗎？我要捨掉那個境，取我這個心，這不就是有取有捨嗎？有取有捨就是分別。剛才說這個境，它就是心哪，你何必去背呢？這一切裡頭都是現量，都是妙明真心，都是麻嘛！你所謂的蛇，實際上就是麻，你還有什麼可背的呢？向心，由於你有一個向心的念頭起，你這個心也就成了境了。你所謂的心，就是一個不動的、安靜的、死的，也成了境了。明明境就是心，而你要去捨，要去取這個境；由於你這一執著、一分別，心就成了境了，還是個境啊，你這不多了一件事了嗎？

 再有，剛才就說那個念佛，佛號和咒語這一句當體即是，一切佛、一切佛土、一切功德、一切經論、一切戒律，都在這一句裏頭，不缺少什麼，你念就是。這裡頭不缺少一個要去「背境向心」哪，還需要你添上個「背境向心」幹什麼？所以夏老師說，若有這些個，或者「矜躁卜度」，或者「希冀玄妙」，或者「計功求速」，或者「背境向心」，也就不是老實念。老實念，就這一句安安心心，平常平常，道就在平常中啊，惜君未曉此。這個要是還吃不消，但總之知道這種是毛病，不要把這個作為是正確的，第一步先不要去堅持那個錯誤。你就老老實實念，只要有這一些（毛病），你就是流入到第二念，你的念佛是「第二念」這樣的念。

### 4、第一念是智，第二念是識

 **【第一念是智，第二念是識，隨識即染，依智則淨。】**

 第一念是智，第二念就是識。學佛不外乎就是四個字，唯識宗的，就是「轉識成智」。人有八識，八識變成四個智慧就是成佛了。修持不就是為了轉識成智嗎？可是第二念還是識，你念了半天還是識。第一念，前頭這個念就是智，大家要注意。你就是放下這一些，都別管，就是清清楚楚這麼念，平平常常這麼念，老老實實這麼念，就是智慧！「四智」就是四個智慧：大圓鏡智、平等性智、妙觀察智、成所作智。第二念是意識，就是識，你就沒轉，還是識，這就差別很大了。

 而且，隨著識就是染，還是染法呀。所以你佛號念的不清淨，隨著識就染，念咒什麼都一樣，染哪！也都花了很多時間，大家要知道，不能不聞法，不能不問哪。你這還沒有離開染，你要依著智，就清淨了。所以漢譯的《無量壽經》，叫做《無量清淨平等覺》，這個名號非常好。阿彌陀佛的名號可以翻成無量壽、無量光、還有一個無量清淨平等覺，是清淨，是平等，平等他就少了好多事啊，問題就是在不平等上。念佛也是這個境界，我這麼著就好，那麼著就不好，你總在這裏頭要有取有捨，這是平等覺呀。這個說的是念佛。

### 5、事上怎麼是第一念

 **【處事時，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，事未至勿將迎，事已過勿 留 滯，坦坦蕩蕩鑑空衡平即第一念也。】**

 底下就說到境界上了，做事，所以佛法、世法是要打成一片的。這個念佛，我坐下來念了多少，閉了關什麼的，出了關自己完全就是貪瞋癡，一樣一分也不減，那這個叫以身謗法。我從前就對於佛教不信了，我就是看見一些大居士，他們的起心動念還是曲裏拐彎的。那時我念初中了，我說：「你們信佛，這個佛教沒起作用。」後來等到念到大學二年級的時候，一看《金剛經》才明白不是這麼回事。我說是這些人辜負了佛法。

5-1、演繹「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」

 在事上怎麼是第一念呢？就是「廓然而大公，物來而順應。」這是儒教的話。「廓然而大公」，開廓，我們的心太小了，要開，大公無私。其實你要這麼做事，就是極殊勝的修持。所以道教什麼也都這麼講：「靜處養，動處練」，「長養聖胎」。你是在靜處那兒養，但光是會養，動處不能練怎麼行啊？你就是溫室的花木，一到風雪之中就完了，那你養什麼啊？花養的固然再好，不能拿到外頭來的，不能成為松柏，不能成材。所以要「靜處養」，要「動中練」，這不能離開世法，不能打成兩截。「大公」！儒家就說：「無私者明，無我者公」。「公」，沒有我，他就公；沒有私心，他就明。所以我們總是有一個攤啊，有的人只是擴大了的「個人主義」，這是我的家庭，或是我的學校，我的什麼單位，或者是我們的同學會，擴大了的個人主義。「大公」！佛就為普度一切眾生，大公，「廓然而大公」。

 「物來而順應」，內心對於一切事物之來，「順應」。順著很好嘛，相順它就沒有矛盾了。牴觸、矛盾、計較、分別，種種種種的，那就都是不順。「物來而順應」，為什麼它能順呢？因為物跟我是一體，不要說佛法了，孟子也說「萬物皆備於我」。我都備有萬物，那萬物就是我的一部分。既然來的這一切都是我，這還有什麼叫做不順，還有什麼矛盾？我跟我自己矛盾？我的左手跟右手鬧矛盾？我就讓右手去幹活，左手我不幫忙？哈哈哈…，沒有這個事。所以沒有矛盾，沒有牴觸，配合的非常好嘛。牙就咬飯，舌頭就往裏頭送。牙一鬧矛盾，老咬舌頭，這就不行了。它不鬧，這都是很順嘛。前腳走了，第二腿就跟上來了，它一體嘛，配合得非常好。這個「順應」底下還有兩個比方，回頭說一說。

5-2、演繹「事未至勿將迎，事已過勿留滯」

 「事未至勿將迎」，事情沒有到，不要先就在這兒牽腸掛肚。事情過了之後，也不要在那兒思慮重重，在那兒留戀。當然這個「事」字包括了一些內容，不是非得具體這個事兒來。你說明天要考試，今天我就是等到明天卷子來了之後再去答問題，這麼體會太機械了。當然連那個準備也在裏頭，你先要去準備，每次入學的題目先去做，先去溫習。雖然考試還沒有到，但是準備也包括在這個事裏頭；事情過了之後，要好好總結，這都包括在「事」裏。不要一談論起來，「這個事先別管，後頭也不管，只有到考場給我卷子了，我才開始，我才管。」這個就有幾分機械。事，要包括計劃，種種的這些都在內，要醞釀，第一個階段，第二個階段，事情完了之後總結，這都屬於事的範圍。這些事情沒有到之前，你用不著在那兒先煩心；過去了，過去的總結完了就完了。做事情就是這樣，事情都要做，要做嘛，就要這樣去做。

5-3、演繹「坦坦蕩蕩，鑒空衡平」

 「坦坦蕩蕩」。所以說「君子坦蕩蕩，小人常戚戚」，小人他老是在那兒愁，老是揪心吊膽。《無量壽經》說的很好，是「有無同憂」。有人說：「我現在是發愁，就是我沒有嘛，你把房子給我，什麼東西也給我，什麼東西都来了，我就不憂了。」那才怪呢，沒有這個事，有了你更憂。有了又怕萬一地震了，這些好東西一塊給我震沒了；什麼社會秩序亂了，來了一些人，東西都給你搬走了。所以「適小具有，又憂非常」。眷屬也是這樣，沒有愛人，想有愛人；有了愛人之後，又害怕愛人回頭跟別人感情好了，又害怕啊。有個孩子，萬一中間他要病了怎麼辦？要死了怎麼辦？他出去，回來晚一點就擔心。

 「小人常戚戚」，沒有一個時候是快樂的，總那兒提心吊膽。君子就坦蕩蕩，心中不留一點點東西。事情來了就辦，辦完就完了，「盡人事，聽天命」嘛。人事該做的做，到底會怎麼樣，成功不成功，那還有一個天命呢。要聽天命，就沒有常戚戚了。這不都是你事情所能決定的，以為我辦對了事情就成功了。這只是你盡到應當做的那一份，該做的你做了，到底怎麼樣還是要聽天命。要懂得聽天命，就不這麼憂苦了。

 「坦」，就是平的意思；「蕩」，就是空的意思，坦蕩蕩，所以底下就說「鑑空衡平」。「鑑」是鏡子，鏡子就是由於它「空」，所以來什麼，它能照什麼。鏡子裏頭原來沒有影，本來什麼都沒有，它空的嘛，它是你什麼時候來了就顯出來了。所以蕩蕩然，鏡子不是蕩蕩然嘛，一切都沒有，蕩然無餘呀。

 「衡」就是秤，度量衡。秤桿一平，它就給你約出份量來。那個坨一弄一平，答數就出去了。「坦」就是平，心中很平，心中很空，空如秤的「平」。這就是坦坦蕩蕩，「平」，平坦；「蕩」，蕩然，空啊。也是要放下，沒有這些，連放下也放下，這就是「物來而順應」。這個秤一平，多少斤就知道了；鏡子它空誰來一照就清楚了，比如這兒有一點沒洗乾淨，看見了，「啊，我要再洗一洗」。這是第一念。

### 6、事上怎麼是第二念

 **【若計較人我瞻顧得失，或牽於感情，或激於意氣，則流入第二 念矣。】**

6-1、何謂「計較人我，瞻顧得失」

 底下就是第二念了。「計較人我」，這個人我是非，跟我們很有關係，「人我」呀。人與人之間就要在這些地方衡量，我們的功夫在哪，就在這些地方上。你在哪兒看功夫去？功夫就在這些地方上。老有人我是非，機關裏頭這幾個是跟我好的，那幾個是跟我作對的；家庭裏也是這樣；街坊裏也有幾個，這兩個還行，那幾個是不行的，處處都是人我是非，這整個就叫做修行不得力，都在人我之中，老是在這兒計較人我。

 計較人我就會出宗派，跟我一致的，就叫做談得來的；不跟我一致的就有成見了。對也不對了，自己不對也對了，那就鬧得天下大亂了。為什麼世界上老亂，就在這些地方上。大家總是不能夠真正地相見以誠，大公無私，總還是「這人是我的嫡系，是我這個班底的」，用人唯親，這就是人我。你要是用人唯賢，不就沒這些事了嗎？所以「內舉不避親，外舉不避仇」，真正家裏人是賢慧的，我可以推舉，不避這個嫌疑；他是仇人，但真正是個人才，需要他的時候，我照樣推薦。這還有什麼宗派？所以我們這個傳統有好多寶貴東西啊。

 不要有得失，所謂是非得失。我們主要就是得失心太重，所以就患得患失，「哎呀，我能不能得到？」得到手了之後，又怕丟了怎麼辦。這就不得了了，都是在這個「人我是非」、「患得患失」裏頭。「瞻」者是看，「顧」是顧慮，看到這個得失，考慮這個利害，就在算計這一些。

6-2、何謂「牽於感情，或激於意氣」

 「或牽於感情」，感情用事，明明知道不對的，後來因為感情，這個兒子再三的哀求，愛人在枕邊再三的勸誘，最後就是「得啦！不行也就行了吧」，明知道不合原則，「哎，下不為例」。只要開了這個例，以後就多了，下頭就多了。「下不為例」？你只要開了這個頭，以後就無窮無盡了。這「牽於感情」，為感情所牽。自己最初未嘗不想堅持原則，就是感情這個東西，你過不了這一關。

 所以夏老師說過：「不能過勢利這一關，你沒有資格學道。」就是勢利，就是想趨名附勢，就是闊人的錶準，就是想攀龍附鳳，就是這個偶像的話就是對的，那個人沒有地位，那個人就不對，就是這種勢利的觀點。這個勢利不破，根本不能學道。

 「你過不了感情這一關就不能入道。」兒女情長啊。所以我這個陳大師兄最後我是很讚歎哪，他們夫妻感情很好，他對於陳太太向來是很什麼的，臨終的時候，他肺氣腫，陳太太給他預備了氧氣輸氧，他連搖著手說：「去，去，去。」這就好，「去，去，去」。所以說，老在兒女情長就英雄氣短。連英雄都不夠了，你還能入道嗎？所以不破感情這一關，就不能入道。

 頭一個要破勢利這一關。多少人在勢利裏頭，就是跟著有勢利、有地位、有名望的人在那兒轉，他腦子天生的有這麼一種…，就是我這個錶明明是準的，他那個闊人的錶，就比我的還準，這叫勢利。這個勢利它入骨，入骨就不好辦，你這個人根本不能學道。你破了這一關，還有感情一關。

 最後還有一關，「破不了生死這一關，你就不能證道。」這也是三關，也很具體。所以「牽於感情」，已經不是勢利的這些觀點，就是為感情所牽，老朋友老夥伴，哥們兒義氣這些關係，兒女情長等等等等，礙著面子，為感情所牽，為情所牽。這個情是個壞事啊。無情不能學佛，這又是一個情況。一個人是冷血動物，就知道自己，對於什麼都沒有情感，這個還能學道嗎？不行。可是情不空，就不能入道，所以老子說「太上忘情」，這就好像那個講「忘我」似的，他要忘我。老子講「忘情」，佛教就徹底，真正就是情要「空」，不是「忘」，是「空」。所以情枷愛鎖，有多少人就在情枷愛鎖裏頭。今天早上聽了一段英文很好，所以外國的文化還是很好，咱們不能輕視，不光是科學，人家在性靈上，兒童故事就講的很深哪。

 底下，或者是「意氣用事」，這就更難體會了。所謂「客氣」，也能慷慨激昂，做出點別人做不到的事。這意氣用事，也就是那個「客氣」，就是咱們說的「你別客氣」的客氣。儒家用「客氣」兩個字，「客」是對「主」說的。禪宗有這個話，「鼓粥飯氣，你這鼓粥飯氣幹什麼？」你吃的東西很多，很有氣力，你鼓著這個氣力。這個意氣，就好像說今天咱們到雍和宮大家點燈，別人都點三個、五個，我這兒點二十盞吧。我這兒點少了不大好看，咱們多點點兒，意氣用事。那你這點了二十盞燈，你的功德不見得比那三盞的大，甚至還不如人家那個三盞的呢。好多這一類的事情，意氣。甚至於說士勇軍打仗的時候，掛著炸彈去炸日本的坦克車，多少人給你磕頭，喝了酒：「我去那兒炸」。當然有的完全是愛國，捨己為人，有的也是意氣用事，這個出發點不同，差別就很大了。就是一種意氣，一種客氣，也是一種做作。就好像演戲，我就要演一個風雲英雄人物，所以我慷慨激昂，實在這裏頭不完全是真心，做派在裏頭。這就流入第二念了，一樣的做事情，或者是計較人我，老是患得患失，為感情所牽引，為意氣所激動。

### 7、第一念是理，第二念是欲

 **【第一念是理，第二念是欲，徇欲即暗，循理則明。】**

 第一念，儒家講天理，天人之分，屬於第一念的就是天理，天的自然之理；第二念就是人欲，有人有我，有得有失，就有感情用事，為意氣所激動，這個是欲。儒家早就說「人天之分」，思想在那兒鬥爭，這就是人天在那兒分的地方。這個事，他老給我這兒託人情，我到底答應不答應？自己這兒也有個鬥爭。兒子做了壞事，我敢不敢檢舉？這就有人天之分。「我兒子，那算了吧，給他遮遮蓋蓋就算了」，這就是人；大公無私，他犯了罪就該檢舉，這就是天。天是天理，人是人欲。

 「徇欲即暗，循理則明」，講世間法，從欲出發就愚暗。這跟那個話一樣，「無我者公，無私者明」，有「我」就不明，他糊塗啊。所以個人主義就使人愚蠢，個人主義是萬惡之源，這些話都是對的，就是這個道理。一考慮到個人，你就蠢了！道理你就見不著了。所以「徇欲」就暗，愚暗，蠢，糊塗；「循理」，包括天理，處事合乎第一念，就明，就光明，就公明，就開明。那處事嘛，按儒家說的。

 其實這個「事」要把它昇了華之後，跟佛教也是完全一樣的。而這個「理」就是「理體」，實際的本體，就是實相，那當然就明，所以「明極即如來」。佛是「無知無不知」，最明啊，所以就給我們開示我們的法門，我們就能得到這些辦法，能得到度。

 多難哪！咱們這個習氣就是如油入麵了，這個家庭婦女都能懂得。你要把油揉麵，和到麵裏去了，現在問題是要把這個油拿出來，別的方法就像是要把這個油從麵裏頭拿出來。所以修三大阿僧祇劫，大家都以為我一念佛，我修三大阿僧祇劫，我就成佛了，這才是見鬼呢，誰跟你這麼說過的？自己這兒瞎說。你得發了菩提心以後，行菩薩道，三大阿僧祇劫；你沒發菩提心，你還不知哪年哪月呢？從哪兒算？還沒開始呢，幼兒園還沒進呢。你能夠大學畢業，誰知道哪年哪？那三大阿僧祇劫是從那兒開始，你發了菩提心，行菩薩道，按大乘行菩薩道。你現在就是修這個，練什麼氣功，什麼丹轉了多少次，你還沒上幼兒園呢，你哪天畢業，誰知道？驢年！只能說驢年。

### 8、此會總結

 所以這個淨土法門、這個無上密、即身成佛，我們要是這些道理不懂，你就不知道重視。這是一個大事，可慶幸的事，所以希望在座的每一位，這屋和那屋的都包括在內，大的、小的、老的，老中青，包括小兒，咱們各個要在今生解決這個問題。這個事你說難嗎？念佛就是叫你別管這些事，這是叫你省勁的事，叫你把字念清楚，這有什麼難呢？總共就「阿彌陀佛」四個字；念六字大明咒，就「嗡嘛尼貝美吽」，再加上個「啥」，嗡嘛尼貝美吽啥，七個字字句分明，就這麼平平常常，就這麼老實念，就是第一念，當下即是。這一點大家要切記，切信。一嘀咕，就是通願法師的話，「把明明是無漏法，變成有漏法」，一有漏就不行了。

 現在就是把這夏老師的自警，這第一念、第二念，作為咱們這一段的一個結束。每個人都可以從裏頭吸收到一定的，現在用得上的道理。念佛的時候，自己有哪一些是這裡明明告訴你是第二念的，我們去認識它，我們就不要再按照這個去做，不要把它當作是對的。你先要知道這個不對，能不能把它去了，那是另外下頭的事。別著急，都喜歡急，你要著急，就一定不成功，「欲速則不達」。你豁出這一輩子去，豁出去刻苦去，咬牙，把這個牙能夠咬碎，一切困苦艱難，什麼苦難來考驗，我堅持，你得有這個勁兒。

 你就想很快什麼什麼，很容易怎麼怎麼，那根本不是一個向道的心。非得有這種堅決的勁兒，所以能夠咬碎個鐵蒺藜呀。事情也就是這麼很簡單嘛，你就這麼念去，這沒有一句是做不到的，就是不大肯信。念著念著就覺得不對，還是不對，還是想有點兒玄妙，多少得給我來點玄妙，我才能相信，你總讓我看一眼吧，得點什麼證明嘛。你這一想有所得，就跟《心經》全擰了。《心經》明明告訴你「以無所得故」，就「心無罣礙，無罣礙故…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。」而你就要跟釋迦牟尼佛、觀世音菩薩唱對台，觀世音菩薩是這麼做的嘛，但我就要想有所得。實際你一分析，明明就是這麼個事，釋迦牟尼佛告訴你的很清楚，你無所得，「以無所得故」，「得阿褥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不！我偏要有所得！我要沒點兒「得」，我就不放心，那你這是信佛還是不信佛？所以有的事情可笑就在這兒，還自己覺得我總是挺好。事實上，這在最根本義上，你就是跟釋迦牟尼佛、觀世音菩薩對台。所以大家要注意這些問題，就是要「依教奉行」。經上有時候我們看不透的，夏老師再給我們仔仔細細地這麼一敲，這大德啊，對我們很有好處，就照著這。

 咱們現在是把它運用到一切事上，這個又進了一步了。我們總要少去考慮一些人我，不要老患得患失，感情我上次提了一個要淡一些，要斷這個感情大家做不到，淡一些，平淡一點，不要那麼心連心，平等一點兒。自己的孩子和鄰居的孩子，能不能平等一點？為什麼老想我那個孩子，不想街坊的孩子？這你還老想大慈大悲？就這個地方你連小慈小悲都沒有了。

 所以我們這個就是要這麼聯繫實際。可以慢慢來，也別這麼著急。先得念，然後在這些處事接物上，一步一步的，有時候還是要從「我相人相」下手，這才是根本。這「人我」啊。說了半天，關鍵還是根據一個有「我」，再說白了就是個人英雄主義。想快成功的人都有點個人英雄主義，個人英雄主義還是個人主義。這些問題上，拉拉雜雜的時間太多了，就說到這兒吧。

這個光明之幢，家裏有一個人念，他就是這一家人的核保護傘，你雖然不能念，你在這個核保護傘裏就平安，這關係很大。所以我們就是要大家去發心，咱們是一個共同體，信仰性命是個共同體，誰多用點功，這個共業的負擔就輕了。

「攝禪歸淨」，就常有這個事，把禪攝到淨土裏頭來。夏老師不是說：「攝禪歸淨從來有，捨淨從禪未始聞」，就是這，沒聽見過有人把淨土不幹了，練禪修襌去了。這不是捨禪，是「攝禪」，歸到淨土裏，攝禪歸淨還是好，這是好的。因為像咱們說「一聲佛號一聲心」，有人聽了這，有時候覺得挺浮泛的。但參過禪的，「這個『心』就是不容易明呀」，現在這「第一念」就是這個心，這個心本來就明現了，那這一句對他所起作用，就跟普通沒有參過禪的份量不一樣。比方說「淨土就是無上深妙禪」，他不參禪的人，你「無上深妙禪」就無上深妙禪，有什麽奇怪呀；「一切陀羅尼都從一個阿字出來，一切佛從陀羅尼出來」，那禪當然在裏頭了，他就是不新鮮了。但參過禪的，「哎呀，這個就是無上深妙禪啊！」，這個他就深刻了。

先母常常就是七天，從一天開始，念佛一永日，念完一天。今天特別一點，那今天擺點兒供，特別莊嚴一點，念一念。就從這麽開始，一天變三天，三天也很順利了，就可以修七天，念佛七了。可以經常自己這樣做。

## 第六會 一九八九年五月一日 講於蓮公故居歡喜念佛齋

### 1、演繹蓮公開示《心經》經題

 底下就是夏老師在解放以後，在我的家中來給大家說的開示。當時有時候是臨時來的，所以當時老師來了，我們臨時能通知的就是余府、齊府，他們離我很近。夏老師一來，我就騎了車子轉到這兩家，所以他們有時能參加，參加還不止一次。今天我們先以夏老師講的《心經》為主，這是一個內容。夏老師講《心經》是畫龍點睛，沒有把整個的《心經》講完，但是最後，又從《心經》畫龍點睛點到了淨土。所以要把這一段的夏老師的開示，向大家今天作一個彙報。

 我的筆記記東西有個特點，很多是原話。我又不能速記，怎麼能夠記住原話呢？就是夏老師說了好幾句話我記一句，所以所記下的是原話。但是只管這麼記，就這麼一句一句摘下來之後，回頭一看，很好的一篇文章，而且都是夏老師的精華。所以今天大家聽到這個筆記，也等於聽到老師親自在講，因為它很多是原話，尤其是重要的地方，那絕對是原話，所以這個因緣很特殊。

**【佛說阿含十二年，繼說方等八年，然後說般若廿二年。】**

 首先夏老師談的是什麼，談到說這個經的時候，說佛说阿含說了十二年。因為說了《華嚴》大家不懂，佛就想般涅槃，梵天就請佛轉法輪，佛就答應下來，說阿含。這是夏老師的話，我把他這幾句念下來。

 「佛說阿含十二年，繼說方等八年」，此後就「說般若廿二年。」這前頭是夏老師的話，底下我做一點解釋。所以我們可以看到，說般若的時間很長。佛說阿含是為了小乘，小學，說一些最基本的東西。說方等就要轉換了，就是喝斥小乘，讚歎大乘，這是方等的精神。最後說到大乘就是談般若，最後說到圓頓教。所以般若非常重要，說的時間很長。底下我再把夏老師說的話念上一段，分別出來，不要跟我所要解釋的混在一塊了。

**【《心經》三百字，包括《大般若經》全部。《心經》譯本在清以前可考者有七種。常讀是玄奘大師所譯。】**

 看這一段，就說《心經》只是將近三百字，可是包括了《大般若經》全部的內容。《大般若經》是六百卷，《華嚴》只是八十卷，《八十華嚴》是最多的，還有《六十華嚴》、《四十華嚴》。《華嚴》不過是八十卷，後來加了《普賢行願品》，（成為）八十一卷，但是《般若經》是六百卷，也就是佛二十二年所說的。那麼《心經》三百字就包括了全部的《般若經》，這話很重要，所以咱們研究了《心經》，不就研究了全部的《般若經》嗎，二十二年佛所說的法啊。

 《心經》的翻譯本在清朝以前可考證的就有七種，這裏頭玄奘大師所翻譯的是最簡單的了。這所有原來的譯本我都見過，有很多還都是跟普通經典一樣，從「如是我聞」開始。如是我聞，佛怎麼樣，這個法會多少多少人，誰誰誰怎麼樣，然後觀世音菩薩，然後舍利弗問話，這才引出觀音對舍利子講，這一段是中間；最後也還有，大家都是「皆大歡喜，信受奉行，作禮而去」。所以經頭、經尾還是有的。這是玄奘大師的，鳩摩羅什大師的也是如此，只是翻譯了當中的一段。現在一般大家所念的經，都喜歡念鳩摩羅什的，但是這個《心經》念的是玄奘大師所譯的。這是剛才夏老師這一段，我們稍微把它解釋一下。底下我們再念一段文：

**【玄奘大師取經時從玉門關出，有三百餘人。歸時僅一二人。玄奘出玉門後，困難重重，無法前進。有老人口授此經，乃克服困難，到達印度。】**

 這裡說明玄奘大師的譯本，玄奘得這個經的因緣。出國的時候幾百人，回來這一路上都活不成了，都過去了，這困難極了。他出了玉門關以後，在困難時遇見一個老人，得了這個經。後來有的書上記載，玄奘大師又到這個地方，再找這個廟、再找這個老人，但找不著這個地方，連這個廟也沒有了，所以這個經的來源殊勝極了。所以看老師這個話，玄奘能夠克服困難，其他人死了這麼多，他還能夠自己回來，就是因為得力於這個經。底下是夏老師的原文：

**【玄奘大師所譯最完善，文字少而攝義多。】**

 這也就是大家都念的原因。底下夏老師說：

**【今日講述是經，當前之法會，實甚希有啊。】**

 就讚歎，當時在我家裏頭夏老師說這個（經），這樣的一個聚會，實在是稀有啊。底下就講經題。

**【般若波羅密多心經，經題這幾個字，可包括一大藏教。若能明得，即明得大教。】**

 這幾句話很重要。說「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」，這個經題，這是幾個字啊？沒幾個字。這個經題這幾個字，就包括一大藏教，還不是僅僅包括六百卷《般若經》，是整個釋迦牟尼佛的一代時教全包括進去了。

 「若能明得」，你能明得這個經題，你就明得整個的大教。這種的話，不是透脫的人说不出来的，不是通宗的人說不出來的。你從文字上去搞，最後登峰造極就當個佛學家。這個是極殊勝的話，所以底下夏老師就著重講經題，經文沒怎麼講，這也是很大的特點。

 這個特點就使我想起當年的梁武帝，梁武帝當時請誌公，誌公和尚是有大神通的，那神變得不可思議。梁武帝就是因為他的神變，說他是妖人，把他圈到監獄裏頭去了。他從監獄裏照樣出來，還是到處去做功德。梁武帝圈他也沒用，所以後來很尊敬他。後來梁武帝請誌公講《心經》，誌公說：「我不能講，你們國裏有個人能講。」「誰？」「傅大士可以講。」傅大士是居士。就把傅大士請來了，傅大士升座，拿起一個尺，一揮，下座。誌公說：「大士講經竟。」大士講經講完了！所以梁武帝遇見達摩之前，遇見了傅大士他都吃不消。梁武帝自己講經講得天雨花，但是對於這些大德，他還是吃不消，大家要知道。所以夏老師也不是要那麼樣一句一字，像現在教師講國文似的那麼來講。不過我回頭畫蛇添足，把它補上，哈哈哈…。

 底下就講了，說般若是體。講般若波羅密經，所以般若是這個經的本體，本體它就要有作用。咱們先念原文，不然就搞亂了。

**【般若是體，波羅密是用。若非波羅密，則般若何用。】**

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》，般若是體。體它一定要起用，要有作用，波羅密就是用。「波羅密」咱們要把它翻譯出來，就是「彼岸到」。外國的文法跟咱們中國文法常常是顛倒的，咱們說「到彼岸」，它是「彼岸到」，所以叫「波羅密」。如果般若不能夠「波羅密」，就是不能夠解決問題，不能從此岸度過煩惱到達彼岸，那這個般若有什麼用？這就是上頭的話的意思。底下就有解釋，夏老師說。

**【般若有三：一、文字般若。 二、觀照般若。 三、實相般若。
波羅密有六，曰，布施、持戒、精進、忍辱、襌定及般若。】**

  「般若有三」，有三種，一是文字般若，二是觀照般若，三是實相般若。所以有三般若，這是非常重要的。波羅密就有六個，這六個是萬行中歸納為六，其實是無量的行，殊勝的修行。這六個波羅密就是布施、持戒、精進、忍辱、禪定、般若。底下再讀原文：

**【般若譯為勝妙智慧，人人本有，不從外來，名為自性、真如、菩提、圓覺，方便均可。乘般若船才能度生死海。】**

 這一段就說了三個般若、六個波羅密。這頭兩個字是「般若」。波羅密多心經，「波羅密」就有六種，到彼岸。從持戒（要遵守戒律）、布施（你要把東西給別人）、精進、忍辱、禪定，加上般若，這是六度。

 般若是什麼意思呢？過去就是說，這意思太多的，咱們中國的語言不能夠很好地表達它的，就不翻譯。所以般若沒有翻譯，只有音。這個音讀「班弱」就不對了，應該讀般若（音：缽惹）。比方寺廟稱為蘭若（音：蘭惹）也是這個字，古時候是讀若（音：惹），般若（音：缽惹）。般若要譯可以譯為「勝妙的智慧」。我們譯為智慧，往往跟自己所體會的智慧就把它混淆起来，把它等同起來，那是大錯。還有，要把「世智辯聰」跟它等同起來，那就是錯得不知哪兒去了。「世智辯聰」對於學佛來說，不是好事，是非常壞的事。一個具有世智辯聰的人和一個神經病者，學佛的困難是同等的，所以稱為八難（之一）。你看看，聾子、瞎子、啞巴、神經病，加上世智辯聰，這都是屬於八難。聾子，講法他聽不見；啞巴他不會提問題，不會說話；瞎子看經看不見；神經病神經錯亂，這些跟世智辯聰困難是一樣的，所以般若全不是這回事。現在勉强可以翻為勝妙的智慧，很殊勝、很微妙的智慧，這是般若。

 這個般若是什麼，這底下就重要了，是人人本來有的。大家以為博學多聞，我就有了般若，這恰恰就完全錯了。是你本來有的，不是從外面得來的，不是從外面進來的，所以禪宗說「從門入者，不是家珍」。什麼是門呢？眼睛、耳朵是門，從這裏進來的不是你家裏的寶貝。是你本來有啊，這個話就是般若，告訴你是本有的。 這是任何其他宗教、任何學術界裡頭沒有這樣的內容。

 般若也可以名為「自性」、「真如」、「菩提」、「圓覺」，「方便」都可以。要坐上般若的船，才能度過生死海洋。生死如大海，你怎麼樣才能度過大海？你要有殊勝的般若，坐上了般若的船，才能度過這個海到達彼岸。波羅密的意思就是剛才說的「到彼岸」。我念夏老師的話，再說一說，分別一下，這是原來的話：

**【波羅密是到彼岸。此岸是生死，彼岸是涅槃，中流是煩惱。】**

 打個譬喻，這一岸就是生死輪迴。一口氣不來，下輩子變什麼你不知道，輪迴永遠不休。六道中，人已經都覺得酸甜苦辣不是滋味了，人還是善道呢。你變到畜生，最常見的是猪，不但牠自己被殺，而且牠的子子孫孫注定都是要被殺頭的，而且肉要被吃光的,比人就苦了。畜生底下還有餓鬼，沒有鬼是不餓的，一吃東西，東西就變成火。為什麼要放焰口，「焰口」兩字是怎麼來的？就是口裏頭冒火啊，所以稱為焰口。這是部密法，修這個法就是要解除這個火，讓他们把東西吃下去。人死了要放焰口，就是這個功用。那麼還有地獄啊。所以這個生死之苦，輪轉不休，這是此岸。

 彼岸就是涅槃。涅槃就是寂滅、圓寂。「圓寂」，德無不備，所有一切德沒有不具備的，所以叫做「圓」；「寂」，障沒有不除的，所以寂了，所有一切障礙他沒有了。那是彼岸，清淨了，生滅滅已，寂滅為樂了。所以涅槃是彼岸，中流就是煩惱。底下又是夏老師的原文了：

**【般若的反面是無明、愚癡。般若既是本有，為什麼當前是無明？】**

 這問問得很好。它這一成為語言，就有個對立面了。跟般若相反的就是無明，就是愚痴，無明就是生死之本。那麼般若既然是本有的，為什麼現在你是無明呢？

**【這是由于：背覺合塵即無明，轉識成智即般若。】**

 夏老師原話，「背覺合塵即無明，轉識成智即般若。」很精鍊。背著覺悟，去跟塵合，「塵」是什麼呢，不是塵土的意思，這是佛教名詞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都是塵，稱為六塵。一切所看到的顔色，一切所辨的音聲，嘗的滋味，身上的那種感觸，鼻子所聞的香臭等等的，思想所能分辨的種種是非，都叫做塵。你背覺去合塵，你本有的般若，你違背了它，就是追逐於美色、美聲、美味，向它去追求、愛戀，這就叫背覺合塵。跟塵去相合，跟覺相背，這就是無明。

 那麼本來是般若，為什麼無明了？因為現在你處處在背覺合塵。那已經這樣了，怎麼能恢復本來呢？轉識成智。咱們有八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是前六識，第七識是末那識，第八識阿賴耶識，把這八識轉成四種智慧，就是般若。所以要有般若，才能使這八識得到轉變，這個轉變就是般若。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：

**【能參加今日道塲皆多生因緣。善根、福德、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此道場。此真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。】**

 能參加今日道場皆多生因緣哪！善根、福德、因緣缺一皆不能參加。此道場真是百千萬劫難遭遇者也。所以這句話也適用於今天咱們這個聚會。能參加這個道場，都是多生的因緣。就是，恐怕有的人是來幫個忙，做一點工作，並不是佛教徒，但耳朵能聽進去一句半句，這都不是簡單的事，善根、福德、因緣缺一都參加不了。這些事就是有障礙，你看今天這個車差點就成障礙。所以要知道，就是這個事難辦，別的事都好辦。你要成立一個道場，弘揚一些佛法，做這種事最難最難了，你缺一都參加不了，它不定什麼時候出障礙，自個兒或者什麼…。所以這個真是百劫、千劫、萬劫難遭遇的。

 「劫」是個時間單位，代表時間。一劫的時間有多長，這個「數」就不好說了，說不清也說不完，要說萬說億，你得說多少億啊，說不完哪。只能打個比方，四十里見方的一個長石頭，天人穿著極輕的輕紗，五百年下來一次，用紗在石頭上輕輕這麼一抹，多少時把這個石頭抹光了，這叫做一劫。所以就是說，「三途一報五千劫」，大家聽見這話就是馬馬虎虎，你不知道入三途之後，一受這個報，要出來這個報，你得經過五千劫啊！劫是多長的時間啊，不能夠掉以輕心。

 所以這是百千萬劫難遭遇。大家難遭遇的能遭，就必須要把握這個機會，在今生解決問題！今天能遇到，就是過去多生多劫都修了。過去多生多劫都修了，可是修了半天你今生還就只是這個樣，再這麼轉下去，你轉到哪天才能轉出來啊，所以就要下定決心，這一生解決問題。

### 2、「觀自在」初下手方法—一切時中不失正念 不離佛法

**【觀自在即觀世音**

**慈觀、悲觀、智慧觀；梵音、妙音、海潮音。觀音讚（大師所撰）如能體會很好。】**

 底下講到經文了。觀自在就是觀世音，一位菩薩，兩個名號。佛菩薩都有無量的名號，觀自在就符合《楞嚴》裏耳根的法門，就是觀自在，返聞聞自性。《法華》（講的）尋聲救苦，就是觀世音。哪兒有一聲一念觀世音菩薩，觀世音菩薩就到，就救你。所以「觀」就是慈觀、悲觀、智慧觀；「聲音」就是梵音、妙音、海潮音，這經上的話。夏老師說《觀音讚》很好，希望大家能體會，《淨語》裏頭有《觀音讚》，所以我們要對於觀音，進一步瞭解。底下又是原文:

**【最要注意者是般若。如何下手？實相是體，文字是相，觀照是用。由文字而觀照而實相。】**

 那麼我解釋了，既然是這麼重要，我們就要問怎麼下手。不是說了三個般若嗎，實相般若、文字般若、觀照般若；實相般若是本體，觀照般若是作用，文字般若是所顯現的相。文字不就是相嗎，大家可以看到這文字啊，所以就從文字般若下手。所以離開文字般若是不行的，從文字上下手。「由文字而觀照」，我們從文字裏的意思來觀照。觀照有利根，也有鈍根，就一般的根器來說，起碼一說「色即是空」，這句話就可以常觀照觀照。你愛戀的這些個，世間的好東西，這不都是色嘛。聽說哪兒傢具展銷，就想趕緊換套傢具去。你要都能五蘊皆空，那不慢慢的就可以證入到實相了，就是這樣。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:

**【六度皆能到彼岸，但均不能離般若。】**

 菩薩修六度，這六度每一度都可以到彼岸，但是每一度要離開了般若就不能到彼岸。所以前五度如盲，跟瞎子一樣。現在一些人禪定，很多人得了很好的作用，這前兩天來了一個人，他說見著我之後，他的定又深了。他就是給嚴某治病，前些日子嚴某病了，發狂，亂舞亂鬧、手脚亂踢，不能吃飯，說胡話，手脚都打傷了，鬧了三天，把他請去了，他去了念了幾遍咒就好了。過了兩天又不行了，昏睡、不吃不喝、不說話。他去了，一進門嚴某就坐起來了，管他叫「宋老師，你輕一點兒」。這都是禪定，禪定是可以出現這些事。但是他沒有般若，就是瞎子，這早晚得入魔。所以自古以來，禪定坐禪的，走火的、發神經病的人很多很多。其他再舉個例了，剛才我談到禪定了，沒有般若不行。（下面）是夏老師舉的例：

**【例如布施，施小孩以刀，以有毒菌食物則不可。布施如三輪體空，則可到彼岸。餘度例此。】**

「例如布施，施小孩以刀」，這是一個例子；「以有毒菌的食物則不可」，這不是挺好的例子嗎。你把東西給人是很好，但你把很快的刀給孩子，他把自己手指頭割掉了；他捅別的孩子，把別人眼睛捅瞎了，這怎麼能給呢。你把那有毒菌的食物給孩子，行嗎？大人抵抗力强一點，但有菌的食物小孩吃了不行的。所以布施沒有般若不可以啊。

 那怎麼佈施呢？布施如果是三輪體空，則可到彼岸。布施沒有智慧是不行的。怎麼叫做有智慧的布施？三輪體空。從佈施這一例可以想到其它。三輪，我拿一千塊錢救濟給有困難的病人，我內不見有能給錢的我；外，思想裏沒有得到我錢的病人；中間也沒有我所施捨的這一千塊錢；可是我的錢給他了，這叫三輪體空，要這樣的布施才能到彼岸。如果有一個思想是我做了件好事，我給了他一千塊錢，這就叫住相布施。住相佈施只能得人天福報，如仰箭射虛空，拿個箭往天上射，一會兒吧嗒還掉下來，雖是上去了，還得下來。六度的其它度也都是如此。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：

**【怎麼能一門深入到彼岸？非般若不可。**

 **云何般若？曰， 观自在。**

 **佛法可以少文而得多解。……**

 **觀什麼？曰觀自。什麼是自？身體是自否？那是假的。
 要緊的是觀自己在不在？一切時中不失正念 不離佛法則在。
 觀汝自己在不在是初下手方法。常常在則一根還原，六根解脫。】**

 這一大段。怎麼般若呢？經文頭一句「觀自在菩薩」，那就是觀自在啊。佛法就是可以用很少的文字得很多的解釋，有無量的含義。「觀自在」，觀什麼？觀「自」。什麼是「自」？這問題就緊哪，一個跟一個。身體是不是「自」？是不是我？當然不是。我從來不這樣，以前的我早死掉了，現在的這個我也不知是從哪兒來的。大家也是如此。剛才誰說的，當年我還抱著孩子來的，現在她的孩子都很大了，她也不是當年的她了。一切都在變化，刹那刹那生滅。這待一會兒的工夫，我們又死了多少細胞，又長出了多少細胞，起了很大很大的變化。身體不是「自」，早晚是要到火葬場燒成一堆灰的，那怎麼是自己呀，這是假的。

 這個地方沒有做答案，究竟什麼是「自」，沒有給說破。所以有人老覺得夏老師講話總還留半句，這非常必要。宗門所謂「語忌十成」，你說到了十成，叫做犯諱，你要犯了皇上的諱是要殺頭的。所以不是用文字給你什麼，像解釋名詞似的，一處處都給你（解釋），而是要你自己去領會。

 底下就很具體的告訴你，觀自己在不在。「自」，現在你沒法理會，但是「你在不在」你還可以觀。什麼叫「你在不在」呢？這很具體，也很好下手。在一切時候裏頭，你是不是正念？你心裡想什麼呢？你「不失正念，不離佛法」就是在。你先別管「自」是什麼，先管自己在不在。怎麼在？你「不失正念，不離佛法」你就在。觀你自己在不在，是初下手的方法。所以就是消歸自己，返觀返照，都是這個事。你常常在，老在老在，你就一個根還原，六根都解脫，就都解脫了。所以這一段很重要。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：

**【如不知觀自己，不知自己在不在，則不能算入門。】**

 老修行聽聽這，如果不能夠觀自己，不知道自己在不在，你就沒有算進佛法的門。底下又是原話：

**【修行人須經過多少困難，失敗，流淚，才能進門。六祖是一超便入門。】**

 修行人是需要經過多少困難，多少流淚，多少挫折，才能真進門。例外的是六祖，一超直入，這是一個特殊。底下夏老師說：

**【行者第一步以觀自在入手，觀自己念頭在不在，有哪些毛病和習氣。最要緊是破我執，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，成就自己。
不能護疼，哪裡疼，哪裏下針。】**

 第一步就是觀自己的念頭。菩薩所謂善護己念。比丘的戒是有了行動才是破戒；要是受了菩薩戒，思想中動了就是破戒。現在大家就這麼隨隨便便受戒，不把這些重要事情給大家講清楚，那他就時時都在破戒之中。不是做了壞事才是破戒，思想一動就是破戒。看見一個美色，看見一個裸體女人，心裏一動，就破了色戒，破了淫戒了。所以要觀自己，要在念頭上用功，善護己念。

 要知道自己有哪些毛病和習氣，自己要有自知之明。最要緊的就是破除我執，我們一切毛病最主要的是我執，最大的毛病就是有「我」，這個「我」字可確實不容易去掉。

 「根本問題是改造自己」，一個人不想改，就沒有成就，改造自己就是成就自己。所以我跟我的大舍妹說：「你這個一貫正確，就說你一貫沒有進步嘛。」老以為你那個是正確的，你就沒有改造；沒有改造，所以你就老是「我的一貫都正確」。沒有改造就不會有成就。

 「不能護疼」，疼的地方就正是毛病所在。最近來了一個美國的，她在美國、在臺灣講《楞嚴經》、《維摩詰經》、《六祖壇經》，到中國來這幾天，南方還請她講。她通過人跟我聯繫說她要來，我就說讓她來吧，談了兩次。頭一次談她自己怎麼樣，第二次來提問題的時候，我一追問，她就講錯了，在最根本的地方講錯了。這一點我給她指出來了，她把「入流亡所」的「入流」解釋為入聲音之流。我說：「你錯了，入聞性之流。」她跟我抬槓。後來她說：「那個註解都是這麼說」，说跟我這個說法（一樣）。我說：「那不就對了嗎，我說的跟那註解一樣。單獨你一個人這麼說。」她就是不知道她那個不能護疼。別的註解她都看過，但那些註解她不能拿來改正自己，她就護疼。那是護疼，你得捨得疼，哪兒疼，哪兒得下針哪！不是這個過程中，一發現毛病自己就護著它，讓它在那兒存在。所以這一段是真實的般若，所以夏老師說「察過去習毋自欺」，就指這一些。 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：

**【度煩惱必須般若。**

**觀自己在一切時中有無把握。**

**菩薩鍊心如礦師鍊礦，礦石成金後，不復成為礦。】**

  就說我們現在怎麼樣呢，我們要常常看自己在一切時中有沒有把握。菩薩鍊心就好像咱們冶金師，礦師鍊礦一樣，把鐵熔成了鐵漿，把鐵礦石鍊成了鐵；把金礦鍊成了金子。鍊成了就是鍊成了，它不會再成為礦石了。 底下又是夏老師的原話：

**【菩薩，具名菩提薩埵，覺有情義。**

**不能觀自己，不能自覺，則不能覺他，則不名菩薩。】**

 「菩薩，具名菩提薩埵」，這個翻譯過來就是覺有情。夏老師說：「不能觀自己，不能自覺，則不能覺他，則不名菩薩。」這一點，我這些年所主張的，跟夏老師的這個開示是一致的。現在很多人都是想去跟人講，想去弘揚，想去辦這個辦那個。你看夏老師這個話就很清楚了，你不能觀自己，不能自覺，你不能覺他啊。所以美國有個人，他也很急什麼的，我就跟他說：「你現在不能度生，你不能著急啊。」你的手電燈沒電，你要給人照路，那還不是彼此都一摸瞎嗎，摸黑啊。你那手電燈得有電，有光明，得把路照清楚，不然就是一盲引衆盲。現在一盲引衆盲的事情很多，都喜歡給人說，以為在說法，其實是在謗法。你不自覺，夏老師的原話在這兒，大家記下來呀，「不能觀自在，不能自覺，則不能覺他，則不名菩薩。」你不能覺他！所以我們為覺他而自覺，就是這個意思。

 所以在我的《谷響集》頭一篇就是這個。我們的發心就是要利益別人，最大的利益就是讓別人覺悟；要叫別人覺悟，你自己得先覺悟。既然覺悟是最大的利益，自己覺悟了，你也得到利益。但你這個問題是（在於）為什麼，是為利他而覺他而出發的，這就不同於小乘，小乘是自利自覺就完了。你這是為利他、覺他，你不這樣，你不能覺他。你這個大夫醫術不精，就要給人開方，你庸醫殺人哪！或者你不殺人，吃完了他有後遺症，這個病好了那個病來了。底下又是夏老師的話:

**【深般若的深字應注意。衆生淺思。不深則不能入門。不圓發三心則不是佛教徒。】**

 這是夏老師的話，我解釋一下。所以佛教徒很不好當啊，就得有個嚴格的要求，得圓發三心才是佛教徒。你不圓發三心，不能算入門，不是佛教徒。你組織上入黨，思想上不入黨。你組織上參加了佛教，你思想上不是。

 圓發三心者，這三心者：直心，深心，大悲心。底下用夏老師的話。

**【三心者：**

1. **、直心。直中也有方便，不得其直也造業。無般若也不行。**
2. **、深心。不能停在表面，深心也離不開般若。**
3. **、大悲心。無般若不能解決問題。】**

 這就解釋要圓發三心是哪三心。第一個是直心，直起直用，正念真如法一。夏老師說，這個直中也得有方便。你就直起直用，想幹什麼就幹什麼，沒有曲裏拐彎，這裏頭也有時會搞出錯誤等等的許多障礙。深心，不能停在表面上，要深入，這都是簡單的解釋，這也不能離開般若，沒有般若你鑽不下去。大悲心，要普度一切，但沒有般若也不能解決問題。這裏圓發三心就沒有再做很詳細的解釋。

 圓發三心就是發菩提心。發菩提心我們還是應當很好地注意。《無量壽經》裏頭，往生的人都是發菩提心，一向專念。有人只注意在我怎麼念得好，卻沒有去檢查我到底發沒發心，發得夠不夠。結果是兩道題目，一個題目沒有分，另一道題目得一百也考不取。底下夏老師就是說：

【「**三心未發信非深**」**，故不能稱爲佛教徒。**

 **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。**

 **能行深般若，則照見五藴皆空。應知是用「照」，不能用「想」，照是智慧，不起分別如鏡。】**

 「三心未發信非深」，這三個心沒有發，你的信不是深信。「故不能稱為佛教徒」，你信得不深，所以不能稱為佛教徒。底下夏老師說：「三心都不能離開般若。能行深般若，則照見五蘊皆空。應知是用『照』，不能用『想』。照是智慧，不起分別如鏡。」我們要行深的般若，不是「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」嗎。假如不是行深的般若，你就不能照見五蘊皆空。「照見五蘊皆空」用這個「照」字很重要，是「照」，不是「想」。為什麼咱們也能講《心經》，也能講得頭頭是道，但咱們沒度一切苦厄，就是因為咱們這是「想」，不是「照」，「照」是智慧啊。

 舉個比方來說，這個不分別，照見東西像鏡子一樣。這跟照相機的底片就不是一回事了，照相機的底片，照一回就不能再照，它留下那個痕迹了。鏡子呢，誰來都可以，來仨人出三個人，來五個人出五個，張三走了，李四來出李四，李四走了，張三再回來又出張三，不起分別，不留痕迹。而清清楚楚，麻子就是麻子，胖子就是胖子，有鬍子就是有鬍子，多一根也不會多，少一根兒也不會少。所以這個「照」字，通過這個鏡子的作用，鏡子常常是個很好的比方。我們對於一切事情要像鏡子就好了。底下就是夏老師說:

**【如何用照？】**

 既然如此，咱們要用「照」啊，那怎麼來用「照」？夏老師底下就說了：

**【太末蟲能緣一切，唯除火焰。妄想無孔不入，獨不能緣般若。起心即錯，動念即乖，故不能用想。】**

 「太末蟲」，所以這就是佛的偉大。「末」是微末，「太末」是極微末，極微末的蟲咱們現在叫細菌，細菌還不是極微末嗎。細菌哪兒都能待，哪裡沒細菌，到處都有細菌，種種的細菌，獨不能在火焰上待。咱們這兒有大夫，大夫扎針，過去最原始的消毒辦法，給張三扎了針，再把那個針在火上燒一燒後，然後就可以給李四扎了，這就是消毒。因為那個針扎了後有些細菌，這火上一燒，那細菌就消滅了，它不能在火焰上生存。所以太末蟲哪兒都能待，就是不能在火焰上待。衆生的妄想無孔不入，也就是沒有地方是它不能待的，但就是不能待在般若上。這一點咱們要信下來。

 有人看了點經，看了點什麼，以為我這就是了。你這是跟釋迦牟尼佛抬槓啊，你還是在用「想」，不是用「照」。真實的般若，你的這個「想」是永遠達不到的，你就請死了心吧。如果你認為是達到了，那你錯了；不是別的，不是達到，你是錯了。因為「起心即錯，動念即乖」，心一起、念一動都是錯誤，所以不能用想。這是夏老師的話。底下大家注意！

**【這些話等于佛說。】**

 上面這些話，等於是釋迦牟尼佛在這兒說的。希望大家記住，這些話很重要。這就是對於上面所說的，把它肯定了。

### 3、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

 底下就講經了：

**【經中：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均指般若。】**

經中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都指的是般若。般若就是人本有的，也就是自性。這個本有的智慧、本有的本性，它是「不生不滅」，本來無生也就不滅。它不受一切污染，所以「不垢不淨」。也「不增不減」，不但在凡的人一點也不少，在地獄中的人，這個般若和佛性一點也不少；成了佛一點也不增加。只是你現在不顯，顯不出來，一顯出來就是，你本來有的。不生不滅，不是你現在忽然間生出個般若來了，它從來也不滅。也沒有染汙，我得把它洗乾淨，都沒這些事。鏡子本體沒這個事，你說的是鏡子上的髒，那不是鏡子本體。鏡子上有塊髒，那是妨礙你照，你把它擦乾淨，這事有，但鏡子本來沒有髒，不垢不淨。不增不減，鏡子的光明也不添，也不減弱。這種解釋是偏於頓。

 所以一個經有不同的解釋，連南梅的解釋還都跟這不一樣。南梅北夏當時是並稱，後來南梅是以北夏為師了。這個事我很清楚。底下又回到觀自在。

**【觀自在，就是看這句在不在。】**

 關鍵聯繫到淨土了。觀自在就是什麼呢？就是你看你念的這一句阿彌陀佛聖號在不在。

**【時時有佛號，便得大自在。**

**彼佛何故，名觀自在，以忘我故，到處無礙。】**

 所以你只要念佛就是觀自在。古佛也叫觀自在。彼佛何故名爲觀自在？他就是因爲忘我，所以到處無礙。下面這句，這重要的在這兒，大家要注意。

**【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。這是最秘的核心，是剝芭蕉所見的心。】**

 這一句佛號就是真般若。有人往往就覺得《金剛經》跟《阿彌陀經》好像是兩回事。這都是對於兩部經都不理解的人說的話。這句佛號就是真的般若。這句話十分難懂啊，這拿幾句夏老師的詩（來解釋）。「一聲佛號一聲心」，這個佛號是什麼？就是你的心。你的佛號是什麼時候念呢？「迷時不念悟時念」。所以你念佛號的時候，就是你悟的時候在念；念的是什麼？一聲佛號就是一聲心，這還不是真般若是什麼！

 當我二十歲的時候，我從懷疑佛教到變為相信佛教。我本來是佛教家庭，但是我看到許多和尚、居士還那麼勾心鬥角、爭名奪利，我說念佛沒用啊。念了半天，這佛法有什麼用，所以我就錯會了，我以為是佛法無靈。大學三年級那時候考試完了，沒書可看，找了兩本書來看，就看了《金剛經》，這才恍然。這一次也是多少次的甘露灌頂。這時候我就認識到衆生要想達到「無住生心」，就是念佛。這一個認識是我自己有的，但這句的認識當時出來以後到現在，我認為它還是正確的。那時候我還想，可能念咒更好一點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句佛號裏還有個「佛」字，而這句咒裏什麼思想都沒有，所以它無住生心哪。那無住生心還不是般若是什麼？這就是真般若。

 「這是最秘的核心」，佛法最深秘的核心，秘中的核心。這「是剝芭蕉所見的心」。不是一向老跟大家說「要剝笋皮」嗎，我們修持就是剝笋皮。比方外頭好多泥巴，你剝一層，再剝一層，剝來剝去，你就見著笋心了。所以學佛要有剝笋皮的精神，你要得剝啊，一點點剝下去，是去東西，不是得東西。有的人想得，《心經》講「無所得」，你偏偏要得，你就是抬槓。是剝，剝了，你所見的心是什麼？就是這句話，「這句佛號即是真般若，這是最秘的核心，是剝芭蕉所見的心。」 但是底下加了一個條件：

**【這句佛號須平平妥妥才算，如與妄想混合則不算。】**

 這「平平妥妥」稍微解釋一下。「平平」者就是平平常常，「妥妥」者就是妥妥當當，妥當。所以平常心是道，《淨語》中：「平常即是道，惜君未曉此」，平常就是道，可惜你不知道這個。都喜歡奇特，所以一看見奇異功能大家就眼花繚亂了，不知道這都是魔的境界，通通都是。這是嚴某的話，不是我的話。他自己生了病亂吵亂鬧，你說他是幹什麼？來個人念咒他覺得壓得疼。通通都是如此，不是平平常常、妥妥當當。這一句就是老實念，非常老老實實，平平妥妥就是老老實實，就是阿彌陀佛、阿彌陀佛…。不要覺得我這又是什麼成片了，我這又是一心不亂了，我這又是如何清淨了，我這又是怎麼樣了。還希望一邊念佛，一邊還想看著點什麼，得點什麼感應，這就是跟妄想混在一塊了。如果跟妄想混在一塊就不算了。 底下：

**【分別是業識，識是染。照是淨，照才能知五蘊皆空。】**

 色受想行識，識，業識就是分別。我們之所以知道這、知道那，腦子能想，都是第六意識的作用。第六意識是分別識，它都是染。所以證阿羅漢出生死，就是破第六識，他不知道還有第七識、第八識。「照」就是淨，清淨的，「照」才能知道五蘊皆空。五蘊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夏老師說：

**【五蘊中，色是色法，受等是心法。】**

 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五樣事，色是所謂色法，這個法屬於色的，有形色的。後頭受、想、行、識屬於思想方面、心方面的，稱為心法。底下就講經了：

**【 色即是空是對凡夫說。空即是色是對二乘說。空不異色，色不異空是大乘菩薩境界。】**

 「色即是空」，是對凡夫說。「空即是色」，是對二乘說。「空不異色，色不異空」，是對大乘菩薩，是大乘菩薩的境界，也就是對權教的菩薩說的。

 這幾句就是首先破凡夫的執，因為怕凡夫認為這一切實有。實際上大家不要說自己是老修行，真要檢查自己的生活，有一些部分能看空，有一些部分你就認為它是實有，是真的，是實在的，就是過不去的。所以就告訴你「色即是空」，它空啊！你說這是夢中所現的東西，可是你夢裏頭不是什麼都有嗎？正做夢時自己怎麼知道它是空？你不也是有滋有味的嘛。一醒，哎呀，沒這麼回事了。所以「夢裏明明有六趣，覺後空空無大千」，那是夢中事啊。所以「如夢幻泡影」，頭一個告訴你如夢。只要想到現在都是如夢，你還有什麼計較，還有什麼追求，還要去造惡？就不會了。所以就告訴你「色即是空」。

 而這樣一個東西，現在科學上已經承認了，所以愛因斯坦就說：「這個物質是由於人類的錯覺。」這兒說妄想，愛因斯坦說錯覺，「錯」跟「妄」不是很相像嗎；「覺」跟「想」不是差不多嗎。愛因斯坦他只承認有場，所謂物質就是場强特强的地方，沒有別的。所以我們往往說：「明明這兒有，怎麼是空啊？」我說當體它就是空，從科學上說它就是空，就是波動和作用，沒有實質東西，這是科學解釋。當體就空，不是說因為它將來要壞是空。很多人講，將來是要壞的，不存在了，所以空，那都是講淺了。就它正存在，它就是空。這個怎麼體會？你現在是夢，你夢中所見的東西哪一件是實在的？我二十二歲在唐山的時候，親自就到這個境界，什麼都沒有了，而不斷滅。都空！沒有一物，真是「本來無一物」，然而不是斷滅。這個時候之安樂是無法形容的。所以顛倒，所以是錯覺，是妄想。

 「空即是色」是對二乘說的。二乘就是破啊，這一切空，他就抓著個空，空也就成為他所執著的東西，就變成色了。

 「色空不二」的道理是破權乘的菩薩。這是大乘菩薩的境界，就是說即空之中它就是色，即有之中它就是空，完全是不二了。這幾句話夏老師沒有解釋為什麼，所以這講的就是比較高一點的。這是夏老師的話:

**【能照見五蘊皆空，即能除一切苦。】**

 當然了，你都照見五蘊都空了，還有什麼苦厄呢。這裏頭也有漸有頓。利根那他就是一見五蘊皆空，所以「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。」知道是幻，就離開幻了，離開幻就是覺悟。這跟《楞嚴》那個話「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」都是最頓的話。但是有人不能這麼頓，那就是慢慢來，慢慢來，你就知道五蘊皆空，這一切都空，慢慢你就淡，淡來淡去，淡得以至於都不影響你了，那麼也就是照見，也就是度苦厄了。夏老師說：

**【心經是一切衆生出苦慈航。】**

  要想出苦，得靠船哪，這（《心經》）就是船。夏老師說：

**【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可精鍊為一部《金剛經》，《金剛經》又可精鍊為《心經》，全部《心經》可歸入一句——觀自在菩薩。這一句再歸納為一個字——照。】**

 所以一個「照」字，就是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。這六百卷《大般若經》，一部《金剛經》也就具足它裏頭的精義。《金剛經》有五千多字，可以精鍊為一部《心經》，只有三百字了，二百多字實際上。一部《心經》可以歸成一句話，就是「觀自在菩薩」。「觀自在」就是大智慧，「菩薩」就是覺有情，大悲。大智、大悲都在裏頭了，就歸納為「觀自在菩薩」，都有了。「觀自在」就是自覺，「菩提薩埵」是覺有情，自覺覺他都在裏頭了，所以這就五個字。這「觀自在菩薩」再要歸納呢，就是一個字「照」。咱們現在是不會用「照」，但是要常常想著這個字。「眾生有兩條路」，這是夏老師的話。

**【衆生有兩條路：入苦或出苦，也即是成就自己或毀滅自己。兩條道路分明甚，何去何從？】**

 打一個問號。對於一切衆生說就是兩條道路，一條道路是鑽到苦裏頭去，入苦；一條道路是要從苦裏頭出來，出苦。出苦就是成就自己，不成就自己你沒法出苦；入苦就是毀滅自己。你要知道今生要錯過機會，「此回若錯真成錯」，這回要再錯了，就真是大錯了！為什麼？那等於是毀滅了自己。這麼好的善根福德因緣，得到這個機會，這個機會你沒有把握住，還不能出，又沉到大海裏去了，這不就是自己毀滅去了嗎，所以此回若錯就真成錯。 這就「兩條道路分明甚」，這兩條道路分明極了，是成就自己還是毀滅自己，何去何從，你挑哪一條路啊？打一個問號。夏老師謙虛，自己還感慨說：

**【常將有日思無日，莫待無時想有時。檢點起來，自己幾十年光陰究竟花到哪裏去了，取得了什麼？每付之一嘆。】**

 真正修行人就沒有自己覺得驕傲自滿的，總是覺得不足，不足啊，所以「常將有日思無日，莫到無時想有時」。這是《釣金龜》的兩句戲詞，那個老旦唱的，夏老師把它用到佛教上了。咱們「有日」，有這口氣，要想到沒這口氣的時候，尤其年歲大的人，這時候就不遠了。「莫到無時想有時」，別等到沒氣的時候，還想他有氣，那就不會再有氣了；再有氣了就當小娃娃了，已經當小狗了。當畜生還不錯呢，就恐怕連畜生都當不上，就是很苦。因為什麼？因為無窮的業報中，你不知道下一篇是什麼，不是跟今生就這麼連續的。無量劫來，你所做所因由的，所有很多事，很多都給排好了。下一生，是你的冤家債主要到世間來，你也就來還債，這個就把你決定了，不完全是你自己的事。不只是今生的事這麼簡單的，那太簡單了，是多生的問題，你不知道下一篇是什麼。不但是來生，就是今生，你今天不知明天的事。明天的一篇是什麼，沒翻出來呢，什麼都可能，所以「常將有日思無日」。

 再有，常將今天我們有佛像，有道場，有法可聞的時候，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。我的愛人，可以說是我逼她上的西方極樂世界啊。就那個時候真正覺得，沒有一樣東西是你能夠靠得住的，所以還不覺悟，還不趁著你「有」的時候好好的來什麼…。後來我知道自己錯怪了她，很多人比她還差。但她被逼也逼到好處了，逼到往生了。所以常將有日思無日，像今天我們這樣，都健康，有閑暇之身，暇滿身哪，善根、福德、因緣具足，還能修持，我們要盡最大的努力。底下呢，夏老師說到一副對聯，這一次的法會就到這。

 現在這個主人很殷勤，預備了午餐，那麼咱們餐後再接著談。底下的內容，一個是《心經》我這兒要畫蛇添足了，本來夏老師不講這個了，已經圓滿了，但是我添添足，略微再作一點解釋。再底下呢，因為夏老師另一次的聚會，也是在我家，又單談了念佛，我們還是要滙歸到淨土。因為（筆記）這裏只提了一點點，說這一句就是真般若，是最秘的，是剝芭蕉所見的心。這句我那也稍微解釋了一點，不大夠，底下還有很深刻的一些內容，把那另一次會，夏老師的開示，我擇要來補足。所以底下還有兩個內容：一個是把《心經》很簡單的順一順；再有一個就是把夏老師另一次聚會的念佛開示擇要來補足。

### 4、淺釋《心經》

 這老師的《心經》已經講完了，我這是畫蛇添足，所以再把一些名相，做一個很淺的一種解釋。

**【觀自在菩薩。行深般若波羅密多時。照見五藴皆空。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。色不異空。空不異色。色即是空。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】**

 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這個「五蘊」也翻成「五陰」，陰陽的陰，就是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「色」，當然最明顯的呢，一切的物質都是色，桌椅板凳、大地山河都是。不光這個是色，耳聽到的聲音、光線，什麼這一切一切，甚至於磁場、電場，這都是色。這個就所謂的色法，屬於外境的，屬於物方面的法。「受、想、行、識」就不一樣了。

 「受」就是領納，領會、納受的意思，也就是感受的意思。你看見一個顔色，聽見一個音聲，你感覺了，接受了，這就是受。這是外面的東西使得你心裏頭一種接觸，首先是受，所以苦、樂、不苦不樂這一切境界，你能夠有所感受，這就是受。

 「想蘊」就是思想，你要聽見聲音，看見顔色，你會有思想活動，這就是想蘊。

 「行蘊」，由於你這些思想是從來不停止的，是一念接一念的，像流水似的前浪接後浪。所以妄想相續叫做行，叫做遷流，像水前浪追後浪，在思想中它就是如此。

 「識蘊」，「識」就是了別。這裏頭很細，「識」就是從「耳識」一直到「意識」。「耳識」到「意識」是什麼情況呢，我們可以舉個例子。聲音是外塵，首先我們接受的是耳根，然後是耳識，然後是意識。咱們打電話，耳機子傳來的是什麼？沒有人在這兒說話呀，它是一個薄片在震動，所以你耳朵所接受的是聲音忽鬆忽緊的波動。這個聲波傳遞到你耳朵裏了，你的耳鼓也就隨著這個聲音的强弱而震動，因為你震動的和它一樣，這就是耳根的作用。你得要聽出這是什麼，所以耳朵就只是接受這個震動。耳識是什麼作用呢？知道這是聲。意識是什麼作用呢？意識是分別這是鐘聲或什麼聲。所以這個地方它挺細的，外塵一來，對你耳朵，先是耳根接受，然後引起耳識，再馬上就轉為意識，意識它就是種聲音。而底下就要分別是好是醜，喜歡不喜歡，這全是意識的作用；分別是鐘聲，這是意識的作用。而這種了別的心相續不斷的，就是行識。所以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就這五蘊的含義，我們就在這個之中，你見色聞聲，先是接受。眼睛也是一樣，眼睛就跟照相機的鏡頭一樣，一切形象在咱們眼根裏頭是倒著的，這照相機裏頭都是倒著的，老式的照相機你後頭一看也是倒著的，真正在我們眼根裏頭所出來的形象也都是倒著的。但是由於眼識、意識的關係才把它正過來，心的作用。所以「識」是心法，物相是色法。

 這個五蘊皆空，最難破的是色蘊。「色」為什麼說它是空？因為現在都知道，所謂這一切萬事萬物不過就是一百多種原子配合的不一樣，幾個氫、幾個氧、幾個氮、幾個碳，做成了木頭，做成了紙，做成了水，做成了什麼種種的，不過就是這些東西在變化，一共才一百多種。而這一百多種原子，不過就是電子、中子、質子。而現在這個中子、質子、電子都可以打破，都可以出來很多很多新的東西。而現在發現的中微子，是一個電子的多少億億分之一，而這個東西可以穿透多少萬里的鋼板，它都通行無阻。為什麼呢？因為它太小了。什麼東西都有很大的縫，沒有一個東西是死一磐（註：堅實牢固）的，一切物體都跟咱們太陽系一樣的，都是多少東西圍著轉，中間好多空，因為你個兒太大了，所以你就不行了。

 那天在同學會，毛某某想起馮老師的話，他說那鳥籠子，是人也進不去鳥也出不來，把鳥關鳥籠子裏頭了，可是螞蟻可以隨便出入。它就是這樣的問題呀，中間沒有絕對的嘛，所以中微子可以穿透多少萬里的鋼板，而且中微子是彌漫於太空，這個很相當於微塵。現在科學也證明了，宇宙粉碎了就是微塵，微塵聚合了就是宇宙，就成了星球。這個是成住壞空，其實將來這都是要壞的，就是一個大爆炸啊，將來一個大核爆炸，什麼都崩了，地球、太陽，什麼什麼全崩了。那就是壞劫，毀滅呀。

 那說這些幹嗎，就是說這些粒子都有二重性，所謂波動性和顆粒性，它本身沒有別的，不過就是波動。那無線電波有什麼東西？抓得著嗎？你說它沒有，行嗎？這只要一播音，你一收，聲音也來了，圖像也來了，怎麼會沒有啊。但是你抓出來我看看，那沒有啊，不過就是波，都是波動，都是能量。顆粒性不是有一顆一顆的東西，它只是能量的集中。所以宇宙所有的東西，這所謂有的東西，還不過就是一點波動、一點作用而已，抓那個真實的固定的物質是沒有的，這是人的錯覺。你眼睛有了毛病，所以你看見天上有了這個花那個花，其實沒有花，一個沒毛病的人看不見哪。

 再有，就譬如夢中，你做了夢了，顛倒了，看見老虎來吃你，嚇得要死，其實沒有老虎。所以色它就是空，現在這個桌椅板凳就是空。它不過就是一些原子，原子不過就是這些電子、中子、質子，電子、中子、質子它就是二重性。你說它有，它不過就是一點兒抓不著摸不著的電波，一點兒能量。這個還是咱們人類科學的一種概念，事實連這些東西還是在做夢，可是你就不是那個實實在在的概念了。所以色即是空，當體就空，就是做夢，真正一醒就沒這些事了。這我自己經過，真是沒有這麼一回事。因為你喝醉了，做夢了。你這做夢，夢不醒。大夥兒要讓它醒過來，我這不止一次了，證實了這一點，色即是空。

 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現在已經證明了，現在這一些高能物理學都承認這一點了。力一（註一）他們都承認這個，因為他做實驗之中，這些東西，小的微粒就可以忽然之間沒有了，沒有之中忽然它又出來了，東西就是可以從空裏出來的，所以「空」跟「有」就不是兩回事，這是科學家說的話。所以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這些就成立了。

 那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」，「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」，「受」也是如此，「想」也是如此，都是如此。那更是如此啦，所以不過都是這些東西，這些東西都空了，你還有什麼叫領受，還有什麼叫根據它所引起的思想活動，它都沒有，這一切都不可得，所以「五蘊皆空」就是這個意思。你如果真正明白「五蘊皆空」，還有什麼叫苦啊。這「色不異空」一直到「亦復如是」。

**【舍利子。是諸法空相。不生不滅。不垢不淨。不增不減。】**

 所以這個諸法是空相，而這個「空」不是說「沒有」的那個空。我們往往有人一體會「空」，就說像龜的毛、兔子的犄角那樣解釋，那是錯誤了。不是沒有，它是「真空」的意思。「真空」和「妙有」不是兩件事，是一件事。因為真空它就妙有，因為妙有它就是真空，所以「是法」是「空相」。「是諸法空相」這樣一個真空的境界，它就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，也就是我們當人的自性；當人的自性就是真空就是妙有。

**【是故空中無色。無受想行識。無眼耳鼻舌身意。無色聲香味觸法。】**

 既然是如此，所以空中就無色，無受想行識。前面已經說了五蘊皆空，所以這就是重複了，真空之中哪裏去找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。底下就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」，第一句是六根，眼耳鼻舌身意這是咱們六根，色聲香味觸法是六塵。根跟塵是相對的，眼睛就對色；耳朵就對聲；鼻子就是聞著味、聞著香；舌頭嘗味；身體就接觸，有感覺；意識就能分辨種種的法，這六根跟六塵相對。這兩個擱在一塊就叫做「十二入」，「眼耳鼻舌身意」、「色聲香味觸法」這是「十二入」，互入，聲跟耳朵就構成了一種有能有所，所以這十二樣稱為十二入。既然「無」了，十二入就「空」了，破了這十二入。

**【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。】**

 底下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」，這是破十八界。這是極精鍊的語言，說了兩個頭。要詳細說呢，就是六根、六塵再加上六識，這就十八了。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實際上是十八句話的頭一句、末一句。無眼界是從「根」上說，無眼界一直到無意界，（無六根）。底下色聲香味觸法，無色界、無聲界，一直就到了無法界，（無六塵）。再底下無眼識界，也就無耳識界，以後一直就到無意識界，（無六識）。所以頭一句是無眼界，最末一句是無意識界，是十八句話，但是這就把它簡鍊為這麼簡單了。所以玄奘大師翻譯的，文字少，意思很多，就是在這。既然前頭這些都空了，所以十八界也不可得，就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，這十八界也掃掉了。

 這以上都是對凡夫說的，都是凡夫境界。所謂六根、六塵、六識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、五蘊，都是凡夫境界。

**【無無明亦無無明盡。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。】**

 底下就是聖人境界，也是破法執。上頭破人我，底下破法我，破法執。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。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」，「無明」到「老死」叫做十二因緣，十二因緣是聖人的法。「無明」底下是「行」，「行」底下是「識」，「識」底下是「名色」，「名色」底下是「六入」，「六入」底下是「觸」，「觸」底下是「受」，「受」底下是「愛」，「愛」底下是「取」，「取」底下是「有」，「有」緣「生」，生者，老死憂悲苦惱，十二樣，稱為十二支因緣。小乘修這十二支因緣，就慢慢看破，截斷有這個身體的生死，就證涅槃，除人我，出分段生死，觀十二支因緣而悟道，這個就是緣覺。二乘嘛，緣覺比阿羅漢高一點點。初果就稱為聖人了，阿羅漢、緣覺就是小乘中的極果，所以這都是稱為聖者。這是聖者所修的法，十二因緣（註：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觸、受、愛、取、有、生、老死）。

 這個十二因緣可以稍微講一點點。「無明」，這個講的是枝末無明，還不到根本無明，指的是糊塗，不講道理，執著等等的。因為你的這些個愚痴、執著，你就有了行動，就造業，這是過去的因，前生的因。因為過去有無明，就有了行動，你就造了業，造了業怎麼著？你就要入胎，還得輪迴。所以底下就是這一生。

 頭兩個字是前生，現在是講這一生了。這一生，「識」一入胎，所以「去後來先做主人」，先是阿賴耶識進胎。這都很妙很妙，現在有人問說試管嬰兒是怎麼回事，這都跟佛法是相通的，而且非常非常相通。現在的科學已經證明，有的時候入胎時會看見光，精蟲和卵子相碰的時候會放光。所以釋迦牟尼佛他是真語者、實語者。

 入胎頭一個就是識，識神入了胎，底下是「名色」。識神入了胎之後，它只有這些個名詞，和最原始的一點點色相，有一塊血啊、肉啊這麼個東西，但是色受想行識這一些名字它還是帶著的，這就是入胎兩三個月時候的情况。「六入」，有了名色之後它慢慢就長出六根來了。為什麼小孩先長鼻子呢？稱為鼻祖，他先長了鼻子，耳朵、眼睛慢慢一點點都出來了，就長了六根了。六根它就可以接受六塵了，這叫六入。那麼他一出胎跟外界就接觸了，所以底下是「觸」。所以小孩一生下來就哭，因為風一來他很疼，裏頭都是暖和的，忽然間冷了，很苦啊，就是觸。觸底下就是「受」，有了接觸就有領受了，這個是現在所受的果。這一切是由於過去的無明跟行造成的，所以你要入胎，入胎之後它就必然要經過這些，要入胎，成一塊肉，然後長出六根，然後出來，出來要接觸，這是你現在所得的果。

 得了果之後，你生出來之後還要造因，所以因果不斷。現在的因，他就有「愛」。他一接觸就有領受，有的是好的，有的是不好的；好的他就貪，不好的就要拒絕，就是愛。愛了就「取」，好的我就要，就是取。取了之後，就「有」，你取了就是你佔有它了。這就是你今生造的因。你有愛有取你就有，這是今生造的因。造了因你來世怎麼辦呢，來世還得「生」，所以第十一是「生」。最後兩個是來世，生了之後還要「老死」，憂悲苦惱，就這麼輪轉不休。辟支佛是觀這十二支因緣悟道的，這是聖人所修的法。這個也統統說它是「無」。

 「無無明」，不要說是這種枝末無明了，連根本無明都是沒有的。在《涅槃經》，釋迦牟尼佛在臨入涅槃的時候，入種種禪定，入種種空間（所以這個多維空間是要承認下來的，多少維的空間啊），去找這個無明，找不著。不是這麼簡單，就在咱們三維空間這個世界找找，沒有，那不行。四維、五維一直到無窮的維，任何空間，入種種禪定都去找了。而這跟唯識借識的說法是一樣的。天界想理解咱們這個界的情況，不是同一個空間，他要借我們的識；咱們想瞭解天界的空間，要借天上人的識，這個法相叫做借識。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，和這都是相通的。所以（釋迦牟尼佛）入種種的禪定之後，告訴我們一句話，說「無明不可得」。永明大師說，我們衆生應該把皮剝下來當紙，把骨頭拿來當筆，拿血當墨水，來寫這些話，來報答佛恩，都報答不了。根本無無明啊。

 所以「無無明」，都是做夢啊，夢裏的事，哪一件是有的？所以我們要醒夢。為什麼「狂心不歇，歇即菩提」呢？就是這麼回事。這一切，你說腦袋丟了，沒這回事！什麼叫生死輪迴，沒這回事。都是做夢，現在就是有這麼個問題。所以無無明，無無明那也就沒有什麼叫「無明盡」了。既然無明也沒有，也沒有無明盡，那也就沒有老死，也就沒有老死盡了。所以這一句話就掃去了十二因緣，破除聖人的這些法執。

**【無苦集滅道。】**

 「苦集滅道」也是這樣，也是聖人所修的，阿羅漢所修的四諦法，是知苦就斷集，慕滅修道。其實說起來應該是「集苦道滅」。所以後來有一個人就「苦集滅道」跟外道辯論，外道說：「你怎麼不聽佛的話，把它倒過來了。」其實他是對的。因為有「集」，所以才有「苦」；因為有修「道」，所以才「滅」。這四句話它是「知苦就斷集，慕滅就修道。」

 人生是八苦交煎，今天時間不夠不談了，不談八苦了。你得知道這個苦。怎麼辦呢？「集」是苦的因，種種煩惱就造成了苦，那你就斷這些東西去，所以「知苦就斷集」。你羡慕寂滅，煩惱都滅了之後就清淨、安樂，這就得修道，羡慕這個寂滅就要修道。這是「苦集滅道」四諦法，是阿羅漢所修的法。這也沒有啊。所以《法華》說阿羅漢是化城嘛，只有一乘法。所以這些個人生是苦，連人都空了，還有什麼人生是苦，苦從哪來呀？所以「無苦集滅道」，這四諦法也掃蕩。這就把二乘的法，十二因緣、四諦法都掃蕩了，破法執。破法執不等於說這個法根本沒用，就是你不能執。一切壞就壞在執著上。

**【無智亦無得。以無所得故。】**

底下就破大乘的法執了，「無智亦無得」。從前通願法師來，那天就孫居士在，不知道你記得不記得？我們這個談話，我說：「明明是佛的無為的法，但到了許多人手裏頭就變成有為了。」她回答：「明明是無漏的法，到大家手裏頭變成了有漏了。」這才叫對話。所以能搭得上茬兒（註：接得上話），能說得上話，這才叫「交談」。都是想有所得，想求智慧，要有所得。要有這個心就永遠不得成功啊！連老子都懂得這個道理，咱們中國古的聖人還是很高明的。所以老子說「棄聖滅智」，不要聖人，滅掉智慧；「聖人不死，大盜不止」。這都是對立面，老有聖人就老有大盜，分別嘛，「棄聖滅智」！所以我們中國扶持大乘佛教，大乘佛教在這世界上，中國還是真正繼承了，許多東南亞他們都是小乘，中國咱們就是有孔子、老子。日本學去，他純粹是我們的徒弟，說老實話，不過他們學得很不錯。

 「無智亦無得」，這個「智」是菩薩成佛的法呀，這是轉八識成四智。這個法執也給破了。所以到了《圓覺經》，悟道、修道、證道全是人我相。《金剛經》講的是迷識的四倒，四相，你在識上迷了，這叫四相（人、我、衆生、壽者）。《圓覺經》講的是迷智四相，你在智慧上糊塗了，這樣的四相，你修道、證道全是四相。所以轉識成智，你要起這些念頭，都在四相裏頭。《金剛經》其實也破了法執，但沒有像《圓覺經》提得這麼詳細。佛就跟須菩提說：「如是，如是，須菩提，實無有法如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，實在沒有法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佛也沒有說法呀，要說如來有所說法，你是謗佛呀。所以「無智亦無得」。

 大家都懷著個有所得心，因此無為法到你這兒成了有為法，無漏法到你這兒變成有漏法了。這不是佛法無靈，是你自己的問題。所以叫「無智亦無得」。開悟的人，「必須除盡了有所得心，方能行至行不到處」，你得把有所得的這個心除得乾乾淨淨，一絲一毫都沒有，你才能走到那個走不到的地方。這個悟和證是你走不到的地方，不是修行能達到的地方。你要把這一種有所得的心掃除乾淨，一點兒不存，你才能到那個走不到的地方，不是走所能到的地方。這話都十分徹底了。這底下都非常圓融。「以無所得故」，你看，特別強調這個「無所得」。所以要懷著有所得心，就是落在我跟通願法師這兩句話裏頭，「好好的無為法到你這兒變成有為法，好好的無漏法到你這兒變成有漏法。」那只能怪你自己，不能怪任何人。

**【菩提薩埵。依般若波羅密多故。心無罣礙。無罣礙故。無有恐怖。逺離顛倒夢想。究竟涅槃。】**

 「以無所得故」，「菩提薩埵」就是菩薩，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」，這無所得就是般若波羅密多，所以心就沒有罣礙。你本來具足，不增不減，毫無欠少，你還有什麼罣礙？罣礙也沒有了，那也就沒有恐怖了。有什麼可恐怖的？有什麼害怕的？本來都具足，這一切無明也本空，這一切都是幻境，「知幻即離，離幻即覺」，所以「遠離顛倒夢想」。「遠離顛倒夢想」就「究竟涅槃」。涅槃是三德的顯現，三德：法身德、般若德、解脫德。所以這兒就是要大家具眼。「以無所得故」，底下怎麼樣？

**【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】**

  「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密多故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你捏哪一句？怎麼能許你捏呀。剛才說了「無所得」，無所得才這樣。底下就是，既然因為正是這，三世諸佛就依般若波羅密多故，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。

 一次大辯論，兩幫居士公園裏頭就公開辯論，辯論得不像樣了，這有十多年了。後來他們知道我們知道這事，他們很驚訝，他說：「你們也知道啦！」「你們的事我們怎麼會不知道。」一撥兒講「無修無證」，一撥兒認為「有修有證」，這兩個相持不下，所以就公園去辯論。辯論之後還不行，第二次再辯論。後來來了一位和尚，說：「你們兩撥兒都錯啦！這麼辯論可不好。」給調停了。它這個是什麼呢，以「無修之修」，就得「無得之得」，證「無證之證」。不是一味地無修無證，也不是一味地有修有證。「修而無修，無修而修；證而無證，無證而證。」所以「依般若波羅密多故」，還是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因為前頭有無所得故，他就抓住這個無所得，所以這一些，也就是衆生的意識所達不到的地方。只有好好地用功，慢慢自己就能契會，因為是你本有的。

**【故知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。是大明咒。是無上咒。是無等等咒。能除一切苦真實不虛。】**

 所以就知道「般若波羅密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…」，這些都是說什麼呢，因為咒是不可思議，用這個咒來讚歎般若。「大明」、「無上」、「無等等」都是讚歎之詞。這個「般若波羅密」就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

 「是大明咒、是大神咒、是無上咒、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」這般若之力。

**【故說般若波羅密多咒。即說咒曰。揭諦揭諦。波羅揭諦。波羅僧揭諦。菩提薩婆訶。】**

 底下就說咒。這個咒，有人把它翻譯，這是最不通的事。還有人別的咒也是在翻譯，很多人講究翻譯咒，這實在是荒唐。所以現在什麼事都有。《心經》之好，就好在這兒，有顯有密，從顯入密，從前頭有言說到後頭離言說，正是安排得最巧妙之處。你把這也翻譯出來，全部變成有言說了，所以佛菩薩原來為衆生所安排的，好的那個意思就破壞了。再者，咒每一個字都有無量的意思，你翻了它一個意思，人家說「掛一漏萬」，你這是掛一漏無量啊。所以咒就不要管它的意思，就這麼念。當年我二十歲的時候，看到《金剛經》的「無住生心」，就（認為）衆生只有是念佛了，又想可能念咒更好一點，因為它離開了世間的這些思想。

 這個地方，乾隆皇帝寫的這個咒字的音，跟咱們（註：指蓮華精舍）現在念的這個音很相近，跟藏文的音很相近，跟原來的那個音就不近了。我念念乾隆的這個音，他寫的《心經》還多了「爹雅他」三個字，「爹雅他，噶的，噶的，般若噶的，般若僧噶的，菩提娑哈」。這個跟某大師兄在西康學來的音很近，沒多大出入。所以原來那個咒上印的，統統走音走得十分厲害，這一點大家要知道，走音走得很厲害。但是走音也不要緊，你只管念，都是不可思議功德。如來悉知悉見，你走了音，如來還知道你是念的這咒，低的護法可能就不大聽的清楚了，就是這樣。

 這就把夏老師講的《心經》談了。這《心經》的畫龍點睛之筆過去了，底下我又畫蛇添足了，把這整個《心經》的含義說了一說。這裏頭是很殊勝啊，《心經》是很殊勝，可以結合到一塊兒。

### 5、演繹「夏師慈示」念佛筆記

 再有，就是念佛。車子要三點鐘來，所以我們這還有三刻鐘，三刻鐘再談一點點，也是夏老師一次的開示。

**【夏師慈示**

 **乙未元月十三日在我家開示：】，**

 乙未（註：公元一九五五年）的陰曆春節，元宵節之前，十三，那天我大概都把你們請來了，齊家、余家，你們可能小，反正你們的父親什麼都來了，齊大師兄一定是到的，因為劉大師兄不好找，他遠。他們都在我這附近，他們在白塔寺，他在錦什坊街，我騎車一轉就把他們都約來了。這個時間還夠，我們就不妨稍微詳細一點。

**【今天感想甚多：**

**(1) 過去每周一次，現在道塲難遇，今天是殊勝又殊勝。有一道塲，香花供養，同修聚會，其中有殊勝因果。…此處常作道場常修密法，此地已成金剛地。】**

 這一上來夏老師說，「過去」，過去是每一禮拜一次到我家，有很多都是常參加的，每禮拜一次，「現在道場難遇」了。他說：「今天是殊勝又殊勝」，有人能講，還有人能聽，有個道場，香花莊嚴，同修在聚會，這裏頭有殊勝的因緣。所以夏老師就說，我那兒因為常常做道場，這個地都成了金剛地了。這種話夏老師不止說一次。底下就講佛號了。

**【(2) 一句佛號即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。】**

 說這一句佛號，就是「不廢世法而證佛法。」這是沈善登老居士的話，他特別讚歎淨土法門，他說的是四句，夏老師這兒引了兩句。他說淨土法門就是「不離佛法，而行世法」，不要離開佛法，你可以行世間一切法；「不廢世法，而證佛法」，不要把世間法都扔掉，而你能證佛法。所以這是在家人特別好修的一個法，非常契機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，列完文殊、普賢、彌勒幾個大菩薩之後，這《德遵普賢品》一上來就是賢護等十六正士，列了十六個人。這正士是何許人呢？正士是在家人，是在家的菩薩。而不止是十六個，這十六個是在家菩薩的上首。賢護這位大菩薩在很多經典提到，單有個《賢護經》，是等覺菩薩，他降生在印度，成為一個大富商人。還有其他的這些正士，都是他方世界來的，助佛弘化，現居士身。

 所以這個法門特別適合於居士，就在於它不要你廢除世法，你也還是可以證佛法；你不離開佛法可以行世法。你畫畫的畫你的畫去，寫字的寫你的字去，設計計算機的設計你的計算機去，講外文的教你的外文去，哪一件事妨礙你修持了？你世間的事都可以做。你不用廢這些世法，可以證到佛法，這就是淨土法門特別，而且它適合於時代。如果現在時代提倡個法門，大家都不能生産，不能夠做社會工作，都要關起門去修持，這樣的佛教它允許你存在嗎？所以它契機呀，將來不管時代發展成什麼樣，從現在起一直到最後（這有兩說，一說是還有四千年，一說是還有九千年，佛法還是要住世的），咱們淨土法門都是契機嘛。

 所以夏老師說：「一句佛號即是不廢世法而證佛法」，你看，就這一句佛號你就可以證。這一句佛號，你幹什麼都可以念。那個黃打鐵就是打鐵，不識一字，人家教他念佛，他拉風箱就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」，拿榔頭打鐵就「南無阿彌陀佛，南無阿彌陀佛…」。三年之後就站著化了，他站著說：「叮叮噹噹，久煉成鋼。太平將至，我往西方。」把榔頭往地上一戳，就站著化了。他證佛法，他不廢世法嘛，他還是打鐵呀，他沒有說我不打鐵了，他照樣打鐵啊，是不是。底下這就是夏老師的話了，

【**但能不忘，即是功夫。**

**如認為沒有地方，不能修，即是將佛法世法打成兩截。淨土法門佛不問自說，就因為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。】**

 「但能不忘，即是功夫。」剛才齊大嫂說，還有些妄想，那沒關係，只要這句佛號你不是根本把它忘一邊去了，你就是有功夫。「但能不忘，即是功夫」。有的時候妄想鑽出來，你馬上就覺察了，你不跟著它跑，馬上佛號接上，這個是不礙事啊。

 （夏老師）他就批評說：「如認為沒有地方，不能修，即是將佛法世法打成兩截」了。非得有個地方，心裡有個佛堂什麼，我才能修，必須再另外有個環境，這就是將佛法世法分成兩截了。什麼地方都可以修，幹什麼工作中都可以修。

 淨土法門是佛不問自說，《阿彌陀經》是沒有誰問哪。佛太慈悲了，不等你們問，就告訴大家有西方極樂世界，有阿彌陀佛，怎麼才能夠去。為什麼佛不問自說呢？就因為（淨土法門）它是不離佛法而行世法啊，不要離開佛法，你可以行世法。底下夏老師的話：

【**一句佛號稱為顯亦可，密亦可。】**

 念這一句佛號，你說這是顯教，可以呀；你說你修的是密，也可以呀。剛才不是大家有人說嗎，這佛號就是密咒。

【**淨土法門是密宗顯說。】**

 把密宗顯說，來公開了，這就是淨土法門。底下夏老師說：

**【只要佛號不斷，在煩惱、苦痛、歡喜中不忘，即是功夫。只要肯念，成佛一半。要搶救，救一句是一句。】**

 這話都非常懇切。只要肯念，成佛就一半。現在大家就是要搶救，別管還有沒有妄想，你不是老打妄想嘛，你搶一句是一句了。一句還不止，一天有一千、一萬呢，是不是，這就對了。「搶救」兩個字，大家要體會。底下是夏老師的話，這底下很重要。

【**念到成片，一心不亂，理一心，事一心，都是證。一般說來，不忘就是證。苦樂忙閑老有這一句就是證。就是證明，就是憑據。不證這個，不能證正覺。】**

 念佛念到能成片，就是能有這麼一片很清淨。再進步就是一心不亂，理一心，事一心，這不大容易達到。事一心就念到老有這一句了，幹什麼的時候這一句都不斷了。要到事一心的時候呢，見惑、思惑就沒了。所以這個很具體，佛法是最科學的東西。有很多人亂來，你亂來我們一看就知道，你說你事一心，你還有見惑思惑，那就不是啊。念到理一心就破無明了，所以這是破無明最好的辦法了，這都是證啊，那還不是證嗎，當然是證。念佛成片就是證。一般說來不忘就是證，你老記得這件事，老是把它當做很主要的一件事。

 我常常說，我不要求你把佛法當成唯一的，我只要你把它當成第一件事，這個要求不是很高。我認為（如果）你要求佛法是唯一的，那別的都應該放下，就只能專心去修持。我不做這個要求，那也不符合時代，也不符合於現代人的根器，而且這麼做也不見得就好。但是你把它做為第一就好辦了，你還有第二、還有第三，你第二、第三還可以照顧。但是在有矛盾的時候啊，你要保證第一，二者不可得兼，你得選的時候，你應該保證第一，放棄第二，你這個就決定了。這個事是咱們做得到的，把佛法的事情當做第一位，不是唯一的，唯一的對大家要求太高。

 所以說這一句老有就是證。這個就是證明，就是憑據，不證這個就不能證正覺。你連這個「不忘」都做不到，「念成片」也做不到，你還想成佛，那就做不到了。「第一步證」，這是夏老師的話：

**【第一步證，就是要從這裏證起。不一心不亂，也能往生。不一向專念，不能往生。】**

 所以我們還是要叫它專一點。修持呢，不要好像我這個也捨不得，那個也捨不得，什麼我還都有一點。其實一法就是萬法，我們現在修持就是六個字，「生處熟，熟處生」。咱們這貪瞋痴太熟了，我們修持叫它慢慢變生一點；佛號、往生這些事，咱們太生了，叫它變熟一點，老想得起來，就是這個事。要熟處變生，生處變熟。要想生處變熟，你就得老提專提這一件事才容易變熟，一會兒這、一會兒那，那就不大容易熟了。所以不一向專念，就不能往生。

**【要老念，苦也念、樂也念。不必一句頂一句。心中老有這一句即是一向專念。】**

 應當「要老念，苦也念、樂也念」。這裏有一點很重要，「不必一句頂一句」。過去那個追頂法，就是要一句頂一句，我過去用這法子的，這不是必須的。一句頂一句的好處，就是不給妄想留縫，這就偏於緊了一點，一句頂一句就緊了一點，所以就不必是老是這麼著。「心中老有這一句」，這一點不大很好體會，又不是一句頂一句，怎麼我心中老有這一句呀？慢慢體會。你只要心中老有這一句，那就是一向專念。這就可以把當時許多大德的話都可以聯起來。夏老師的話:

**【一向專念是因，一心不亂是果。一向專念，人人能辦。】**

 「心中老有這一句」，你說還有誰不能辦呢，只是他不肯辦。沒有說「我就是天賦上有缺陷，我做不了」，沒有這人。所以老有這一句，就是什麼呢，就是:

【**佛法時時現前  塵勞處處解脫】**

 「佛法時時現前」，時時心裏頭都有佛法，夏老師說：「塵勞就處處解脫」。只要時時都有佛法，你就處處都可以解脫塵勞。

 這底下就跟上頭做證明了。剛才我說夏老師講了念佛，這就是最深的深般若，這就是最秘的核心，就是剝芭蕉所見的心。這個地方夏老師說：

**【一句佛號當下即是常寂光。】**

 這個是很殊勝啊。為什麼呢？

【**正念相續即是常，湛然不動即是寂，光明遍照之謂光。】**

夏老師說，「正念相續」就是「常」，念佛是正念，一念接著一念就是「常」。「湛然不動」就是「寂」，這句佛號清清楚楚，清湛極了，在這裏沒有動搖，就是「寂」，寂淨的很。光明遍照就叫做「光」。所以念佛人有一由旬的光明，一由旬咱們說到最少是四十華里。有人說你修得好，你有多高，你有一尺來的光，其實這都是在譭謗，有人還聽了很高興。你念佛你應該有四十里的光，有人就喜歡找這些人給看。這就所謂當下一句佛號就是常寂光。但是

**【起心即錯，動念即乖。】**

  這說了兩次，剛才上午說的有這兩句，這兒又有這兩句，「起心即錯，動念即乖」。

【**若起精進心，是妄非精進。】**

 起了個我要精進，你這是妄，這不是精進，所以「起心即錯，動念即乖」。真正的佛法，沒有你凑泊的地方。這些話都不是夏老師自己說的，多少經典都是如此，這是個總結。就看你肯不肯接受，相信不相信。

**【常思淨土在目前，日用頭頭無缺欠。】**

 你常常想著淨土就在眼前，這比那個「常把死字掛在眉」，我看是快樂一些。老想眼前就是淨土，你在日用上，頭頭你沒有欠缺。這兒就是淨土，七寶池、八功德水、香光莊嚴、佛都在說法。

### 6、介紹夏師偈—堅持正念，相續不斷

 最後夏老師說了一個偈子，我們也以這個偈子做為今天所介紹內容的最後，末後的句子。

**【最末，夏師說偈云：**

 **堅持正念，相續不斷。**

 **常寂光中，時時相見。**

 **雖隔萬里，無異對面。**

 **如人飲水，自己體驗。】**

 「堅持正念，相續不斷。」一定要堅持、要相續，關鍵在相續。所以刹那的見法身也不是難事，就是相續大難。「堅持正念，相續不斷」，這樣的話，怎麼樣呢？「常寂光中」就「時時相見」，彼此在常寂光中，就常常相見。常寂光土是極樂世界四土中最高的一個土，是法身佛所居之土，法身大士所居之土，稱為常寂光。凡夫往生，只是凡聖同居土。斷了見思惑，到了方便有餘土。破了無明才到實報莊嚴土。有四十二品無明，所以這裏頭很深很深哪，無明破了一層還一層，破了一層就可以分證寂光，全破淨了就是佛了，究竟的寂光土了。你堅持正念相續不斷，在常寂光中就時時相見。

 「雖隔萬里，無異對面」，雖然相隔萬里，跟對面沒有分別。夏老師那時候我就常常覺得，在他晚年的時候，那個詩人謝某來了，臨走，（就對謝說）：「我們常寂光中時常見面。」這個話我聽了好幾次，我心中就留了一點意。等到文化大革命的前夕，夏老師他自己說了：「我在常寂光中看見劉居士，不像別人那麼憔悴。」果然，劉居士比誰都過的好得多。夏老師說：「我加持了他，他不像別人那麼憔悴。」所以，一說就不住世了，大家要知道，一說他就不預備住世了。那天我想來沒來，我要來了之後那又是…，那離開他走只差幾天了，只差十天的樣子，中間還有一個禮拜天，如果還來還能見得到。一說就不住世了，所以佛法不許顯哪，大家要知道。

 就是這個常寂光啊，所以這些話就證明，把這前後結合起來，那夏老師確確是破無明，分證寂光。所以「常寂光中，時時相見。雖隔萬里，無異對面」，底下這個偈子裡頭，「如人飲水，自己體驗」，這個事像人喝水一樣，水是冷是熱的，自己當然知道。

 夏老師在天津閉關時候的那些境界，也是證了理一心。從來夏老師沒跟人說過，就是對我很慈悲，什麼事有時候肯多說一點，但這種話都沒有說。我怎麼知道的，我這個機緣太好了，我是從我舅父那兒知道的。我舅父跟夏老師的特殊因緣，是因為夏老師的信佛，是我舅父勸導有功。我舅父先信，夏老師後信。而且兩個人至好，你有問題就來找我，我有問題就來找你，這是夏老師告訴我的。所以有時候倆人到一塊兒，倆人一個問題，這個解決不了問那個，那個一碰碰出來了。有時候問題倆人碰到一塊兒也解決不了，你猜怎麼著，這倆人就在一塊兒哭。你就知道這些個人，老輩這些人哪，他重法呀！現在這些人不知道就算了吧，然而他哭。他為什麼哭？「這個問題我們兩個人在一塊兒還不能知道，那就沒法子知道啦，沒地方問人去了。」沒地方問人，就不會知道了。但是後來夏老師還是知道了，哈哈哈…，那是後來的事。當時，就認為這個問題解決不了了，就很難過，就哭，倆人一塊兒哭，這倆人是這樣的交情。

 當時夏老師在天津閉關，閉了關之後誰也不見。那真是誰也不見，不像我這掛牌，我這牌就有好些人攔不住的，有些人還是闖進來了。夏老師那兒是誰也進不去的。所以，我問過我舅父說：「我希望將來到北京能見夏老師。」我舅父笑話我：「你想見？不是我告訴你了嗎，誰也不見，就見我嘛。」那是真的。為什麼單見我舅父呢？因為我舅父他有勸導之功，又兩個人一起研究佛法，這樣的一種彼此相知。我舅父也不打攪，也不要給主人添麻煩，都在天津租界，就是買了一大包烤白薯，去了一邊吃烤白薯，一邊提問題，一邊聽夏老師說。他那飯也吃了，給主人一點也不添麻煩，就是這樣來聽夏老師講。

 怎麼會引出這一段話，這一段話我本來想寫在《淨語》的序裏頭的，讓夏老師給我删掉了，夏老師不想顯露。所以這一段因緣，將來有機會我還要把它寫出來，再過一過。

 我到了重慶，我舅父也從南京逃到重慶。他所有的家財都完了，上不了船哪，在碼頭上堆了多少箱子，堆得好多好多，幾十個箱子，看著人你扛一個，他扛一個，都扛跑了。所以到了重慶很苦，生活上很苦。我見了他幾次，去看他，談佛法談的很多。後來我就跟他說：「這些日子聽舅父這些講，我也確確都相信，也沒有疑惑了。不過我還有一個問題，就是現在已經到了末法，人的根器更差了，現在修佛法的人，還有沒有成就的？舅父你國內國外閱人多矣，我想知道知道。」他本來也就是這麼著跟大家說話，一聽我這個問題，他肅然起敬，端坐，默然，閉上眼睛，半天不開話，因為，他知道我問的這個問題有分量，我這問題不是隨便的一個問題。我為什麼要問這個問題，這個動機？佛法是靈，但是現在的人根器不夠了，大夥兒都修不成功，那麼我也無望啊，如果只要有一個人能修成功，那我就可以努力試試。他知道我這個問題很有分量，所以他就肅然起敬，端坐，半天不開聲。半天不開聲，睜開眼睛，回答了：「有，有一個，只有一個！」這一件事確確是很不可思議，因為在那個時候，才一九三幾年，他所見到的人裏頭，更老一輩的還有很多呢，但是我舅父敢負責推薦的，那時候號稱多少大德呢，他都沒敢提呀，他敢負責推薦的就只有一個，就是夏老師。夏老師他不讓我把這個…給我删掉了，所以現在《淨語》的序裏頭沒這一段，他給我删掉了，也是不願意讓人家知道。

 就介紹整個夏老師的情況，閉關，就是如何到極樂世界，如何見佛，聽佛說法，如何七寶池八功德水，種種殊勝，佛的光明，種種他方世界多少人到極樂世界，種種都是殊勝的情況，在關中。這事一心多半能達到這一步。這些還都是可說的，在這以後更殊勝了，就沒法說了。這沒法說了，那就是理一心的事情，理一心的境界非語言分別之所能知呀，開口便錯了。所以夏老師在閉關的時候，證入理一心，這個是確實的。但是三昧境界，他要相應，不像陀羅尼，陀羅尼就殊勝。三昧境界是什麼呢，你在三昧之中，這三昧的一切都現前；你要是離開了這個，那就都沒有了，這是三昧中的境界。陀羅尼就沒關係，它叫不相應法。三昧是相應法，你清淨，如何如何，符合這個三昧的條件，你入了這個三昧，這個三昧中所有的境界就現前；你的心境不是如此，這些境界就不現前，就稱為相應法。陀羅尼是不相應法，怎麼叫不相應呢，得了陀羅尼之後啊，你在煩惱只管煩惱，你只管駡人，只管做種種不如法的事情，這個陀羅尼不失。還有，死了之後，不管你換什麼身體，它都不失。三昧，你今生得了三昧，來生它往往就消弱了，或者就沒有了，但是陀羅尼不是這樣。所以他這還是三昧境界，但是到晚年呢，又顯現，或者是更殊勝了，因為難測。反正到了晚年，那就是所謂「常寂光中就時常見面」哪，所以說那個話，我在常寂光中看見劉居士怎麼怎麼樣，看到我怎麼，什麼受罪。我的受罪，我常說，把我受的分成幾份，分給幾個人，這幾個人恐怕都活不了。

 這今天也可以順便說一說，我說：「現在看來，這一切事情越來越多，大家都是十分被動，我想替某兩人問個問題，他們怎麼能夠在現在這個環境之中，轉被動為主動？」夏老師說：「當年張宗昌抄我的家」，頭一句抄家，「現在，張宗昌哪兒去了？我還在。對於這個要信得及的話，你幹什麼都是主動；對於這個信不及，你幹什麼都是被動。」我當時就說：「這個話太好了，這不僅是他們有用，就連我跟李某都很需要啊。」所以信心很要緊，你有這個信心，你看，妙極了嘛，這個文化大革命，大家都是抄家嘛，所以夏老師什麼都沒說，頭一句就說「抄我的家」。現在還都對了，抄了家之後那個抄家的四人幫哪兒去了？他們在監獄裏頭，我們現在還在念佛，這都對了。因此我們說佛法不虛。

 所以今天有這麼一個很殊勝的聚會，我已經二十幾年沒到這兒來了。當年說這些問話的時候，夏老師就坐在這邊，我就坐那個位子，就在這個情形之下說的，在這個屋裏頭。那麼，剛才不是說了嘛，現在老師之法大弘啊。人家正到處都在講這個經，《無量壽經》多少錄音帶，大家都在念，都在聽。不過，國內差一點，北京更差一點，就這麼一個情形。但是交通發達，互相的影響很大，這種感染，總之不可思議。

 今天我也很慚愧，主要是把夏老師這兩段（開示所）記的筆記（沒有敢全拿出來，這個時間不大夠），擇重要的做為供養了，今天談了。另外這個《心經》的解釋，主要還是我舅父的解釋，所以南梅北夏今天也在這兒碰頭了，就拿這個做為我們今天這一會（談的内容）。

 在目前這個形勢，這一類的聚會還是很稀有的，應當珍重。明年還能這樣，還能這麼做？恐怕就不見得了。不是不能，我們總是謹慎一些，還是需要謹慎。佛法的事情主要是在關起門來自己修。但是，這些道理我們要知道，就是不要把無為法變成有為法，把無漏法變成有漏法。怎麼用功都是好的，絕對真實不虛。

 夏老師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。當年我也就是問我舅父也就是這樣，有沒有這樣的例子，不但我舅父回答了，我自己親眼也看見了。那真是，這不是一點也沒錯嗎。夏老師答覆這個問題，先說「我不看」，頭一句就是說「抄家」，說得很清楚。而且我們還不光是從這些事，就從老師這個《無量壽經》的會集，他如果不是真正宗說俱通的人，這是絕對不可能啊。所以現在大家這麼信，印了又印，講了又講，聽了又聽，做了錄音帶，請了傳音科的負責人念的《無量壽經》，大夥兒到了新加坡馬上又複製一千份。這都不是偶然，也更不是什麼什麼關係。這是真實的，消除了這些人為障礙就是如此。所以有這麼一個給我們做榜樣的人，他就降生於這個世界，也是父母所生，那成功了。要都沒有，咱們就算了，這不這兒眼面前的嗎，就是成功了嘛。

 而且成功的人物，你越近的人越看不見。拿破侖，都說他是英雄，但有兩個人不說拿破侖是英雄，一個是拿破侖的夫人；一個是他的勤務兵，他不承認拿破侖是英雄。所以後來外國人就說，房侍（侍者、房室裏頭伺候的人）眼睛裏頭沒有英雄，中國的話就勤務兵眼睛裏頭沒英雄。什麼戰鬥英雄，在勤務兵眼睛裏都尋常的很。他看他也跟人一樣吃飯什麼這一套，所以很近的人就往往反而忽略了。這也是必然，所以遠來的和尚會念經。所以夏老師過生日那個時候，我作了一個壽讚。夏老師，大家都叫他老師，都恭敬，多少人哪，但裏頭是慕名的多啊，尊敬也是尊敬，真正能夠知道老師的人很少。但是不管你怎麼樣，是慕名也罷，是真尊敬也罷，是知音也罷，只要能夠接觸，都是，所得的福都是無量的，所以「聞聲睹影，萬福攸同」，這不是過於讚歎。

 那麼，今天咱們法聖發心，大家又相聚一堂，在這個地方意義非常深。正好《無量壽經》目前正在放光，這一些情況當然夏老師在常寂光中早就知道了，用不著我們彙報。他是很清楚的，也是離不開夏老師的加持。總之這是一個很殊勝的果。那麼我們呢，就來繼承啊。所以，夏老師常常感歎說：「我是把這個礦都挖出來了，就是沒有力量再往下挖了。」後來我說了一句話，我說：「我們接力賽跑啊。」接棒，後頭還有人接棒。夏老師很贊成，說：「接力賽跑好。」所以今天就是咱們大家接力呀，把夏老師這一個法幢，咱們各盡所能，能做多少是多少。最大的接棒是什麼？就是念，不是要怎麼弘揚。你不自覺就不能覺他，所以我們要求自覺，今天就以這個話做為供養。我這耽誤大家時間很不少，向大家道歉。就到這兒。

 註一：力一，曾名伯皖。電訊工程及加速器工程專家。是黃老的摯友。畢業 於西南交通大學、上海交大、清華大學、北平大學。福建永福（今永泰） 人，1913年出生於北京市。曾任中國核學會粒子加速器學會、核電子學與 核探測器學會第一屆理事長。

肆、後記

 此莖草集系列自去年(2016年）秋末開始面世至今，共出了四册：莖草集（一）黃念祖居士答問篇、莖草集（二）黃念祖居士漫談篇、莖草集（三）黃念祖居士歷年春節開示、莖草集（四）黃念祖居士講解蓮公開示筆記。

 此集能於短短一年多中順利流通，完全是佛力加被，龍天護法的護持，其種種的過程及發展，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諸多情況實難以「巧合」二字解釋之，愚冥感於心，可謂如人飲水，冷暖自知。

 2008年春，愚因一機縁啓發，毅然放下一切俗務，專心於將恩師的錄音筆錄。筆者感覺以此筆錄的方式來學習恩師的開示，效果可以倍增，尤其是邊聽邊寫，同時攝了眼、耳、身、意根。而且恩師也曾嘉許身邊的學人，以此方式來深入學習他的開示。

 筆者於筆錄過程，由於專注於恩師的法音中，心即緩緩沉澱，以前不懂的，慢慢地明白多了；再有，因反復的聽聞，有如把恩師的開示字字刻在心上。因為當時恩師的這些寶貴開示都以卡帶儲存，也因此敲壞了不知多少部放錄機，所幸後來有了mp3檔，也就方便多了，速度也快多了。

 此《莖草集》能面世，首先要感謝黃老的兒媳圓菩居士。去年5月間，我順手將整理好的幾則恩師答問傳給她，與她交流，她非常歡喜，認為可以解決很多學佛人的問題，於是發心印書流通，勇敢承當，積極鼓勵。並協同身邊幾位長期的道友及黃老的孫輩參與，而使這一切的發展變得始料未及，以致於有莖草集二、三、四的延續。另筆者家中幾位兄姊及其眷屬，昔均曾赴京拜會恩師，有幾位亦皈依於恩師門下，恩師當年曾對我們說，你們自家就可以成為一個道場。這些年他們都依止黃老的開示學習，有幾位也都積極參予此《莖草集》的校對。

 去年年底，我於返台探親時，順手將北京出版的《莖草集（一）》寄予80年代在華府的舊友，高雄淨宗學會的簡居士，我與她已多年未連繫，但她收到後很歡喜，馬上表示要出版流通。立即與白石出版社的謝居士，重新排成港台較習慣的直排版，並進行了校對。在短短一個多月後，此書即在台灣流通。未久即逢淨空老法師赴台，簡居士請求老法師為《莖草集》題字，老法師即慈悲應允，並囑咐簡居士要好好的流通推廣黃老的著作。妙圓在此叩謝老法師！

 今年初秋，在《莖草集（三）》的校稿過程中，因縁所致，有幾位長期學習黃老開示的同修，發心加入校對工作，為便於文稿的整理溝通，以及對外的連繫，於是大家同意成立了「老念法音工作組」。而這個工作小組可說是自然的組合，關係完全是為弘揚黃老的開示慢慢地在維繫著。

 《莖草集》1-2册在北京是以繁體文出版。今年9月中，因縁際會，北京淨宗學會發心要將《莖草集》1-2册的簡體版進行校對，大量印行流通。並計劃出《莖草集》1-4册簡體版的合訂本，以紀念黃老往生二十五週年。妙圓在此特別感謝程會長及夏老對此集的認同與支持，並感謝北京淨宗學會參與此校對工作的諸位同修。

 感恩黃老於常寂光中的加被與護持，並感恩參予此《莖草集》系列校對、出版、印行流通的諸位大德，並期待於此參予的過程中，大家能互相促進，早日同登極樂，圓證菩提妙果。

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​ 2017年立冬
​ 妙圓 老念法音工作組

 shufo33@gmail.com

迴向偈

敬以印行功德，迴施法界一切有情，此書所在咸蒙慈光。夙現怨親，同獲解脫。凡有受持讀誦印寫流通，罪障消除，福慧增長。並願天下和順，日月清明，風雨以時，災癘不起。國豐民安。兵戈無用。崇德興仁。務修禮讓。國無盜賊。民無怨枉。強不凌弱，各得其所。共登覺岸，圓證菩提。正法昌明，群生利樂。十方善信，咸同此願。

願以此功德 莊嚴佛淨土 上報四重恩 下濟三途苦

若有見聞者 悉發菩提心 盡此一報身 同生極樂國